了不起的女孩
Amazing 系列 Girls

幽灵庄园

[英] 弗朗西斯·哈丁 著
Frances Hardinge
连汀 译

A Skinful of Shadows

中信出版集团

版权信息

书名:幽灵庄园

作者:[英]弗朗西斯·哈丁

译者:连汀

ISBN:9787521708745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谨以此书献给哈丽雅特，
她和我一样渴望书籍与不可思议的冒险。

第一部分：

舐犊

第1章

当言和第三次尖叫着从噩梦中惊醒，她母亲生气了。

“我跟你说过不要再这样做梦了！”她压低声音说，免得吵醒家里的其他人，“就算你要做梦，也千万别叫出声来！”

“我忍不住！”言和小声说，被她母亲严厉的口气吓坏了。

母亲拉住言和的手，晨光中，她的脸紧绷着，毫无笑意。

“你不喜欢你的家，你不想和你母亲住在一起。”

“我想！我想！”言和叫着，觉得整个世界都在自己脚下倾塌了。

“那你就必须学会忍耐。如果你每天晚上都这样尖叫，会发生可怕的事情。我们可能会被扫地出门！”

墙的另一边睡着言和的舅父和舅母，他们在楼下开了一家点心店。大嗓门的舅母很诚实，舅父却总是横眉怒目，难以取悦。从六岁开始，言和的任务是照顾她的四个表弟表妹，给他们喂饭、收拾、调解纷争、穿衣打扮，不然就是从邻居家的树上把他们救回来。空闲的时候，她会去跑腿或者到厨房帮忙。然而言和与她的母亲却只能睡在垫子上，她们所住的漏风的房间和其他房间远远相隔。在这个家庭，她们的住所总像是临时借来的，似乎连招呼都不用跟她们打就可以收走。

“甚至更糟，有人会把牧师叫来，”母亲继续说，“或者……其他人会听到的。”

言和不知道“其他人”是谁，然而一直以来“其他人”都是个威胁。和母亲一起生活的十年以来，言和已经知道无法信任其他任何人。

“我试过了！”每天晚上，言和都拼命祈祷，躺在黑暗中发愿不再做梦，但噩梦还是会找到她，月光下，有模糊的东西在窃窃私语。“我能怎么办？我也不想做梦！”

母亲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捏了捏言和的手。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偶尔有严肃的事情要讲时，她会开始这样说，“有一个小女孩在森林里迷了路，有一只狼在追赶她。她跑啊跑啊，直到脚都破了，但她知道狼闻得到她的气味，仍在追她。最后她必须做出一个选择，要么不停地逃跑躲藏，永远跑下去，要么停下来，削尖木棍保护自己。你觉得怎样做才正确，言和？”

言和知道这不仅仅是一个故事，她的回答至关重要。

“用木棍能打过狼吗？”言和怀疑地问道。

“木棍可以给你一次机会，”母亲微微露出一个悲伤的笑容，“一个很小的机会，但停止奔跑很危险。”

言和想了很久。

“狼要比人快，”她终于开口说，“即使她跑啊跑啊，狼还是会追上她把她吃掉。她需要一根很尖的棍子。”

母亲慢慢地点点头。她没再说什么，也没有讲完她的故事。言和感到身子有些发冷。母亲有时候会这样。对话变成了谜语且布有陷阱，而回答是有后果的。

*

自从言和记事开始，她们两个人就住在“杨树”这个繁忙但连镇都算不上的小地方。她想象中的世界总是和这里一样，有着燃煤的臭味，造船厂传来咣当的尖厉噪声，与此地同名的杨树树叶唰唰作响，

还有牛群在沼泽地上啃食茂盛的青草。几英里[注]之外坐落着危险与希望并存的伦敦，一个弥漫着烟雾的庞然大物。她熟悉这里的一切如同她熟悉怎样去呼吸，然而言和却对这里没有归属感。

母亲从未说“这里不是我们家”，但她的眼睛却总是这样说。

第一次到达杨树的时候，母亲给她女儿改名为言和，以便两人被更好地接纳。言和不知道她的本名是什么，想到这点她总觉得有些不真实。“言和”听起来根本不像一个名字，更像是一个提议，一种与上帝还有杨树的虔诚信徒讲和的方式。这名字像是在为言和的父亲缺席留下的空缺而表达歉意。

她们认识的所有人都是信徒。这个地方的人自称信徒并不是出于自豪，而是为了把自己和那些堕落在地狱之门的人区别开来。不止言和一个人有着奇怪的带有宗教意味的名字，这里的很多人都叫这类名字——真意、圣之志、弃人、传恕、止罪等等。

每隔一天的晚上，舅母的房间里会举行祈祷和读经会。每周日，所有人都会走路去由灰色硬岩建成的高大教堂。

当你在街上碰见牧师时，他表现得十分友善，但在布道坛上的他却很可怖。从听众全神贯注的脸上，言和能看出来这位牧师身上一定闪烁着真理的光芒和彗星般冷峻的爱。他和人们宣讲要在安息日意志坚强，抵抗住喝酒赌博、跳舞看戏的诱惑，他说这些无用的消遣都是魔鬼布下的陷阱。他对他们谈论伦敦和更宽广的世界——宫廷最新的叛乱、天主教徒们肮脏的密谋。他的布道骇人听闻，但也激动人心。有时候言和离开教堂，心里痒痒地觉着，前来做礼拜的人群好像闪光的战士，彼此结盟以对抗黑暗势力。有那么一小会儿，言和相信母亲和自己，连同她们的邻居们共同肩负着一个更大、更美好的使命。可这种感觉转瞬即逝，很快又只剩下她们母女二人孤军奋战。

母亲从未说“这些人不是我们的朋友”，但当她们走进教堂或市场，或者停下来和人打招呼时，她都会更紧地攥住言和的手。就好像

母亲和言和四周绕着一道隐形的围墙，把她们和其余事物隔绝开来，因此言和对其他孩子微笑时，就像母亲对其他母亲微笑时一样勉强。那些其他孩子，他们是有父亲的。

孩子们就像小祭司，紧密注视着他们父母的动作和表情，寻找神圣旨意的迹象。从很小开始，言和就知道她们两个人从未真正安全，其他人有可能会反过来针对她们。

因此，言和学会了从无言的万物身上寻找安慰和友谊。她能听懂马蝇忙碌的恶意，家狗因恐惧而愤怒，而奶牛的耐心是沉重的。

她有时候会因此惹祸上身。一次，一群男孩往一个鸟巢里扔石子，她冲着他们尖叫，嘴唇都喊裂了，鼻子也流了血。捕鸟下锅或者偷鸟蛋当早餐这种事还可以理解，但是毫无目的的残忍是愚蠢的，总是让言和心中升腾起无比的愤怒，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些男孩吃惊地看着她，然后转而向她投石。他们会这样做一点也不稀奇。残忍的行为很普遍，如同鲜花和雨水一样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他们习惯了学校里的戒尺、屠夫背后尖叫的肉猪，以及斗鸡场上沾了血的锯末。对他们来说，毁灭一个带羽毛的小生命，如同在雨中踩水洼一样自然且令人愉悦。

如果你爱出风头就容易碰得头破血流。为了生存，母亲和言和需要融入这里。然而她们却从未真正融入。

*

讲过狼的故事的第二天晚上，母亲也不说为什么，就把言和带到了一个古老的墓园里。

一到晚上，教堂看起来要高大百倍，矩形的钟楼漆黑一片，看起来咄咄逼人。脚下的草丛在星光下是灰色的。墓园的一角有一座早已废弃的砖砌的小教堂。母亲带着言和走进去，把一卷毛毯扔到了黑暗中的角落里。

“我们能回家了吗？”言和开始起鸡皮疙瘩了。她感到有什么东西在靠近自己。她周围有一些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它们让言和觉得恶心且浑身发痒，就像有蜘蛛脚在心头拨弄着她。

“不行。”母亲说。

“这儿有东西！”言和强忍着不让自己浑身战栗。“我能感觉到它们！”这种感觉让她很害怕。她的噩梦总是这样开始，恐惧爬上皮肤，敌人在四周埋伏。“我梦里的魔鬼……”

“我知道。”

“它们是什么？”言和小声问，“它们……死了吗？”她心里已经知道答案了。

“是的，”母亲的语气还是那么不动声色，“听我说，魂灵就像溺水之人，它们在黑暗中挣扎，抓到什么算什么。它们也许并非存心害你，但如果你不保护自己的话，你会受伤的。”

“你今天晚上就在这儿睡。它们会试图钻进你的脑袋，但无论发生什么，不要让它们得逞。”

“什么？”言和目瞪口呆，失声大叫，忘记了自己应该保持安静。“不行！我不能待在这儿！”

“没得商量。”母亲说。星光下她的脸如同银塑，没有温柔，也没有妥协的迹象。“你必须待在这儿，把你的棍子磨尖。”

有重要的事情发生时，母亲总是非常奇怪，就好像她有另一个意志坚定的人格，难以捉摸且超凡脱俗，而她把这个人格放在衣橱，压在最好的衣服下面以备急用。在这些时候，她不是母亲，而是玛格丽特。她的眼睛更深邃，帽子下面女巫般的头发更加蓬乱，而她的注意力锁定在言和看不到的东西上。

通常母亲这样时，言和会低下头不加争辩，然而这一次，恐惧淹没了她。她从未像这样乞求过母亲，她抱住母亲的胳膊，绝望地吵

闹、抗议、哭泣，母亲不能把她留在这儿，她不能这样做，不能这样做……

母亲挣脱了她的胳膊，猛地把言和往里推了一把，然后走出去，摔上了门。整个房间陷入了黑暗，“砰”的一声，门被闩上了。

“妈妈！”言和大吼道，不在乎自己是不是会被捉走。她摇晃着门，门却纹丝不动。“妈！”

没有回应，只有母亲的脚步声渐行渐远。黑暗中，言和独自与魂灵，还有远处猫头鹰令人胆寒的颤声待在一起。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言和都睁着眼抱着她的毯子，听着远处狐狸的尖叫声瑟瑟发抖。她能感到脑袋的某个角落有东西在盘旋，等着她入睡，等它们的时机到来。

“拜托，”她用手捂住耳朵恳求，努力不去听那些窃窃私语，“拜托不要，拜托……”

但最终，睡意的浓雾战胜了意志，噩梦又找到了她。

和以前一样，言和梦到了一个黑暗狭窄的房间，地板是泥土做的，石头墙是烧焦的黑色。她正努力关上窗户，不让月光漏进来。她要把月光关在外面，因为里面有低语声。但是卷帘怎么也拉不住，窗锁也坏了。窗缝之外，夜色病恹恹地打着哈欠，星星摇晃着，像松了的纽扣一样闪着光。

言和用尽全力把身子压在窗帘上，然而夜晚还是轻轻把死去的东西吐进了房间，一共有二十多个。它们呼啸着，带着融化的脸，烟雾一样向她俯冲过来。言和知道它们要进到她的脑袋里，她紧紧闭上眼睛和嘴巴，用手捂住耳朵。

鬼魂发出的声音在她的耳边嗡嗡作响，它们哀鸣着。她努力不去理会，不让那些令人作呕的声音变成词句。惨白的光撬动她的眼帘，

低语声舔着她的耳朵钻了进去。空气中到处都是鬼魂，而她别无选择，只能呼吸......

言和抽搐了一下，醒了过来，她的心脏狂跳到快要吐了。她条件反射地伸出手，寻求熟睡中母亲的温暖和安慰。

但是母亲不在那儿。言和想起了自己身处的位置，心沉到了谷底。这一次，她并非安然无恙地待在家里，而是被围困在死者中间。

突然有什么声音让言和僵住了。地上有一阵尖锐的窸窣声，在冷清的夜晚无比响亮。

有什么小而轻的东西从言和的脚上跑了过去，意外之下，言和条件反射地叫了出来。然而她的心跳马上又慢了下来，她感觉到有毛皮短暂地从她身上掠过，小爪子搔痒着她的皮肤。

是一只老鼠。房间里的什么地方，有一只老鼠正睁着闪亮的眼睛看着她。原来她并不是独自和鬼魂待在一起。老鼠当然不是什么朋友，即使鬼魂杀死或者逼疯了言和，它也不会在乎，但老鼠让她平静了下来。老鼠也生活在猫头鹰和其他夜间捕食者的威胁之下，可它没有哭喊，没有祈求被赦免，也不在乎自己是否被它爱的人抛弃。它知道只有靠自己。它那颗栗子大小的心脏正在某处搏动着强烈的求生欲。

不久，言和的心也同样如此了。

她看不到也听不到这些死去的魂灵，但她能感觉到它们正在她脑袋的边缘抓挠着。等她又累又怕放下戒备时，它们就可以出击了。但言和找到了坚持下去的力量。

保持清醒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言和用掐自己和来回走动的方式度过了漫漫长夜，终于等到了夜晚让位给黎明的灰色晨光。她觉得恶心，浑身发抖，粗钝的脑袋仿佛负了伤，但至少她活下来了。

快到黎明时，母亲来接她了。言和低着头，一言不发地跟着她回家。她知道母亲做什么都有她的理由，但言和第一次发现自己无法原谅她，而在这之后，一切都变了。

*

差不多每个月母亲都会带言和回到墓地。有时候五六周过去了，言和开始希望母亲放弃了她的计划，然而母亲又会说她觉得“今晚会比较暖和”，言和的心就沉了下去，她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言和不想再抗议了，她一想起第一天晚上自己在绝望中卑躬屈膝就觉得难受。

如果一个人抛弃自尊去全心全意地乞求，如果这样做还无济于事，那么之后他将不再是从前那个人了。他心中有什么东西死去了，又有什么东西获得了新生。从那以后，对这个世界的新认知像冬天的露珠一样浸入了言和的灵魂。她知道自己永远不会像从前那样，觉得自己是安全且被爱着的，而且她知道，自己再也、再也不会那样乞求了。

于是每次她都面无表情地跟着母亲去墓地。她从小教堂的那只老鼠身上学到了很多。鬼魂不是什么残忍的恶霸，但你不能和它讲理。它们是捕食者而她是猎物，她需要变得顽强、凶狠、机警才能活下来。除了自己没有人能拯救她。

尽管痛苦，言和还是一寸一寸地筑起了自己的防御。雨点大颗大颗地落下，冷风之中的呼吸声嘶嘶作响，言和念诵着自己编的祈祷文，发明了驱逐鬼魂的词汇。她学会在鬼魂摸索和冲击自己的时候站稳脚跟，也学会了还击它们，尽管这样的接触让她恶心。她想象自己是《圣经》中的朱迪丝(注)，手持一柄借来的剑站在敌人之中，刀刃上还沾着首领的鲜血。“你敢靠近我”，她告诉那些黑暗私语者，“我就把你切碎。”

与此同时，墓园中的生物给了她理智和沉静。灌木丛中的窸窣声、怪异的哨声、蝙蝠翅膀的扇动声——这些现在都能给她以安慰。就连它们的爪子和牙齿也是诚实的。不管是死是活，人都可能会突然背叛你，但野生的动物只是以它们本能的、未驯化的方式生存，它们根本不在乎你，死去也不会留下鬼魂。当一只老鼠被猫杀死，一只鸡被拧断脖子，一条鱼被拖上岸，言和能看到它们那缕微弱的魂魄像晨雾一样瞬间消散。

言和心中沸腾的怨恨需要一个出口。她不去抱怨夜晚的短途旅行，而是和母亲争吵一些不相干的事来反抗她，或者问一些出格的问题。

她尤其开始问关于父亲的事。在这之前，母亲只要一个神情就碾碎了她的所有问题，言和退而求其次，只是暗自积攒一些母亲说漏的细节。他住在离这儿很远的一栋古老的房子里，他不想和母亲还有言和在一起。而现在，这些都不够了，言和生气自己之前因为太害怕没有多问些问题。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他的名字？他住在哪儿？他知道在哪儿找我们吗？你怎么知道他不想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甚至，他知道我吗？”

母亲没有回答这些问题，但她暴风般的眼神已经不再让言和胆怯了。两个人都不知道该拿对方怎么办。从言和出生开始，所有事都是母亲做决定，言和听之任之。言和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不再顺从了。母亲之前从未妥协过，也不知道如何妥协。如果她用性格里的强势击退言和，一切都会重回正常了吗？不，不会的。一切都变了。

后来，在她第一次尝试“削尖木棍”的两年之后，言和在教堂里度过了一个尤其苦涩的不眠之夜，回到家时她仍止不住地颤抖。几天之后她发起了高烧，浑身疼痛。不到两个星期，她的舌头上布满了斑点，脸上爆出的疹子无疑是水痘了。

那阵子，世界又热又黑，糟糕极了，深渊般的恐惧让言和沉溺窒息。她知道自己可能会死，她知道死后有魂灵存在。有时候，她神志不清，觉得自己也许已经死了。然而疾病的黑色潮水慢慢退去，她还活着，只是脸颊上多了几个水痘印。每次她在水桶的倒影中看到自己脸上的水痘印，她的胃里都一阵痉挛。她能想象死神像骷髅一样，伸出两根瘦削的手指触碰她的脸，然后又慢慢收回了手。

她康复之后，三个月过去了，母亲再没有提墓园的事，言和以为水痘终于把母亲吓退了。

不幸的是，她错了。

---

1. 1英里约合1.6千米。——编者注
2. 朱迪丝（Judith），又译“犹滴”，是《圣经》中的犹太女英雄，以智谋斩下了亚述侵略军首领的头，保护了以色列人民。——译者注

第2章

五月的一个有些乏味的星期天，言和跟母亲一起进城，准备卖掉一些母亲做的蕾丝。春日和煦，但伦敦却是黑云压城城欲摧。言和多希望自己没有进城。

言和的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住在杨树和伦敦两地的人也是如此。据一个年轻学徒的小道消息称，整个国家都是如此。

在祈祷会上，红鼻子的保姆苏珊没少寓言世界末日的景象：海上漂浮着鲜血，身披日头的妇人[注]从杨树大街走来。然而现在每个人都这样说。几年前的夏天，传说一次暴风雨中，庞大的乌云呈现出两只交战军队的形状，而现在人们焦躁不安，觉得恐怕真的有两支军队正在组建之中。

杨树的民众祈祷一直很虔诚，而现在他们像被围困的人一样拼命祈祷着。人们觉得整个国家都陷入了危险。

言和不知道具体的细节，但她了解事情的核心。天主教徒的邪恶计划想要引诱国王查理反对他的子民。议会中良善的人想说服他回归理智，然而国王充耳不闻。

没有人想直接责怪国王，那可是叛国罪，有可能会被割耳朵或在脸上烙个疤。不，他们一致认为那是国王顾问的过错——邪恶的大主教劳德，“暴君黑汤姆”（也叫斯特拉福德伯爵），当然还有邪恶的玛丽王后，用她的法国计谋给国王下毒。[注]

如果没人阻止他们，他们会说服国王成为嗜血的暴君。国王会转而投奔邪教，派军队屠杀这个国家所有敬畏上帝的虔诚的清教徒。魔鬼自己正在国外蛊惑人心，用狡猾的诡计左右人们的思想行为。道路上几乎能看到他留下的烧焦的蹄印。

杨树弥漫着真实可感的恐惧和愤怒，然而言和感到暗流之中也不乏兴奋之情。如果一切真的崩塌，如果末日审判真的到来，如果世界真的将要终结，杨树的子民们已经准备好了。他们是基督教的战士，准备好了承受这一切，也准备好了布道和进军。

而现在，言和走在伦敦的街道上，同样对危险感到兴奋刺激。

“有种什么味道。”她说。母亲是她的另一半自我，言和很自然会和她说些没想好的话。

“是烟雾的味道。”母亲生硬地说。

“不，不是。”言和说。那还不完全是一种味道，她知道母亲明白她的意思。那好像是暴风雨降临前的预兆。“闻起来像金属似的，我们能回家了吗？”

“可以，”母亲干巴巴地说，“既然你不想我们赚买面包的钱，我们可以回家吃石头了。”她没有减慢步伐。

言和一直觉得伦敦很压抑，到处都是人、建筑和气味。然而今天，空气中却有一种新的东西剧烈地搅动。为什么她比平时还紧张？今天与平时有什么不同？她左右打量着，注意到门和告示板上贴着十几张新的标语。

“那是什么？”她小声问。问了也徒劳，母亲看到的不比言和多，那些黑色的字体看起来像是在尖叫。

“纸老虎在叫。”母亲说。伦敦铺天盖地都是来势汹汹的宣传页、布道、预言，还有谴责国王或议会的文章。母亲总是开玩笑说这些都是“纸老虎”，只有声音没有爪子，她这样解释这个词。

过去两天多了许多这种无声的呐喊。两周前，国王第一次召集了议会，这是几年以来的第一次，言和认识的所有人都在狂喜中舒了口气。然而两天前，他又以王室的名义愤怒地解散了议会。现在，小道消息都带着不祥的隆隆声，惨白的太阳似乎在天上摇摇欲坠，每个人都担心会发生什么事。每当有一声巨响或呐喊，人们都急忙抬起头。已经开始了吗？他们的神情似乎在问。没人确切地知道是什么已经开始了，但毫无疑问，有什么事确实快要到来了。

“妈……为什么街上有这么多学徒？”言和喃喃地问。

她发现有几十个学徒，三三两两地在门店和暗巷里闲逛。他们都是平头，手上都是纺织机和车床上磨出的茧，都焦躁不安。最小的大概十四岁，最大的有二十出头。他们本应该在师傅的吩咐下努力干活，现在却都在这里。

学徒是一个城市心情的风向标。当伦敦轻松自在的时候，他们只是伙计——到处闲逛、调笑、对世界开些粗俗狡黠的玩笑，但当伦敦风雨欲来时，他们就变了。学徒之间仿佛有一道弧形的黑色闪电，有时候他们会变成疯狂的暴徒，拿铁靴和短棍到处打砸抢烧。

母亲看了几眼那些抱团的游民，也开始有些担忧了。

“他们人很多，”她安静地说，“我们回家吧。反正太阳也快落山了。而且……你需要攒攒力气，今天晚上天气挺暖和的。”

言和刚松了口气，母亲最后一句话就落了下来。言和简直难以置信，她气坏了。

“不！”她干脆地说，有些被自己的坚决惊到了，“我不去！我再也不回墓地了！”

母亲不自在地打量了一下周围，然后抓紧言和的胳膊把她拉到了一个巷口。

“你必须去！”母亲握住言和的肩膀，看着她的眼睛。

“我上次差点没命了！”言和抗议道。

“你是从阿奇的女儿那儿传染了水痘，”母亲毫不犹豫地反驳道，“墓地和这没关系。你有一天会感谢我的。我告诉过你——我在帮你磨尖你的棍子。”

“我知道我知道！”言和大叫，语气掩饰不住沮丧之情。“‘狼’就是鬼魂，你想让我学会坚强，好让我抵制它们，但我为什么非得去墓地？如果我离鬼魂远远的，我就安全了！你总是把我丢去喂狼，一次又一次！”

“你错了，”母亲柔声说，“这些鬼魂不是狼。相比之下，这几缕饥饿的鬼魂什么都不是。但是外面有狼，言和。他们在找你，而且总有一天他们会找到你的。但愿他们找到你的时候，你已经足够成熟强壮了。”

“你只是想吓我罢了。”言和说。她的声音颤抖着，但这次是因为愤怒，不是恐惧。

“没错！你以为晚上坐在那儿等着鬼火来舔你的脸，就很可怜吗？这什么都不算，外面有更糟糕的。你应该害怕。”

“那为什么不能让我父亲来保护我们？”话锋转得有些危险，但言和已经收不回来了，“我敢说他不会把我留在墓地里的！”

“找谁都不能找他帮忙，”母亲说，她声音中有言和从未听过的苦涩，“别提他了。”

“为什么？”忽然间言和再也无法忍受她生命中的沉默了，她要搞清所有那些不允许她过问的事，“你为什么什么都不告诉我？我再也不相信你了！你只是想让我和你永远待在一起！你想把我留在你身边！你不让我见我的父亲，因为你知道他想要我！”

“你根本不知道你是被我从什么地方救出来的！”母亲爆发了，“如果我待在格芮斯海——”

“格芮斯海。”言和重复道，她看到母亲的脸变白了，“他就住这儿吗？这是你说的那幢古老的房子吗？”她得到了一个名字。她终于得到了一个名字，这意味着她可以去寻找了，总有什么地方的什么人会知道它在哪里。

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古老。她不太能想象出来这个名字代表的房子长什么样，就好像有一层银色的重雾隔在她和它古老的角楼之间。

“我不要回墓地。”言和说。她的意志力在地上生了根，站稳了准备迎接进攻。“我不。如果你逼我，我就逃走，我会的。我会找到格芮斯海。我要找到我父亲，而且我再也不要回来了。”

母亲的眼神因惊讶和愤怒而变得冷冰冰的。她始终没学会如何对付言和的新脾气。温暖从她的神情中慢慢流走，只剩下遥远的冷漠。

“那你跑吧，”她声音冰冷，“如果这是你想要的，你解放了。如果你落到那些人手中，可别说我没警告过你。”

母亲从不妥协，从不嘴软。言和每次挑战她的时候，母亲总是增加筹码，说言和虚张声势，然后更有力地回击她。何况言和说她要逃跑的确是虚张声势。然而当她看着母亲严厉的眼睛时，她第一次觉得自己有可能真的会出走。这一想法让她感觉失重，喘不上气来。

接着，母亲从言和的肩膀上方朝街上什么东西瞟了一眼，顿时面无血色地僵住了。她轻轻说了几个字，声音微弱到言和勉强才能听见。

……说曹操……

言和扭过头，刚好看见一个身穿上好的深蓝色羊毛大衣的高个子男人走了过去。他看上去是个中年人，可他的头发却是耀眼的白色。

她知道谚语所说的，说曹操曹操到。母亲正说到“那些人”——格芮斯海的人——然后她不小心看到了这个男人。那么这个人会是来自格芮斯海的吗？甚至，也许他是言和的父亲？

言和看向母亲，激动的眼睛里闪烁着胜利的光芒。她转身，试图向街上跑去。

“别去！”母亲嘶声叫道，两只手抓住言和的胳膊，“言和！”

但是言和这个名字却刺痛了她的耳朵。她厌倦对所有未经解释的事情“言和”了。她扭动着挣脱母亲，朝大道飞奔而去。

“你真是要了我的命！”母亲冲着她喊，“言和，停下！”

言和没有停下，从远处她依稀看到陌生人的蓝色外套和白色头发消失在街角，她的过去正从她身边溜走。

言和跑到街角的时候，正好看到他会入人群中，于是她加速追了上去。言和听到母亲在她身后的什么地方呼唤着她的名字，她没有回头，而是追着那个遥远的背影跑过了一条又一条街道。许多次她以为自己已经跟丢了她的猎物，但又远远看到那头显眼的白发。

言和已经穿过伦敦大桥，跑到了南华克地区，但她还不想放弃。街两边的建筑变得矮小，气味变得酸腐。她能听到河边客栈传来笑声，河中央传来咒骂声和木桨的吱呀声。天色也暗下来了，太阳已经下沉到看不见，天空也暗成了氧化锡的颜色。除此之外，街道一反寻常地拥挤。人们不停地挡住她的去路，挡住她视线中的白头发男人。

直到她穿过一条路来到了一片巨大的宽阔地，她有点害怕，于是站住了。她的脚下有青草，言和发觉自己已经到了圣乔治地区。她的身边充斥着影子一般的人群，他们躁动不安地吵闹着，在阴暗的天空下成了剪影。她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人，但听声音似乎有好几百，而且全都是男人。白头发的男人也不见了踪影。

言和瞪着四周，喘着气，她发觉自己正在吸引周围好奇而犀利的目光。她穿着便宜的羊毛和麻做的衣服，但是围巾和帽子却干净体面，这身打扮在这儿已经足够引人注目了。她是女性，又独身一人，年龄不超过十三岁。

“你好，小可爱！”人群中一个黑影喊道，“你是来给我们加油打气的，是不是？”

“哪儿啊，”另一个人说，“你是来这儿和我们一起游行的，对吧，小姐？你可以向那些浑蛋扔粪便，就像那些苏格兰女人！给我们看看你的胳膊是不是和短棍一样？”几个男人哄堂大笑，言和能感觉到他们调笑声中的危险。

“这不是玛格丽特·莱特富特的女儿吗？”一个年轻的声音突然问。言和望向黑暗，勉强认出一张熟悉的脸，是隔壁的纺织工学徒，十四岁。“你在这儿干吗？”

“我走丢了，”言和快速说，“发生什么了？”

“我们正在捕猎。”那个学徒的眼睛闪着凶狠的光，“追捕威廉那只老狐狸——大主教老劳德。”言和听过这个名字几百遍了，大多数时间里，这个名字被当作是对国王身边的奸臣的诅咒。“我们就是去敲敲他的门，打个招呼，就像好邻居那样。”他举起短棍，狠狠地砸向另一只手的手掌，兴奋地跃跃欲试。

太迟了，言和猜到了那些海报的意思，海报宣告圣乔治地区将有一场愤怒的盛大集会。言和的眼睛逐渐适应了光线，她意识到人群中都是学徒。他们都举着临时的武器——榔头、扫帚把、烙铁、木板——脸上都带着一种恶狠狠的快感，明显是要来真的。他们不顾一切要把恶魔从王宫里揪出来，打碎他的王冠。但是言和从他们眼里的亮光看出来这也是一场嗜血的游戏，就像猎熊一般。

“我要回家！”即使言和说出了这些话，它们也带了一份苦涩的意味。她刚刚错失了发现自己身世的机会，如果她连家也丢了怎么办？她母亲说她虚张声势，让她逃走，而言和刚刚这么做了。

学徒皱起了眉头，他伸着脖子踮脚看向人群后方，言和也努力照做，她发现自己来时的那条路已经挤满了密密麻麻的人群，他们正向圣乔治地区汹涌而来。

“你跟着我，”学徒焦急地说。就在这时人潮突然裹挟着两个人向前挤去。“你跟着我不会有事的。”

言和被高大的人们挤压着，看不到周围，正当她被拥挤着向前走时，她听到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呐喊、爆发出笑声，学徒军的队伍听起来很浩大了，难怪他们这样充满信心，目的明确！

“言和！你在哪儿？”

这声呼唤几乎被此起彼伏的吼叫声淹没了，但言和听到了。那是她母亲的声音，她很确定。母亲一直跟着她，而现在被她身后的人群困住了。

“妈！”言和大声叫道，人群无情地把她推挤向前。

“兰贝斯宫[注]就在前面！”前面有人喊道，“窗户亮着灯！”言和再次闻到了河水的味道，她能看到水边一栋巨大的建筑物，高高的方形塔楼像一个剪影，锯齿状的垛口咬进夜空。

暴民的前方传来了剧烈的争吵声，人群紧张的气氛像水波扩散开来。

“转身！”有人在喊，“回家！”

“谁在前面？”人群中有十几个声音问道，却传回来十几个不同的答案。有人说是军队，有人说是国王的人，有人说是主教本人。

“啊，闭上你的嘴！”终于有个学徒喊道，“把老狐狸威廉放在门口，否则我们就冲进去把你们一锅端了！”

其他学徒用震天的咆哮响应他，疯了一样向前冲去。言和被高个子的人们半压着身子，头顶的天空顿时缩小了。前方响起了作战的口号，人们打起来，发出尖叫和咆哮声。

“把门撞开！”有人喊，“把铁撬棍给他！”

“把他们的灯都砸了！”又有人喊道。

第一声枪响时，言和以为是什么东西重重地跌倒在了鹅卵石路上。紧接着爆发了第二声和第三声枪响。人群一阵悸动，有人往后撤，也有人往前冲。言和的肚子上被踹了一脚，还有人不小心挥动铁棍打到了她的眼睛。

“言和！”又是母亲的声音，绝望又尖锐，比原先更近。

“妈！”言和周围的人群骚动着，但言和拼命朝她母亲发出声音的方向挤过去，“我在这儿！”

在她前面，有人尖叫了一声。

声音尖锐又短暂。刚开始言和不知道那是谁，她之前从未听过母亲尖叫。然而正当她挤向前去，她看到一个女人躺在墙边的地上，被盲目向前冲的人群踩在脚下。

“妈！”

在言和的帮助下，母亲趔趄地站了起来。她面如死灰，即使在黑暗中言和也能看到她左脸上黑色的血正流下来。她的姿势也不对，一只眼睛耷拉着，右手在笨拙地抽搐着。

“我扶你回家，”言和嗫嚅道，她的嘴发干，“对不起，妈，对不起……”

母亲木然地盯着言和看了一会儿，好像不认识她一样。然后她的脸紧张地扭曲起来。

“不！”她沙哑地叫起来。抽了言和一耳光，把她推得远远的。“离我远点儿！走开，走开！”

言和失去平衡跌倒在地。她最后看了母亲的脸一眼，她的脸上仍是凶狠又绝望的表情。有人踢了言和的眼睛一下，泪水流了出来。又有人踩在她的小腿上。

“准备好！”有人在喊，“他们来了！”枪声再度响起，仿佛星星爆炸了。

接着有一双强壮的双手从腋下钩住言和让她站了起来。一个高个子的学徒不由分说把她举过肩膀，从前线带了出来。言和挣扎着叫母亲。学徒把言和扔在了巷口。

“你赶紧回家！”他对言和高声说。他脸涨得通红，又高举着榔头一头扎进了打斗中。她一直不知道那是谁，也不知道他最终怎么样了。

她也再没有见过母亲活着的样子。

*

在流血事件结束、暴动被镇压、逮捕发生之后，有人发现了言和母亲的遗体。没人能确定是什么打到了她的头导致了她的死亡。也许是一条疯狂挥舞的铁棍，也许是钉靴不小心踢到了她的头，也许是一颗子弹打中了她又向前飞去。

言和不知道，也不在乎。暴动杀死了母亲，而是言和把她带到了那里。这都是言和的错。

而教区的人们，他们过去在需要时买过母亲的蕾丝和刺绣，现在却认为他们珍贵的教堂墓地无法容纳一个带着私生子的女人。牧师在街上总是很和蔼，现在却站在布道坛上说玛格丽特·莱特富特不在被拯救的人之列。

母亲被另外埋葬在杨树郊外一片并不神圣的沼泽地里。那里荒草和荆棘丛生，只欢迎风和鸟，如同玛格丽特·莱特富特本人一样神秘。

---

1. “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启示录》，12:1）——译者注

2. 坎特伯雷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威廉·劳德（William Laud）、斯特拉福德伯爵（Earl of Strafford）、托马斯·温特沃斯（Thomas Wentworth）、国王查理一世的妻子亨利埃塔·玛丽亚（Henrietta Maria of France）都是“英国内战”期间的重要人物。这一事件发生在1642至1651年，也称“清教徒革命”，小说背景即设在相应的年代。——译者注

3. 兰贝斯宫（Lambeth Palace）是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伦敦的官方住所。——译者注

第3章

你真是要了我的命。

言和忘不了母亲的话，这句话陪伴她度过每一个白天和黑夜。她能想象母亲说这句话时的样子，只是现在这句话的语气冰冷无情。

我杀了她，言和想道。我跑走了而她跟着我步入了危险。这都是我的错，而她最后也因此记恨我。

言和以为她现在可能会和她的表弟表妹们睡在一张床上，然而她仍独自睡在和母亲之前睡的床垫上。也许每个人都猜到了她是个杀人犯，也许不再有母亲靠做蕾丝交的生活费，舅父和舅母不知道该拿她怎么办。

只剩她自己了。以前围在言和和母亲周围的小栅栏现在只围住了言和，把她和世界隔绝开来。

房子里的其他人都像从前一样祈祷，只不过现在加上了给母亲的祷文。言和发现她无法再像从前那样用她所学的正确方式祈祷了。她试着向上主袒露自己的灵魂，但她体内像是一片空白，那空白就好像十月的天空，她不知道该怎么用语言表述。她怀疑自己是不是把灵魂弄丢了。

第二晚，言和试图释放自己压抑的情绪，努力为母亲和自己的灵魂祈求宽恕。这一举动令她浑身颤抖，却不是因为寒冷的缘故。她害怕上帝正带着冷漠且无法平息的愤怒倾听着她的祈祷，正看入她灵魂每一处腐烂的缝隙。与此同时，她又害怕上帝压根没有在听，他从来没有听过，也从来不会去听。

她累垮了，紧接着便睡着了。

*

嗒嗒嗒。

言和睁开眼。她躺在床上，又冷又孤独，母亲也不在身边。黑暗中，她的损失显得更为惨重。

嗒嗒嗒。

声音是从窗户那边传来的，也许窗户没关紧吧，这样的话，它们一晚上都会窸窣作响，让她难以入睡。她不情愿地起身，摸索着到了窗边。她对这间房太熟悉了，熟悉到都不需要灯。她伸出手，发现窗锁是关上的。她感到指尖下一阵颤动，有什么东西从外面再次轻声叩响了窗户。

木板条后面传来了另一种声音。那声音如此轻柔沉闷，比她耳朵中的噪声大不了多少，但听起来却像是人声。它的音调有什么地方无比熟悉，言和脖子上的汗毛都竖起来了。

那声音又来了，窗户的另一边响起了一阵被压抑的哭泣声。哭声中夹杂着一个词语。

“言和。”

曾经一百次在噩梦中，言和努力想要关上梦中的窗锁，阻止发了疯的鬼魂进攻。她的手因做梦的记忆而颤抖，但她还是把手放在了窗闩上。

鬼魂如同溺水之人，母亲说过。

言和想象母亲在夜空中溺水，慢动作挣扎着，黑色的头发漂浮在四周。她想象她无助且孤独，绝望地想要抓住点什么。

“我在这儿，”她大声说，“是我——言和。”她把耳朵贴在窗户上，这一次她似乎正好听见了回答。

让我进去。

言和的血凝结了，但她告诉自己不要害怕。母亲不是其他死者，她不一样的。不管外面是什么，她仍然是母亲。言和不能再次抛弃她——不可以。

她打开窗锁，推开窗户。

煤黑色的天空中有几颗暗淡的星星，黏糊糊的晚风溜进了房间。言和起了鸡皮疙瘩，浑身发痒。言和的胸膛猛地一紧，她确信有什么东西和风一起进来了。黑暗有了不同的质感，她不再是一个人了。

言和突然发觉自己可能做了一件无法逆转的事情。她皮肤酥麻，心里充满恐惧，又一次，她觉得仿佛有蜘蛛脚在自己的心上拨弄，死者正试探着靠近。

她猛地从窗边向后退去，努力想要给自己做心理建设。但当她想起母亲，那些她在心中默念的话都如童谣一般，变得毫无用处。言和紧紧闭上眼睛，脑海中却浮现出了母亲的脸。和第一天晚上在墓地教堂一样，她的脸在烛火的映照中变得陌生，神情难以捉摸，没有一丝温情。

言和的脖颈上吹过一阵寒风，有什么东西在呼吸。她的脸和耳朵在发痒，是她自己的头发，一定是的。她呆住了，呼吸急促。

“妈？”她问，声音小到几乎不惊动空气。

一个声音回答了，几乎是一个声音。一团融化的杂音像是愚蠢之人的咕哝，元音破碎，像蛋黄般流淌。它靠近言和的耳朵，嗡嗡作响。

言和猛地睁开眼睛。在那儿——那儿！视野中一张颜色像灰蛾般的脸在她眼前扭曲旋转。它的眼睛是两个空洞，嘴向下耷拉着仿佛在叫喊。她向后一跃想要远离它，直到后背抵住了墙。她瞪大眼睛拼命

看啊看，希望自己看错了，但是手指一般的烟雾正饥饿地向她的眼睛扑来。

言和及时地闭上眼睛，眼皮上有冰冷的触感。这正是她的噩梦，像她所有的噩梦一样，而现在她却没有醒来的希望。她捂住耳朵，但太迟了，她听懂了那柔软声音中的可怕话语。

让我进来……让我进来……言和让我进来。

它摸索着穿过她的脑袋，她的防御。它找到了因悲恸、爱与记忆而生的裂隙，用残忍贪婪的手指撕扯着。它一边撕扯她的心和头脑，一边挖掘着前进。它知道如何躲避她的防御，哪条路通向她最柔软的内核。

而言和带着恐惧和最原始的野蛮，开始还击了。

她用意念进攻这个柔软的烟雾状的东西，在撕扯时听到了它的尖叫。它破碎的部分如同被斩断的虫子一样盲目挣扎着，试图藏进她的灵魂，紧紧地抓住她。它说不出话，只是哀声尖叫。

言和不想再睁开眼睛，但最后的一瞬间，她还是睁开了，想看看它去哪儿了。

于是她看到那张脸成了什么模样，看到了自己对它做了什么。她看到它扭曲的容貌正在消失，鬼脸上有恐惧和类似憎恨的神情。

很难说那是一张脸，但不知为何，它仍是母亲的样子。

后来，言和不记得自己一直在尖叫。当她恢复意识时，她正坐在地板上，迎着舅母举着的煤油灯眨巴眼睛，努力回答家人问的问题。窗户大敞着，在微风中轻轻地发出嗒嗒嗒的声音。

舅母告诉言和说她一定是做噩梦的时候从床上掉下来了。言和希望她说得没错，但这还不足以宽慰她，因为她知道梦中和鬼魂的争斗有时是真实的。但是，求求上帝了，不要是这个鬼魂啊。这个鬼魂不

可能攻击她的，言和也不可能把它撕成了碎片。这一想法让她难以承受。

这只是一场梦。言和在绝望之中紧紧抓住这个想法。

*

仅在一周之后，有谣言说沼泽地上空有一只鬼魂在飘荡。据说它只在最荒凉的一带出现，那儿的地太泥泞，牛没法在上面吃草，交错的小路也经常存在把人陷进去的危险。

有什么看不见的东西从芦苇中冲了出来，吓到了一个小商贩，还导致道路一片狼藉。人们发现那里的乌鸦也抛弃了自己的巢穴，水塘里的鸟也都逃到了沼泽地的其他地方。而天使旅馆坐落在城市和芦苇荡之间，吸引了除了水手之外越来越多的人前来光顾。

“这个鬼魂一心想要复仇，”舅母说，“人们说它是在日落时分出现的，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它敲开一扇门，闹了个天翻地覆，然后把几个强壮的小伙子打得鼻青脸肿。”

只有言和听到这些传言时，心里因为混杂了希望和恐惧而感到一阵痛苦。母亲的墓就在沼泽地的边上，离天使旅馆不远。她惊恐地想象着母亲的鬼魂像疯了一样横冲直撞。但假如它果真在逃，这意味着言和并没有把它撕成碎片。至少她没有第二次杀死母亲。

我必须找到她，言和对自己说，尽管这一想法让她反胃。我必须和她谈谈。我必须救她。

*

除了常常喝断篇儿的老威廉，言和常去的教堂里没人会来天使旅馆。只要他跌跌撞撞回到家，牧师布道的时候就会拿他说事，要众人给他力量，为他祈祷。言和走在去旅馆的坑坑洼洼的小路上，心里很忐忑，她担心下个周日牧师也会斥责自己酗酒。

天使旅馆的石头建筑像一条胳膊一样歪斜着，环抱着里面的小庭院。一个大下巴的女人戴着脏污的棉布帽子正在扫台阶。言和走近时她抬起了头。

“你好，小宝贝儿！”她叫道，“你来领你父亲回家吗？他是哪个？”

“不，我……我想听那个鬼魂的事。”

那个女人看起来并不惊讶，她像做生意一样简短地点了下头。

“你想知道的话得买一杯喝的。”

言和跟着她进到黑暗的旅馆里，带着无比的愧疚，花了一枚给舅母买菜用的银币，买了一小杯啤酒。然后她被领着穿过了后门。

旅馆后面是一片铺着锯末的空地。言和猜想光顾旅店的客人足够多的时候，人们就在这里聚众娱乐——剃了光头的摔跤选手赤手空拳地搏斗、斗鸡、耍獾[注]，或者玩些不那么血腥的游戏，比如套环、撞柱、滚木球之类的。地上到处都是暗黑色的啤酒或是血的斑点。空地之外有一堵矮墙，上面几个台阶之后就是沼泽地。傍晚的柔光中，微风吹拂下，芦苇轻轻摇摆。

“来……看这儿。”那个女人像是带着对自己工作的骄傲，指给言和看被毁坏的现场。后门的门闩碎了，半扇门也被劈开了。一扇窗户是破的，窗框歪斜着，几扇小窗户上有白霜般的裂缝。一个布做的指示牌被撕成了碎片，只有几片布头上还保存着原来的图像……一个烟斗、几只鼓，还有一个黑色的野兽形状。一只桌子被掀翻在地，两把椅子也折断了椅背。

言和在听的时候，心慢慢沉了下去。她后知后觉地发现自己遇到过的鬼魂从没有留下过肉眼可见的破坏。它们对言和的头脑发起进攻，但连一只杯子都不曾打碎。

也许这只是一场平常的斗殴罢了，言和想。她瞟了一眼老板娘精明又苍老的脸孔。也许她利用这些被破坏了的东西，假装是一个鬼魂干的，这样好奇的人们就会来这里买酒喝。

老板娘把言和带到两个男人面前，他们表情沉郁，正在傍晚的风中握着大酒杯小口喝着酒。两个人身材瘦长，都因日晒而皮肤粗糙。他们不是当地人，言和看着他们脚下行李的大小推断他们应该是经常在外奔波的人。

“来听鬼故事的，”那个女人用头指了指言和，“你能给她讲讲，对吧？”

两个男人对视了一眼，皱了皱眉头。很明显对他们来说这不是什么好玩的故事。

“她给我们买酒吗？”那个高个子的男人问。女主人挑起眉毛看着言和。言和觉得一阵反胃，她几乎肯定自己被耍了。言和又拿出一枚硬币，女主人连忙跑开去打啤酒了。

“大半夜冲我们来的——你看到这儿了吗？”高个子的男人举起手，他的手上正缠着一条染了血迹的脏兮兮的手绢。“把我朋友的大衣扯破了——我差点没在墙上摔破脑袋——把我们的小提琴也砸烂了！”他拿出来的小提琴看样子像被人踩烂了似的。“贝尔老板娘说那是鬼魂，要我说那是个魔鬼，一个看不见的魔鬼。”

他的愤怒倒是足够真实，但言和还是不知道该不该信他。你要是喝得烂醉，所有东西都是看不见的，她想。

“它说什么了吗？”言和一想起来她那场噩梦中听到的含混的声音就浑身发抖。

“没跟我们说。”那个小个子的人说。女主人端着一壶酒回来时，他伸出杯子让她把啤酒续满。“它像根杵子一样把我们捣了个够，然后从那边离开了。”他向沼泽地那边指了指。“走的时候撞倒一根柱子。”

言和喝完了她的啤酒，然后鼓起勇气。

“宝贝儿当心你脚下的路！”当言和爬过栅栏准备走进沼泽地时女主人大叫。“有些路看着挺实，但一踩就陷下去了。我们可不想你的鬼魂也找回这儿来！”

当言和走进沼泽地时，脚下有什么东西断裂的窸窣声。她发觉自己听不到鸟叫声，只有芦苇相互摩擦的干燥的声音，还有那些叶子反射着灰绿色和银色的小杨树，偶尔在风中发出纸一样的声音。寂静深入骨髓，随之而来的是恐惧，言和担心她再一次做出了大错特错的决定。

她紧张地回过头，不禁身子发凉。旅馆已经离她很远了，就好像她是一条未锚定的船，已经浑然不觉地漂离了海岸。

正当言和站在那里时，她不期然地被隐形的波浪吞没了。

一种感觉。不，一种气味。那股恶臭像是血腥味，像秋天的林地，湿腐的羊毛。气味热腾腾的，像呼吸一样搔弄着她的心神，充斥着言和的感官，让她视线模糊，觉得恶心。

“鬼魂，”她无助地想，“一个鬼魂。”

但它不像是她记忆中的鬼魂那样埋伏起来冷不防地发动袭击。它没有试图抓挠着侵入她——它并不知道她的存在。它又热又脏，莽然撞到了她。

世界在她眼前游动起来。她几乎不知道她在哪儿或者她是谁。她被一段不属于自己的记忆吞噬了。

阳光刺眼。锯末的臭味呛得人窒息，她的嘴唇疼得说不出话来。她的耳朵嗡嗡作响，一阵跳动剧烈地撞击着她的耳膜，每跳一下就有什么东西扯得她的嘴生疼。她努力想要挣脱，肩膀上却又火辣辣地疼。剧痛中，一股暴怒油然而生。

余波退去，言和难受得弯下了腰。她周围的日光仍然耀眼，脑袋中的砰砰声让她恶心。她半睁着眼，踉跄地想要稳住自己，脚却在湿滑不平的地上打滑。她歪歪扭扭地离开小道，终于爬到了芦苇丛里，即使是被芦苇划到胳膊和脸，她也浑然不觉。接着她俯身吐了起来，一阵一阵地干呕。

她的脑袋终于慢慢清醒了。奇怪的疼痛感退去，然而她发现自己还能闻到什么东西，是一种混合了腐烂气息的令人窒息的气味。她能感觉到自己的头还在嗡嗡作响。

有一种不同的声音响了起来。之前的声音揪心且令人作呕，现在却变成了昆虫扇动翅膀一般的响声，像是几十只小翅膀同时扇动的嗡嗡声。

言和摇晃地站起来，推开芦苇，沿着路朝下坡走去。每走一步，土地都变得更加松软湿黏。她意识到自己不是第一个走这条路的人。被折断的芦苇、泥泞的水坑……

在后面，芦苇半掩着一条杂草丛生的水渠，里面趴着什么东西。什么黑色的东西，大概有一个人那么大。

言和感觉自己的胃里一阵翻腾。她全都搞错了。如果那是一具尸体，那么那个鬼魂压根就不是母亲。也许她只是刚刚发现了一个被谋杀的受害者。说不定凶手这一刻正在监视着她。

或者这也可能是被鬼魂袭击的一个旅客，正急需帮助呢。不，她不能逃走，尽管她身上每条神经都告诉她应该赶快跑。

她靠近了一些，每走一步，鞋底的泥都发出吧嗒声。那个东西是深棕色的，大得像一座小山丘，身上点缀着快速飞动的黑绿色苍蝇。

一个穿毛皮的男人？

不是。

形状看得更清楚了。言和终于看到那是什么了，有一瞬间她舒了口气。

很快她感觉到悲伤汹涌而来，比她的恐惧、厌恶都强烈，甚至强过了空气中的气味。她滑过去在它身边蹲下来，用手绢捂住嘴巴，然后伸手摸了摸那团湿漉漉的身体。

没有生命的迹象了。附近的泥土上有抓痕，是它想要把自己虚弱的身体从水渠里拉上去时留下的。尸体流着血，黄色的疮口像是铁链和手铐留下的。它被扯烂的嘴惨不忍睹，划开的伤口留有黑色的血迹。

现在她知道了，她的灵魂不仅还留在体内，而且仿佛在熊熊燃烧。

*

言和回到天使旅馆的后院时浑身泥泞，还被蔷薇刺刮伤了，但她不在乎。小木凳离她最近，她抄起木凳，气头上的她感觉不到它的重量。

两个杂耍人正在角落里激烈地争执，没注意到言和，直到她抡起凳子砸到了那个高个子的脸上。

“哎哟！你这个小疯子！”他捂着流血的嘴，难以置信地看着她。

言和没有回答，又砸了他一次，这次是在肚子上。

“走开！你疯了吗？”那个小个子的杂耍人抓住言和的凳子。她猛地踢中了他的膝盖。

“是你把它扔在那儿死去的！”她吼道，“你打它、折磨它、拿一根绳子拖着它，把它的嘴都撕烂了！等它不行了，你就把它扔到水沟里！”

“你中了哪门子邪了？”老板娘站在言和边上，用强壮的胳膊抱住她，想使她平息下来，“你说什么呢？”

“那头熊！！！”言和吼道。

“一头熊？”贝尔老板娘不解地看着那两个人，“哦，上帝保佑。你们那头会跳舞的熊死了？”

“对，天知道我们现在怎么谋生！”矮个子的人发着脾气，“这个地方被诅咒了——全是霉运，看不见的魔鬼，着了魔的小孩——”

高个子的男人冲自己手里吐了口血。“那个小婊子把我的牙打掉了！”他难以置信地叫道，看言和的眼神像是要杀了她。

“你都没等它死了就把它鼻子上的环扯掉了！”言和尖叫。她的头也嗡嗡直响。那两个男人随时可能出手打她，但她不在乎。“怪不得它回来了！怪不得它气坏了！我祝你无路可逃，我祝你们两个都被它杀了！”

两个男人都在高声嚷嚷，女主人亮开嗓门想让所有人平静下来，但言和脑袋里充斥着黑绿色的愤怒，她什么都听不见。

言和猛地拽了一下凳子，矮个子的男人把凳子拼命往回拉。她松了手，凳子顺势砸到了他的鼻子上。他气得号叫了一声，扔掉凳子，一个箭步去拿他背包上放着的橡木手杖。女主人跑开了，嚷着叫人帮忙。言和一个人面对着两个脸上流着血、满腔怒火的男人。

然而，他们的怒火与沼泽地里冲出来的熊相比，压根不值一提。

言和视线所及正好看到它，或者说几乎看到了它。熊是黑色的烟雾状，四条腿，背部隆起，比它在世时还要大。它以骇人的速度飞奔到三个人面前，它的眼睛和嘴是透明的空洞。

它的速度之快让言和站不稳脚跟，她跌倒在地上惊呆了。熊黑色的身体高耸在她上方，她半天才明白自己正盯着它硕大的背部。它站在她和她的敌人中间，仿佛她是它的幼崽。

透过它模糊的轮廓，她能看到两个敌人正走向前，一个人举起棍子准备打她。他们看不见熊，也不明白为什么棍子打下来总是瞄不

准，只有言和看到棍子被硕大的影子般的熊掌横扫到了一边。

只有言和能看到熊。只有她能看到熊的怒火正在燃烧着自己，每动一下都在透支它的身体。在它无声的怒吼中，有几缕剥落了下来。它的腹部像在蒸发一样。

它正在失去自己，而它甚至都不知道。

言和费力地站了起来，熊的腥臭和血液中的怒火让她晕头转向。她本能地伸出两只胳膊，抱住它愤怒的影子。她不想让熊的身体继续蒸发了，她只想让熊完整，不要化为乌有。

她的胳膊抱住了一团黑暗，她一头跌了进去。

---

1. 耍獾（badger baiting），让一只獾和一只狗争斗，通常以獾的死亡和狗的重伤结束。英国议会后通过《反虐待动物法案》，将耍獾定为违法。——译者注

第4章

“她这样已经好几天了。”舅母的声音。

言和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又为什么会在那儿。她的头“突突”地抽动着，重得抬不起来。有什么东西绑住了她的四肢。她周围的世界像影子一样模糊，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

“我们不能一直这样下去！”舅父说，“她有一半时间像死人一样躺着，另一半……哎，你也看到了！她悲伤得鬼迷心窍了。我们得为自己的孩子考虑！他们在她身边不安全。”这是第一次言和听到他舅父声音里的恐惧。

“我们要是抛弃自己的亲戚别人会怎么说？”舅母问，“她是我们要背负的十字架！”

“我们不是她唯一的亲人。”舅父说。

一阵停顿，接着舅母轻轻叹了口气。言和感觉到舅母温暖粗糙的手轻轻托住了她的脸。

“言和，孩子，你能听见吗？你父亲——他叫什么？玛格丽特从来没跟我们说过，但你肯定知道，是不是？”

言和摇摇头。

“格芮斯海，”她沙哑地轻声说，“住在……格芮斯海。”

“我就知道！”是舅母的声音，听起来得意又充满敬意，“是那个皮特先生！我就知道！”

“他会为她做点什么吗？”舅父问。

“他不会，但他家如果不想让家族名誉扫地一定会做点什么的！”舅母坚定地说，“如果他们那么显赫的家族里有人住进了贝德冷[注]可不好看吧，对不对？我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袖手旁观的话，她就会被送到那儿去。”

然而话语再次变成了模糊不清的声音，言和沉没到了一个黑暗的地方。接下来的几天，日子像浑水中的梭子鱼，不被察觉地溜了过去。大部分时间，家人把言和像个婴儿一样裹在毯子里，等她足够清醒了就把她解开，但她还是听不懂他们说话，也帮不上什么忙。她走路蹒跚，磕磕绊绊，不管拿什么东西都会掉在地上。

厨房里传来烘焙派的气味。通常这气味是熟悉的家的味道，现在却让她想吐。羊油的味道，肉的血腥气，香草的味道——都太刺鼻了，让人头晕目眩。与此同时，熊的气味却一直不散。她无法除掉脑海里它湿漉漉的腥臭气。

她努力回想她向熊伸出手，被黑暗吞噬之后发生了什么，但她的记忆却如同黑暗的旋涡。她似乎记得她看到那两个杂耍，模糊的画面中他们在怒号，苍白的脸上都是血迹。

野兽没有灵魂——至少她之前是这么觉得的。但它们显然是有的。现在，它恐怕已经在寻求复仇的过程中把自己烧得不复存在了，她希望它觉得这样做是值得的。但她为什么会觉得这么恶心呢？也许，她迷迷糊糊地想，发疯的野兽灵魂会让你发烧吧。

的确，那天，当她被带进客厅，看到一个陌生人站在壁炉前面的时候，她觉得自己激动得像发烧了一样。他个子很高，穿着深蓝色的大衣，脸部瘦削，头发是耀眼的白色。是暴乱的那天晚上她像追逐鬼火一样寻找的那个男人。

言和盯着他，眼里充满了泪水。

“这是柯罗主人，”舅母慢慢地、谨慎地告诉她，“他来接你回格芮斯海。”

“我的……”言和的声音还是如生锈了一般，“我的父亲……”

舅母突然伸出胳膊抱住言和，轻轻地把她拥紧了一些。

“他去世了，孩子，”她低声说，“但是他的家人说他们会收留你，费尔莫特一家会把你照顾得更好。”接着她匆匆走开去收拾言和的衣物，泪汪汪的眼里混杂着温柔和担心，但也如释重负。

“我们一直把她包在毯子里，”舅父对着柯罗先生嗫嚅道，“她失控的时候你这样做比较好。不管那家旅馆的无赖对她做了什么，我估计在有人把他们赶跑之前，肯定把她吓得神经错乱了。”

言和要去格芮斯海了。在那致命的最后一天，她正是这样告诉母亲的。也许她应该高兴才对，或者至少有些反应。

然而，言和却觉得破碎而空洞，像是被挖空的蛋壳一样。她想寻找母亲的鬼魂却找到了一只死去的熊。而现在，作为找到她父亲的关键人物，柯罗先生只是为她带来了另一座坟墓。

多少年了，牧师都在宣讲世界末日，而今它真的来了。言和知道，她感受到了。马车带她离开杨树的时候，她在眩晕之中奇怪为什么没有地震，星星为什么没有像熟透的无花果一样掉下来，她为什么看不到天使和闪着光的女人，就像苏珊保姆预言的那样。相反，她看到悬挂晾干的衣服，听到木桶碰撞作响，人们在擦洗台阶，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不知为何，她觉得没有什么比这更糟的了。

*

当马车摇摇晃晃向西北行进的时候，言和试图理解他们告诉她的话。

她的父亲是皮特·费尔莫特先生，他去世了。他们家是一个古老的家族，现在决定收留她。这听起来像是歌谣痛苦又甜蜜的结尾，然而

言和只是木然。为什么母亲不愿意提起他?

她记起来母亲的警告:“你根本不知道你是被我从什么地方救出来的！如果我待在格芮斯海……”

她不该回想起母亲的。言和的记忆被那个噩梦般的鬼魂占据了，它有母亲的特征，有怪异的声音和破碎的脸……言和又掉入了那个黑暗的地方。

等她回过神来时，她又一次感到疲惫和恶心。她仍坐在马车上，但是被紧紧地裹在一条羊皮毯里，胳膊动弹不得。她身上系着一条绳子，把她束在车上。

“你平静点了？”当她困惑地眨着眼睛时，柯罗先生语调平平地问。

言和犹豫地点点头。和什么状态相比？她的下巴上有一块新的瘀青，她隐约有留下这块瘀青的印象。她模糊地感觉自己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不知惹了什么麻烦。

“我不能让你跳出这辆马车。”柯罗先生说。

羊皮毯厚实暖和，却带着一股腥膻味儿。她抓住这股味道，这是现在她唯一能认出的东西了。柯罗先生再没对她多说什么，她因此十分感激他。

长长的旅途中，风景逐渐变化。第一天言和还认得出湿润的草地和疯长的浅绿色的玉米地。第二天，矮山变得高耸。第三天，田地过渡成了荒地，上面有黑脸的瘦羊在漫步着。

终于，她从昏睡中醒来，看到马车正溅起泥泞的雨水，沿着一条上坡路前行。车两边都是荒地和草场，天际线上是沉郁的山脉。前方，在暗色的紫杉小树林后面，坐落着一栋粗野庞大的灰色房子，门口耸立着两座塔楼，像是畸形的触角。

这就是格芮斯海。虽然言和之前从未见过，但她立即认出了它，就好像灵魂深处响起了深沉的钟声。

*

他们到达的时候，言和又冷又累又饿。她被解开绑缚，交给了一个红头发的面色疲惫的女佣。

“大人一会儿想见她。”柯罗说着把言和留给她照管。

那个女人给言和换衣服，给她擦脸梳头发。她的动作不能说是粗暴，但也不温柔。言和知道她被收拾干净是因为要见人，而不是被宠爱。女佣看着言和乱糟糟的磨秃的指甲，不满地咂咂嘴。言和也不知道她的指甲怎么变成了这样。

言和差不多可以见人了。那个女人带领她穿过一条黑暗的走廊，默默招手示意她走进一扇橡木门，然后在她身后把门关上。言和发现自己正站在一间宽敞温暖的卧室里，她从没见过这么大、火这么旺的壁炉。墙壁上挂着捕猎的壁毯，雄鹿露出眼白，绣出来的血仿佛从鹿的身边流淌下来。一张有四根帷柱的床上靠着一个很老的男人。

她敬畏地看着他，依稀记起别人告诉她的话。这可能是家族的长老，欧巴迪亚·费尔莫特，是费尔莫特勋爵本人了。

他正在和白头发的柯罗先生激烈地交谈着，没有人注意到她进来了。言和觉得害怕又不安，尽管她紧贴着门站着，但还是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所以说……那些人不再控告我们了？”欧巴迪亚的声音低沉沙哑，嘎吱作响。

“一个在沉船中丢失了所有的财产，自杀了，”柯罗先生沉静地说，“另一个在他写给西班牙国王的信件被发现后，也被流放了。第三个人的恋情成了众所周知的绯闻，在一次决斗中被他情妇的丈夫杀死了。”

“好，”欧巴迪亚说，“非常好。”他眯起眼睛，“还有什么关于我们的传言吗？”

“大人，要想人不说话是很困难的，”柯罗谨慎地说，“尤其是事关巫术。”

巫术？言和感觉到一阵迷信带来的恐惧。她真的没听错吗？杨树的牧师有时候会提起巫师——品性败坏扭曲的男人女人从魔鬼那儿换取不义的魔法。他们可以对你施咒，能让你的手枯朽，让庄稼死去，让你的孩子生病去世。用巫术伤害人当然是违法的，被抓住的巫师要被判刑，甚至被吊死。

“如果我们不能阻止国王听到这样的传言，”老贵族慢慢地说，“那我们就必须阻止他为此采取任何行动。我们必须对他足够有用，让他觉得我们不可失去。我们要控制住他，这样他就不会谴责我们了。他迫切想从我们这儿借钱，是不是？我相信我们可以与他达成某种协议。”

言和还站在门边，她的舌头像打了结，壁炉里的热气让她的脸发痒。她完全听不懂这些话，但她似乎确信这些话永远不该落到她的耳朵里。

接着，老勋爵注意到她了。他微微皱了皱眉头。

“柯罗，这个小孩在我房间里干什么？”

“她是玛格丽特·莱特富特的女儿。”柯罗悄声说。

“噢，那个私生女。”欧巴迪亚的眉头略微舒展开了。“那咱们看看她吧。”他示意言和走过来。

言和被热情迎接的最后希望也落空了。她慢慢走过去，在他的床边犹豫地停住。欧巴迪亚的睡帽耷拉在他的眉毛上，他的睡衣和睡帽上都镶有昂贵的蕾丝。言和徒劳地算着这要花费她母亲几个星期才能

做完，然后她意识到自己正盯着他，于是马上垂下眼睛。直视有钱有势的人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就好像直视太阳一样。

她转而偷偷地打量他。她的目光落在了他的手上，上面戴满了戒指。他让她觉得害怕。她能看到他凸起的血管里的蓝色血液。

“啊，没错，她是皮特的孩子，”欧巴迪亚嗫嚅道，“看她下巴上的凹陷！还有那双浅色的眼睛！但你说她疯了？”

“大多数时间她温顺迟缓，发作时精神错乱，”柯罗说，“她家人说是因为悲伤，再加上头被打伤了。”

“如果她的理智被打没了，那就再把它打回来，”欧巴迪亚厉声说，“跟小孩和疯子没必要吝惜棍棒。不管他们的话，他们就像野兽一样。纪律是唯一的办法。你！小女孩！你能说话吗？”

言和吓了一跳，点了点头。

“我们听说你做噩梦，孩子，”欧巴迪亚说，“给我们讲讲。”

言和答应过母亲，永远不对别人提起自己的梦，但是母亲已经不在了，而承诺似乎已经不再有用了。于是她结结巴巴地说到了黑房间、低语声，还有俯冲下来的人脸。

欧巴迪亚的喉咙里发出了满意的声音。

“晚上来你梦里的东西，你知道它们是什么吗？”他问。

言和咽了咽口水，点点头。

“死去的东西。”她说。

“残破的死去的东西，”老勋爵说，就好像其中有很大的区别一样，“虚弱的东西，没有身体就会消散的东西。他们想要你的身体……你知道的，对不对？但是它们在这儿够不到你。它们是寄生虫，我们像消灭老鼠一样把他们都消灭光了。”

“他们会下地狱吗？”她脱口而出。母亲会下地狱吗？我是不是送她去地狱了？“牧师说……”

“噢，牧师都得天花算了！”欧巴迪亚厉声说，“你是被一窝清教徒带大的，你个蠢孩子。这些毛头是群唱大戏的疯子。那个牧师总有一天也会下地狱的，把他身后那些杂七杂八的人也一并拖下去。你要是不把他们给你灌输的那些疯话都忘了，你也会一样。他们给你施洗了吗？”言和点头的时候他满意地咕哝了一声。“啊，好吧，他们至少干对了一件事。”

“那些东西——想钻进你脑袋里的那些。它们有得逞的吗？”

“没有，”言和说，身子不由自主地颤抖，“他们想来着，但我……但我反抗……”

“这点不能出错。过来！让我看看你！”当言和紧张地走到离他足够近的地方时，老人伸出手用惊人的力气攥住了她的下巴。

吃惊之下，言和和他四目相对，她马上感觉到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像烟雾一样。

他像地图一样褶皱的脸黯淡无光，但他的眼睛不一样，他的眼睛是深琥珀色，冷冰冰的。她不明白为什么，但他知道欧巴迪亚身上某个地方透着古怪。她不想靠近他，觉得他很危险。

他的脸上有轻微的抽动，就好像整张脸在和自己对话一样。接着他半闭上那双古老的眼睛，亮银色的目光闪烁着，打量着言和。

有什么事情发生了，有什么正在触摸她灵魂最疼痛的地方，探寻着。她含混地抗议了一声，想挣脱欧巴迪亚的手，但他攥得她生疼。有一阵子她觉得自己回到了那个噩梦中，在她自己黑暗的房间里，耳朵里是含混的声音，鬼魂正在无情地抓挠着她的大脑。

她短促地尖叫了一声，调动她头脑里的士兵。正当她用意念出击时，她感觉到那股探寻的势力猛地收回了。欧巴迪亚放开了她的下

巴。言和猛地向后退，摔倒在地上。她蜷成了一个球，眼睛紧闭着，拳头握住耳朵。

“哈！”欧巴迪亚呼气的声音像是在大笑，“也许你真的把它们都打退了。哎不要呜呜咽咽的，小孩！我现在暂且相信你，但是你听清楚了——如果真有亡灵在你脑袋里安家，危险的是你。你没有我们的帮助可没法把它们赶出去。”

言和的心脏狂跳，她发现自己呼吸困难。刚刚有一瞬间，她和什么可怕的东西对视了。她看到了它，它也看到了她。有什么东西像亡灵一样触摸到了她的头脑。

但欧巴迪亚没有死，不是吗？言和看到他还活着。她一定是搞错了，也许所有的贵族都这么可怕。

“你听明白，”他不带感情地说，“没有人要你，你母亲那边的亲戚都不要你，你一个人在外面，你说会发生什么？你会被扔到贝德冷吗？不然的话，我估计你会饿死或者冻死，或者因为你身上穿的几件破布被杀死……更不用说鬼魂如果先找到你的后果了。”

一阵停顿，然后这个老人又开口说话了，他的声音很不耐烦。

“你看这个浑身发抖、眼泪汪汪的东西！把她放到没法打碎东西的地方去。女孩——你最好拿出点感激顺从的态度来，别再发疯，不然我们会把你扔到沼泽地里。在那儿鬼魂来了可没人会保护你。它们会像吃一颗鸡蛋黄一样吃掉你的脑子。”

---

1. 贝德冷（Bedlam）是伦敦一家精神病院的名字。——译者注

第5章

一个身材瘦长的男仆领着言和走上一个又一个阶梯，进入了一个窄小的房间，里面摆着一张软床、一个夜壶。窗户上有栏杆，墙上却画着鸟，言和猜想这原来可能是一间婴儿房。那个年轻的仆人几乎还是个男孩，长得尖嘴猴腮，看起来和白头发的柯罗先生一样。言和疲惫地猜想他们也许是亲戚。

“心怀感恩吧，别疯疯癫癫的了。”他说着往地上给言和放了一小杯啤酒和一碗粥。“不许再尖叫着袭击人了，你听见没？我们有棍棒对付这种把戏的。”

他关上门，钥匙在锁孔里转动上锁。言和困惑地一个人待着。袭击？她什么时候做过这种事？她没有任何印象了。

言和边吃食物边透过栏杆望向窗外灰色的天空，望着庭院和围墙外的田地和荒原。这个塔楼上的监狱会不会永远成为她的家？她会不会在这儿变老，被当作费尔莫特的宠物，当作疯女人藏在没人能看到的地方？

言和无法放松，她的脑子里有太多东西了。她发现自己在小房间里走来走去，有时候她发觉自己在自言自语，不然就是在咕哝着，好像有什么卡在喉咙里发出含混的声音。

当她转身的时候，感觉墙壁也在旋转，墙纸像银色的树皮一样已经剥落了。她在脑袋里和发热的噪声争吵着。她觉得房间里还有什么人，但她转过身时却看不到任何人。

最终，她的膝盖一软，跌倒在地上。她的身子沉重到不想再动，好像一座山、一片平原。疼痛和瘙痒的感觉遍及全身，她注意到了，却毫不在意，睡眠吞没了她。

在梦里，她正穿过一片森林，然而不管她朝什么方向走，不到十步就有树干立起来把她打伤。各种鸟落在树枝上，叽叽喳喳地嘲讽她。天空是灰黑色，像寒鸦的翅膀一样。她的喉咙因为吼得太多而疼痛。

*

黎明时分，言和迷迷糊糊地醒来了。她的目光木然地穿过栏杆，紫色的天空上，云朵油腻腻的像抹布一样，一只蝙蝠快速穿过云朵，像黑暗的念头一样转瞬即逝。

她正躺在地上而不是床上，浑身疼痛。

言和小心翼翼地坐起来，用一只手撑着身体，眯起眼睛。她感到浑身无处不疼，连手都疼。她看见自己手的关节处有黑色的擦伤。之前她折断了几个指甲，现在那些指甲却一直断到了指甲根部，左太阳穴和右脸微微肿着，她的手摸索着发现胳膊和腿上也有几处瘀青。

“我这是怎么了？”她对着自己问出了声。

也许她真的发病了。她想不出别的解释。那个男仆是用棒子吓唬过她，但她觉得他要是真进来打她的话，她应该能发现。

一定是我把自己弄伤了。这儿没有别人，只有我自己。

就好像挖苦她的这个想法似的，她听到了什么声音。

言和迅速转身寻找声音的来源，然而什么都没有，只有空空的房间和透过窗户照进来的菱形的光。

她的心咚咚作响。那声音清晰得吓人，就像有人对着她的脖子呼吸一样，震动一直传递到了她的内耳，然而之后她又无法描述这种感觉。

粗鲁的声音，野兽的声音，她只知道这么多。

接着她闻到了什么气味，浓烈刺鼻。鲜血的腥臭、秋天的林地、家畜湿腐的味道，她立刻认出了它。

她不是一个人。

这不可能！它把自己烧死了！我们从杨树坐了三天车才来到这儿！它怎么可能找到我？而且他们这里会杀死鬼魂的——它怎么可能跑进格芮斯海却没人注意？

但它的确在这儿。那腥臭味不会有错的。虽然不可能，但熊的确和她在一个房间里。

言和退到了门口，尽管她知道这样做无济于事。她目光闪烁看着昏暗的房间，到处都是影子。她分不清影子是在飘移还是在变形。她分不清那双透明的眼睛在哪儿盯着她看。

为什么？为什么它要跟着她？惊恐之余，言和觉得自己被背叛了。它是去找那两个折磨它的人报仇的，但她根本没有伤害过它！事实上……在天使旅馆的时候，她甚至觉得有一瞬间他们因为痛苦和愤怒而惺惺相惜，而它还冲进来解救她……

但那只是个鬼魂，鬼魂只想进入你的脑袋。而且它是一头野兽，它什么都不欠你。傻瓜！你还真的把它当你的朋友了？

而现在她和它锁在一起了，无处可逃。

突然，她耳边响起了一声狂啸，炙热且震耳欲聋，就在近到不能再近的地方。

太近了。

言和吓坏了。她尖叫了一声，逃到门边用拳头砸门。

“放我出去！”她叫道，“你得放我出去！这里面有东西！有鬼！”

拜托了，拜托这家人在我门口留了个看守，拜托，拜托院子里有人能听到我的叫喊！

她跑到窗边，拼命把脸挤在护栏之间。

“救命！”她使出浑身力气叫道，“救救我！”

冰冷的栏杆灼痛了她的脸，正好压在她右太阳穴和左脸上的瘀青处。这种感觉唤起了她的记忆。模糊中有类似的情形，她把头挤在栏杆中间，想去到有蓝天和自由的地方。

言和听见自己的叫喊声变得更像是咆哮，变成了长长的一声呼啸。而现在她正用蛮力把脸挤在栏杆中间，拼命扭动着要出去。她的视野出现了黑色的斑点，她发现自己的手正在徒劳地抓着石墙，手指上的皮肤被磨得生疼。

停下来，她告诉自己，停下来！我在干吗呢?

真相像流星一样砸中了她。

天啊，我的天啊，我真是个傻子。

熊当然能进到格芮斯海里面。它当然在这里。

它在我身体里。

一个盲目绝望又愤怒的鬼魂正在她的身体里，她最恐惧的事已经成真了。而现在，熊正在她身体里跌跌撞撞地把她的脑袋撕成碎片。它一心想离开塔楼的房间，狂乱之下把她的身体折断、让她流血也在所不惜……

停下！

恐惧之下她召唤出自己沉睡已久的防御力，她头脑中的天使。它们联起手来勃然大怒，她听到了熊的怒吼。她带着超人的毅力闭上眼睛，把自己和熊关在黑暗之中。夜晚充满了寂静的噪声，她和熊一样慌张且愤怒地狂啸着。

发生了什么。突如其来的冲击震慑到了她的头脑深处。一瞬间她感觉到自己的灵魂正做着准备，努力想要站稳。记忆在流血，念头被撕碎，熊对她出击了。

正是这一袭击震得言和不再恐慌。

害怕，它太害怕了。

她想象一只熊走失在黑暗之中，它已经走了太久，又没有朋友。它不明白自己在哪儿，为什么自己的身体奇怪又虚弱。它只知道有人在攻击它，而它一直以来都在受攻击……

言和轻轻地、但坚决地控制住自己的呼吸。她镇定地一口接一口地吸气，试图把心跳速度降下来，试图忘掉她依然害怕熊可能会把她的内脏撕成碎片。

嘘，她用意念小声对它说。

她再次在脑海中想象熊的存在，这次自己站在它身边，伸出胳膊，就像之前他们互相保护时她站着的那样。

嘘，嘘，熊，是我。

无声的咆哮退去了，变成了偶尔的吼叫。也许它认识她，认识一点点。也许它明白现在没有人在攻击它了。

我是你的朋友，她告诉它，接着又说，我是你的洞穴。

洞穴。它不知道这个词，但言和能感觉到它正小心翼翼地接受这个概念，就像用爪子捧着一个苹果一样。也许它从未在野外生存过，从幼崽开始就被铁链拴着，但它仍是一只熊，在它灵魂深处它应该知道洞穴是什么。洞穴不是监狱，洞穴是家。

熊安静下来了。言和奇怪自己之前怎么没有注意到它在自己脑袋里。也许她觉得恶心难受是因为自己的脑袋正在给它腾出空间。

它很大，如果能用这个词形容一个鬼魂的话。言和现在能感觉到它不计后果的力量了。它恐怕能轻易碾碎她的脑袋，就好像如果他们在现实生活中见面，它能轻易用爪子割破她的喉咙一样。但它现在平静多了，她感觉它放松了一点对自己身体的控制。至少她现在能吞咽，能放松肩膀，移动手指了。

言和用一小会儿时间让自己鼓足勇气，再次大胆地睁开了眼睛。她确保自己背朝着窗户，因为栏杆对熊来说可能意味着监狱，她不想再引它发狂了。她把目光移到自己的手上。

她让熊看到她的两只手，然后她慢慢地张开手指，让它明白它现在只有这样的手掌了。她让它看看自己被磨烂的指甲和出血的指尖。没有爪子了，熊，不好意思。

一阵细微的情感从熊那里传了过来。接着它低下言和的头，用她的舌头舔着受伤的手指。

它只是一只动物，什么都不欠她。它只是一只鬼魂，无法依靠。也许熊只是在照料自己的伤口，但它舔得很轻柔，就好像这些伤属于一只受伤的小崽。

*

年轻的男仆来了，手里拿着鞭子要打言和，因为她“像野人一样大喊大叫”。言和已经做了一个决定，她不能出卖熊。

费尔莫特勋爵跟她说脑子里有一只野兽是危险的，也许他说的是实话，但她不喜欢欧巴迪亚。他的目光让她觉得自己是猫头鹰地盘中的一只老鼠。如果她把熊的事情告诉他，他会把熊赶出来毁灭掉的。

对这样的人隐藏秘密是一件危险的事。言和担心假如他发现自己私藏着这样一个秘密，他会勃然大怒。也许他会把她扔到沼泽地里，就像他威胁的那样，也许会把她送到贝德冷拴起来，用鞭子抽打。

但是她很庆幸自己呼救的时候没有人前来救援。熊在世的时候，从未有过好好活着的机会。熊只有她，而她也只有熊了。

于是，当六七下鞭子狠狠地落在她的肩膀和后背上时，言和什么都没说。鞭子打得很疼，言和知道会留下鞭痕的。她紧紧闭上眼睛，尽最大努力安抚脑海里的熊。如果她像之前一样失控，迟早会有人怀疑她身体里携带着一个幽灵乘客。

“要知道我并不享受这样做。”男仆伪善地说，言和觉得他甚至相信他自己说的话。“这都是为你好。”她估计他从未对他人有过这么大的权力。

他离开之后，言和的眼睛被泪水浸湿了。背后好像有热烙铁在烫她一样。记忆再次闪现，但却不是她的记忆。

吉他和手鼓的音乐节奏击打着它的骨头，搅动着回忆。它柔软的熊掌还未长成，脚下却扔着烧红的炭火，逼迫它跳舞。它踉跄着想要四肢着地，柔软的鼻子上却挨了生疼的一击。

她明白这是熊在幼崽时期被训练的记忆。她感受到了它洪水般的愤怒。她抱住了自己，因为这是唯一抱住它的方式。

那一刻，言和和熊，他们共同理解了一件事。有时候你要在经受痛苦的时候有足够的耐心，否则人们会给你更多的痛苦。有时候你要忍受所有事，接受你的瘀青和擦伤。如果你足够幸运，如果所有人都以为你被驯服了......也许反击的时刻就会到来。

第6章

言和被微弱的叮叮声吵醒了。有一阵子她迷惑地看着四周，直到身上瘀青引发的疼痛提醒了她现在身在何处。他们不给她蜡烛和油灯，因为害怕她会做出危险的行为。唯一的亮光是从窗户射进来的。

她惊愕地发现窗户外面，黑紫色的夜空下映出一只脑袋的剪影。正当她瞪大眼睛看时，有一只手举起来敲了敲栏杆，叮叮叮。

“嘿！”有人悄声说。

言和站不稳，一瘸一拐地走到了窗边。她惊讶地发现一个十四岁上下身材瘦长的男孩正挂在墙外面。他看起来正踩着什么窄小的支架，一只手抓着栏杆来保持平衡，样子十分危险。他有浅栗色的头发，一张模样任性、长相丑陋但讨喜的脸，身下四层楼的高度似乎丝毫没有吓到他。他的衣服比她的好，不可能是仆人穿的。

“你是谁？”她逼问。

“詹姆斯·威纳士。”他回答，好像给出了所有答案一样。

“你要干吗？”她嘶声说。她敢肯定他不应该在这儿，她听说人们有时候会去贝德冷专门嘲笑那些疯子，她现在可没心情接待看热闹的人。

“我来看你！”他小声回答，“过来！我想和你说话！”

她不情愿地靠近窗户。她能感觉到熊不愿意靠人太近，她不想它失控。灯光照到她的脸上，外面的男孩半是惊奇半是欢快地笑了。

“所以是真的了。你和我长了一样的下巴。”他碰了碰自己下巴的凹陷，和她的一样，“没错，”他看着她圆睁的双眼回答，“这是咱们的遗产，皮特先生的标志。”

言和明白他的意思之后，血立刻涌到了脸上。她不是皮特先生唯一一个私生子。言和内心深处一直想要相信她的父母曾经相爱，这样她的存在才是有意义的，但是没有，母亲一定只是皮特先生的一个玩物罢了，仅此而已。

“我不相信你！”言和凶道，尽管其实她相信，“收回你的话！”她受不了了。当这一奇怪的时刻变得白热化，她只想抽出窗户上的栏杆打他。

“你脾气不小，”他说，语气里有点惊讶。言和也很惊讶，之前从未有人这样说过她，更别说用些许赞许的语气了，“你的确和我很像。嘘——别把其他人吵醒。”

“你在这儿干什么？”言和放低声音问他。

“所有的仆人都在议论你，”男孩立即说，“小柯罗说你疯了，但我不相信他。”言和猜想那个鸟脸的男仆一定就是“小柯罗”了。“另一边的塔楼上也有一扇窗户，所以我是从那个窗户爬出来，脚踩着窗沿爬过来的。”他为自己的聪明咧开嘴笑了。

“你要是错了呢？如果我真的疯了，把你推下去摔死呢？”毫无理由地，言和仍觉得自己受到威胁，感到很生气。为什么总是有人，不管是死是活，总想从她这儿要点什么？为什么她不能自己和熊待在一起？

“我觉得你没疯，”詹姆斯带着恼人的自信说，“我觉得你也没有那个力气把我推下去。你叫什么名字？”

“言和。”

“言和？哦，我忘记你是清教徒了。”

“我不是！”言和脸红了，反驳道。杨树的教徒从未自称是清教徒，而从欧巴迪亚描述的方式来看，这个不是什么褒义词。

“你来的地方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名字吗？”詹姆斯问，“我听说他们都叫打好仗、唾鬼眼、歉为罪、吾均苦、罪人之类的。”

言和没有回答。她不确定他是不是在讽刺她，而且杨树的教徒里的确有一个叫“歉为罪”的，通常人们简称他为“歉”。

“走开！”她转而说。

“我不奇怪他们为什么把你锁起来了，”詹姆斯咯咯笑道，“他们不喜欢有个性的人。听我说，我会找个办法把你弄出来的。托马斯先生马上就回格芮斯海了。他是欧巴迪亚的继承人——皮特先生的哥哥。他挺喜欢我。我看能不能帮你说句话。”

“为什么？”言和不解地问。

詹姆斯带着同样不解的神情看着她。

“因为你是我妹妹。”他说。

*

之后，言和一直忘不了这句话。看样子她有个哥哥了。但这又意味着什么？如果詹姆斯所言非虚，那么欧巴迪亚勋爵就是她的爷爷了，但她从老人的眼睛里没有看出一点善意和亲情。你和某人有血缘关系并不代表你们能分享秘密。

可是詹姆斯似乎却轻快地相信他和言和是同一战线上的。

然而，几天过去了，詹姆斯也没再回来。言和担心自己可能太凶了。照这样下去，过不久为了看到友善的面孔，要她做什么她都在所不惜。

小柯罗不仅是她的狱长，也是她的法官。她顶嘴、哭喊或者阴郁着不说话，都成了躁郁症的表现。作为惩罚，他会用棍子往她腿上或

胳膊上用力打几下。

当她视野变暗，怒气快把她和熊都吞没的时候，言和要拼尽全力才能控制住熊，不让它进行还击。小柯罗走了之后，熊总是要她来来回回走好几个小时，时不时用她的嗓子咆哮一声。有时候，它似乎能理解她，他们能形成某种结盟，她也能把它安抚下来。其他时候，言和就像试图和一朵阴云讲理一样，它不明白栏杆的用处、言和的极限，也不明白为什么要用夜壶。

在熊把碗扔到房间的另一边打碎之后，言和的脚腕被系上了锁链。接下来的几天，每天早上她都被按倒，鼻孔被灌进一种红色的菜根味的混合物，用于“让她的头脑清醒过来”。之后如果她被看到在哭泣，又会被灌下一种催吐的汤，驱散引起她“忧郁症”的“黑胆汁”。

熊古怪且危险，把一切事都搞得更糟了。然而她依赖它。她有了一个秘密朋友，也因此可以抵御绝望的感觉。她有了一个想要保护的生命，而它也默默地用愤怒保护她。她睡觉的时候觉得自己像是蜷缩在一只小兽身边，又像是被什么又大又温暖的东西围绕着，帮她抵御这个世界。

一天，小柯罗把她绑到一个担架上，在她脸上蒙上布，倾斜颠簸之中把她带下了一级又一级台阶，进到一个热气冲天的房间，里面弥漫着厨房的烟熏味、肉类的血腥气，还有香草和洋葱的味道。

“把灰烬扫开，砖头这样已经够热了。帮我一把——需要把她的头刚好放在炉火口……”

言和拼命挣扎，却动弹不得。担架移动时的每一次摇晃她都能感觉得到，即便隔着布，炉火的热浪依然也烧灼着她的脸。灼热又呛人的烟雾填满了她的肺，让她难以呼吸，她的皮肤开始因烫伤而刺痛。她在恐慌之中大喊出来，担心她的眼睛会像鸡蛋一样被烤熟……

“你干什么呢，柯罗？”一个陌生的声音问道。

“托马斯先生！”小柯罗听起来吃惊不小。“我们正在治疗莱特富特的女儿的忧郁症。炉火的热度会让她的头出汗，把混乱的幻想排出来，这是个妙招——这本书里有一张图片——”

“然后你打算怎么做？摆上水萝卜和芥末装盘吗？把那个女孩从炉子里拿出来，柯罗。我正要和她说话，她要是被烤熟了，我可没法跟她交谈。”

几分钟之后，言和的眼睛仍被煤烟熏得很难受，泪水模糊了视线。她发现自己独自和托马斯·费尔莫特先生，欧巴迪亚的继承人坐在一个小房间里。

他棕色的眼睛很亮，举止温和，声音像在野外一样洪亮。再看时，言和发现他贵族式的长卷发有些发灰，脸颊上有长长的、看起来有些忧郁的皱纹，她猜想他已经不年轻了。他的下巴有着熟悉的凹陷，言和这才想起来托马斯先生是她父亲的哥哥。

让言和长出一口气的是，他并不像欧巴迪亚一样让她害怕得脊背发凉。他注视她的目光有人性的温度，也有些伤感。

“啊，”他安静地说，“你确实有我弟弟的眼睛，但我觉得，你还是更像玛格丽特。”他看了她一会儿，就好像她的脸是一块占卜的玻璃镜，他能从中看到亡者闪烁的脸一样。

“言和，是不是？”他恢复了轻快的语气问，“名字说教色彩挺浓，但是个好听的名字。告诉我，言和，你工作认真努力吗？詹姆斯说你像大白天一样正常，也不害怕干活，是真的吗？”

言和不敢期望什么，但是她拼命点头。

“那我肯定能给你在仆人之中谋个差事。”他和蔼地笑笑，略有沉思。“你能做什么？”

任何事，言和几乎脱口而出。只要你救我离开鸟笼和小柯罗，我什么都可以做。但是话到嘴边她想起了欧巴迪亚死神般的眼睛。只要

不用服侍勋爵，什么都可以……

“我能做饭！”她灵光一现，快速说，“我可以搅拌黄油、烤派、做面包、做汤、拔鸽子毛……”她第一次进格芮斯海的厨房虽然不是什么愉快的经历，但如果她在那儿工作就可以避开欧巴迪亚了。

“那我去安排一下。”托马斯先生说道。他走到门口，犹豫了一下。“你母亲从格芮斯海逃走之后，我……经常想起她。她那么年轻——不到十五岁，一个人在外面，还怀着一个孩子。”他皱着眉头，转动着一颗纽扣。“她还……满意自己的生活吗？”

言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现在，关于母亲的记忆对她来说像碎玻璃一样，一想起来就觉得疼得扎心。

“有时候吧。”她终于说。

“我想，”托马斯先生轻声说，“这也是我们每个人对生活的全部期待了。”

第7章

当天下午，言和穿上新衣服，被介绍给了一群乱哄哄的好奇的仆人。在黑暗中禁闭之后，所有东西都显得又吵又亮。每个陌生人都离她太近了，而且言和也记不住他们的名字。

厨房里的其他女仆刚开始很警觉，用各种问题炮轰言和，问她的名字，问伦敦还有格芮斯海外面危险的世界。然而没有人问她家里的事，言和估计她的父母早就成了这里的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他们都确信言和很高兴也很感激能被“救离”原来的家，他们都欢迎厨房里能多个帮手。

“要我说的话，厨房最适合她了，”一个女人贸然说，“她长得不够漂亮，又不能服侍主人，对吧？看她，像长斑点的小猫一样！”

“这儿有个法国厨师，”另一个女人告诉她，“但是你不用管他，他只是临时的。法国厨师像苹果花一样来了又去，你要讨好的是葛特丽管事。”

言和下定决心要留在厨房。厨房大得像个洞穴，被熏黑的天花板上积攒了几代人留下的油烟，壁炉大到六个言和能肩并肩站进去。成捆的香料挂在房椽上，锡质的盘子闪闪发光。自从熊成了言和的秘密乘客，言和的嗅觉变得更为灵敏了。

厨房的气味疯狂冲击着她的鼻腔——浓烈的香草香料味、烟熏肉味、酒的味道、肉汁味和烟尘味。她能感觉到熊被气味搞得又饿又困惑，正在不安地躁动着。

理论上，葛特丽管事只是一个副厨，但实际上她是厨房的女王。她高个子，方下巴，一条腿患了痛风，对傻瓜一点耐心都没有。当然，言和看起来的确像个傻瓜，她笨手笨脚的，经常紧张得反应不过来。她拼命想证明自己的价值，以免再被送回鸟室。装作脑袋里面没有熊的灵魂这就已经够难的了，更何况它不喜欢热，不喜欢黑，也不喜欢叮当声。血的味道让它发狂，她半个脑子都在忙着安抚它。

葛特丽管事旋风一般地给迷迷糊糊的言和介绍了厨房、洗菜部、配菜部、清洗间、地窖，然后把她带到院子里看水泵、粮仓和柴堆。

格芮斯海在晴天里看起来不太一样，带着青苔斑点的灰墙几乎是金色的。生活的细节让言和觉得这里不再像是一座鬼城了——窗边悬挂着待掸灰的地毯，红色的粗烟筒冒出烟气。这是一幢混杂的房子，古老的砖石交替着灰色的方砖，石板屋顶和塔楼、教堂般的拱顶混在一起。

这房子是真的，言和告诉她自己。人们在这儿生活，我也可以在这儿生活。

她眨眼看着阳光下的墙壁，不禁打了个寒战。就好像看人皮笑肉不笑一样，不知为何，这栋房子让阳光都冷却了。

七尺高的石墙围绕着房子、马厩和铺了石板的院子，墙边拴着三只獒犬，在她靠近的时候，它们突然爆发了，冲到锁链的尽头跳起来，闻到她陌生的味道后咆哮。她跳回来，心脏扑通乱跳。她也能感觉到熊的恐惧，那恐惧像一团深红色的烟雾，不确定自己应该出击，还是逃离这几条龇牙咧嘴的狗。

石墙上开了很大的门，足够一辆四匹马车通过，穿过门能看到开阔地之外长着矮灌木的荒地。她想起欧巴迪亚威胁说要把她扔到荒地，把她冻死或者让野鬼吃掉她的脑子。

心怀感激吧，她重复着小柯罗的话告诉自己，在厨房工作总比被拴在鸟室里强，鸟室总比贝德冷要好，贝德冷又强过在大冷天被饿

死，脑子被野鬼吃掉。

她深深吸了一口新鲜空气，眨眼看着阳光下高大厚重的墙壁。我很幸运，她对自己说。在这儿总要好过在外面。格芮斯海古怪吓人，但它是座城堡，能把黑暗挡在外面。然而，即使她努力说服自己，她还是奇怪为什么她母亲要逃走。她又想起了母亲的话。

“你根本不知道你是被我从什么地方救出来的……”

*

一整天，言和拼尽全力想要给葛特丽管事留下好印象，然而在晚餐的忙碌之中，她还是把所有事都搞砸了。

火炉旁边的墙上固定着一只木轮子，一只小狗踩在上面跑动，旋转火上的烤肉杆。丑陋的小狗尾巴只剩下了一小截，鼻子因为年龄和热气的缘故已经裂开了，它在烟尘中直喘，然而葛特丽管事习惯往它脚下扔带着余热的炭火，让它快点跑。言和受不了了。

在她脑海中，熊小时候脚下扔着煤炭被迫跳舞的记忆历历在目。每次发光的余炭打到转烤肉杆的轮子上溅起火花，她都想起——感到——脚底有烧灼的疼痛……

“住手！”她终于爆发了，“别折腾它了！”

葛特丽管事惊愕地盯着她，言和也被自己的脾气吓到了，但她太生气了，无法道歉。她只是站在轮子前面，气得浑身发抖。

“你跟我说什么？”副主厨扇了她一巴掌，把她打倒在地。

熊在发怒，言和的脸也很疼。如果她放任自己陷入一片黑暗，任凭熊盲目地横冲直撞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但是她忍住了，努力厘清思绪。

“它要是爪子上没有烧伤和水疱，”她沙哑地说，“会跑得更好！让我来管它，我会让它比之前跑得更快。”

葛特丽管事揪住她的领子把她拎了起来。

“我不管你那任性的妈是怎么把你带大的，”副厨吼道，“这是我的厨房，只有我才能在这里大呼小叫，别人不行。”她往言和的头和肩膀上一顿拍打，不耐烦地哼了一声。“行吧，那只狗现在归你管。它要是跑得慢了，你就替它转烤杆。可别叫唤嫌热！”

言和惊讶葛特丽并没有急着要告她的状，也没有要把她再拴起来，她长舒了一口气。事实上，之后她们反而适应了对方乖戾保守的脾气，相处得更放松了。她们找到了彼此的底线和边界，就像是找到了浅水下粗糙不平的石头。

等她们两个人终于坐在火炉旁吃自己的晚饭时，暴躁的沉默几乎变得亲切起来。葛特丽嚼着一块那种言和吃了一辈子的硬邦邦的黑面包，让言和惊讶的是，葛特丽却给了言和一块金色表皮的那种有钱人吃的白面包。

“别光盯着看，”葛特丽生硬地对她说，“吃，这是费尔莫特主人的吩咐。”言和小心翼翼地咬了一口，惊叹面包的香甜，还有牙齿咬下去的柔软。“心怀感激，别问问题。”

言和嚼着面包，想不通冷若冰霜的欧巴迪亚哪里来的这么奇怪的善意。她还是问了问题。

“你说我妈妈很任性，”她满嘴食物努力说，“你认识她吗？”

“知道一点儿，”葛特丽管事承认，“她大多数时间在楼上干活。”她说“楼上”的时候就好像那地方和法国一样远。

“她真的逃走了吗？还是他们因为她怀孕把她赶走了？”言和知道这种事有时候会发生。

“没有，”葛特丽管事简短地说，“才没有，他们不会把她赶走的。她一天晚上全凭自愿逃跑了，和谁都没说。”

“为什么？”

“我怎么知道？她性格挺神秘的。她没和你说？”

“她什么都不和我说，”言和干巴巴地说，“她走之前我都不知道我父亲是谁。”

“那……你现在知道了？”葛特丽斜着目光犀利地瞟了她一眼。

言和犹豫了一下，点点头。

“不过，你迟早也会知道的。”葛特丽慢慢点着头，“这儿所有人都知道——就像你的下巴一样明显。但……要是我的话，不会到处公开说的，这家人有可能会以为你傲慢无礼，想为自己正名。感恩你拥有的，不要惹麻烦，你就能在这儿过活。”

“那你能告诉我他长什么样子吗？”言和问。

葛特丽叹了口气，搓搓她的腿，样子深情又感伤。

“啊，可怜的皮特先生！你见过詹姆斯·威纳士吗？他和詹姆斯很像。詹姆斯是个莽撞的捣蛋鬼，但他心地善良。他会犯错，但犯的都是诚实的错。”

言和开始明白为什么托马斯先生喜欢詹姆斯了，也许他让他想起了自己死去的弟弟。

“皮特先生出了什么事？”她问。

“他骑着一匹累垮的马想越过一个灌木丛，但是那个灌木丛太高了，”葛特丽叹了口气，“马跌倒了，滚落在他身上。他那么年轻——那个夏天他都不到二十岁。”

“为什么他的马会那么累？”言和忍不住问。

“现在也没处问了，是不是？”葛特丽尖声说，“但是……有人说是因为他到处找你母亲，把他和马都累垮了。那是在你母亲出走之后的两个月。”她瞟了一眼言和，微微皱着眉头。

“你是个意外，女孩，”她只是说，“但也是个诚实的意外。”

*

那天晚上，言和发现自己作为厨房里最底层最年轻的仆人，不能和其他女仆睡在一张床上，而是要独自睡在厨房那张大桌子下面的草席上，还要保证火不会熄灭。她不是一个人，那个转烤杆的狗和其他两只獒犬也睡在火旁边。

熊不高兴靠狗这么近，但至少它已经熟悉了它们的味道。狗的嘴又大又残忍，但它们也是生活里的一部分：市场上有狗味，晚上篝火边也有狗味。

夜的死寂中，言和被她头边上一声长长的低吼声惊醒，一只狗醒了。有一阵子她担心它闻到了她的气味，认定她是个入侵者，接着她听到脚步微弱的窸窣声，那脚步轻快谨慎，不可能是那些老厨子的。有人来了。

“出来吧！”詹姆斯低声叫，“尼禄不会咬你的，除非我命令它。”言和钻出来的时候他咧着嘴笑了。“我跟你说我会把你从那儿救出来的！”

“谢谢。”言和犹豫着，仍然想和他保持距离。言和已经大致知道熊对不熟悉的陌生人想要保持多远的距离。即使现在她也能感觉到它的不安，它想站直到熊能达到的最高高度，发出威胁的声音吓退陌生人。但她已经站在最高的高度，再没有多余的身高了。

“不错，你在厨房工作，”詹姆斯说着盘腿坐在大桌子上，“完美，我们现在可以互相帮助了。我帮你留意，告诉你这边的规矩，你可以把你听到的都告诉我，没人看到的时候帮我从厨房里拿点东西——”

“你想让我帮你偷东西？”言和瞪了他一眼，怀疑这会不会就是他帮她的原因。“如果有东西丢了，她们会知道是我干的！我会被扔出格芮斯海的！”

詹姆斯看了她好长一会儿，然后很慢地摇摇头。

“不，”他说，“不会的。”

“但是——”

“我是认真的。他们会惩罚你、打你，甚至把你再关进鸟室里拴起来，但他们不会把你扔出去的，你求他们也不会。”

“你说什么呢？”

“我想逃走有五年了，”詹姆斯说，“多少次了，每次他们都追上我把我带回这里。”

言和盯着他。富人家追回逃走的仆人，这很不寻常吗？她曾听说追回逃跑的学徒有高额赏金，但大概那不一样吧。

“你做噩梦，对吧？”詹姆斯突然问道，让言和猝不及防。“很可怕的噩梦，让你醒来直尖叫。鬼魂抓挠着侵入你的脑袋……”

言和往后退了几步看着他，心中蹿出了怀疑的火苗。

“我也做这样的梦，”詹姆斯说，“是在五年前我九岁的时候开始的。在那之后不久，费尔莫特派人来接我，我母亲刚开始不同意，后来他们给了她钱，她不再反抗了。”他苦涩地笑了一下。“费尔莫特不在乎我们这种私生子，除非我们开始做噩梦，他们就在乎了。然后他们把我们收集起来放在这里。他们听说了你的噩梦，然后把你接来了，没错吧？”

“为什么？”言和被吸引住了。是真的，欧巴迪亚对她的噩梦比对她本人还要感兴趣。“他们为什么在乎我们的梦？”

“我不知道，”詹姆斯坦白道，“但不只是我们。费尔莫特勋爵有时候会有堂亲来访，他们似乎都会带一两个长得跟费尔莫特很像的仆人。我觉得费尔莫特家族的所有人一旦发现他们的私生子做噩梦，就会把他们接回来。

“他们接我们回来不放我们走，这是我想逃回家的时候发现的。我现在可不会跑回家了——那个女人只会把我再卖给费尔莫特。”他皱了

皱眉头，明显很尴尬。

“晚上，”他继续说，“大门都用铁链和木条锁紧了，门童就睡在门口。门关着，狗放在院子里，我就趁白天跑出去。但是墙外面有三英里不毛之地——我就像雪地里的血迹一样明显。

“第二次我试图跑得更远，一直跑到了荒原。那儿可真荒凉啊，一里地接着一里地都是荒木丛，风冻得我手指都发黑了。我快冻死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村庄，这可不是什么好事。那儿的农夫看了一眼这个——”他指了指下巴——“就揪住我的领子把我带回这儿了。他们知道我是谁，也知道谁在找我，他们看样子很害怕。

“去年，我以为我已经成功了。走了五十里地，穿过了三条河，一直到了隔壁县的布雷桥。”詹姆斯又摇摇头，做了个鬼脸。“他们派白头柯罗来找我。你见过他，就是他带你到这儿来的。这家人用他暗地里做些重要的事。他是他们的鬼手。所有人都倾尽全力帮他找我——即使是有权有势的人也一样。费尔莫特不仅是显赫的家族，而且所有人都害怕他们。”

言和咬着腮帮子没有作声。他也许是在吹嘘自己的冒险经历，就像杨树的那些学徒一样，但他的话让她心神不宁。

“你没发现？现在你能帮大忙了！”詹姆斯继续说，“他们提防我，但是不怀疑你。你可以帮我望风！或者攒一些我们逃跑需要的装备——供给、啤酒、蜡烛——”

“我不能逃跑！”言和叫道，“我没有地方可去！如果我丢了这儿的饭碗，我不到圣灵降临节[注]就冻死饿死了！不然就被谋杀了！”

“我会保护你的！”詹姆斯坚持。

“怎么保护？整个国家都四分五裂了——每个人都这么说，我也看到了！你可不能保护我不受——不受暴徒和子弹的攻击！还有想吃我

脑子的恶鬼！在这儿我至少有床有食物，这比我在荒地上能得到的多多了！我今天甚至吃到了白面包！”

“我们父亲的血统的确有点好处，”詹姆斯承认道，“我的食物总是比其他仆人要好一点。我有时候还能上课，在我不干活的时候上阅读课、语文课、骑行课，也许你也能上课。其他仆人从不抗议，他们知道我是谁的私生子，虽然他们不吭气。”

“那你干吗想逃跑？”

“你见过老欧巴迪亚吗？”詹姆斯突然问。

“见过，”言和慢慢说，声音忍不住颤抖，“他……”

有一阵很长的停顿。

“你也能看出来，是不是？”詹姆斯轻声说。他看起来有些惊讶，但是松了口气。

言和犹豫地看着他。她突然怀疑这是不是欧巴迪亚给她设计的考验，如果她现在说什么不敬的话，也许詹姆斯会告发她，她会被扫地出门或者再次被关到鸟室里。

你不能相信人。狗咬人之前会叫，但人通常只是微笑。

詹姆斯有一张被晒红的脸，两只眼睛离得很远。然而言和更多注意到的是他伤痕累累的手，这是一双种地干活、没有心机的人的手。看到这双手，事情变得不一样了，言和允许自己对他多了一点信任。

“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她小声说，“但有哪里……”

“……他有哪里不对劲。”詹姆斯帮她说完了。

“感觉……当我看他的眼睛的时候……他的眼睛里好像有我梦里的那种亡灵……”

“我知道。”

“但他还活着！”

“对！然而他还是让你起鸡皮疙瘩？除了我们没人能看出来，就算他们看出来也不说。而且——”詹姆斯倾身凑到她耳朵旁边——“不只是欧巴迪亚。年长的费尔特家族的人都是这样。”

“托马斯先生没有！”言和记得这位继承人亮棕色的眼睛。

“没有，还没有，”詹姆斯坦诚地说，“他们一开始不是这样，只有当他们继承了房产和爵位之后，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他们才会变成那样，就好像一夜之间他们的血变冷了一样。连其他人也能看出来他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仆人管他们叫“老优越”。他们太快、太聪明，知道太多不该知道的东西，而且你不能对他们撒谎，他们一眼就能看穿你。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离开！这栋房子是……魔鬼的窠臼！我们不是仆人，是犯人！他们都不告诉我们为什么！”

言和咬着嘴唇，心下纠结得做不了决定。欧巴迪亚的确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她的直觉始终这样告诉她。母亲逃离了格芮斯海，拼命要确保费尔莫特的人找不到她。而且她还要考虑熊——如果欧巴迪亚发现它的话，一定会把它驱逐出她的身体，把它摧毁的。

然而还有其他不确定的危险。她害怕被拴起来殴打，被赶出去挨饿，成为恶鬼缠身的流浪者，这些恐惧都很实在，让她却步。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折磨人的念头，那就是她母亲破碎的鬼魂可能还在格芮斯海的保护墙外飘荡，寻找着言和。单这一念头就让言和脑子发热，一片空白，充满期待和害怕，想都不敢再想了。

“对不起，”言和安静地说，“我不能跟你逃跑。我需要一个家，就算是在这儿。”

“你觉得害怕我不怪你，”詹姆斯温和地说，“但我拿性命打赌，我们在这儿要害怕的比在外面多多了。我希望你能改变主意，希望你能很快改变主意跟我走。”

言和并不习惯这种善意，这几乎超出了她的承受范围。母亲去世之后，她的世界留下了一个疼痛不已的空洞，她绝望地想要一个人来填补这个洞。有一阵子，言和在信任的边缘徘徊着，想把熊的事告诉詹姆斯。

然而她咬着舌头错失了这一机会。对于她几乎不了解的人来说，这个秘密实在是太大了。詹姆斯可能会背叛她，他可能不会理解，他也许会害怕她，或者认定她的确是疯了。他们新建立的友谊太过脆弱，她不想失去它。

---

1. 圣灵降临节（Whit Sunday）亦称“五旬节”，在复活节后的第五十天。——译者注

第8章

几个星期过去了，言和工作勤奋，学东西也快，勉强赢得了副厨的赞许。她处于厨房最底层，因此总是第一个起床，清晨打水，晚上扫余灰，喂鸡，点蜡烛。工作累极了，厨房的烟和热气还是让熊警惕，但她开始学习使用旋转烤杆、蜂窝煤炉、滴油盘还有烧水用的炉钩子了。让她去取盐盒、糖罐和生肉的时候，她也不再不知所措了。

葛特丽管事有时候看见言和偷偷把剩菜喂给厨房里睡觉的狗，要不就让它们从她手里舔肉汁。

“软心肠的呆瓜，”她咕哝着摇摇头，“你要答应的话，它们能把你的骨头也啃了。”但是美味的肉汁已经慢慢在这些狗的身上施了忠诚的咒语，它们现在都不冲着言和叫了。事实上，她有时候会和它们睡在一起，那只转烤杆的小丑狗依偎在她的臂弯里，它们的呼吸和体温安抚着她无梦的睡眠。

正如言和所想，狗的友好也降低了熊的戒备。在它的脑袋里，所有的人和动物都被分成两类，“安全的”和“可能危险的”。安全熟悉的动物允许接近它，而陌生可疑的动物需要用咳嗽和威胁吓退。

你真是只易受惊吓的小崽子，言和心想。

相比之下，她在写作课上遇到的麻烦要大得多。每周一次在一整天工作结束后，她和詹姆斯都会由小柯罗——她在鸟室的监狱长——辅导他们写作。从他得意扬扬的脸上来看，他自认为他的“疗程”已经治好了他所谓的疯病。

言和现在知道整个柯罗家族的人都在给费尔莫特家族干活。其他仆人为了方便起见，给他们起了粗鲁的名字加以区分。小柯罗的父亲——格芮斯海的管家，是老柯罗。正如詹姆斯告诉她的，那个接言和到格芮斯海的白头发的男人正是白头柯罗。

言和只学会拼写“言”字作为自己的“标记”。她见过人们阅读，他们的目光像是水流上面的叶子一样向下漂浮，但当她盯着字时，字也盯着她，像是昆虫伸着胳膊腿趴在纸上，鼓着肚子。她没经过训练的手写不好字，这让她觉得自己很蠢，何况一天结束的时候她通常累得无法思考。

小柯罗对言和学习不好这件事自有一套居高临下的说法。

“你知道一只小熊刚刚从母亲的肚子里出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吗？”他问，“是一团没有形状的东西。母熊必须连续好几个小时一直把它舔成小崽子的模样，给它鼻子、耳朵、细小的爪子、所有它生存所需的东西。

“很遗憾这一年以来，你像一团脂肪一样没有成形，但我们会把你舔成形的。”

言和忍不住笑了。她好奇熊刚生下来的时候，在残忍开始之前的欢乐时光里，是不是被它妈妈舔成形的。她想象着一只小崽子长出眼睛，看着母熊大大的舌头眨眼，不禁入了迷。小柯罗发现了她的微笑，于是找出了一本动物寓言集，让她学习读书写字。能学习与动物相关的知识让言和觉得高兴多了。

她学到蛤蟆和蜘蛛是最有毒的敌人，它们会互相打斗直到对方死亡；鹈鹕会用心脏的血哺育它们的后代；獾一边的腿比另一边长，这样它在斜坡上能跑得更快。

言和慢慢摸清了熊的脾性。它并不总是在她脑袋里醒着，很多时候它都睡着了，就好像它不存在一样。清晨和傍晚的灰暗时刻，它通常醒着而且焦躁不安，但它有时候很难预料。有时候熊不打招呼就冒

了出来，它的情绪会渗透给言和，她的感知也会被它淹没。熊通常是活在当下的，但它带着自己的回忆，就好像被遗忘的瘀青一样。它时不时会触碰到一些回忆，然后盲目地滚落到痛苦之中。

它很好奇，也很耐心，但它的恐惧可以瞬间爆发成愤怒。言和活在对它的愤怒的恐惧之中。现在他们两个似乎是安全的，但是只要一顿狂暴的愤怒，费尔莫特就可能会认定言和疯了，甚至更糟，他们会发现言和被鬼魂附身了。

她在格芮斯海安定下来了，然而她心里总也不安定。即使是一些小小的宠幸——上课、午饭时多一勺粥——都会让她感到不舒服。这让她想起那些她帮忙喂肥的鸭子和鹅，她有时候怀疑是不是在哪儿也藏着一把看不见的刀子在等着自己。

*

刚立秋的时候，整个房子都陷入了一种欢快的混乱里，费尔莫特家族两位缺席已久的成员回到了格芮斯海。一位是麦玛杜克先生，这位显贵是费尔莫特勋爵的第二个堂兄，他在威尔士边境有自己的庄园。另一位是赛蒙，他是托马斯先生的长子和继承人。

赛蒙的母亲得热病去世之前，兢兢业业地尽了最大的义务生了八个孩子，有四个仍然健在。两个成年的女儿成功地攀了亲，他们九岁的妹妹由一个表亲照顾，私下已经和一位准男爵(注)的儿子定了亲。赛蒙是托马斯唯一一个儿子。

赛蒙和麦玛杜克先生是直接从伦敦的宫廷回来的，因此房子里上上下下的人都急着要听首都的最新消息。在庭院里，车夫很乐意用几杯啤酒作为交换，满足这些好奇的观众。

“斯特拉福德伯爵死了，”他说，“议会因叛国罪逮捕了他，现在他的头正挂在‘叛国门’(注)上。”

人们失望地叹息。

“可怜的伯爵！”葛特丽管事说，“他为了国王鞠躬尽瘁！议会想闹哪出？”

“他们想为自己争取权力，仅此而已。”小柯罗说，“他们正一个一个地除掉国王的盟友和忠臣。议会里也不全是坏透了的人，但有一小撮恶毒的清教徒，把议会搅浑了。那些人才是真正的叛徒——全都病入膏肓了。”

“清教徒全都疯了，”红头发的洗衣妇朗·艾里思嘟哝道，“噢，我没有恶意，言和，但这是真的！”

言和已经不再跟大家辩解说自己不是清教徒了。她那又古怪、说教意味又浓重的名字把她和大家区分开来。从某些方面来讲，她挺愿意把自己和别人区隔开来，离任何人太近了都很危险。

况且，言和已经不知道谁对谁错，哪边是正义了。听着格芮斯海的人们讨论新闻，言和觉得自己的认知被彻底颠覆了。在杨树的时候，每个人都知道国王是在天主教徒的预谋下，被邪恶的奸臣带上了歧途，而议会都是勇敢诚实、有正见的人，他们考虑的是大家的共同利益。那是再明显不过的事了！几乎是常识！而现在，杨树的人们恐怕正在庆祝邪恶伯爵被处死——赞美主，暴君黑汤姆死了！

然而在格芮斯海这里，每个人都同样肯定嗜权如命的议会被疯狂的清教徒控制了，正打算从正义的国王那里窃取权力。两边看起来都不傻，两边也都立场坚定。

我是被清教徒的人带大的吗？那时我和他们相信的一样。我们都疯了吗？还是说我那时候是对的，而现在我疯了？

“但大人们送封信就够了！”葛特丽管事说，“那么为什么突然亲自回来了？”

“他们带回来个东西，”车夫神秘兮兮地说，“我只亲眼看见了一下，看样子是羊皮纸，上面有手掌大的一块火漆印。”周围有十多双耳朵围着他，他降低声音说，“国王的封印，我猜是那个。”

*

“是王室特许状，”那天晚些时候，詹姆斯趁空闲悄悄告诉言和，“这是我从赛蒙主人那里听来的。”

“你是赛蒙主人的朋友吗？”言和吃惊地问。

她在院子里瞥见赛蒙正从一匹灰色的母马上跨下来。他大概只有十九岁，却衣着华贵，穿着蕾丝和天蓝色的丝绒外套。他金黄色的头发和宫廷般的优雅举止让他看起来华贵又罕见，就好像葛特丽管事有时候为贵宾准备的糖衣天鹅一样。他容貌秀气，除去那个下巴，一点都不像托马斯先生。

说实话，言和有些钦佩詹姆斯能跟这个奇异的生物关系这么好。她能看出来詹姆斯有些得意，他想说“是的”，但他的诚实还是占了上风。

“有时候吧，”他改口说，“他在这儿长大的时候我是他的玩伴……有时候我们是朋友。他给了我这些衣服，还有这些上等的鞋——这以前都是他的。他还给了我这个。”詹姆斯撩起头发，让言和看他左太阳穴的发际线上那道白色的疤痕。

“我们有一次一起出去打猎，一起骑着一对好马。我们跳过一个灌木丛，我的马比他的跳得更漂亮。我知道，他也知道。他阴沉地看着我，当我们到了下一个灌木丛，其他人不在身边的时候，他俯身用鞭子抽了我的脸一下。我在马鞍上滑了一下，马受惊停了下来，我从它头上被甩了出去，落到了灌木丛里！”詹姆斯大笑，似乎比言和更觉得有趣。

“你会摔断脖子的！”她叫道。

“我比这结实，”詹姆斯平静地说，“但是我学到了一课。他虽然看着像是牛奶蜂蜜，但却有勋爵的脾气和骄傲。他后来告诉我，他别无选择——他需要做最好的。我估计这是他最接近道歉的话了。”

言和觉得不管怎么样，这么说都是不够的。

“他去牛津上了大学，从那开始，麦玛杜克先生就在宫廷引荐他。每次他回来，刚开始都跟一朵云一样高傲，几乎不认识我了。但只要我们私下里说话，就又回到了以前——就那么一阵子。”

言和一想到詹姆斯和别人秘密地谈话就感觉到一阵嫉妒，她知道她不该这么觉得。

詹姆斯已经成了她最好的朋友和知己。她信任他胜过其他所有人，然而她还是没有把熊的事告诉他，而她拖得越久，越难以对詹姆斯承认自己对他隐瞒了这么重要的事情。三个月之后，告诉他已经成了不可能的事了。她对此觉得愧疚，有时候也有点伤心，就好像她错过了一条船，而现在被搁浅在孤独的海岸上。

“这个特许状是关于什么的？”她问，“赛蒙主人说了吗？”

“他没看过，”詹姆斯说，“他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他说是致命的机密。他还说国王根本不情愿，麦玛杜克先生费尽了力气才让他签了字。陛下最终同意了，只有这样费尔莫特家才借钱给他，麦玛杜克先生也在帮他卖一些皇家珠宝。”

言和皱了皱眉头。这些话搅起了她刚到格芮斯海的一段不祥的浑浊记忆。

“国王很缺钱吗？”她想起费尔莫特勋爵说过的那些话。

“我估计肯定是。”詹姆斯耸耸肩。

“王室特许状有什么用？”言和问。

“那是……王室声明。”詹姆斯的语气听起来有些不确定，“可以特许你做某些事，比如……在你的房子周围修建城垛，或者……卖胡椒，或者……进攻国外的船只。”

“那秘密声明有什么用？”言和不依不饶，“如果国王特许你做什么事，干吗不让所有人知道？”

“嗯，是挺奇怪的。”詹姆斯若有所思地皱着眉头，“但是特许状肯定给了费尔莫特家族做什么事的特权。赛蒙主人说他听麦玛杜克先生提起过，是关于‘我们传承下来的一项古老的习俗和技艺’。”

“詹姆斯，”言和慢慢说，“我第一次到这栋房子的那天晚上，偶然听到勋爵正和白头柯罗商量着什么。白头柯罗说宫廷有人指控费尔莫特的人从事巫术。”

“巫术！”詹姆斯的眉毛挑了起来，“你怎么不告诉我？”

“我那天烧得神志不清！就好像回忆一个噩梦一样。之后我几乎没想过这件事。”

“但你肯定他们说的是巫术？”

“我觉得是。费尔莫特勋爵说他们不能阻止国王听到这样的谣言，就必须牵制他。他们还说国王很缺钱，他们可以安排一下。”

詹姆斯兀自皱了半天眉头。

“那……如果费尔莫特的‘古老习俗’和邪恶的事情有关呢？”他慢慢地说，“假如这个习俗足够让人指控他们是巫师？如果国王签了一份特许状，同意他们做什么邪恶的事情，那他就不能把他们当巫师抓起来了，对吧？因为如果他这么做了，他们拿出来特许状，他也会被连累的。”

“如果费尔莫特要倒下，国王也得倒下。”言和说完了这句话，“这是敲诈。”

“我跟你说过费尔莫特有什么地方不对劲！”詹姆斯急促地说道，“他们‘古老的习俗’……很可能是他们在继承房产的时候做的什么事！我告诉过你，他们会变。也许他们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

“我们不知道……”言和开始说。

“我们知道他们是巫师，或者类似的什么家伙！”詹姆斯反驳道，“你为什么不跟我一起逃跑呢？你要怎样才能改变主意？”

这个问题第二天就得到了回答。

---

1. 准男爵（Baronet）：按照英国的爵士制度，准男爵在骑士之上，男爵之下，属于世袭荣誉。——译者注
2. 叛国门（Traitor’ s Gate）是指出入伦敦塔（Tower of London）的一座水门。——译者注

第9章

第二天早上很热，阳光明媚。几个仆人被派到格芮斯海围墙里的果园，带着梯子和桶采摘熟透的苹果。果树枝叶茂盛，果实低垂，空气里都是苹果的香甜气息。

言和正好也在，她在帮着葛特丽管事采摘一些榅桲果。突然果园另一边传来了什么东西坠落的响声，还有几声尖叫和惊慌的哭喊。

她迅速向声音的方向跑去。杰考，一个马夫，在摘苹果的时候从最高的树上掉下来了。言和俯视着他的脸茫然地想，他一直很爱开玩笑。那张脸还皱着，就好像还在笑一样。然而他脖子的角度却很奇怪，让她想起了厨房桌子上死去的鸡。

有人跑回房子把事故报告给了托马斯先生。他很快出现了，安排了一个担架，告诉所有人都离开果园。

有一阵子，言和觉得自己看到了杰考身子上方有微弱的颤影。空气瞬间收缩，发出微响，她不由自主地倒吸一口气，向后退了一步。

有什么东西擦着飞过她的脑袋，她被一团不属于她的混乱记忆淹没了。

恐惧，痛苦，两个孩子大笑着，一个女人的脸颊上沾有草渍，冻疮和热苹果汁，阳光下带斑点的苹果，手下滑腻的青苔……

言和转身从果园跑了出来，心脏狂跳不已。等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了厨房，才发现自己忘了拿晚饭需要的那一篮子榅桲果了。

“那回去拿啊！”葛特丽管事催促道，“快点！”

言和紧张得要命，赶快跑了回去。在果园门口她却碰见了詹姆斯，他把她拦住了。

“别进去。”他悄声说。

“我只是——”

詹姆斯急忙摇摇头。他把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把她拉到一边，透过拱门向里面张望。他表情凝重，言和意识到他比她见过的任何时候都要紧张。

果园现在已经没有摘苹果的人了。只有一个男人在树中间潜行。他格外高大强壮，步伐却十分鬼祟，让人不安。

“是麦玛杜克先生。”詹姆斯悄声说。

三条目光锐利的灵缇犬在麦玛杜克先生脚下兜着圈子，紧张兴奋得浑身颤动。一条寻血猎犬在地上闻着。

“他干吗呢？”言和用唇语说。詹姆斯凑到她耳朵边上。

“捕猎。”他小声回答。

寻血犬浑身僵直，低低地咆哮了一声。它似乎正紧盯着一片空白的草坪。

麦玛杜克先生抬起头。即便从远处，言和也能看到他的表情一片空白，十分古怪，但他身上有什么东西让言和胃里一阵搅动。那种恐怖不祥的感觉和她第一次见费尔莫特勋爵时一样强烈。麦玛杜克先生把头扭向一边，带着若有若无的捕猎者的微笑，像是在安静地倾听什么。有一阵子他保持纹丝不动，模样怪异。

有什么东西微微地动了一下，搅动了一枝荨麻，撞倒了一只昏沉的蜜蜂。言和觉得自己一瞬间看到跳动的树影里有一缕烟扭动着。

杰考。

就在那一刻，麦玛杜克先生跳了起来。

他们的速度太快——詹姆斯曾经这样形容那些老人。言和终于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了。上一秒麦玛杜克先生还像雕塑一样，下一秒他已经用惊人的速度冲过了草坪。言和发现，通常人在跑步之前要先停顿一下，但麦玛杜克先生并没有。狗跟着它们的主人冲了出去，像狼一样夹击它们无形的猎物。

那只孤鬼从他们身边逃走了，在树丛之间拼命穿梭。它靠近拱门的时候言和看得更为清楚。恐慌之中，影子正在消散。它受了伤，笨拙又害怕。她几乎能听到它起伏的细小哭声。

它在狗的利爪间穿梭着，被追赶得东躲西逃。它一直甩不掉麦玛杜克先生，但他在离它一步之遥的时候却总是慢下来。

他在玩弄它，言和惊骇之中明白了，他要在追赶中把它累垮。

鬼魂现在像一缕燃尽的灰烟一样摇曳不稳，它消失在近旁一棵树斑驳的树荫里。麦玛杜克先生终于猛扑了上去，他弯曲着手指捂在草坪上。

他背对着言和，但她能看到他低下头，把手里攥着的东西靠近他的脸。

一阵窸窣碎裂的声音。有什么东西在尖叫——难以置信的是，那轻微的尖叫仍近似人声。

言和不禁吸了一口气，詹姆斯把一只手捂在她嘴上不让她叫出来。

“我们什么都做不了！”他冲着她的耳朵嘶声说。

有更多撕裂的声音传了过来，言和受不了了。她从詹姆斯身边抽开身跑回了房子。詹姆斯在厨房门口追上了她，紧紧抱住她不让她发抖。

“那可是杰考！”言和低声叫道。那个爱开玩笑的杰考，总是在朋友中间笑着。

“我知道。”詹姆斯也怒火中烧。

“他把他撕碎了！他……”她也不清楚麦玛杜克先生到底做了什么。她似乎能确定她无法对一个鬼魂下嘴，但她忍不住想象那个老人用牙齿撕裂一个无助的鬼魂的样子。

费尔莫特勋爵提到过“杀死寄生虫”，言和从来没有多想过这件事。她只是庆幸在格芮斯海没有恶鬼能来攻击她。但她现在知道“杀死寄生虫”是什么意思了。

如果费尔莫特家族发现了熊的灵魂，他们也会这样对付它吗？如果她或者詹姆斯在格芮斯海死了呢？他们也会被追捕并撕成碎片吗？她见过麦玛杜克先生的笑，好似捕猎是种消遣一样。

“他很享受这样做！”她怨愤地冲着詹姆斯的耳朵小声说，“你说得没错，这儿是魔鬼的巢穴！我和你一起走！”

*

他们两个人当天傍晚逃走了。詹姆斯自告奋勇去捡拾柴火，言和设法安排自己去捡蘑菇和野菊苣。他们在老橡树下会合，然后出逃。

他们肩并肩装作自然的样子，轻快地走在道路上，但言和觉得自己的心都要跳出来了。她第一次想到詹姆斯也许一次又一次逃跑正是为了体验这种难以承受的生命力涌上心头。虽然詹姆斯若无其事地闲逛着，但言和能看到他的目光在打量路边，看是否有人在观察他们。

当田地变成了荒原，他们抛弃了道路，横穿过城镇。言和拿出她从葛特丽管事珍贵的香料匣里偷的一小撮胡椒，撒在道路上，不让狗追踪到他们的气味。

荒原上起伏的路变幻莫测。显眼的非洲蕨下面常常藏着土坑和蔷薇丛，或者突然露出绊脚的根须和尖锐的石砾。他们跌跌撞撞、连滚带爬地走了几个小时之后，太阳西沉，天空变成了棕土的颜色。

“他们现在应该发现我们不见了，”詹姆斯说，“但我怀疑他们能在黑暗中找到我们。”言和开始担心一旦入夜，他们两个人能找到路的可能性也大大降低了。

夜幕降临时，言和感觉到脑袋里的熊醒了。它很惊讶自己在没有墙的地方。她感觉到自己正在站直，向上伸着脖子，熊正努力想看得更远，闻得更清楚些。

她的眼睛似乎正在适应黄昏的光线。言和已经不止一次怀疑熊的夜视能力比她的要强。同时她也觉察到空气中的气味——荆豆的花粉味、腐烂的莓果味、羊粪味，还有从远处飘来的炊烟的味道。

当风向改变，从格芮斯海吹过来时，她捕捉到了另一种气味，一种熟悉的动物的气味，热切且饥饿。

“狗！”她喊出了声，感觉到血液凝固了。不一会儿，她听到了远处传来的喧闹的狗吠声。她回头时，能看到灯笼发出小而亮的光。

“詹姆斯！他们来了！”

兄妹两人不顾身上的瘀青和擦伤，加快了逃亡的速度，他们压低身子以免在夜空中映出自己的剪影。他们噼里啪啦地蹚过一条小溪，想要迷惑那群狗，然而灯笼的光还是变多了，它们根本没有丢掉他们的气味。

他们怎么知道我们在哪儿的?

远处的人声开始变得清晰可闻。一声深沉的吼叫给出指令，那声音比其他声音都要大。

“那是麦玛杜克先生！”詹姆斯的眼睛警惕地瞪大了。

他们继续向前疾跑，蔷薇和灌木丛在他们身上留下一道道伤口。言和知道她在拖累詹姆斯。她越来越累，也不如他敏捷。然而天色变得更暗了，他似乎也越来越难以分辨出阴影中的坑和土坡，还有缠人的根须。言和发现她哥哥也在黑暗中前进艰难。

狗叫声突然停了。有一阵子言和不明白为什么，接着她想象狗脱离缰绳，无声地飞奔过凹凸不平的荒地……

她僵住了，四周像荒原一样没有希望。没有树能爬，也无处藏身，只有前方一个陡峭的斜坡，他们也许能滑下去找个遮挡的地方……

但她还没把这想法说出口，一个四条腿的瘦黑物体从下面的灌木丛冲了出来，撞到了詹姆斯的胸口。他向后从山坡上滚落了下去。

另一只狗从荆豆丛中跳了出来，言和看到它冲向自己的头时牙齿闪着寒光。对她来说，狗的速度太快了，但对熊可不是如此。她看到自己抡出胳膊，用惊人的力量把狗击飞。狗在几英尺[注]之外滚落到了地上，摇晃着站了起来。

在它后面，言和看到还有两条狗正向她冲来，它们在灌木丛之间穿梭跳跃着。仿佛在眩晕的虚幻之中，言和看到不止两条狗。

狗旁边还跟着一个人，奇迹一般和狗速度相当，步伐稳健。一只灯笼在他手里叮当摇摆，映照出他高大强壮的身形、紫红色的羊毛外套和毫无表情的诡异的脸。

言和失去了宝贵的几秒钟，只是呆呆地看着。麦玛杜克先生的速度简直不可思议，言和就好像在看雨水倒流一样。

她能听到詹姆斯在叫嚷，交织着狗的吼叫声和物体碎裂的声音。她不知道狗是在撕扯他的衣领还是喉咙。她的敌人太多了，而詹姆斯……詹姆斯……

“停下！”言和尖叫，“拜托！把狗收回去！”

麦玛杜克先生急促的口哨声响起，挣扎的声音便停止了。言和身边围着狗，她站在那儿喘着气，用意念控制熊不要出击，也不要逃走。窸窣的脚步声近了，灯笼从几个方向朝她摇晃着照过来。詹姆斯

被小柯罗从沟里拉了起来，他的衣领被撕成了碎片，但身体毫发无损。

几乎没人想到要责怪言和。她意识到，黑暗中没人看见她把一只猎犬掷得远远的，力气大得可疑。至少她的秘密仍保存完好。

走回格芮斯海的路很长，天气也很冷。詹姆斯跌跌撞撞地向前走时，一直低头盯着地，言和以为他可能怨自己拖慢了他的速度，然而半路上，他伸出手拉住了她，于是他们手拉手坚定地走完了剩下的路。

*

第二天在庭院里，言和伤心地看着詹姆斯被狠狠地鞭打到几乎站不起来。人们毫不怀疑地认定是他策划了这次逃跑，还把言和拖上了。毕竟他比她更大，还是个男孩。

言和也被打了，但是要比詹姆斯轻得多，主要是因为她偷了宝贵的胡椒粉。葛特丽管事生气又失望。

“有些人因为比这还小的事被吊死了！”她怒吼道，“我一直奇怪你低贱的血统什么时候能显现出来。‘猫寻同类’，他们都这么说。”

言和回到厨房工作，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垂头丧气、忏悔不已。然而她的念头带来了新的力量，变得更加清晰。

下次我们得想出一个更好的办法对付那些狗。我必须和它们都成为朋友，不光是那些睡在厨房的狗。我们的计划必须完美无缺，不然最受苦的可不是我。詹姆斯很聪明，也很勇敢，但他有时候想事情并不周全。

我现在吸引了长者的注意，如果他们观察我的话，会把我看穿。因此我必须不引起他们的注意。我必须变得无聊、不可爱、毫无特点。我必须很小心、很耐心。

我会找个办法从这儿逃走的，即便花上几年也在所不惜。

事实上，几年的确过去了。

---

1. 1英尺约合30.5厘米。——编者注

第二部分：

葛特丽的猫

第10章

两年又一个季度之中，可能会发生很多改变。

27个月已经足以让一个地方深入骨髓了，它的颜色会变成你脑海的调色盘，声音成了你私下的曲调，悬崖和教堂尖顶在你的梦中投下阴影，而它的墙壁会禁锢你的思想。

人是奇怪又善于适应的动物，最终能习惯任何事，即便是那些不能忍受的。住在野兽城堡里的美女也一定有她的作息规律，也常常觉得烦恼且百无聊赖。恐惧令人疲惫，但它不可能永远伴人左右，它迟早会被更为实际的东西所替代。

总有一天你在你的监狱之中醒来，发现这是唯一真实的地方。逃跑是一场梦，成了你不再相信的一段祈祷文。

然而言和擅长与毒性缓慢的惯性做斗争。她和母亲在一起的日子教会了她过无根的生活。这不是你的家，她一遍又一遍地提醒自己。

幸运的是，言和还有熊相伴。它急躁猛烈的本能反反复复地告诉她，她还在一座监狱里，被看不见摸不着的锁链系得紧紧的。除此之外还有詹姆斯。现在兄妹两个人见面要难多了，因为詹姆斯有了新的差事，他和其他仆人在一起的时间也少了。他现在是赛蒙——托马斯先生的金发继承人——的贴身仆人，是他的跑腿、朋友、拳击伙伴和私仆。

虽然这儿的人努力想把两个兄妹分开，但两个人还是瞅准机会偷偷见面，制订逃跑计划。

在两年又一个季度之中，你可以学到很多关于逃跑的东西，言和发现自己很有这方面的天赋。

詹姆斯想出不少大胆巧妙的计划，但他从来都注意不到它们的漏洞。他很自信，她却犹豫多疑。然而犹豫和怀疑有它们的用处，言和对问题处处留心，在解决办法上有不动声色的聪明。

她把偶然得到的分币都存了起来，偷偷用来买些旧衣服，以防匆忙之间需要伪装。她摸清了所有格芮斯海仆人的习惯和作息规律，也发现了这栋老房子无数的藏身之处。她固执地练习书法，这样如果需要的话，她也可以伪造签名。

两年又一个季度教会她成为一个谨慎小心的小偷，她悄悄把逃跑可能需要的零碎物品都藏了起来——一把小刀，一盒火柴，一些纸，几截蜡烛头。她还藏了些粉末，用来把肤色变淡，遮住脸上的水痘坑，还有可以把眉毛描黑的煤炭。言和还攒了一些没人要的布头，在睡觉前的安静时刻慢慢地把它们缝成了一条临时用的绳子，以备急用。

她甚至在一张节目单的背面偷偷画了一张当地的地图，每知道一个新的地标就添在地图上。

令所有人嫌恶的是，她和詹姆斯仍时不时地从格芮斯海逃跑，再被丢人现眼地拖回来。

*

在两年又一个季度中，你可以从失败之中学习，你可以学会耐心，学会狡猾，你可以让所有人忽略你。

言和学会了在众目睽睽之下藏起来。就像柴火堆和火钳一样，她也被当作了厨房的一部分。等她十五岁时，她已经被彻底接纳了。人们信任她，觉得她的存在理所当然。其他仆人认定乖戾的言和是暴躁的葛特丽副厨的延伸，而非一个真实的有自己想法的人。她们有时候称呼她为“葛特丽的影子”“葛特丽的回音”“葛特丽的猫”。

言和尽可能让自己不讨人喜欢。她肥大的衣服永远不合身，上面总是有油污或面粉渍。她的头发开始变得和她母亲的一样蓬乱，但她像其他女佣一样用头巾式麻布帽小心地包住头发。她的面部表情很少改变，让别人觉得她思维迟缓，但她思维一点都不慢，和她的手指一样灵活。没有人会对她长了茧的手多看一眼。

她和大部分人都保持距离。这些年来，她的行为也变得有些像熊了。熊不喜欢有人太快地走过来或者靠它太近，她也不喜欢。陌生人游荡到离她五英尺的地方，她就会觉得生气且害怕，就好像他们尖叫着向她冲过来一样。她能感觉到熊在挺起身子吓唬他们，让他们退后。它试图从喉咙发出低沉的恐吓声，到了言和的喉咙里却变成了恼怒的咳嗽声。言和的名声是她有一阵一阵的古怪脾气，而且她像保护领地一样捍卫厨房。

“别不打招呼就跑进去，”人们警告跑腿的男孩，“不然葛特丽的猫会用她的汤勺打你的。”但人们都是开玩笑的，没人能猜到言和的熊脾气是从哪儿来的。

时间长了，熊学会了接受厨房，除了那里的热气和噪声。它现在熟悉里面所有的味道了。它摩擦门把手，让它染上自己的气味，这样厨房能让它感觉安全一些。慢慢地，言和开始跟它讲条件和承诺。现在别出声，熊，过一会儿我让咱们到果园里跑一跑。别发脾气，过一会儿我给咱们偷一把喂鸡的饲料。收起你的怒火，有一天，有一天我们会逃到没有墙的世界去。

言和脸颊上的两个水痘坑一直都没淡下去。其他女仆有时候念叨她做点什么，用粉把痘坑盖住，或者用油脂把痘坑填平。但她一直不。她最不喜欢的就是有人盯着她看。

我不值得你费神，别看我了。

与此同时，詹姆斯正在吸引更多的关注。当赛蒙离开这里去皇宫或者走访关系的时候，詹姆斯被留在这里，他只是一个仆人而已，但

只要赛蒙回到格芮斯海，詹姆斯的人气就上升了，他的心情也随之好转。他们两个人好得像穿一条裤子，詹姆斯也突然变得对这个家族、宫廷和国家的事了然于胸。

那些女仆人还在拿他开玩笑，但她们的语气不一样了。他现在是一个十七岁的男人，而不是男孩了，而且人们都悄悄说，他有前途。

*

两年又一个季度，一个国家可以变得四分五裂。裂纹比所有人预想得都要深，它们可以变成断痕，接着变成深渊。

新闻零碎地传入格芮斯海，有时候装在封好的信封里被直接送入费尔莫特勋爵的房间，被偷听到的片段再传遍房子上下。有时候流动商贩和吉卜赛人会带来口口相传的消息，通常混杂了传言和血腥的细节。

这些片段再被拼凑成完整的故事。

公元一六四一年末到一六四二年初，国王和议会之间的气氛变得越来越紧张危险。

伦敦四分五裂，危险正在酝酿。群众互相斗殴，流言像野火一样传开，国王和议会的支持者都相信对方正在密谋反对自己。

有一阵子似乎是议会靠信念赢得了战争。

“整件事我都弄不明白，”葛特丽管事说，“但是他们说议会想要绕过国王做更多的事情。等他们做完了，国王就不是国王了，只是一个有皇冠的傀儡。他应该给他们尝尝皇家发怒的滋味。”

很明显，国王也是这么想的。

一六四二年一月四日，查理国王带着上百名武装士兵包围了众议院，想要抓住五名议会的元凶。

“但等他到了那儿，”朗·艾里思说，她是从小柯罗那儿听到的消息，“那些人已经逃跑了！他们肯定有间谍报信了。议会剩下的人都不告诉国王他们在哪儿，都不服从！而现在伦敦受训的士兵都去保护议会了，和他们自己的国王作对！噢，他们现在都露出卖国贼的真面目了。”

每个人都感觉到发生的事情已经跨越了界限。到目前为止，两边都在提高筹码，都相信对方不久就会被压垮，然而现在他们已经亮出了武器。传言说议会以爱尔兰的战争为幌子，正在召集军队反对国王。

“当然了，国王也在组织自己的军队！”有人听到老柯罗对他的儿子说，“不然他拿什么抵御议会，保护他的皇冠和他的子民？”

“他们都在像公鸡一样踱步、亮出自己的爪子，希望这件事不要见血。”这是一个马夫的悲观看法。

这不可能会发生的，这儿的人都这么觉得。一定会有什么办法能阻止这件事！肯定没有人愿意战争开始！

然而一八四二年八月，在诺丁汉的一片空地上，国王升起了王旗，把旗杆固定在地上。在抖动的丝绸旗帜下，国王宣读了一份宣战声明。

当天晚上，王旗在暴风雨中被刮到了泥地里。

“这是个噩兆。”葛特丽搓着她痛风的那条腿嗫嚅道。她总是说暴风雨来临前她能感觉到腿疼，有时候也说她能感觉到厄运的到来。“我真希望它没掉下来。”

当一个国家一分为二，通常是以意想不到的锯齿状撕裂的，很难猜到谁会站在这边，谁会站在另一边。有传言说有亲人为此反目成仇，朋友向对方举起了武器，邻居之间也在彼此宣战。

议会占领了伦敦，国王把大本营扎在了牛津。有说和平协商的，但更多的是战争的消息。

然而在格芮斯海，战争听起来是很遥远的事。当然这里也是有准备的。村子里的男人在共有地上挖地道，给当地的军团也配制了绿色的制服。费尔莫特家族订购了武器和军火，修缮了这栋老房子的防御围墙。然而战火会烧到费尔莫特的堡垒这一想法仍然显得荒唐。

它阴郁的灰墙仿佛在说：“我们永远都不会变，所以其实也没有什么会真正发生改变，因为只有我们才是重要的。我们就像是海洋里的石头，其他人像海水在我们周围冲刷，但我们是亘古不变的。”

第11章

冬季寒风刺骨，长夜漫漫，圣诞节终于到来了。人们狂欢作乐，像是反抗阴暗的天空，嘲讽荒瘠的土地。圣诞节像一支亮箭穿过冬天黑暗的心。

对大多数人而言，十二天的圣诞假期意味着不用工作，然而准备盛宴的人却得不到丝毫的休息。言和忙着准备馅饼、肉派、肉片、各种大小的烤禽、冷肉和冰镇甜点，累得腿都要断了。她甚至还要负责烤一只野猪头，在这个七拼八凑的怪物脑袋上，仍然能看出猪的口鼻。言和对烹饪死去的动物和鸟禽并不觉得难过，它们一定明白空肚子需要被填饱，因为饥饿，延续一些生命需要以另一些生命作为代价。

如果你看到言和工作如此勤勉，你不会想到在她的心中一个逃跑计划正像蓝色的火苗一样安静地燃烧着。

像往常一样，詹姆斯点燃了第一根火柴。

“第十二天！”他一天晚上对她小声说，“想想看！整个房子的人都挤到了天花板！一年之中的这个时候，所有村庄和农场的人都可以来格芮斯海的大厅尽情吃喝。庭院的大门敞开着，看门的狗也被套上了嘴套，所以……当人群开始离开的时候，我们也偷偷溜出去。他们几个小时之后才会发觉我们不见了。”

言和干活忙得喘不过气，但她的脑袋一直在琢磨这个计划。这计划不错，如果足够小心的话也可以成功，但是有风险。即便他们逃走

了，兄妹两个人也有可能在深冬的荒原里无家可归，无人可以投奔。她都不确定自己能不能指望熊的夜视力，因为它在冬天很少“醒着”。

更糟的是，很多其他的长者也会来参加格芮斯海的宴会。

“我们必须躲开他们，”詹姆斯说，“不然他们就知道我们在谋划什么了。他们会看穿我们，一直看穿到骨头。”

*

等第十二天终于来临，言和已经累坏了，匆忙之中她的手和胳膊上多了几块被溅出来的油、烤肉串和烧水壶烫伤的疤。

宴客大厅装饰了冬青木、常青藤、迷迭香和肉桂的枝条，燃烧着熊熊火焰的大壁炉里能看到烧焦的圣诞柴堆发出的火光，上面的丝带早就被烧成碎片了。

异教徒的陷阱！杨树的牧师会这样呼喊。他们还不如给邪神的祭坛送上一只公牛！圣诞节是魔鬼的陷阱，诱饵正是啤酒、享乐和李子布丁！

然而其他人却并不引以为戒。村民们在下午开始成群结队地出现了，他们看起来紧张又高兴，他们围在温暖的火炉前面，赞叹房间的精美雕刻。下肚的苹果酒给他们壮了胆，历久陈暗的宴客厅回响着他们的高声谈笑。太阳下山的时候，厅里已经挤满了人。

仆人们忙着往客厅送一盘盘的食物，从酒窖里运来啤酒和苹果酒，还有年底剩下的几桶红酒。人手总是不够，言和在宴会厅和厨房之间跑进跑出，手里拿着盘装的猪舌、碗装的浅色肉冻块，还有大盘苹果和奶酪。

她能看见詹姆斯在火炉那边忙着给“高级”来宾斟酒续杯。不像言和，他长得足够体面，能服侍家人和上等的宾客。他很聪明，体格健壮匀称，长相虽丑但喜人，容易与人亲近。人们看到他笑容可掬的脸绝不会猜到他晚上出逃的计划。

“午夜时分在小教堂等我，”他告诉她，“今晚那儿没人。”

壁炉旁边有一个橡木做的硕大的座椅，明显是留给主人的，但是费尔莫特勋爵和托马斯先生都不在位，反而是赛蒙坐在那里，似乎在狂欢，庆祝自己勋爵的角色。他被一群彬彬有礼的亲戚围绕着，那些亲戚年龄都在二十上下，如果传言不假，他们都出身显赫，势力不凡。

整个节日都有赛蒙操纵的痕迹。他从宫廷回来以后自认为是美食鉴赏家，对今年女士流行的昂贵面具和奢侈礼服都颇有研究。在他的坚持下，葛特丽管事和言和费尽周折，把一只鸟塞在另一只鸟里做菜，还做了帆船形状的杏仁糖。

据詹姆斯说，赛蒙需要在每件事上都争做最好。也许他是有着勋爵的骄傲，想要被人仰慕，但言和偶尔觉得这位家族的金童是不是有点用力过猛了。他为什么有这么多想证明的，而他又是要证明给谁看?

祝酒的人带着小提琴来到了门口，高唱如果没有酒肉招待，他们就拿棍棒伺候观众。所有人都大声起哄，跺着脚，欢迎唱祝酒歌的人进门。祝酒人硕大的碗里盛了温热的精酿啤酒，里面还漂着金色的苹果肉。一块面包蘸了啤酒，被郑重地递给了赛蒙，赛蒙优雅地点头接受敬酒。

在喧嚣的欢笑声中，言和看到赛蒙的一个朋友把蕾丝手绢浸到了他的那杯啤酒里，揉成一个湿球，往同伴的脸上扔了过去。她感觉自己不经意被愤怒蜇了一下。

别像个清教徒，她告诉自己。那是他的手绢，他的啤酒，他想折腾就折腾吧。

然而浪费让她愤怒。有人为了做那些蕾丝一针一针地仔细绣，辛苦了好几周。不知名的水手冒了生命的危险从其他陆地上运来了做汤的香料。她自己也花费了很长时间才做好精酿啤酒。那个年轻的小伙

子趁着“勋爵的好兴致”上演的这出戏，不仅浪费了金钱和上好的东西，而且浪费了人们的时间、血汗和精力，而他却对此想都不想。

言和正咬牙切齿地想着，她注意到在赛蒙席位附近，欢快的人群正安静下来，恭恭敬敬地给一个人让路。

艾普女爵是一位长者。她个子不高，但是似乎一看到她，所有人的欢乐都冷却下来没了踪影。这位老妇人戴着黑帽子，蕾丝在她的脸上投下孔状的阴影，遮住她高挑的眉毛、高耸的鼻子和发皱的眼睑。她的脸上涂了一层叫锡玻璃的粉，皮肤白得诡异，泛着金属光泽。她的嘴唇薄薄的，呈朱红色。她看起来就像是画中的人物有了生命一样。

言和觉得自己浑身发冷起了鸡皮疙瘩。詹姆斯曾说长者看你一眼就知道你在想什么，这是真的吗？她躲到人群的后面，担心艾普女爵冰一样的目光落到她身上就立刻看穿了她的谋划，看出言和在小教堂藏了背包，里面装着逃跑用的食品和装备。

然而那个扔手绢的人却没有注意到艾普女爵正在靠近。他捞起一块浸湿的蕾丝手绢，再次把它投了出去，然后惊骇地看着手绢滚落在艾普女爵斗篷的边缘。他的脸上顿时没了血色，恐惧的可怜相取代了他的鬼脸。

艾普女爵什么都没有说，但是她慢慢转过头，俯视着她斗篷上流苏被弄脏的地方。她直起身，直直地看向肇事者，脸上的肌肉一动不动。

那个年轻的侍臣脸上惊恐地皱成一团。她转身从大厅走向走廊时，他跟着她，摆弄着自己的袖口，苦苦哀求道歉。他的朋友看着老妇人离开，脸上都挂着同样震惊的表情。没有人在她背后出声。即便是在欢闹的这一晚，艾普女爵也不接受玩笑。

言和被眼前的一幕吸引了，她挤到走廊上去看老妇人和她的肇事者。艾普女爵冷漠无情，一直向前走，直到一个打翻的酒桶拦住了她

的去路，地上洒落着酒水。她低下头看了看那摊紫红色的液体，等待着。片刻的空白之后，那个年轻人犹豫地脱下他看起来昂贵的斗篷，铺在洒落的液体上面。然而她仍然等待着，只伸出一只脚动了动斗篷，黑色的污渍渗进了浅色的布料。

那个年轻的肇事者慢慢地跪下来，言和看到他手掌朝下，把手平放在衣服上面。直到这时，艾普女爵才屈尊抬起脚，衣裙的边缘微微提在地面之上，把他的手当作垫脚石慢慢走了过去。

正常人不能像言和和詹姆斯那样看出费尔莫特的人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但很明显，即使有权势的人也十分畏惧艾普女爵。

*

钟表显示十一点钟的时候，言和的心已经跳得很快了。她需要赶快溜到小教堂去，不然恐怕又有什么活把她支走，她会误掉午夜的约定的。

掌声雷动，庆祝十二夜的蛋糕被抬了进来。蛋糕已经被切成了均匀的小块，人们欢呼着扑了上去。不管是谁在蛋糕里发现一颗豆子，都会成为当晚的“糊涂勋爵”。世界将上下颠倒，地位最低的流浪汉也许会成为宴客的主人，而其他人都要满足他所有的突发奇想……

人们腾出一片空地给新上门的哑剧演员。两个人扮作圣乔治和萨拉森骑士，抽出木剑向对方进攻。人们都围拢过来，激动地呐喊，没有人注意到言和。这是个溜走的好机会。她转过身，推开拥挤的人潮，穿过大门走进后面冰冷的庭院。她深深地吸入一口冬天沁骨的空气，然后转身，一头撞上了附近站着的一个男人。

映着门口的灯光，言和勉强认出了他袖口的蕾丝、领带和丝绒长大衣，他棕色的眼睛和脸上疲惫的皱纹。

“托马斯先生！对不起，我——”

“我的错，孩子。我正看着上面，没看路。”托马斯先生向上指了指，“我很喜欢晚上的水雾，星星看起来就像在跳舞。”

言和有点发愣，她抬起头。夜晚的冷空气似乎有些黏稠，星星似乎的确在摇摆闪烁。

“你应该在里面，把握住你的那份蛋糕，”托马斯先生微笑着说，“你不想试试自己赢豆子的手气？你不想当一晚上的女王吗？”

让小柯罗卑躬屈膝为自己服务，这一邪恶的想法确实有种吸引力，但是她现在最不愿意的就是成为关注的焦点。

“我不会成为真正的女王的，先生，”她犹豫着说，“明天我就回归卑贱，又被踢来踢去了。如果我扮演尊贵的女王，之后还是得还。所有事都有它的代价。”

“圣诞节可不一样。”托马斯先生愉快地说。

“这话应该跟那些鹅说，”言和嘟囔着，她意识到这个回答并不礼貌，随即红了脸，“我……我很抱歉。”为什么托马斯先生打定主意要和她说话，又偏偏是在今天晚上?

“鹅？”托马斯先生并不气恼，耐心地微笑着。言和不止一次觉得这样的人不应该是欧巴迪亚的儿子和赛蒙的父亲，这太奇怪了。

“好几周了，我一直在把它们喂肥，”言和小心翼翼地解释，“就为了今天晚上的晚宴。那些鹅、肉鸡还有火鸡把我喂的所有东西都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却从来不知道这都是要还的。也许它们只是觉得自己很幸运，也许它们以为我很好心。

“所有里面的人都在吃鸡肉派和烤鹅……他们也在做交换，是不是？今天晚上他们能坐在篝火旁边，吃到快要吐出来，把歌唱得震天响，但是作为交换他们应该在一年余下的时间都努力工作，服从命令，以此表达感激，是不是?

“至少他们还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样的交易，却没有人警告那些鹅。”

她原本没有想到自己的语气会如此坚定。她从未摆脱自己就是那只被喂肥待宰的鹅的恐惧。

“如果这些鹅知道要发生什么，会好点吗？”托马斯先生问。他的语气已经变了，听起来很严肃。“如果知道了只会带给他们恐惧和痛苦呢？”

言和脖子后面的汗毛竖了起来，她突然有些肯定他们谈论的内容已经和鹅没有关系了。

“如果是我的话，”她说，“我会想知道。”

托马斯先生叹了口气，雾气浮动在他的脸周围。

“十六年前，”他说，“我和另一个年轻的女孩进行过类似的谈话。她和你一样大，我……我能从你身上看到她。说不出是什么地方，但你身上有一丝她的影子。”

*

言和咽了咽口水。刚才她还巴不得赶快结束这个对话，但是现在答案似乎触手可及。

“她怀了孩子，”托马斯先生继续说，“她想知道为什么我的家族这么迫切想把孩子留在格芮斯海带大。她怀疑整件事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但她不知道是哪里不对劲。

“‘请告诉我’，她说，‘其他人都不会说的。’虽然这意味着打破我的承诺，我还是告诉她了，她求我帮她逃走。”

“你帮了她？”言和惊讶地叫出了声。

“有时候蠢念头会像闪电一样击中我们。她是我弟弟的情人。我已经结了婚。我性格太沉闷，不会找情妇，然而我突然意识到，我没有

理由拒绝这个女孩，即便这意味着我之后再也见不到她了。

“是的，我帮了你的母亲。我过去十六年都在想这是不是正确的决定。”

言和慢慢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

“拜托了，”她说，“请告诉我我为什么会被带到这儿来，为什么应该害怕。其他人都不会说的。”

有好一阵子托马斯先生沉默地盯着闪烁的星星发出微弱的亮光。

“我们家族很古怪，言和，”他终于开口，“我们有一个秘密——如果这个秘密被外人发现的话对我们很危险。这个家族的人身上有一种天赋。并不是家族的每个人都有，但每一代总有那么几个人有。我有，赛蒙有，詹姆斯有，你也有。”

“我们会做噩梦，”言和悄声说，“我们能看见鬼魂。”

“而且鬼魂也会被我们吸引。它们知道咱们身体里有一块……空地，能装比自己更多的东西。”

言和想起了那群又抓又挠的鬼魂，想起了熊，还有她自己的那个秘密。

“我们是空的，”她说，“亡灵能钻进来。”

“鬼魂如果没有身体会磨损消失，”托马斯先生说，“所以它们想要钻进我们的身体，寻求庇护。那个时候它们大部分已经发疯或是破损了，但并不是所有的鬼魂都疯了。”

他们现在已经接近这件事的核心了，言和能感觉到。她身上像有虫在爬一样。

“想象一下，”托马斯先生说，“如果一个家庭从不会丢失所有的经验、技能、记忆，这个家族将多么伟大。如果每个重要人物的智慧都能被保存下来，几个世纪积攒的智慧会是多么大的福佑——”

就在这个当头，门口响起了礼貌的咳嗽声。小柯罗站在那儿，走廊的灯光映出他的身影。

“托马斯先生，”他说，“很抱歉，费尔莫特勋爵找您。”

“我马上过去。”托马斯先生说，他有些惊讶小柯罗没有立刻离开。

“很抱歉，”小柯罗又说，“我需要向您转达……您是今晚那个幸运的人。”

托马斯先生的脸上顿失血色，看起来又苍老又疲惫。

“今天晚上？”他惊骇地叫道，“这么快？感觉还有好几年……”很快他重新恢复了镇定，慢慢点点头。“当然，当然。”他深深吸了两口气，盯着自己的手好像要确认它们还在。当他移开目光看向水汽朦胧的星星时，他的表情伤心又沮丧。

他转向言和，挤出了一个微笑。

“你应该进去要一块蛋糕，”他说，“趁还有机会，当一会儿女王。”

说完，他跟着小柯罗穿过了大门。

第12章

托马斯先生孤寂的表情在言和脑海里挥之不去，但是她没有时间停下来思考。她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于是她赶快跑去教堂。

门悄无声息地打开了，她惊讶地发现里面燃着几根蜡烛，也许有人来这儿祈祷了吧。詹姆斯却不见踪影。她决定再等等，希望自己没有错过他。

即便已经过了两年半，教堂的烛光还是让言和感到不安。上帝想要朴素简单的教堂，这一观念在杨树根深蒂固，因此她看到格芮斯海教堂的雕塑、绘画，闻到蜡烛的味道时，不禁觉得震惊害怕。她第一次祈祷的时候惊恐不已，担心自己掉进了天主教徒的巢穴，可能会因此下地狱。

“我不认为费尔莫特的人是天主教徒，”詹姆斯有一次想要安慰她，“至少，我觉得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天主教徒。他们只是……喜欢用老旧的方式做事。”

现在，她已经不知道谁会下地狱了。费尔莫特的教堂如此古老，不可撼动。时间站在它这一边，想要和它争论太难了。

星期天，费尔莫特家族的人坐在教堂后面的陈列室，他们的房间有条秘密通道通向这里。他们已经比我们其他人都更靠近天堂了，言和想。也许他们跟上帝安排好了，就像他们和国王安排好了一样。也许审判日到来，七印被打开的时候，上帝会拍拍费尔莫特家族的人的后背，眨眨眼让他们进入天堂。

言和对这种待遇不抱期望，她私下念诵着自己的祈祷文，以示反抗。

万能的天父，当我的灰烬回归大地，请不要带我去您黄金和珍珠堆砌的宫殿，请让我去野畜去的地方。如果您有一片森林供野兽奔跑、长啸，供鸟类歌唱，请让我和它们一起奔跑、长啸、歌唱。如果它们飘走，消失不见，请让我加入它们，就像风中的尘埃。

门吱呀一声开了，言和的心飞了起来，又沉了下去。不是詹姆斯。

她看见小柯罗和老柯罗搀扶着费尔莫特勋爵走了进来，后面跟着艾普女爵和麦玛杜克先生，托马斯先生落后几步。言和低下身子，抱住一口石棺，她的大脑飞速运转着。他们为什么都到这儿来了？他们在怀疑什么事吗?

“我以为我们说好了，不到万不得已不采取行动，”托马斯先生说，“我没有准备——”

“你应该时刻准备好，”他的父亲打断他，“这点你很清楚。没错，我们通常要按惯例等到生命的尽头，但事态变化得太快。国王错失了占领伦敦的机会，这意味着这场荒唐的战争要比预期更持久，如果我们家族想要在这一时期保持昌盛，我们就必须要快速自由行动。费尔莫特勋爵不能卧床不起。”

“一定要在今天晚上吗？”托马斯先生问，“不能让我儿子好好享受今天晚上，明天早上再谈论这件事吗？”

“家族已经聚齐，没有理由再拖下去了。”

言和听到大门打开又关上，响起了赛蒙的声音。

“父亲——是真的吗？”他听起来很镇定。太镇定了，就像蓝色的火焰一样。

“来，赛蒙，借一步说话。”他父亲说。言和沮丧地听到他们的脚步声向这边靠近，在离她藏身之处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

“他们会保留你吗？”赛蒙的声音紧张，但语调平稳准确，“他们决定了吗？”

“你知道他们从不承诺，”向来坦率的托马斯先生第一次听起来含糊其词，“总是有风险的，而空间就这么多。”

“你有对这个家族有用的技能和知识！他们知道你对航海和星空的研究吗？你房间里的那些设备——那些星盘和便携指南针！”

“啊，我那些可怜的玩意儿。”托马斯先生伤心地笑了一下，“我不觉得他们对那些东西有什么印象，唉。赛蒙——上帝说该发生的总会发生。我的命运就是如此，我一生都在为它做准备。不管发生什么，这次继承都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荣幸。”

“我们准备好了，托马斯。”艾普女爵说，声音准确而冰冷。

五个费尔莫特家族成员退到了靠近教堂圣坛的另一头。椅子刮擦石板发出声音，艾普女爵开始用低沉坚定的声音念诵着什么，那种肃穆就像是在念诵《诗篇》或是咒语。

言和抱着膝盖坐着。寒气从石板里渗出来，她的后背抵在大理石上，骨头也冷得生疼。在她看来，教堂的每一处雕刻、每一块纪念碑，玻璃彩窗上每一个布道用具都在向黑夜吐出寒气。

有什么绝密且致命的事正在发生。如果她被发现了，或者詹姆斯突然跑进来被抓住了怎么办？

现在不只是艾普女爵的声音了，还有其他窃窃私语的声音，如同蜘蛛丝撕裂的轻微响声，窸窣起伏。接着言和听到一个人在喘气，喉咙里发出的咯咯的窒息声持续了很久。

她忍不住微露出头看了一眼。

托马斯先生和欧巴迪亚勋爵并排坐在类似王座的椅子上，欧巴迪亚瘫坐着，下巴松垂，托马斯先生后背拱起，好像抽搐一样，眼睛圆睁着。

言和好像看到欧巴迪亚的耳朵里涌出了一个影子一样的东西，它似乎颤抖着停了一会儿，然后向托马斯先生的脸冲了过去，消失在他张大的嘴中。他发出一声窒息的尖叫，表情似乎在痉挛，像水面上的波纹。欧巴迪亚的眼睛里又有两个卷须般的阴影渗了出来。

言和躲回她藏身的地方，努力控制自己的呼吸声。过了一小会儿，可怕的声音退去了，寂静持续了很久。

“威斯班克的唐纳德·费尔莫特，您在吗？”艾普女爵问。

“是的。”一声沙哑的回答。

“医院骑士团的鲍德温·费尔莫特，您在吗？”艾普女爵念出一个又一个名字，每次都得到一声沙哑的肯定。

“托马斯·费尔莫特，”她又念了七个名字之后终于问，“您在吗？”

一阵沉默。

“他是家族的一位忠诚的仆人，”麦玛杜克先生说，“但是他的意志似乎不够坚定，继位之后扛不住了，欧巴迪亚也一样。”

“他发生什么了？”赛蒙问，依然平静得有些诡异，“他去哪儿了？”

“你要明白，一个人里面只有那么大的空间，即便是你这样有天赋的人也一样，”艾普女爵说，“有时候会有伤亡发生，灵魂会被摧毁消灭。

“但是现在，你还有一个责任。你祖父的身体还空着，但他还在呼吸。他不该被如此羞辱。你应该把他送走，赛蒙。”

言和紧紧闭着眼睛，捂住耳朵，一动不动地一直待到她确信所有费尔莫特家族的人都离开了教堂。

*

言和摇摇晃晃地回到了节庆活动上，欢快的人声像炸弹一样把她吓得不轻。空气中到处都是声音，几乎让人无法呼吸。

她在大厅找到了詹姆斯。他正坐在火炉旁勋爵的位置上，周围的人听着他的笑话哄堂大笑。他手里举着一大杯啤酒，一边放着一大盘甜肉和什罗浦蛋糕，一个健壮的人正在旁边跳来跳去，假装是他的弄臣。

言和终于明白詹姆斯为什么在约定的时间没有来了。他拿了那份十二夜蛋糕，发现了一颗豆子，成了“糊涂勋爵”。他看到她，脸耷拉了下来，迅速起身把她拉到了一个安静的角落。

“不可能已经十二点了，”他开口说，注意到了她面如土色，“妹妹——发生什么了？”

言和压低声音，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了他。

“那些长者里面都是鬼魂，詹姆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受不了看他们！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一继承爵位就变了！祖先的鬼魂钻进了他们的身体，控制了他们！”

“但他们要我们干吗？”詹姆斯盯着她问，“又不用我们继承什么！”

“你看不出来吗？我们是备用，詹姆斯！他们的继承人有时候会死，会出远门。如果有长者过世了，他们需要紧急把鬼魂放在什么地方，我们在他们眼里就是容器！

“詹姆斯，我们得赶紧走！拜托了！你最快什么时候能走？”

詹姆斯惊骇地听完，诚实的脸上露出了为难的表情。他瞟了一眼身后他的新宝座。她应该能猜到做一天的勋爵对他意义多么重大。他

要等到什么时候才会有这样的机会?

“现在外面太晚了，”他不自在地说，“反正你现在的状态也没法跑多远。咱们明天早上再说这件事吧。”

言和带着深深的绝望看着她的哥哥走回了自己的宝座，坐到了他的那群侍臣中间。

过了一会儿，新的费尔莫特勋爵托马斯回到了宴客厅。即使赛蒙有过丝毫的不安，现在也完全恢复了。他坐在父亲身边，带着猫一般的平静扫视着整个会场。

托马斯不再大步走路，也不再笑了。他的动作和之前不一样了，变得僵硬而奇怪。他的脸上不再有温暖，而他的眼睛有着同欧巴迪亚一样蜥蜴般的眼神。

第13章

冬天，格芮斯海露出了它的真面目，永恒不变的单调、难以接近，令人头脑麻木、灵魂僵硬，所有逃跑的念头都显得幼稚。

一位“新的”费尔莫特勋爵继位了，但言和知道他和那些灰色的塔楼一样古老。这些日子，托马斯·费尔莫特一直躬背坐着，就好像脊柱老损了一样。他突然胃口大开，要吃昂贵的食物，喝最好的白兰地酒。言和看着他把一只烤鸡腿吞下肚，牙齿在骨头上撕扯，她能想象到里面的那些饿鬼在病残的躯体里囚禁了太久，到处又冷又疼，而现在有了一副健全的牙齿，肠胃能负担一些奢侈的享受了。

“托马斯应该把他的身体照顾好点！”言和有一天无意中听到他自言自语，“他骑马落下的背疼把我们折磨得够呛，眼睛也被他看书弄坏了！早知道他已经把身体弄成这样，咱们就早点搬进来了。他的记忆也乱七八糟的，像个没分好类的图书馆……”

“费尔莫特勋爵”的鬼魂说话可不像客人，他们似乎觉得托马斯的身体是他们的财产，一直属于他们，而他们现在只是从一个马虎大意的租客那里把它收了回来。

一切都变了，一切都没变。

然而日光变长，送来了变乱的传言。春天来到了格芮斯海，同样到来的还有战争。

*

五月的一天早上，黎明之前，言和在厨房后的花园里采集蜗牛，无意中听到了墙后面交谈的人声。

她经常收集蜗牛和蚯蚓用来做药水。这是葛特丽管事最喜欢的痛风药，但言和采集这些还有她自己的原因。天色尚早，所有人都还睡着，没人能看到她四肢着地趴在厨房后的花园里，让熊心满意足地漫步在沾了露水的草丛。只要她待在花园特定的位置，四周的墙便挡住了格芮斯海窗户里的视线。

这是很简单的一件事，但是能让熊觉得不那么受困。这是它的绿色领地，神秘且散发着清凉湿润的气息。每一次，言和都感觉到自己的视线在昏暗的光线中变得和白天一样清晰。今天，她用手指翻动泥土，在树上磨蹭身体，用鼻子闻蒲公英，弄散它的蒲团。她想阻止熊从她手腕上舔食那只胖胖的甲虫，但来不及了。

接着她听到了急切的小声交谈，脚步声靠近，她不敢动，嘴里还残留着甲壳虫的味道……

“怎么样？”这沙哑的声音是费尔莫特勋爵无疑了。

另一个声音响起，听起来像是安东尼先生，他也是一位长者，昨天晚上很晚才到这里。他是新任费尔莫特伯爵的第二个堂兄，言和怀疑他身体里的鬼魂是一帮乱哄哄的士兵，里面只有一两个清醒的人。

“正如我们所料，叛军正在向盖特福的驻军方向行进。”

言和吃了一惊，竖起耳朵。盖特福离格芮斯海只有四十英里。

“嗯，”费尔莫特勋爵说，“如果叛军攻下了盖特福，之后很快就会把矛头对准咱们了。”

“让他们去，”安东尼先生固执地说，“他们要是敢包围格芮斯海的话，算他们倒霉。”

“如果国王丢掉了盖特福，这对他在全国的形势不利。”费尔莫特勋爵若有所思地说。

“咱们在乎什么？”安东尼先生说，“咱们已经宣布站在国王这边了，如果把军队留在这儿，也可以说是以他的名义保卫这块地。咱们可以静观其变，让这场战争里的人自生自灭。”

“唉，但是咱们需要国王赢得这场该死的战争！”费尔莫特勋爵反驳道，“如果议会赢了，查理国王的势力削弱，就没钱还给我们了！况且我们还制约着国王，他不能用巫术罪控诉我们！如果那些大吵大闹的清教徒发现了咱们的传统，会立刻把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我们不能让他们权力太大。

“国王必须把这场争斗拿下，如果咱们不帮他，他就会搞砸。咱们经历过战争，但这群吃蜂蜜长大的软蛋没有！不行，国王需要我们。”

“我们不能和平协商吗？”安东尼先生提议，“议会想要什么？”

“他们只想要国王不再扩张自己的权力范围。”

“他扩张了吗？”

“当然了！”费尔莫特勋爵叫道，“议会也是！两边都对，两边都错，但国王太固执，不愿协商。他觉得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所有背离他的人都是叛徒。

“你见过查理国王吗？他是个小个子，他自己也清楚，他的腿压根没长出来。他父亲应该趁他小的时候给他绑在铁板上把腿拉长，可能那样对他还有点好处，但是照顾他的那位好好女士死活不愿意，因此他的成长一直伴随着小个子的那种冷漠固执。他受不了渺小的感觉，所以也不知道如何让步。”

“那我们该怎么办？”安东尼先生说。

“派信使，”费尔莫特勋爵回答，“找人帮忙、恐吓威胁、把那些动摇的人都找出来赶到国王这一边。还有……把兵团准备好。我们不能让叛军占领盖特福。只要我们把守住汉尔顿大桥，他们就不能过河。”

在墙的另一边，一个年轻的副厨四肢趴在地上，手指被露珠冻得发麻，她的脑袋正在飞速运转着，制订新的计划。

*

“兵团在进军了，詹姆斯，”那天晚上言和说，“我们的机会来了。”

自从十二夜之后，詹姆斯一碰到言和就心不在焉，面露愧色。跟他私下谈话变得很困难，但是今天言和成功地把他拖到了侧门的走廊里。她曾经盘算过从侧门溜出格芮斯海，但是门上了锁，还有一扇重重的吊门挡着路。不过这儿是私下谈话的好地方。

她把自己珍贵的手绘地图摊在膝盖上。地图已经拼了好几块了，褪色的旧节目单上画着去伦敦和其他城镇的大致路线。

“我知道，”詹姆斯边说边咬着指甲，“步兵团明天就出发。安东尼先生带头，还带了他的儿子罗伯特主人。赛蒙主人也要去，他亲自告诉我的。”

自从十二夜之后，言和对赛蒙的看法不由自主地改变了。他亲眼看着自己的父亲被鬼魂附身，艾普女爵还让他亲手“送走”他祖父已经被抽空的生命。他家人让他用枕头把那个老人闷死了吗？然而他看起来那么镇定。她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同情他还是害怕他。

詹姆斯似乎不愿意说这件事，言和怀疑赛蒙已经把詹姆斯收买成自己的心腹了。这一想法蜇得她生疼，但她努力想抹掉自己的嫉妒。

“这是个逃走的好机会！”她小声说，“长者忙着战争的事，心思分散——我估计柯罗家的人也是如此。

“村庄里，士兵的妻子都在忙着打包行李，想跟在步兵团后面。你想想看！变动、混乱、人群大迁徙，我们需要的话也可以藏在里面！”

言和看着她哥哥。她早就该注意到了，他有什么事情瞒着自己，他很想说出来，但是他在强忍心里的冲动。

“怎么了？”她被预感笼罩，问道，“你做了什么？”

“我请求加入兵团了，服侍赛蒙主人。他们拒绝了我……但我加入了民兵组织，保卫格芮斯海和附近的村庄。别这样看着我！这是好消息，这是个机会！对我们两个人都是！”

“恐怕是你的机会，把你的头用大炮轰下来的机会！”

“可能根本用不着我上战场！况且我会万分小心的。”

“你就等着地狱之火烧上身吧！你是个新兵，其他士兵会给你最危险的活儿，掷骰子的时候也会骗你的。”

“是的，母亲大人。”詹姆斯假装严肃地说。他丑陋讨喜的笑容堆满脸颊。以前这个称号让她心里一暖，然而今天却让她浑身难受。他在敷衍她。“听我说言和，如果真的有战争，我可以证明自己，费尔莫特家族就必须承认我的功劳。我一旦在家族中有了地位，就能更好地保护你了！”

言和盯着他。

“家族中的地位？”她重复了一遍，“我们说好要离开这个地方！我们说好什么都不要他们的，逃得越快越好！还是说计划改变了？”

詹姆斯的目光落在了地上。她知道计划的确改变了。她意识到计划改变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甚至在十二夜之前就开始了。

她之前感觉到他心不在焉，离她、离他们的承诺越来越远。格芮斯海认可了他的能力。在他们最终逃走之前，他不该多学点东西吗？在他们最终反抗之前，他们不应该尽可能从这个家族多拿些东西吗？然而慢慢地，这些想法被另一个念头取代了：如果我能在格芮斯海取得地位，那我们还需要逃跑吗？

“我们不是孩子了，”詹姆斯有点辩解地说，“我现在是个男人了，我有责任——对这个家庭的，对国王的。”

“离开这个地方不是小孩的游戏！”言和反驳道，她激动得脸都红了。

“不是吗？”詹姆斯生气了，“你真的觉得我们能逃离费尔莫特家族，就靠这些？”他冲那些地图扬了扬下巴，“这一直都是场游戏，一场我们永远赢不了的游戏。费尔莫特的人总会找到我们的，言和！我得接受这个世界本来的样子，我得按他们的规则玩，而且要玩好。”

“是蛋糕中的豆子。”言和小声说，怒火中烧。

“什么？”

“十二夜蛋糕中的豆子！你走了运，当上了‘糊涂勋爵’，你忍不住诱惑！你把我们的计划都丢到了一边，好让其他人都对你点头哈腰，叫你‘我的勋爵’。尽管这全都是角色扮演，是个骗局。

“你答应说我们要一起逃走的，詹姆斯，你答应的。”

这才是重点。除了对詹姆斯的担心，言和有种幼稚的感觉，那就是詹姆斯背叛了她。

“你从来都不满意我的逃跑计划！”詹姆斯嘶声叫道，“要不是你这么胆小……”他说漏了嘴，又转移话题，用安静犀利的语气说，“那我们就逃吧，怎么样？今天晚上？我们怎么办？偷一匹马？”

他直直看过来，目光里带着挑衅。他不是认真的。

“我们必须迅速换马，”言和忍不住指出其中的漏洞，“你记得吗？上次我们两个人骑，马很快就累了，我们还没到河边就被抓住了。”

“那我们就朝温卡斯特的方向去——”

“温卡斯特？那个兵团驻扎的镇？他们会把我们的马没收给骑兵的！”

“你看？”詹姆斯发火了，沮丧又得意，“你永远都不满意！”

言和稳住自己的脾气，看着他的眼睛。

“后天白威治有集会，”她冷静地说，“我可以让葛特丽管事派我去买小猪和香料，这样我兜里就有钱了，而且他们会以为我要走好几个小时。

“我藏了一枚费尔莫特的蜡封——我们可以把它加热，封在假信上。你偷偷溜走，如果有人问你，你就拿出信来说要去兵团送信。

“我们见面以后买一匹这儿的人认不出来的马，换上衣服，走威尔曼绞刑架的那条旧路。我有足够的食物够咱们吃三天，不用要饭也不用买东西。咱们第一天晚上可以在韦瑟洞穴里过夜，之后就睡在能找见的谷仓里。”

这计划算不上完美，但比他的要好，也适应当下混乱的局面。不出她所料，詹姆斯的目光退缩了。

“咱们找个时间再说吧，”他说着伸出胳膊搂住言和的肩膀，“你得相信我！”

在所有两条腿的动物里，言和只相信他了，但她站在那儿能感觉到自己对他的信任正在慢慢流失。她挣脱开他的胳膊，沿着走廊跑开，潮湿的墙壁回响着她断断续续的脚步声。

第14章

送别的那一天，太阳像在发脾气一样。厨房的花园里散发着石楠花和迷迭香被太阳炙烤的气味。狗也被这种气氛传染了，在忙乱的马厩和庭院里呜咽狂吠，跟在人后面，紧张地跑来跑去。

言和忙着在厨房里准备供给。她前一天晚上没有睡好，昏昏沉沉的。之前她从未跟詹姆斯这样争吵过，她很难受，做事也心不在焉。她和母亲最后一次争吵的记忆啮噬着她，她迷信地觉得如果自己不和詹姆斯和好，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

她来到了庭院里，却没有机会和她哥哥说话。他正忙着帮赛蒙·费尔莫特为出行做好准备。

赛蒙身上裹着一张打了油的上好的驼鹿皮，靴子和脖颈上的皱领闪闪发光，金色的卷发在微风中轻拂。唯一能看出他有些不安的地方是他冰雪般的眼睛闪烁不定，戴了手套的手也不安地躁动着。赛蒙冰冷的神情和詹姆斯流浪汉一样的笑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言和觉得不可思议，然而当她看到他们在一起热切地交谈时，她感觉到了他们的亲密。她无法分享詹姆斯生活的这一部分，这是属于男孩的冒险和友谊。

安东尼先生肩膀宽阔，他第一个上马。他的马不喜欢他。马很少对"老优越"们有任何好感，但是像这里所有其他动物，它在恐吓之下已经战战兢兢，学会了绝对服从。他的儿子罗伯特骑上了第二匹马。他个子很高，有着深棕色的眉毛，似乎一辈子都在讨好他父亲，看他的眼色行事。

赛蒙上马之前，费尔莫特勋爵来到庭院，按照礼仪拥抱了他的儿子。他们的拥抱就像合上搭扣一样，没有丝毫感情可言。言和不知道他与父亲那被鬼魂附身的躯壳拥抱是什么感觉。

赛蒙却毫不畏缩，即便他不安或者难受，也丝毫没有在脸上表露出来。

*

那天晚上，言和在厨房餐桌下面的那张草席上睡得并不踏实，火炉边的狗在睡梦中发出呼吸声和咕哝声，让她慢慢平静下来。

黎明前，外面走廊上的一声响动把她惊醒了，她慌忙爬起身，迅速拿了把小刀，另一只手拿了块点火煤，警觉地向门口挪动。

门口出现了一个黑影，一只手举起来安慰她。

“言和，是我！”他小声说。

“詹姆斯！”她嘶声说，“你把我的魂都吓出来了！你在这儿干吗？”

“我得和你说句话。”詹姆斯圆睁着眼睛，很着急的样子，“对不起我说了那些话，很抱歉我没听你的逃跑计划……”

“我也很抱歉，”言和赶快说，想打断他找借口，“我知道你不能从军队逃走，我不应该问的。你会成叛逃——”

“别管那些了！”詹姆斯快速向身后看了一眼，“你还有那个蜡封吗？你说的那个费尔莫特的封印？”

言和点点头，被岔开的话题搅得猝不及防。

“拿住！”他赶忙向前把一捆信件塞到了她的手里，“你能把这个外面封上漆印吗？”

“这是什么？”言和惊讶地问。那捆纸在她手里簌簌作响。

“那不重要——只要封了漆印，它看起来就像信件一样。我可以装作信使——就按你说的。”

“你是说……我们要按那个计划走吗？”言和不太相信。

“你还愿意吗？你明天下午能到白威治的集市吗？”詹姆斯的表情似乎有些激动，他似乎是在生气。

“愿意。”

“那两点在树桩那儿等我，发生了……很多事，但如果我能脱开身——”

“我会去的。”她快速说。她意识到有什么事发生了，而那件事当下扭转了詹姆斯的态度。如果她动作够快，也许能借势赶上这阵风。

詹姆斯伸出手，很快捏了捏她的手。

“把蜡印封上去，把信件藏起来，别让任何人看见了！”

“我明天给你。”言和小声说。

“我得走了——其他人很快就醒了。”詹姆斯匆忙抱了她一下，犹豫了片刻看着她的眼睛说，“言和……不管发生什么，我一定会来找你，我保证。”他下定决心似的在她的肩膀上用了下力，然后在黑暗中迅速消失了。

没时间了。马上破晓，厨房里就有人来了。她赶快到配菜部，掀起一块松开的砖头拿出了一块蜡封。蜡封完好，只是有点褪色，边上有些磨损。

言和本来想翻一下文件看詹姆斯匆忙之中拿了什么，但马上就要黎明了。每次她听到地板的吱呀声都以为是葛特丽管事一瘸一拐地向厨房走来。

她用余烬加热了一把刀的刀刃，融化了蜡封的底部，然后小心翼翼地把蜡印放在纸上，把那摞纸封住了。

接着，从远处传来了葛特丽管事的拐杖嗒、嗒、嗒的声音，言和匆忙跑到大盐槽，那里面放着正在风干的肉。言和用一块布包住纸，埋在了棕色的盐粒下面，盐粒和石槽的边缘齐平。

言和的心脏撞击着肋骨，心中充满了希望。

*

第二天，整栋房子的人都焦躁不安，怅然若失。

其他仆人在闲言碎语中各种猜测担心，言和在忙碌之中保持面色平静，心里却一直在想：也许这是我最后一次清理这个酒杯了，也许这是我最后一次给葛特丽管事倒茶了。她没想到这些念头对自己的冲击会这么大。时间一久，一个地方的习惯和人都会长在你身上，像树根深入石缝之间一样。

言和想再和詹姆斯说话，却没有机会。管家老柯罗整晚都病着，詹姆斯要多跑几个差事。最后她终于在庭院拦住了他，把一个布包裹塞进了他的手里，里面装了面包、一块黑麦蛋糕，还有藏起来的信件。詹姆斯拿走了包裹，意味深长地看了她一眼。

正如言和所料，说服葛特丽管事让自己带着钱去集市买小猪、香料还有其他生活用品并不难。

信任就像青苔一样，时间一长就会长满角落。信任她很容易，不信任反而让人疲惫。多年以来，言和负担了许多人不经意的信任。

似乎没有人注意到言和穿过庭院，手里拿着两个铺有布垫的大篮子。正当她穿过大门往外走时，小柯罗碰到了她。

“我听说你要去集市？”他故意装作漫不经心地说，“走这种乡村小道最好有个伴儿。”

言和感到一股寒流瞬间袭遍全身。

小柯罗扮演保护人的角色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自从她满了十三岁，她成长得足以使一些男人把她当作猎物，她发觉他正在扮演保护

人的角色。让言和觉得羞耻且不舒服的是，她一直也乐意接受小柯罗这样的干涉。不过她很清楚，小柯罗这样做并不是出于骑士精神或者喜欢她，他只是在保护费尔莫特的贵重财产而已。很明显，这比照顾他病重的父亲更重要。

“谢谢。”她说，努力让这话听起来像是不好意思，而不是失望。

他们向白威治走去。有小柯罗紧跟着，言和只能在货摊前闲逛，买下葛特丽需要的东西。与此同时，她一直注意着教堂钟楼上的日晷。

熊从来不喜欢人群，也不喜欢市场的噪声和气味。言和能在自己身体里感觉到它的郁闷，脑海中有灼人的记忆模糊地闪现。她想起熊被一群没有毛的脸围住，他们在大喊大叫地讥笑它。她也能感觉到被恶意扔过来的石子砸中的疼痛。

没有人会再那样对你了，她告诉熊，她想保护熊的欲望也在慢慢积聚。再也不会了，我保证。

时间快到两点钟了，她抓住机会，在人群里摆脱了小柯罗。她走到树桩那里，躲在一棵紫杉树后面等待着。

两点钟变成了两点十五，又变成了两点半。

詹姆斯没有来。

也许有什么意外让他生了气，决定要逃跑，而现在另外发生的事情又让他变回了原来的想法。也许他立了什么功，被军队的长官表扬了，也许他发现他很喜欢自己的队友。

他没有来。言和感觉自己的胸口一阵疼痛，她以为是自己的心碎了。她等待着，想知道心碎是什么感觉。也许心碎就像鸡蛋碎了一样，蛋清和蛋黄从蛋壳里流出来，再也不是原来的样子。但她只觉得麻木。“也许我的心早就碎了，再也长不回来了。”

三点差一刻的时候，小柯罗找到了她。她编了一些借口。之后她吃了好几块鹿肉派，直到开始觉得恶心想吐。他送她回去，一路上都板着一张脸。

再看到格芮斯海的时候，她的心沉了下去。“到头来你又回来了，”灰墙似乎在说，“你又回来了，你会留在这儿直到永远。”

她走进厨房的时候，朗·艾里思正在跟葛特丽管事说最新的八卦。

“你听说了吗？詹姆斯·威纳士逃走了！他留了一张条，今天上午被人找到的！他去加入兵团了！哎，这也没啥好奇怪的，大家都知道这里不放他走的时候他有多生气！”

言和拼命让自己的表情像面具一样。詹姆斯终于逃走了，但没有带上她。

“他告诉你他的计划了吗？”艾里思无情地问她，目光灼灼，“你一直是他的小伙伴，是吧？我以为他什么都跟你说呢。”

“没有，”言和咽下心里的伤感，“他没有。”

他采纳了她的计划，拿走了她的蜡封，利用了她，然后跑去了一个新世界，把她留在了这里。

第15章

接下来的几天，大家谈论的话题都是詹姆斯。白头柯罗被派出去找他了，大家都觉得他很快会被带回来的。

然而到了第四天，事态明显变严峻了。小柯罗和其他仆人都在上上下下地搜查房子，他们手里拿着信件。正当言和和葛特丽管事在准备晚餐时，厨房的门砰地打开了。

言和抬起头看见小柯罗大步走进厨房，脸上没有了往常自命不凡的冷漠。令她不解的是他径直朝自己走来，用惊人的力量抓住了她的胳膊。

“这是干吗——”葛特丽管事开口道。

“费尔莫特勋爵想见她，”他厉声说，“就现在。”

言和被拖出厨房的时候，努力想厘清混乱的思绪，使自己保持平衡。她不知道自己怎么就被发现了。费尔莫特勋爵在怀疑她，而她都不知道他在怀疑什么。

*

小柯罗不肯解释，只是把言和拖上楼梯，拖进了费尔莫特勋爵的书房。

费尔莫特勋爵坐在那里等她，平时他从来没有像现在看起来这么焦躁。她走进来时，他转过头看着她。言和不止一次猜想他里面的哪个鬼魂负责转动他的头，它们又是怎样做出决定的。投票吗？它们都

有明确分工吗？还是说它们共事了几个世纪，已经习惯了像一个人一样行动？

费尔莫特勋爵不是一个人。他是一个古老的委员会，是枯树上一群致命的乌鸦。

“我找到她了。”小柯罗说道，就好像言和藏起来了一样。

“你这个不知感恩的家伙，”费尔莫特勋爵缓慢的声音冷若冰霜，“你把它放哪儿了？”

把什么放哪儿了？他说的肯定不是蜡封吧？她几个月前就把它偷走了。

“我很抱歉，勋爵，”她低垂着眼睛，“我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她透过睫毛看见他站起来走向自己，浑身起了鸡皮疙瘩。

“不许撒谎！”费尔莫特勋爵突然大叫，言和被吓得跳了起来，“是你帮了詹姆斯·威纳士。你把你知道的事情全都告诉我们，就现在。”

“詹姆斯？”

“你一直是他的同谋，他忠诚的狗。他谋划这一出重头戏，不用你用谁？”

“我不知道他准备逃跑！”言和快速说，然后才想起来这些长者能看出来她在撒谎。她一直知道他计划逃跑，只是不是以这种方式。

“我们待你不薄，姑娘，”费尔莫特勋爵厉声说，“但我们没必要一直这样。跟我们说实话。告诉我们，他让你做的安眠药是怎么回事？”

“什么？”这突如其来的一问让言和呆住了。“没有！我没做过这种事！”

“当然是你干的，”费尔莫特勋爵冷冰冰地说，“这个家里除了葛特丽管事没人会做这东西。这件事没变成谋杀算你幸运。管家年纪大了，安眠药让他情况危急，甚至能轻易让他心脏衰竭！”

“管家？老柯罗主人？”言和完全糊涂了。

“詹姆斯在兵团出发之前给了我父亲一杯啤酒，”小柯罗不动声色地说，“不到一小时他就不省人事了，第二天早上还站不起来，他直到现在都还很虚弱——”

“我们知道他为什么要下药，”费尔莫特勋爵毫不客气地继续说，“我们知道詹姆斯偷了他的钥匙，洗劫了档案室，然后又把钥匙放了回去。东西在哪儿，姑娘？詹姆斯把它带走了吗？我们的特许状在哪儿？”

言和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们。她只知道有一个特许状，就是那个由查理国王颁发、准许费尔莫特家族延续传统的神秘物件。

“我一点都不知道！”她叫道，“詹姆斯为什么要偷特许状？我从没给他做过安眠药——即使我做也不会用这么大的剂量，险些断送其他人的性命！”

有好一阵沉默，言和知道费尔莫特勋爵在她身边绕着圈，仔细打量着她。

“你在安眠药上也许说了实话，”他声音很轻地说，“但你藏了什么东西。”

言和咽了口口水。詹姆斯让她伪装藏起来的那摞纸很厚，可能足够把特许状藏在里面。言和搜索着他与詹姆斯最后一次对话的记忆，像在一件脱线的毛衣上找松落的线头一样，寻找这件事不对劲的地方。当时她以为詹姆斯看起来很生气，犹豫不决，而她现在明白了，他当时行为古怪，是为了隐瞒某些事。

为什么啊，詹姆斯？你为什么要留下我一个人来当替罪羊？

“说吧。”费尔莫特勋爵开口了。

如果言和想要求得费尔莫特的宽恕，现在是时候把自己知道的所有事告诉他们了。她深吸了一口气。

“抱歉，勋爵。我什么都不知道。”她说。

费尔莫特勋爵生气了，他直起身子。言和不知道自己还能怎么说。就在那时，响起了恭敬但急促的敲门声。

勋爵的表情依旧态度难辨，但言和似乎看到他脸上闪现过一丝恼怒。

“进来！”

老柯罗进来了，他的身子躬得比往常更低，他显然知道自己在打扰勋爵。

“请原谅，勋爵。您说如果我弟弟回来了，立刻向您汇报……”

费尔莫特勋爵皱了皱眉头，沉默了片刻。言和想象那些鬼魂正在他脑袋的阴影处交头接耳，窃窃私语。

“让他进来。”他简短地说。

片刻，白头柯罗走了进来。他还穿着马靴，白头发上挂着雨水。他手上拿着帽子，但看样子他好像还想从头上多摘下来几顶帽子似的。他疲惫的脸上都是汗，就好像刚经历了一场无眠的长途旅行一样，他的眼睛看起来非常、非常恐惧。

“勋爵——”他说着停了下来，低下头。

“你找到威纳士了吗？”

“我找到他了，他追上了我们的军团，加入了队伍。”

“那你应该从安东尼先生那里捎来了口信？”费尔莫特勋爵口气轻快，“他送来军团的消息了吗？”

“勋爵……我……我的确带来了军团的消息。”白头柯罗咽了咽口水，“我们的人和其他军队汇合，按计划向汉尔顿大桥行进……但我们在占领那里之前遇到了敌人，发生了战争。”

言和的心沉了下去。她似乎看到骄傲的詹姆斯躲开步枪的火力，鲁莽地冲向一排排的矛头。

“继续说。”费尔莫特勋爵面无表情地看着白头柯罗。

“战争……很惨烈，很混乱，而且死了很多人。田地里堆满了……”他又跑题了，“很抱歉，勋爵。您尊贵的堂兄安东尼先生……他现在和上帝在一起了。”

“他死了？”费尔莫特勋爵下巴收紧了。“他是怎么死的？事情安排妥当了吗，柯罗？罗伯特先生在他身边准备好了吗？”

白头柯罗摇摇头。“罗伯特先生不在。而且没有时间，什么都做不了。事情有了……难以预料的逆转。”

费尔莫特勋爵的脸上似乎一瞬间闪过了某种情感，就好像古老的石墙上飞过焰火一样，震惊、生气且愤慨。他脸上似乎也有悲伤，但并不是生者对死者的那种悲伤，而是像泥石流之后面对悬崖的那种悲伤。

“我的儿子呢？”

白头柯罗张了张嘴，声音卡在喉咙里。他紧张地瞟了一眼言和，显然不愿意在她面前说。

“快说！”费尔莫特勋爵喊道，“赛蒙还活着吗？”

“现在看起来是的，勋爵。”白头柯罗闭上眼睛，轻轻吐了口气，好像在平稳心绪。“勋爵……没有人知道他去哪儿了。我们找到了这封信，上面有他的印章，是写给您的。”

言和的指甲抠进了肉里。詹姆斯呢？她想尖叫。他还活着吗？

费尔莫特勋爵拿过信，打开封蜡开始读，脸上一阵抽搐。他的手开始颤抖了。

“跟我讲讲战争，”他声音低沉，“我儿子做什么了？跟我说实话！”

“原谅我！”白头柯罗低头看了一会儿他的脚，然后抬起头。“我们的军团和其他步兵一起，沿着汉尔顿山脉列队前进，每个团都有自己的长官。第一次作战之后，我们的人远在部队前面，听不到喊话，所以所有人都看着安东尼先生，他的马指向哪儿，他们就向哪里进攻。

“但正当军团待命的时候，安东尼先生垮了，他从马上摔了下来。赛蒙主人正在他身边，扶着他，喊话说安东尼先生肋骨中了枪弹。但是因为他扶着您的堂兄，两匹马挤在了一起，安东尼先生的马迈向了一块高地。我们的人已经在前面了，以为这是个信号，于是全都冲向前去——没有和剩下的军队一起，而是偏离了一些，冲向了敌人众多的地方。

“赛蒙主人把安东尼先生交给了他的随从，喊话说现在由他负责整个军团。他说他要上前去让我们的人撤退，让罗伯特先生跟着他。”白头柯罗又犹豫了一下，“但他没有把我们的人带回来，勋爵，他到前面，直接把我们的军队送到了敌人口中。”

詹姆斯怎么样了？

“继续说。”费尔莫特勋爵咬紧牙关，脸涨得通红，两只手绞在一起。

“这只是那些普通士兵说的，”白头柯罗不情愿地继续说，“但是他们说最后看见赛蒙主人时，他把帽子上的衔位拽了下来，骑着马穿过村庄走了。”

“安东尼先生是被弹药击中的吗？”费尔莫特勋爵声音沙哑含混。

“不是，勋爵，”白头柯罗安静地说，“他是被长刀捅死的。”

言和听明白以后，惊得下巴都快掉下来了。她刚刚忙着担心詹姆斯，没听出来这些话的弦外之音。但是……这不可能！赛蒙一直努力

当家里的金童，努力做个好孩子。他为什么现在一切都不要了？

“我儿子，”费尔莫特勋爵困难地咽了下口水，“我的儿子背叛了我们——背叛了所有人。他拿着特许状！他威胁我们……”

他停下来，颤抖着缓缓地吐出口气。他的嘴角耷拉着，眼睛浑浊。

“勋爵生病了！”言和忍不住打破了沉默，“叫医生来！”然而她马上想起来医师和当地的赤脚大夫一起随部队离开了。“叫人来！拿一杯上好的白兰地！”

白头柯罗跑去传递消息的时候，言和跑到费尔莫特勋爵旁边，防止他从椅子上掉下来。

“我的儿子。”费尔莫特勋爵声音很轻柔。那一瞬间，他的表情让言和想起了托马斯先生继位之前的样子，他的语气惊讶、麻木、浸透悲伤，就好像赛蒙把他碾碎了一样。

第三部分：

莫德

第16章

十分钟后，一群柯罗围在了费尔莫特勋爵身边。白头柯罗、小柯罗和管家老柯罗都盯着他们主人瘫倒的身子，就好像月亮掉了下来，摔碎在他们脚边。厨房送来了一只装着白兰地的高脚杯，言和把杯子送到神志不清的勋爵嘴边。

“大人——大人，你能听到我说话吗？”老柯罗冲着他主人的脸张望，“唉，糟了，情况真是糟糕透顶。”

费尔莫特勋爵的脸色像用旧的瓷器一样。他的眼睛还睁着，言和能看到里面的灵魂发着光，燃烧着黑色的怒火，像一群甲壳虫在燃烧的树干上乱爬一样。然而在他的身体这台精密的机器里，不知道哪个齿轮掉了链子，他几乎动不了了。

言和不知道这副血肉之躯里还剩下多少原来的托马斯先生，也许还有，也许没了，但这颗正在跳动的心脏仍是他的，也许听到他儿子背叛的消息彻底打碎了这颗心，也许这副身体里剩下的托马斯先生刚好足够摧毁整台机器。

“咱们必须把勋爵移到他的卧室去，”老柯罗说，“要小心——不能让其他仆人知道他现在的状况这么糟，家族在这个关头不能出纰漏。”

言和搭了把手，没有人阻止她。勋爵被安全转移到他的卧室之后，柯罗们迅速小声召开了一次会议，彼此的尖鼻子几乎碰到了一起。

“我们需要一个外科医生。”老柯罗小声说。他黑色的小眼睛上下转动着，像是在心里拨动着算盘珠子。“派人骑马去白威治、卡姆思特

堡、翠斯蒂克还有格拉特福，看有没有医生没随军离开。”他转向白头柯罗，问出了那个在言和心里盘旋许久的问题。“詹姆斯去哪儿了？”

“詹姆斯？”白头柯罗似乎没反应过来。

“对，詹姆斯！詹姆斯还活着吗？”

“我没有亲眼看见他……但是我听说战后有人看见他还活着。”

詹姆斯还活着。言和松了口气，一股暖流涌上脖子和脸，让她感觉痒痒的。

“那他在哪儿？”老人问，“他跟着赛蒙逃跑了吗？”

“没有，”白头柯罗摇摇头，“据我所知，即便是在情况最危急的时候，他也一直跟军团在一起英勇作战。我估计他还在军团，但我没顾上去清点幸存者。战斗之后一片混乱，我想尽早把消息带回来。”

“你没去找他？”老柯罗的脸变成了酱紫色，“所有人里面你应该最清楚！如果勋爵没能熬过来，大人们马上需要新的容器！赛蒙跑了，罗伯特也不见了，剩下能够盛装灵魂的人都在全国四散着，咱们需要詹姆斯！”

言和屏住呼吸。她一直忙着注意哥哥的命运和伯父的病情，但她突然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十分危险。很快，这群柯罗会想起来他们并不需要詹姆斯。

“能找到的话一定把他找到，”老柯罗说，“马上联系家族剩下的成员，能联系多少联系多少，这件事要交给他们决定。”

他瞟了言和一眼，目光里充满怀疑和敌意。

“至于那个女孩……可能跟詹姆斯是一伙的。不管怎样不能让她跑了，不能让她和其他仆人说话或者给詹姆斯送信。把她锁在鸟室里。”

于是言和又一次被锁在了鸟室里。她听到身后钥匙转动的声音，知道自己现在独自一人，这才重重地靠在了墙上。

房间的气味惊醒了熊。它认出了窗户上的栏杆、剥落的墙壁和房间的寒冷。它的回忆很模糊，但它知道这里有痛苦的回忆。

唉，熊啊，熊啊……言和无法安慰它。

赛蒙跟你说什么了，詹姆斯？他怎么说服你帮他偷特许状的？他说拿到特许状以后要做什么？他许诺你什么了？权力、荣誉，还是自由？

你知道他计划要杀死安东尼先生，背叛整个军团吗？不，你当然不知道。你想当英雄，你想为国王效力，你想成为武装军团的一分子，但你只知道一半的计划，对不对？

“唉，詹姆斯，你这个白痴！”她大声嘟哝了出来，“你干吗和他做计划，而不是和我？你信错了人！”

*

言和独自喝了四天粥之后，小柯罗来鸟室传唤她了。

“把你自己收拾一下，”他面色阴郁，“长者要跟你说话，在地图室。”

言和的心在剧烈跳动。她跟着他下了楼梯。

“嘘，熊。”她在心里默念，想让自己的心也安静下来。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她怀疑它能感觉到自己在努力压抑着恐慌的情绪。她感觉到它在不安地扭动着。“嘘，熊。”

地图室深入格芮海斯的腹地，一扇窗户都没有。墙壁上凹陷处的蜡烛摇曳着烛光，石膏装饰品上覆盖着一层煤灰。墙被分成了几个板块，每个板块上画着不同的作战地图。大部分都是基督教获胜的战役——马耳他之围、维也纳之围，还有十字军东征时击败萨拉森人的战役。海浪在渺小的船只周围咆哮，将军的身影高大如同巨人，身边是相比之下显得渺小的军队帐篷。

言和看到三位长者的身影在沉默中等待着，她好奇里面的鬼魂是否曾经亲历过这些战役。也许他们还记得战场上飘荡的彩绘船帆，还有那些大炮喷出的烟火。

她和小柯罗走进去的时候，两位长者抬起头看她。

第一位是麦玛杜克先生。言和再次震慑于他的体格，她想起自己在黑暗的荒地上逃避他的追捕时的场景，不禁打了个寒战。言和看到他便感到一阵惊慌，就像老鼠听到猫头鹰的叫声便浑身僵硬。

第二位是艾普女爵。她面如白锡，颧骨如刀锋般锋利，手指像爪子一般。她坐在椅子边缘，神色有一种令人胆寒的专注，她的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视着言和。

言和的目光一落到第三位的身影上，她便感觉世界扭曲变形了。他比同伴要年轻得多，穿着绿丝绒外套和镶边的鞋子坐在那里。他的每一寸身影言和都熟悉得如同自己的掌纹，那身影却有着难以言说的怪异，像是从噩梦中显形的怪物一般。

他抬起头看着她，嘴角牵动，露出微笑。她熟悉他的每一个细节——他脸颊上的皱纹，打架和摔倒时留下的细小的疤痕和划伤，还有他那双诚实的、劳动者的双手。

“詹姆斯。”她轻轻叫道，绝望让她的脑海里一片漆黑。

那不是他的微笑。在他的眼睛后面，亡灵正注视着她。

第17章

“不。”言和轻轻地说。她的声音很小，几乎连她自己都听不到。不，不可能是詹姆斯。我什么都可以接受，但这不行。她知道长者在她周围谈话，但他们说的话像冰雹一样落在她周围。“詹姆斯。”她又说了一遍，思想像断了轴一样。

“天啊，她不会是个傻子吧？”麦玛杜克先生生气了。

“不是，她只是很爱她的哥哥。”长者詹姆斯冲着言和若有若无地笑了笑，神情几近温柔。“她是他忠诚的跟班。他们两个人一直玩游戏，假装自己像塔中的王子一样是被困的囚徒，一起制订了不少逃跑计划。那些计划高明的地方都是他想出来的。她很忠诚，但胆子太小，成不了气候。”

言和咬紧牙关，拼命控制自己。如果她现在管不住自己的情绪，地狱之门敞开，熊也可能会闯出来。

“你确定她对偷走特许状一事一无所知？”艾普女爵的声音像凿子一样冰冷。

“哦，她替詹姆斯藏过一晚上，但她不知道那是什么。”长者詹姆斯噘了噘嘴，挖苦地笑了笑。“她是詹姆斯的爪牙，就像詹姆斯是赛蒙的工具一样。两个人都不知道赛蒙不见了，都不知道他本来就计划着逃跑。”

言和被痛苦和震惊冲击得站不稳脚跟，但真相仍然令她难以接受。詹姆斯现在被附身了。她的哥哥变成了她的敌人。

言和打了个寒战。她想起费尔莫特勋爵说托马斯先生的记忆像一座没分类的图书馆。詹姆斯身体里面的鬼魂一定获得了他的记忆，所有他知道的都被长老获悉了，包括他们的每一次私下谈话、每一个计划、每一个他们分享的秘密……这一想法让言和觉得又冷又恶心。

詹姆斯一定被抓住带回了格芮斯海，这样费尔莫特勋爵的灵魂便进入了他的身体。然而即便言和明白了这件事，她仍然心生怀疑。这位新的长者说话的声音不是詹姆斯的，但也不像费尔莫特勋爵的声音。

“真的沦落到这份儿上了吗？”麦玛杜克先生质问道，他看言和的眼神毫不掩饰自己的嫌恶，“看看她！我们怎么能用这个满脸麻点的邋遢鬼？”

“我们没有时间了！”詹姆斯长者反驳道，“费尔莫特勋爵情况危急。”

“也许可以用她临时避难，直到我们找到更好的宿主？”麦玛杜克先生提议。

艾普女士突然发出不满的嘶声。

“不行！你应该清楚我们每次更换住所要承担的风险！如果我们像酒一样不停地从一个容器换到另一个容器里，我们之中会有泼洒。最近失去的家族成员还少吗？”

“没错！”詹姆斯长者厉声说，“记住，我们上次继承失去了两位成员！赛蒙背叛我们之后，我们躺在那儿足足流了五分钟的血，那个男孩才跑回来帮忙。没有全部丧失七名成员已经算是我们幸运了。”

原来如此。原来詹姆斯里面的魂灵不是费尔莫特勋爵的，它们属于被赛蒙在战场上谋杀的安东尼先生。詹姆斯一定在混乱中跑回来帮助他这位将死的亲戚，却正好被安东尼先生身体里的灵魂附了身。

麻木之中，言和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十分危险。詹姆斯的身体里已经没有空余的地方留给托马斯先生体内的灵魂了，身边又没有其他可以效力的人。终于，费尔莫特家族里的人把目光落到了言和身上。

詹姆斯愚蠢的英雄主义……言和闭上了眼睛，努力想呼吸。她感觉到身体正在慢慢升温，无助的愤怒和悲伤在无言之中慢慢集聚。“嘘，熊，嘘。”

“这女孩上过学吗？”麦玛杜克先生问。

“她能读能写，”小柯罗赶快回答，“也能骑马，但除此之外没有了。她很努力，但没什么天分……她实在不是大人们会考虑的合适住所。”

“祸不单行，”麦玛杜克先生咆哮道，“如果她训练有素，事情要好办得多，这你很清楚！待在这个没上过学的笨蛋里面，还不如穿着马靴跳加沃特舞呢。这种容器需要几个月才能调教好，而咱们没有几个月的时间可以等了！外面有战争，咱们需要费尔莫特勋爵的班子用尽全力！”

“这件事已经吵得要死要活了！”艾普女爵发火了，“有其他的备用，但他们都有各自的安排，抽不开身。更何况，他们都身在别处，大多都在顶着国王的名义作战！费尔莫特勋爵的时间不多了，我们必须现在行动。”

“一个女人无法继承费尔莫特勋爵的头衔和财产，”麦玛杜克先生指出，但他的语气更像是在沉思，而非争吵了，“现在按照法律，赛蒙才是继承人。”

“这件事交给我们，”艾普女爵说，“我们马上派人去牛津，让国王宣布赛蒙叛国。”

这平常的语气让言和喘不过气，她暗自钦佩。让园丁去修剪那丛灌木，让裁缝来量一下衣袖，让国王宣布赛蒙叛国。

“至于其他困难，”艾普女爵继续说，“柯罗家族都会去处理。赛蒙被废黜之后，下一位就是你了，麦玛杜克先生。你的二儿子马克无权继承你的财产，但如果你愿意把这个爵位交给你二儿子，等他从苏格兰回来，我们就可以安排他和这个女孩的婚事。官方来看，你儿子会继承爵位和财产……但非官方来讲，他将接受他妻子的指导。”

长者现在都不说话了，他们的脸上抽动着。三个不同的会议在他们各自的身体里召开，三个古老的死亡协会正在试图做出决定。

“对我的儿子来说，娶一个厨师算不上门当户对。”麦玛杜克先生反对。

“她可以被改造成门当户对，”艾普女爵说，“柯罗——你有什么看法？”

小柯罗清了清嗓子，打开了一本硕大的皮面书。

“我父亲在档案中找到一位莫德·费尔莫特，她是艾伦·费尔莫特和伊丽莎白·凡茜的女儿。他们是家族的一个旁支，现在都已经去世了，上帝保佑。小莫德刚刚受洗就命归永恒了。如果她还活着，现在应该是十五岁……和言和年纪相当。

“假设莫德没有去世，她还活着，在什罗普郡的家族房产里长大，而她现在被带回格芮斯海，接受了订婚。”

这样言和就被改造得“门当户对”了。她将拥有一个新的名字，有新的历史、新的父母和新的未来。副厨言和不仅将要死去，而且会像肥皂泡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但……人们可能会记得真正的莫德！”言和惊恐之下脱口而出，“家族的墓地可能还有石板上刻着她的名字！”

“她的近亲都已亡故，家人离散，”小柯罗插进来宽慰，但他的话是说给长者的，而不是言和，“名字可以凿掉。”

言和想象着柯罗家族的人拿着一把凿子走向一块小纪念碑，然后想象他们凿掉她的名字、她的脸和真实的自我。

“莫德已经入土了。”言和知道她应该掩盖自己的情绪，但他们提出的这一方案太过分了。“我不能偷走她的名字。”

“不是偷，是被赐予！”小柯罗有些恼怒，冲着她咧嘴笑了笑。“你要把它当作是传下来的名字。”

“但如果我有了新名字，所有人都会觉得奇怪的！”言和在绝望之中大喊。“这栋房子、这块地、这些村庄里都有人认识我。如果你把我打扮成小姐，管我叫莫德，人们都不傻！他们知道我是谁！”

“没人在乎，”詹姆斯长者冷漠地打断她，“你无足轻重。你有的都是我们给的，全国上下也没有人敢出声反对我们。如果我们的狗在荒原追赶你，直到你毙命也没有人会帮你，之后也不会有人就此多说一个字。

“我们说你是谁，你就是谁。如果我们说你是继承人，即使你配不上这样的前途和财富，那你也是。”

*

“嘘，熊。嘘，熊。”

言和的新监狱比原来的要豪华多了。一间绿色的丝绸室里摆放着漆木家具，一张床周围挂着刺绣的帷帐。家族在赛蒙计划迎娶一位女继承人的时候重新装修过这里。衣橱里放着干净精细的亚麻衣服、一条丝质裙子、一件蓝色丝绒的夏季上衣，领口还镶着珍珠，还有一顶白色的帽子，上面的蕾丝如此精致，像是蜘蛛脚织出来的一样。

一个碗里甚至还放着两只黄色的硬橙子。言和偶尔用橙子做过饭，切皮时橙子散发出浓烈而奇异的香味，令她惊诧不已，然而现在，她看到橙子只觉得恶心。

有很长时间，言和满脑子想的都是詹姆斯。勇敢鲁莽的詹姆斯总是为自己的计划得意扬扬，看不到其中的破绽。他为什么不把赛蒙的密谋告诉她呢？也许他骄傲自己已经长大，宁愿和同龄的男人制订计划，也不愿和自己的妹妹一起。而现在詹姆斯已经不在了，只有一个住满魂灵的空壳子，和他的那些伯父一样。

但是他真的不在了吗？言和拼命想找寻一线希望。继承的时候安东尼先生失去了两位成员，这意味着詹姆斯只被五个鬼魂附身，而不是七个。如果这样能有更多的空间，那么也许他还没有被完全摧毁消失。他年轻、倔强又有生气，也许他仍在斗争，也许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救他。

但是现在她还需要想想怎么救自己。赛蒙跑了，罗伯特先生死了。所有备用的“灵魂容器”和继承人都因为战争四散各地，费尔莫特勋爵所剩的日子不多了。

等他死了以后，费尔莫特家族的人会把她撕开，当他们发现了熊，也会把它撕碎。然后七个古老又傲慢的鬼魂就会挤进她的身体，而她自己的心智则会窒息死亡。

如果麦玛杜克先生的儿子拒绝继承财产，拒绝迎娶她呢？这也是有可能的吧？他怎么可能愿意接受这样的命运安排？谁愿意娶一个双手粗笨、身体里挤满祖先鬼魂的女孩？他怎么会和她走过教堂的走道，在她死亡般的注视下把戒指戴在她手上？他怎么能忍受把这样的怪物带入自己的房间？

但她意识到即使这样也无济于事。等麦玛杜克先生的儿子知道这一安排，她早已被费尔莫特的鬼魂占据了。即使他抗议这一安排也无法拯救她。

言和快速搜索了一遍房间。如她所料，房间的窗户太小，她挤不出去。她也许能通过窗户发出信号，但窗外也没有友善的眼睛能看

到。门从外面锁上了，刺绣的匣子里也没有剪刀，甚至没有针，什么能用的武器都没有。

言和用手紧紧按住脑袋，拼命想要思考。长者知道所有詹姆斯知道的，但詹姆斯并非无所不知。

一些藏身之处她从来没告诉过他，一些发现也从未和他提过。他不知道她从托马斯先生航海仪器的珍贵收藏里偷出了一个象牙装置，也不知道她用破布片悄悄做了一条长绳。最重要的是，她从未跟他提过熊的事。

“我相信你。”她总是这样告诉他。但真的是这样吗?

不是的，她伤心地发现。这些年来，即便是她和詹姆斯密谋的时候，她在心底最深处也一直在等待詹姆斯背叛她。当她终于看进他的眼睛，看到一群死敌盯着自己的时候，她的脑子像风暴一般混乱，但风暴之眼却有一个沉静的声音释然道：“啊，终于发生了。再也不用等刀子落下来了。”

她一直很爱詹姆斯，但从未真正信任他。不知为何，这竟然是最令人难过的事。

梳妆台上有一张报纸吸引了她的注意。阅读像往常一样，是个缓慢而痛苦的过程，但她急切地想要知道战争和赛蒙的消息。

报纸明显是皇家的坚定拥护者印刷的，一半故事描绘了国王的军队在神的佑护下英勇无畏，另一半咆哮着控诉反叛军的丑恶罪行，他们滥杀妇女儿童，摧毁圣者的石像，焚烧粮草。不少故事都带有神迹色彩。上面描绘说山边战役当天，夜晚寒冷，受伤的战士看到他们的伤口发出柔和奇异的光芒，而第二天早晨，伤口已经愈合了一半。

她特别注意到了一则故事。

有一次战役伤亡惨重，一名来自德比郡的士兵勉强幸存，但之后他的神态和行为都和之前迥异。他说一位阵亡战友的灵魂附在了

自己身上，不让他睡觉休息，在他脑海里窃窃私语，导致他说话和行为都很怪异。牛津有一位叫本杰明·快克的外科医生对这名士兵进行了外科手术，用自己发明的器械在他头颅上钻了个孔。手术后病人完全恢复，再也没有抱怨过有鬼魂附体。

言和读了这则故事，然后又读了一遍。她心里再次燃烧起了希望的微弱火苗。那位医生有可能只是治好了这名士兵的热病或者幻觉，但如果他真的被鬼魂附身了呢？会不会科学和医药的新技巧真的能把鬼魂驱逐出体外？她之前从未想过这一可能性。

如果詹姆斯的身体里仍然有他的灵魂，也许这个医生能救他。

第18章

到了星期天做礼拜的时候，言和和费尔莫特家人一起，坐在了陈列室她的新位置上。

说完“阿门”之后，仆人们陆续从教堂走了出去，但是长者们都还坐着。言和别无选择，只能和他们坐在一起。足音完全消失之后，这里沉寂得像地下室一样。

神父又开口了。

“在最近一次的汉尔顿山战役中，无限仁慈的万能的主从世上带走了许多他的仆从，他们围绕在主的身边，从此光荣永驻。”

接着他提到了两位费尔莫特成员。在赛蒙用刀结束了他伯父的生命之后，他们也就此永逝。罗宾·布克斯梅尔·费尔莫特，亨利三世时期的骑士长，曾赢得过奎克和班所沃战役；缇瑟堡的杰瑞迈·费尔莫特，曾在枢密院效力于四位国王。

言和时不时听到身后的长者发出一声微弱的叹息，像是爬行动物发出的声音。他们失去了几个世纪以来协同合作的盟友和亲戚。也许他们没有眼泪，至多也只能发出一声干巴巴的嘶声罢了。

也许这一损失还残忍地让他们记起了自己生命的脆弱。只要不幸被一把匕首刺中，他们便与永恒擦肩而过。他们也许会发出烟雾般的尖叫，接着那声音消散在空气里，正如他们所鄙视的普通魂灵一样。

牧师只顺带提到了罗伯特先生和安东尼先生。他们的悲剧只是其次，只是酒瓶摔碎了，泼洒了价值连城的老酒。

言和知道长者也是这样看待自己的。她本身毫无意义，只是一个肉身容器，等待盛纳新的意义。

*

从教堂出来以后，一个裁缝来给言和量体裁衣，还有一个鞋匠量了她脚的尺寸。既然她现在是“莫德”了，他们需要她穿上新衣服。当然，没有人问她对款式和颜色有什么意见。

到了下午，艾普女爵来检查她了。

“张开嘴。”女爵说。言和不情愿地照做了。女爵仔细地检查了言和的牙齿，坚持要她把头发放下来，然后拿一把细齿梳子梳理她的头发，检查梳齿上是否粘有虱子。

接着她还问了言和一连串的问题，语气同样冷漠且无动于衷。言和有没有虱子？有没有哪里搔痒或者疼痛？贞洁是否还在？有没有过头疼、背疼、短暂的晕厥？喝过烈酒吗？有什么特定的食物让她呕吐？

在这之后，言和被告知她需要洗个澡。

言和战战兢兢地接受了这一消息。她之前从未真正洗过澡，她听人说洗澡很危险，水可能会从皮肤的毛孔渗入，带进去各种疾病。她像其他人一样，通常只是用破布擦洗身上，也从未脱光衣服，一次只脱下几件以免着凉。裸露身体很容易导致感冒。

尽管她抗议，但家族的木质浴缸还是被抬了过来，放在她新卧室里熊熊燃烧的壁炉前面。地板上乒乓作响，一群仆人从厨房打来一桶桶热水。

“我能不能要求在浴缸周围挂一块布，挡住凉风？”言和脸红了。在艾普女爵面前她并不急着脱衣服。艾普女爵有女人的身体，但言和知道她里面藏着的鬼魂恐怕都是男性。如果费尔莫特的人只保存他们认为的“重要”鬼魂，里面是不大可能有女性的。

“你变娇贵可真快啊！”很难说艾普女爵的语气是鄙夷还是赞许，她若有若无的微笑令人难以解读。

但浴缸周围还是挂起了一块布帘。布帘围成的小帐篷锁住了蒸汽，也把窥视的眼睛挡在了外面。一切就绪之后，艾普女爵出去了。

我们马上要蹚进一条温暖的河，熊，不要害怕。

言和穿着连衣裙，小心翼翼地踩进了水里，坐在了浴缸边缘。水已经变温了。熊开始很紧张，但是它发现水并不咬人，于是放松下来。言和努力不去想她的毛孔正在打开，身体的防御千疮百孔。然而，温热的水蒸气给人以懒洋洋的安慰和享受，言和小心地把水撩在身上，看着她身上的水疱变白变软。

房间那边传来了微弱的窸窣声，她知道门又打开了。帘子分开，负责房间的女仆贝丝走了进来。她手里拿着一把刷子，还有磨碎的白香皂和干花做成的浴球。熊闻到了烟灰、油和薰衣草的味道，它感到迷惑不解。它不知道香皂是危险的东西还是食物。

“贝丝！”这是言和在“攀升”之后，第一次有机会在无人注视的情况下和其他女佣说话。她把声音压低，“贝丝……我需要你的帮忙！”

贝丝脸红了，但是没有抬头看她。她跪在浴缸的一边，好像什么都没听见一样，开始认真地搓泡沫。

“我被囚禁起来了，贝丝！这笼子看起来挺好，但门上有锁，白天晚上都有人把守。我在这儿很危险，我的时间也不多了。我得逃出格芮斯海！”

然而贝丝不愿抬头看她。想交朋友现在太晚了。言和总是小心翼翼，不常与其他仆人打交道，她觉得他们中间无形的分隔总有一天会裂开。而现在，她能看出贝丝也一定一直以同样的方式看待她。这能怪她吗？何必费心喜欢一只将要被喂肥端上桌的猪呢？

接着，有一瞬间贝丝接触到了她的目光。拜托，贝丝惊恐的眼神在说，拜托别说了。

“他们叫你不要和我说话，是不是？”言和小声说，“但他们现在听不到，我不会告诉他们的。”

贝丝又快速看了她一眼，这一次言和没有看错，她眼里满是恐惧和怀疑。“不，你会的。”那神情好像在说。

言和明白了。言和自己不会对费尔莫特家族的人揭发贝丝，但不久之后，言和将不再是言和。她将只是一个容器，而她的入侵者将在空闲之余拨开她所有的记忆，发现贝丝的不忠。

“把刷子给我，”言和气馁了，“我自己能搓背。”贝丝嘴唇颤抖着，绝望地回头瞟了一眼身后。

“不行！”她一脸惊恐地小声说，“请不要赶我走！我……他们要我……看你身上有没有粉刺、脓疮、疤痕之类得病的迹象……”

原来让她洗澡是因为这个。他们仍在考虑她是否是适宜的居所。她怀疑自己是一块被漂洗的麻布，等待被穿戴。

“那就把我所有的瑕疵都告诉他们！”言和发火了，“所有疤痕、鸡眼、水疱。还不够呢，告诉他们我仍是个疯子，时不时会发作，告诉他们我浑身都是水痘，还怀了孕。”

不论如何他们都会用我的，但我要让他们觉得恶心，如果我能让他们感受到一丝我现在感受到的恶心，那也算是赢了。

*

熊，熊，原谅我。我答应过你，我们有一天会自由的，但现在不可能了。

我想保护你，所以我才一直让你别出声，让你退下，这样没有人会知道你的存在。是我让你变得安静温顺。我从没想要驯服你，熊，但我的确这么做了。

很抱歉，熊。

夜幕降临，她看到一辆马车在庭院中停了下来，前后轻轻摇摆。有一阵子她满怀希望是继承人或者其他备用的人回来了，又或者是赛蒙被找到了。但没有人进去，也没有人出来，马车只是在那儿等候着，暮色给木质的马车镀上了一层钝银色。

不到一小时，他们来找她了。

那张小桌子当武器有足够的分量，也够轻能让她举起来。门打开时，她站在门后抡起桌子，使尽全力砸向第一个走进来的人。她满心以为进来的是柯罗，或者至少是个普通人。

不是的，进来的是麦玛杜克先生，他有几辈子的经验应对这种虚张声势的袭击。他伸出手拽走了那张桌子，速度快得有如蝗蛇。她几乎没看清他的动作，手里就已经没了木桌。

他们绑住她的手脚腕，把她带下了楼。她拼命踢打，用头撞击，在去小教堂的路上一直挣扎。

第19章

教堂已经被鬼魂侵占了。只有几支燃烧的蜡烛在黑暗中发出孤独的光，照亮了大理石碑、一尊雪花石膏做的骑士像，还有一个躺倒的木质圣像，旁边是矮胖的木质吊唁者。言和能猜到仪式是纪念谁的。只有已经永远死亡的才是光辉的，才是真实的，在深渊中闪闪发光。

但言和也是真实的。她手腕上勒紧的绳子是真实的，麦玛杜克先生和小柯罗抓得她生疼也是真实的。

“葛特丽管事！”她大吼，声音响彻教堂，音量大到亵渎神灵，“贝丝！艾里思！帮帮我！”她知道，她们不会来帮她的，她只身一人。但至少会有仆人能听到她，至少她还能被记住。她想让他们知道自己走得并不情愿，也不安详。如果他们能记住这些，那她还没有完全消失，即便她将只是他们记忆中的一块伤疤，存在于他们试图忽略的愧疚之中。

圣坛上铺着深红色的布，上面有一支蜡烛。深红色，吊唁的颜色。圣坛边缘用银线镶着一枚十字架，如同舌头上的沟壑。

圣坛前面摆着两把椅子，和第十二夜那天的布置一模一样。一把椅子上倚靠着不省人事的费尔莫特勋爵。他的头歪斜在一边，目光在烛光中闪烁着，动啊动啊，像被玻璃杯困住的昆虫一样。

第二把椅子如同王位，在费尔莫特勋爵继承的那天晚上，她曾看到托马斯先生在里面痉挛抽动。言和被按了进去，她的手腕被反绑在后背上。小柯罗在她腰际绕了一根绳子，系在椅背上。

“别丢人现眼了！”艾普女爵从黑影中走出，大声叱责，“你现在在上帝的住所，放尊重点！”

“那就让上帝听我说！”这是言和能想到的唯一比费尔莫特家族的人更可怖的力量，“上帝有眼——他能看到你们在做什么！他能看到你们杀了我——他能看到你们的妖术——”

“大胆！”艾普女爵怒喝道。有一瞬间她似乎准备打言和，但她举起的手又放了下来。她当然不会在一张不久将属于费尔莫特勋爵的脸上留下瘀青。

“我们的传统受到了教堂，”这个老妇人厉声说，“还有六位主教的佑护。正是上帝本人赐予了我们传宗接代的本领，允许我们积蓄几个世纪的智慧。而我们也对他尽职尽责，许多费尔莫特家族的成员都加入了教堂，当上了主教，甚至大主教！上帝站在我们这一边。你竟然有胆子跟我们说道？”

“那你告诉所有人！”言和愤怒地说，“告诉全世界你们的鬼魂偷走了生者的躯体！告诉他们你们有上帝的准许，看他们怎么说！”

艾普女爵靠得更近了。她把言和散乱的头发拨向一边，然后往她脖子上系了一块布，就在她下巴下方的位置。言和感觉到布被系在了椅子上。

“我要告诉你，”艾普女爵冰冷地说，“什么叫对神的不敬。不知服从，不知感激，粗鲁无礼。”

言和知道这个老妇人是认真的。艾普女爵的鬼魂相信这个世界有它闪闪发光的自然秩序。正如火苗向上蹿，河水向下流，所有东西都各就其位。在这个巨大的金字塔底部是芸芸众生，然后是中间阶层，上面是贵族，闪光的尖顶是全能的上帝。每个阶层都顺从而感激地看着上面的阶层。

对于艾普女爵来说，不服从不只是粗鲁无礼而更像是犯罪，破坏了上帝的自然秩序。不服从是水向上流，老鼠抓猫，月亮流血。

“你和魔鬼串通一气，”言和怒声说，“服从你没什么好下场！”

“柯罗，”艾普女爵冷静地说，“扶住她的头。”

小柯罗抓住了言和的头，言和想挣脱却被按住动弹不得。艾普女爵抓住她的下巴，掰开嘴。

“救命！”言和喊出了最后一句话，嘴里被强行塞入一根木棍，嘴撑开到下巴都疼了。喊叫是愚蠢的，她浪费了最后一句话。没有朋友赶来救她。

教堂门口传来了紧张的声音。

“勋爵，女爵……”老柯罗站在门边。

“你觉得现在这个时间打扰我合适吗？”艾普女爵厉声说，手中还抓着嵌在言和嘴里的木棍。

“抱歉——荒原上发现了篝火。您说如果看到任何迹象……”

“我们来处理。”麦玛杜克先生对艾普女爵快速说。他向门口走去，然后犹豫着停下，皱着眉头，“你今晚还要出行吗？”他小声继续说，“如果敌军临近，道路会很危险。”

“这我们很清楚，”艾普女爵生硬地说，“这也是为什么这件事必须早点结束，我们好离开。我们要给国王送信件和钱，情况紧急——如果要和信使碰头的话，我们必须今晚就走，绝不能耽搁在这种地方。”

“那把你的戒指图章交给能信任的人，让他去！”麦玛杜克先生坚持道。

“如果有任何人值得信赖，我们会的。”艾普女爵抿住了她的薄嘴唇。看样子她脸部的肌肉早已忘记了该如何微笑。“去吧！我们来处理这件事。告诉凯特摩尔把马车准备好，我们马上下来。”

麦玛杜克先生从教堂走了出去，柯罗跟在后面，关上了门。

“她的嘴和眼睛都必须大张着。”艾普女爵说。小柯罗仍用两只手抓着言和的脑袋，伸出拇指掀开她的眼皮。她的眼睛湿润了，世界开始在她眼前变得模糊。

她被打开，好让鬼魂更容易进入。言和无声地扭动着身体，想让自己的双手挣脱出来。

“现在抱怨太晚了，莫德，”艾普女爵说，“这件事经过了你的同意。你住在我们屋檐下、吃我们提供的饭的每一天，你都同意了。你的血肉是我们的饭食做的——是我们的。现在回过头来哭喊太晚了，现在是你表达感恩的时候了。”

言和能感觉到自己的脸上一片潮湿，她的眼睛因为疼痛流下了泪水，当她想到艾普女爵可能以为她在哭，她竟为此觉得生气。她已经看不清其他人的脸了，他们在烛光下成了粉色的光晕。

“诸位大人，”艾普女爵换作恭敬的口吻说，“道路准备好了。”言和知道她是在跟费尔莫特勋爵身体里面的鬼魂说话。“这个女孩很麻烦，最好派您的探员先行，征服她之后好为您做好准备。”

探员？言和从未听过这个词，但她的脊柱一阵发凉。

停顿了很长时间。沉默却有某种刺痒的感觉，有如下雨前的空气。言和的耳边有嘶嘶的声音——微弱的低语声像干燥的纸一样。

接着言和看到托马斯·费尔莫特张开的嘴中，有一缕蛇状的烟舌飘出。他的下巴下垂着。烟舌爬得离她更近了些，模糊地蜷曲着，膨胀成了柔软的蛇般的阴影。它没有扭动也没有融化，而是目的不详，嘶声靠近了她。

言和尖叫、扭动，试图用舌头把木棍推出去，但都无济于事。她试图叫喊，从她口中飘出的字词模糊，只发出破碎的声音。她看到它像没有眼睛一样闻嗅着靠近她的脸。是烟，却又不是烟。它扼杀了所有光。

接着，它扭动到她的脸前，只一个动作就迅速进入了她的嘴和眼睛。她的视野变暗、变得扭曲了。

探员在她脑海里。她连声尖叫，即使想停止尖叫也做不到。她能感觉到它正沿着自己的念头滑行，和灰蛾一般柔软，坚定地探寻着。它强行进入了她的最隐秘处，但它不应该在那儿。她觉得仿佛有虫子在她的脑海里搅动一般。言和用意识对它出击，但它奋力击退了她，把她挤到头颅的边缘，给自己腾出地方。

言和的尖叫不只是出于恐惧，还有愤怒。愤怒变成了怒吼，但她不是一个人在怒吼。

突然她能闻到熊的味道了。她的血液如同被烧热的金属，脑海里着了火。在她头颅的某个地方，熊正在出击，带着可怕的力量笨拙地横扫而去。巨大的力量震动着她的头骨，令她恶心。她感觉到探员被击中了，它正猛烈地抽动着，像一条被烫伤的蛇一样挣扎着。

一声断裂的巨响之后，言和意识到她把木棍咬裂了。木头断裂，碎木片嵌进了她的牙床。她挣脱了手腕上的绳子，撕扯着系在她胸前和脖子上的绳子，直到绳子也断了。

艾普女爵猛地后跳，速度和她的年龄极不相符。小柯罗没有动，也没有躲过言和凶猛的横扫，他的太阳穴被击中了，小柯罗飞到了房间的另一边，重重地摔落在长椅上。橡木长椅向后倒去，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

言和站在那里，吐出嘴里的碎木片和碎裂的鬼魂。她的心脏在搏动之中认清了环境，理智如同迷失在暴风中的海鸥。这一刻她是熊，熊也是她。

下一个心跳，言和恢复了一些意识。艾普女爵用几个世纪勤于练习的敏捷，从袖口掏出一支发簪，挡在自己面前。她用她能发出的最高的声音喊叫着什么。请求支援？是请求生者的支援，还是死者的支援？

又一下心跳，她的胸口一阵疼痛。艾普女爵的动作像蜻蜓一样快，她手里的发簪被染红了。但是言和的脑海里如同奏响着暴风交响曲，疼痛和恶心只是几个音符罢了。

小柯罗趴在她脚下，他在震惊之中喘不过气来，他的一只手剧烈地抽动着。他抬起头看着她，呆滞的眼睛里反射出一个疯女人的映像。他眼神一闪，落到了言和身后，艾普女爵正举起剑，准备好要猛冲过来。

艾普女爵冰冷的眼睛看入言和的眼睛，她看到了熊。

言和看到那双古老的眼睛里闪过震惊，似乎在问："女孩，你干了什么？"

就在那时，言和的手掌带着击碎头颅的力量挥了出去。一击之下，言和胳膊的每个关节都在震动。她的心脏一下搏动着黑暗，一下搏动着光明。艾普女爵瘫倒在地板上，她看起来小多了。就像一个睡着的老妇人。

而且她正在流血。

言和站在那里大口呼吸，她的思绪和视线时而清晰时而模糊。她在哪儿？小教堂、几缕光亮、断裂的木头、地上有两个人。疼痛感遍及全身，似乎有光从窗口照进来。

想，快想！

她不情愿地弯下身子去摸艾普女爵的手腕。她时刻害怕那些鬼蛇会从长者的嘴里扭动出来，跳到自己的嘴里，但她必须知道她是否还活着。

凝滞的脉搏还在持续颤动，显示出生命的迹象。她能看到小柯罗也在近处呼吸着。

言和回忆起鬼蛇扭动着挤进她的脑袋的画面，几乎难以压下心中的怒火，想要像踩碎鸡蛋一样一脚踩向艾普女爵的头，但她没有。"他

们活该去死，”她迷迷糊糊地想，“但我不该做个杀人犯。”

“想！”她对自己说，“快想！”

她的目光落在了艾普女爵手上银色的戒指图章上。她盯着戒指，脑海里一个计划慢慢成形了。不，那个想法鲁莽得几乎难以称作是计划。这是一场荒唐透顶的绝命赌博，但她只有赌一把了。

言和跪了下来，她摘下艾普女爵的斗篷。摸索之中她的爪子生疼。不——是她的手，她的手生疼。

她从那双皱缩的手上摘下手套和戒指图章，拿走了老妇人的手包和系在她腰带上的包裹，然后快速穿上斗篷、手套和戒指，把其他东西放在她的口袋里。她转念一想，把那支发簪也捡了起来。

言和只停下回头看了一眼王座上瘫坐着的费尔莫特勋爵，他的目光追随着她。他看起来仍然是托马斯先生的样子，把他留在那里感觉很残忍，但她别无选择。

“对不起。”她小声说。

晚上十点钟了。言和即便在熊的状态之中，仍然知道走哪条路能避免引人注意。这些年来她默默记下了不同的通道，哪条路有脚步声回响，哪条路悄无声息，这些都成了她下意识的直觉。正好，她今天的意识状态不太正常。

麦玛杜克先生走过的时候，言和刚好躲到窗边座位的阴影里。她屏住呼吸，直到他走了过去。他没有跑，因此他应该没有听到艾普女爵的呼救声。但只要他一到教堂就会看见一片狼藉。只要几分钟之后，警报声就会响起。

她快速跑到陈列室，从一副铠甲身上取下头盔，从里面拿出了她逃跑用的背包，里面有她细心缝起来的绳子。

没有时间从厨房跑出去了，她也不能冒险从正门离开。她偷来的衣服在黑暗中也许能勉强混做艾普女爵，但在大厅里人多蜡烛也多，

她会被认出来的。

成败在此一搏。

慌忙之中她把绳子的一端系在墙上的火把架上，打开了最近的一扇铰链窗。窗户位于二楼，在房子的侧面，她从那里俯瞰着庭院角落里一片黑漆漆的鸢尾花。

言和的心跳到了嗓子眼儿。她把绳子的一头抛出窗户，自己爬到了窗沿上。她把绳子绕到两只手上，开始沿着墙向下爬，在黑暗中摸索着石头缝隙手能抓的地方。她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还有绳子一阵阵开线的“啪——啪——啪”的声音。

离地面还有四英尺的时候，绳子断了，她摔倒在地，但她的身上只是略有瘀青。她把斗篷拉到脸上方，鼓起信心，沿着房子的角落慢慢行走。

透过斗篷的布料，她勉强看清正在等待的马车，还有坐在车顶的车夫。希望车夫看到艾普女爵的斗篷，不去猜测为什么他的主人不期然从房子的另一边走了出来。

她伸出戴着手套的手，暗淡的月光下戒指闪烁着光芒。车夫恭敬地朝她点点头，摸了摸自己的前额。

车门打开着。她走过去准备上车，她鼓起勇气抬起头……和葛特丽管事打了个照面。

葛特丽管事在车厢里躬着身。车厢的座位上放了细纹布包裹的篮子，无疑是给艾普女爵路上的供给。

葛特丽管事震惊地瞪着言和，她的一只手放在胸口，粗重地喘着气。言和知道她认出了自己，而自己一定面色凌乱而愧疚。她只有盯着她宽大阴郁的脸——她的导师、伙伴、折磨她的人——她喜欢葛特丽管事，但从未对她交付任何重要的事。

言和嘴动了动，说出了贝丝曾试图对她说的话。

“求你了。”

很长时间之后，葛特丽管事垂下了目光。

“抱歉，夫人，”她清楚地说，好让车夫听到，“上帝保佑您旅途顺利。”

她走过言和身边，笨拙地用她痛风的腿向她行了个礼，然后一瘸一拐地走回了房子。

言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运气。她快速爬进马车，敲了两下车顶。车夫对马吹了个口哨，马车猛地开动了。

谢谢你，葛特丽管事，她默默地想，谢谢你。

房子里某个地方传来了模糊的喊叫声。言和似乎听到了麦玛杜克先生的声音。

“关上门！”模糊的声音说，“关上门！”

但她听到是因为她用心在听，车夫似乎压根没有听见。马的步伐变成了小跑，他们现在已经出了庭院和大门。小跑提到了中速，道路两旁的椴树向后迅速退去，他们已经在主路上行驶了。月光下，荒原崎岖冷漠的脸上，低矮的植物如同银色的胡茬。

第四部分：

朱迪丝

第20章

马车的窗户挂着窗帘。头顶，车顶一个圆环上挂着一只灯笼，细长的光线在马车里跳跃。

言和觉得又冷又恶心，浑身止不住地颤抖。到处都疼。熊对囚禁她的人出击救了她，但用的是她的身体。现在她开始感觉到身上的瘀青和扭伤了。她只希望自己身上没有发生断了骨头或者丢了牙齿之类的情况。

她嘴里有血，还有被熊轻易撕裂的探员散发着的灰蛾般尘土的味道。那是谁的鬼魂？也许是曾经被利用过的人？他们在生命的最后关头是否也在尖叫？言和并不为他们感到悲伤，只是一想起自己吐出那几缕被撕裂的鬼魂，就觉得有种空洞的恐惧。

言和无法正常思考。她能感觉到熊很疲累，但同时也躁动不安，十分困惑。

熊？熊——怎么了？

它第一次好像并没有听见她。它像被蜜蜂蜇了一样，盲目地觉得难受而顾不上她。她深呼吸，试图把它安抚下来。

麦玛杜克先生现在在做什么？她想象他跑到庭院中，看到她已经逃走了。他发令给马配好鞍，来追赶她……

马车跑得很快，但比不上骑手全速行进。去伦敦的大路像粗缎带一样横跨整个荒原，两边都是开阔地，一英里之外马车便清晰可见。如果它待在大路上，不一会儿就会被追上的。

她在哪儿呢？她轻轻掀开窗帘向外看。树在无声地滑过，在银黑色的天空上像刺绣一样。他们过了一个地标，一个巨大的悬崖像人的拳头，在黑色的灌木丛映衬下岩石是惨白色的。

言和花了好几年掂量哪条路线最适宜逃跑，心里默默记下哪条小路不引人注目。如果她想得没错的话，前面就是……对！就在那儿！尖锐的黑影正是一棵被闪电击中的橡树。她深吸了一口气。

“车夫！”她高叫道，声音盖过了马蹄声和缰绳的声音，“向左转！”她的声音因为刚刚咆哮已经变得沙哑了，但她试图模仿艾普女爵傲慢刺耳的音调。“在断树前面向左转！”

马夫点了点头，勒紧了马。即使他注意到她的声音有哪里不对劲，他也没有表现出来。也许在车轮吱呀声的掩盖下，人们喊叫的声音都差不多吧。

他在树前面小心地掉转马车，慢慢驶上了一条破烂的老路，路旁的土堆上都是簌簌抖动的荆豆丛。马车猛地晃动、摇摆、倾斜，言和开始担心车轮可能会散架。

正当言和觉得安全一些了，马车突然慢了下来，停住了。车夫在低声安抚马匹。正当言和张嘴准备发问时，她听到了车夫听到的声音。

在他们身后，也许是在去伦敦的那条大路上，黑夜里响彻着马蹄奔跑的声音。是一匹马，也许是两匹。

言和闭上眼睛，祈祷高大的荆豆丛把马车藏在了里面，祈祷马车顶不会像甲壳虫的后背一样在月光下闪闪发光。熊上演的闹剧已经让她筋疲力尽，她再也没有力气跳出马车逃跑了。

马蹄声更响了。越来越响，直到仿佛离他们只有咫尺之遥。但马没有停下。马上的人路过他们，然后渐渐消失了。

骑马的人没有看见马车，马夫也没有认出他们是格芮斯海的人。马车又缓缓开动了，言和的心跳慢了下来，没那么痛苦了。

希望魔鬼给你带路，麦玛杜克先生。希望你一路走到贝董峰才发现你错过了我们。

很明显，艾普女爵的车夫习惯秘密出行了，这一事实现在意外地有用。道路分岔时，言和让他走一条颠簸的打猎的路，深入树林里。黑色的树向下压，保护马车不被看见。车轮的辐条之中，藤条和枯树枝发出断裂的声音。

言和就着灯笼的光检查了自己的伤口。她的牙齿完好，不过得从牙床挑出几块碎木渣。艾普女爵的发簪刺破了她的肩膀，但伤口不深。她身上还有许多瘀青，左眉毛也感到尖锐地疼痛。回想之下，她把小柯罗扔出去时，关节似乎有柔软的断裂的感觉。

她的身体需要睡眠才能自愈。她的头也背叛了她，变得越来越沉。她一遍遍地惊醒，但最终疲惫像是用柔软的手指罩住了她的大脑。

*

“喂！”

言和猛地醒了过来，惊吓之中她感到胃部一阵搅动。她对着一只灯笼痛苦地眨动着眼睛，灯笼后面勉强能看清一个男人苍白的、长着方下巴的面孔，脸上堆满了怀疑和困惑。他正站在马车门边上，盯着她。

言和这才想起来她在哪儿，又是为什么会在这儿。这个瞪着眼睛的人一定是车夫了。艾普女爵怎么称呼他的？凯特摩尔？

“见鬼了，你是谁？”他质问。

言和知道，他一定以为自己会看见艾普女爵。明明是她的斗篷、戒指、手套。而现在，他却发现一个面容疲惫的十五岁女孩坐在他的

马车里。

她能怎么办？趁机逃跑？求他不要出卖她？

不行。

“把那灯从我们眼睛前面移开，凯特摩尔。”言和尽全力用冷冰冰的权威口吻说。她想起艾普女爵僵硬的姿势和红色的薄嘴唇，于是直起自己的后背，把嘴唇抿成了一条线。“我们的睡眠必须不受打扰，到达目的地时必须精力充沛。”

这是一场赌局，危险且走投无路。她的赌注全部押在了车夫身上，车夫应该知道费尔莫特的长者看起来并不总是像费尔莫特长者。

灯笼晃了晃。言和能感觉到凯特摩尔的犹豫和沮丧。

“夫……人？是您吗？”

“当然，”言和尖锐地说，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你以为我会把这东西交给别人？”她伸出手，戒指在灯下闪闪发光。

“不，夫人——原谅我，夫人。”他怯懦了，语气听起来很后悔。言和忍住没有舒一口气，“我……我不知道您换了……居所。我能否问——”

“不行，”言和快速厉声说，“这么说吧，我们过了很疲劳的一天。”庆幸的是，她装出来的高傲允许她粗鲁无礼地躲避问题，“你为什么停？我们到目的地了吗？”

“没有，夫人——我……我以为您敲了敲车顶。”

“你弄错了。”言和快速说。然而她右手的确有酸痛感，就好像击打了什么东西一样，“还有多久到？”

“我想，我们还有一个小时就到安全房了。嗯……我们到了以后，您想如何被介绍给其他人呢，夫人？”

其他人？言和惊恐之下思维一片混乱，她用尽自己的意志力才把思维集中起来。她敢在和别人的会议之中冒充艾普女爵吗？如果他们熟悉女爵，不一会儿就会把她看穿的。

有一阵子她思索要不要让车夫把她带到别的地方，但这样肯定会引起他的怀疑。言和的伪装像蛋壳一样脆弱，戳一下就全碎了。

“告诉他们，我是艾普女爵的代理。”她说。这样说似乎是最安全的选择。

“好的，夫人。该用什么名字？”

一本老旧的基督故事集中的插画突然跳到了言和脑海里。一个愤怒的女人一只手提着剑，另一只手提着割下来的脑袋。

“朱迪丝，”她脱口而出，“朱迪丝·格雷。”

车夫摸了摸自己的额头，退下了。

言和缓缓舒了口气，关节的疼痛却让她皱起了眉头。她的手难道真的打到什么东西，发出的巨响连车夫都听到了？

会不会是熊在她睡着的时候又控制了她的身体？它反常的躁动令她不安。三年以来，它一直都是她的灵魂伴侣，她的另一个自我，而现在她不知道它出了什么事，也不能问。

那场打斗让它又惊又怕，她告诉自己，仅此而已。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她必须在和“其他人”的见面中蒙混过去，她没有时间做准备了。如果她想装作艾普女爵事务的代理人，她就必须知道艾普女爵的事务是什么。

马车底板上放着一只箱子，上了锁，但是她在艾普女爵的手包里找到了钥匙。箱子里放了那么多金币，言和看了有点头晕。这应该是给国王的钱。

艾普女爵的包里有一小包文件和一个小瓶子。言和拧开瓶盖，小心翼翼地闻了闻，害怕是毒药，但是瓶子里闻起来是洋蓟汁的味道。

言和就着灯光看了看文件。阅读总是件苦差事，但奇怪的是，今天晚上却毫不费力。不管是什么原因，她很高兴。一些文件看起来是战争报告，一些小纸片上写着奇怪的密码，言和认不出这些字母。

言和不再怀疑了，艾普女爵是个间谍。

有一封用粗花体字写的信格外吸引了言和的注意。

向我的朋友和血亲们致敬：

如果这封信现在在你手中，那么我现在要么已经卸任了我的军中职位，要么已经在此过程中消亡。如果是后者，那无疑你们为了保护家族的珍贵名誉，已经掩盖了我的行为。如果是前者，那么我现在已经摘下了帽子上的衔位，另谋高就了。

你们会说我是变节者，但至今，我发现我的责任和使命更偏袒议会一边。我宁愿做国王的叛徒，也不愿背叛自己的良心。我必须承认，如果我知道我的血亲看重我的话，那么我的良心也许会更柔软一些。天知道我如何等待你们的宠幸，祈祷你们看重我的价值，让我加入你们，但我不愿再赌上我的生命和灵魂，听凭你们垂怜了。

我同情军团的士兵，但我的新朋友如果看不见证据以证明我的信仰，是不会信任我、接受我的投靠的。

我从档案室拿走了一个小东西，用来保障我的安全。如果你们与我为敌，如果我在房间外面看见柯罗的面孔，那么议会将拿到特许状，那么从彭赞斯到爱丁堡，每个大街小巷的印刷机都将拿到特许状的复印件。世界都将知道你们是魔鬼，而国王也是魔鬼的帮凶，然后我们看风朝哪边刮吧。

请相信，如果我发现自己身陷囹圄，我绝不会手下留情。血亲终归是血亲，一个人首先要把上帝赐予他的脖子保护好。

您最深情的血亲
赛蒙·费尔莫特

言和拼命忍住才没有把这封信揉成一团。那么就是这封得意扬扬的信让费尔莫特勋爵心碎，一夜之间毁了他的健康！赛蒙不仅弃逃了，他还叛变加入了议会军。他早就冷血计划好了这一场背叛的戏码。

我同情军团的士兵，但我的新朋友如果看不见证据以证明我的信仰，是不会信任我、接受我的投靠……

言和把这句话读了一遍又一遍。他故意把詹姆斯和军团引到了致命的危险之中，然后把他们留在了那里。他宁愿把他们全都牺牲掉，好获得新盟友的赞许。

她不怨他想逃离自己继承家庭灵魂的使命。毕竟，多少年了，她自己也在试图逃走。她甚至也不能怨他在长者背后捅刀子。但她怨他背叛了詹姆斯和整个军团的人，这些他的仆从都曾追随他、信任他。

原来金童赛蒙一直以来都不开心，或者说还不够开心。如果他能确信自己的灵魂也能像其他这些不朽的灵魂一样被保存下来，他可能还会接受勋爵的财富和负担，甚至还会做主人招待那些不朽的魂灵。但他无法确认。他明显已经为了这一刻预谋已久，正如言和一样。

“不，他和我不一样。他就像其他费尔莫特家族的人一样，不过又是一个有钱人，认定这个世界欠他的，而只要流的是别人的血，让他付出什么代价都可以。”

言和长出了口气，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现在她至少知道艾普女爵计划把这封信，连同军事情报和赛蒙叛国的证据都交给要去牛津的一个信使。言和不比他人聪明多少，但她至少知道如何见机行事。

然而她还有一个紧急的问题。艾普女爵知道马车要去哪里。这个老妇人一旦恢复开口说话，费尔莫特家族的人就又会紧追言和的脚跟

了。此外，会面之后，马车可能还等着把“艾普女爵”带回格芮斯海或者她自己的住所。

言和擦了擦脸，把发辫掖回帽子，试图制订一个计划。

*

马车到达安全房时，已经是凌晨时分了。车门打开，一只手伸出来扶她下车，言和觉得有些不适应。熊的视力穿透黑暗，言和看了看周围的环境。他们已经出了森林，天际沉闷且雾气弥漫，只有几棵树在摇摇晃晃。

马车停靠在一栋孤零零的房子外面，那房子背靠着一座小山丘，旁边一台绿色的水车正在滴水。水车的池子里满是杂草，但水面时不时闪出一片月光。

车夫一敲门，一对年迈的夫妇就把门打开了，沉默地示意她走进来。他们明显正在等言和，至少在等什么人。

“都还好吗？”车夫问。这对夫妇正领着他们穿过又黑又冷的走廊，那里散发着老鼠和陈年干草的气味。

“过去几个月还不错，”女主人说，“之前军队强制我们提供住宿，议会军队像蝗虫一样住了进来，把厨房扫荡了个精光。”她的眼睛快速扫过言和，好像很害怕她提出异议，“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我发誓！”

言和被带进了一个狭长的小客厅，熊熊的炉火燃烧着湿木柴，不时溅出火星。“其他人”都在等她，两个都是女人。根据门打开之前她们交谈的声音判断，她们两个人应该互相认识。言和一进来她们都不说话了。

其中一位个子很高，高高的帽子下面露出鲜红的头发，脸上贴着六七个黑色的塔夫绸圆片[注]。言和知道现在很流行这样的贴片，但就算赶时尚六个也太多了。贴片也许是用来掩盖痘印的，言和猜想这个女人得过的水痘可能比自己还要严重。

另一个女人年纪较大，宽脸，头罩下面的发辫颜色就像用旧的绳子，眼睛是天空的蓝色。这样的妇人十分常见，言和想，但是她看起来绝不愚蠢。

言和进来的时候，她们点头致意，但在女主人离开之前一直没有开口说话。红头发的女人仔细地看了一眼艾普女爵的戒指，似乎很满意。她们快速地介绍了自己，随意得有些奇怪。红头发的是“海伦·法万德”，老妇人是“佩格·库堡”。言和感觉这些名字应该和“朱迪丝·格雷”一样真实。

“我们以为是别人。”海伦说。她带着些苏格兰口音，言和估计她的家庭可能是跟随上一任国王从苏格兰来到英格兰的。她手上有一枚银戒指，言和猜想她的直率来源于绅士阶层的自信。她就像一匹被悉心喂养的马，但略有野性，还有地方甩开腿奔跑。

“我的主人原想自己来，”言和快速说，但也没有撒谎，“发生了紧急的事，她临时改变了计划。”

“不严重吧？”佩格问道。她犀利的眼神毫不掩饰关心和好奇。

“她没有对我透露。”言和迅速说。

“你为陛下带来钱了吗？”海伦问。言和把箱子和钥匙递过来之后，她似乎放心了。

“是的……但计划有变动。”这一步有些跳跃，“我的主人要我和你们一起到牛津去。”

两个女人对看了一眼。

“和我们一起？”海伦说，“为什么？”

“她要我亲自传达一条口信——不方便写在纸上。”言和希望这个故事听起来模糊但足够合理。

“她把这件事托付给你了，”海伦尖酸地说，“她之前用你办过类似的事吗？”

“我给主人办过一些私人事务——”

“什么事务？”海伦打断她。

“唉，不要拔这只小鸡的毛了！”佩格口气略带责备，“她不能透露她主人的私事！”但在和蔼的笑容之外，她的眼里仍有疑问。

“道路改变方向，我想知道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海伦反驳，“而且……小孩，我不喜欢办这种事的人年龄这么小。我们要冒险穿过敌军！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如果我们被抓住了，幸运的话就要在监狱里度假了——”

“你有可能，”佩格干巴巴地说，“要是我的话，可能就把脖子抻成天鹅了。”

“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还没断奶，不熟悉这种地下事务，我们更有可能会被抓住！”海伦继续说。

“我不是新手！”言和抗议道，“我不会让你失望的——我发誓！”

“艾普女爵总是按自己的套路出牌，”海伦说着把手举起来做了一个恼怒的姿势，“每个人都是！如果所有敬爱国王的人能协同起来，我们现在就把叛军镇压下去了。但大家都在黑暗中搅和，锯断那几根琴弦，互相戳对方的眼睛。”

“请不要送我回去！”言和换了个策略说，“我的主人不会原谅我的。”

“你要送的这条消息——真的有那么重要吗？”佩格问。

“重要到路上都有人跟踪我，”言和来了灵感，如此描绘着，“荒原上有骑手一直追着马车。”

“你确定他们跟丢了吗？”佩格厉声问，语气马上不再柔和。

言和点点头。“对——但我不想这样，他们好像知道我会路过。这个地方安全吗？有多少人知道这里？”她知道自己只要在这个安全房多

待一秒，就多一分危险。

“好问题。”佩格和海伦四目相接，挑起一根眉毛，“我们本来打算在这儿待一天……”

“但可能不会等那么久，”海伦接过话头，“马需要几个小时休息一下，我们也是。但是咱们明天一早就出发吧。”

言和注意到，虽然她极不情愿，但已经把她包括在“我们”里面了。海伦并不乐意让一个陌生的女孩陪在身边，但也无法拒绝她。

她知道海伦说得没错。去牛津的任务确实有很多艰难险阻，但她一直忘不掉那个医生本杰明·快克，他能把病人体内的鬼魂驱逐出去。根据报纸上的信息，他应该在牛津。

如果她能找到这个能打败鬼魂的神秘医生，也许他能告诉她战胜费尔莫特的方法。她不能放弃詹姆斯，希望他真实的自我仍然活着。在医生的帮助下，如果还不晚，她也许还能救他。

---

1. 古罗马时期的女人会在脸上贴一种小圆片，以掩盖皮肤的瑕疵，反衬肤色的白皙。16世纪的欧洲又出现了这种贴片，并在17世纪成为时尚。贴片有圆形、星星、月亮等形状，贴在不同的位置含义也不同。——译者注

第21章

言和猛地醒了，模糊中觉得有什么东西在自己的胳膊上狠狠掐了一下。外面又冷又黑，她光着脚踩在石子路上。

我在哪儿呢？我是怎么过来的？

她迷糊之中想起自己原来是在那间阁楼的小房间里睡觉的，里面放了一张软床，上面有好几条毯子。

她正拿着一枚巨大的金属戒指。一片漆黑的远处是更深的漆黑，夜里传来马的响鼻，还有蹄子在干草上踩动的声音。她在马厩前，手扶着门站着。头顶的星星闪着光。

我干吗呢？

不可能是熊爬下来想要吃马啊！言和第一次上骑马课的时候，饥饿的熊考虑过这件事。说服它打消这个主意可不是件容易事，但那是很久以前了。

熊——你把我带到这儿来干吗？

沉默之中，言和听到脑袋里有一声低沉的吼叫，冰冷的声音是从很深的地方传来的，仿佛是狠心的大地在回答她。这声音并不友好，言和觉得像是充满敌意的一声警告。

“熊。”她小声叫道，却没有得到回应。熊有什么地方变了，但她又不知道究竟是哪里变了。她想起狗闻到陌生人的气息被激怒的样子，想起它们如果在太阳底下待久了，也会对熟悉的人狂吠。她的血凝住了。

就在那时，她听到了模糊的说话声。不是熊的，也不是从她脑袋里传出来的声音。

言和慢慢向声音的源头移动过去，从马厩一边探出头，悄悄看向房间的另一侧。一扇窗户微微敞开着，缝隙中透出蜡烛的微光。一个男人的身影正靠在窗边，对屋内的什么人小声说着话。

有一瞬间，言和惊恐之下几乎肯定这个男人是费尔莫特家族的人派来的。他们发现了她，来找她了。但接着，她辨认出了窗内女主人的声音。

“快点走！”她小声说，“直接去奥培瑞，找茂特斯长官。告诉他保皇党的女情报员回来了，我遵守了我的承诺。”

那个男人听从了这些话，手里拿着灯笼匆忙离开了。言和明白了，这和费尔莫特没关系。她的主人完全是在为别人办事。

言和冷得浑身哆嗦，她摸索着回到房子的前面，找到门快速溜了进去。她爬上黑漆漆的狭窄的楼梯，偷偷在对面那间房门上敲了敲，暗自祈祷她没敲错门。海伦手里拿着蜡烛，一头乱发地出现在门口。言和松了口气，她进来关上门，这才开始说话。

“我们得赶紧离开，”她把刚刚听到的话描述了一遍，“他们背叛了我们，派了一个男人去告诉议会军说咱们在这儿。”

“我本应该猜到的！”海伦咬着牙出了口气，“这两个人这次十分恭顺，他们原来可不是这样的。”她看了看言和，皱起了眉头，“你在马厩下面干吗？”

“我有时候会梦游。”言和赶紧说。海伦怀疑地看着她。

“嗯，也许她真的梦游去了。”佩格说。她也醒了，正在镇定地收拾她的东西，“她穿成那样不太可能是要逃跑。”

言和尴尬地发现她只穿了一条长袖的衬裙，这也是她的睡裙。她像防卫一样抱住自己的胳膊。

海伦皱了皱眉头，把蜡烛凑近，提起了言和的一只袖子。烛光下，言和胳膊上黄棕色的瘀青非常显眼。

“你被虐待了，”海伦安静地说，“嗯，我知道你为什么不完成命令不愿回去见艾普女爵了。”她瞟了言和一眼，冷酷的眼神里有一丝同情。“去吧，把衣服穿上，省得冻感冒了。”

言和放下袖子，注意到除了瘀青外，她的前臂上还有一块皮肤是粉红色的，就好像被人用手指狠狠地捏过一样。

*

车夫被悄悄叫醒准备马车，还有佩格和海伦的两匹马。言和回到房间，翻出她逃跑的背包，从里面拿出要换的衣服。一件是她偷偷从市场上买的赤褐色外套，另一件烟灰色裙子是她六个月前藏起来的，现在褪了色，看起来更像是一件衬裙，但是没办法。她把头发全部收到一顶破旧的亚麻帽下面。

等她回来，海伦和佩格看了她一眼，表示满意。看到她从淑女变成打扮邋遢的仆人，似乎一点都不奇怪。她们是间谍，也许早已习惯这样变装了。

然而车夫看到她却一脸惊骇。当他得知言和不和他一起返回的时候，他更加惊讶了。

“绕远路走，”她尽可能模仿艾普女爵的神态告诉他，“我的行踪不要告诉任何人，对我的家人也不要说。”在费尔莫特家族的人的拷问下，他一定会屈服的，但至少这能给她一些时间。

等言和上马坐在佩格身后时，天空已经露出了微光。女主人出现在门口，一脸困惑地抗议她们离开。言和有点同情她。安全房很快退到了身后，消失在树林里。

*

费尔莫特的人教会了言和骑马，但她还是没准备好在马背上度过几个小时。骑马对于熊来说总是很困难。它能闻到马的气味，骑跨在另一只动物身上总是让它困惑。她的这匹马常常受惊，言和猜想它会不会是闻到了熊的气味。

熊仍然狂躁又好奇。当然它一直都是一只野家伙，但言和已经习惯了它的温暖和莽撞，还有它变幻莫测的心情。三年以来，她都在无声地和它商讨——分享它的痛苦，平息它的恐惧，控制它不要发狂。但这次却不同。这些年来她第一次觉得害怕它。

有时候，它的心和言和靠在一起，但下一秒却变得疏离，发出一长声低沉的吼叫。如果它在和探员的打斗中负伤，并因此变了怎么办？它开始忘记她是谁了吗？如果它与她为敌的话，她能怎么做？它绕过了她所有的防御。

她一遍一遍地回想自己在马厩前面惊醒，那感觉和有人掐了她的胳膊一模一样。熊可能会咬人，但它不会掐人。那么是谁，或者是什么东西把她惊醒的？言和不知道自己如果没有被掐醒的话会发生什么。她努力不去想这是因为熊发了疯，希望不会醒来发现自己满身都是血，和快要死去的马躺在一起，而马在不停地嘶叫。

言和受了伤，又没休息好，整个人昏昏沉沉的像在一场梦中。她不习惯看到缓缓起伏的绿色的山丘，而没有断崖或是荒原。她终于到了费尔莫特庞大的地产之外，而她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过去三年中，言和一直生活在恐惧里，在长者令人胆寒的目光下如同困兽。她害怕被再次抓住，但至少现在，她觉得自己有很多能量。费尔莫特家族的人也许很快会追上她，但这一口呼吸，下一口，还有再下一口，她都是自由的。

言和的两个同伴坐在马上却似乎觉得很舒适，甚至边走边聊起了天。三个人决定了她们的角色。海伦当然是一位正在赶路的女绅士，

带着两个她的仆人。每次她们路过身上装满报纸的卖报人，海伦都会叫她的马慢下来。

“有什么消息？你们在卖什么新闻？”

她会买一些报纸，上面都是新鲜得滚烫的消息，充斥着道听途说的新闻和血腥场面，她还会买专门报道议会最新消息的单印本。

“都是叛军的胡扯，”海伦把最新消息一股脑告诉佩格时，佩格责备地说，“咱们现在在议会控制的地盘。”

“没错，”海伦回答，“但咱们要想跟着唱歌，就必须知道他们在哪儿转调。而且我觉得咱们的朋友应该想看看这个。”她俯身过来，递给言和一张纸。

宣传页上大多都冒着义愤填膺的怒火。国王手下的人放火烧了教堂，里面还有妇女和孩子！邪恶的法国王后想要高贵的英格兰屈服在邪恶的教皇之下！鲁珀特王子和魔鬼结为同盟！“男孩”，也就是他的狗，在每一场战斗中都活了下来。这明显说明它是个鬼魂，带来了地狱之王的指令！

过了这么久，再看到这样的说法让言和觉得有些怪异。天主教的间谍、邪恶的王后——就好像回到了杨树！自从到了格芮斯海，言和已经习惯从保皇党的这一边听到消息了，而现在，新闻让她胃里有了害怕且眩晕的感觉。三年以来，她呼吸的都是其他人确信的东西，她都没注意到自己的看法也不动声色地向其他人靠拢了。

“看底下。”海伦说。

言和的视线扫向下方，看到“费尔莫特”的名字被列在“与国王和天主教徒串通一气反对议会和议会的古老权利”的名单里，而他们的财产也将被“收缴”。所有声名显著的费尔莫特都在单子上面。

“收缴——这是什么意思？”言和问。

“意思是没收，”海伦说，“就是说如果议会赢了，他们将控制所有费尔莫特的地产，把他们洗劫一空，交给议会喜欢的人。”

“比如赛蒙主人。”言和小声说。她以为他是为了自由出逃的，但也许他的野心更大，他想赌一把，把所有费尔莫特的土地都拿到手。

“你的亲戚肯定会奋起反击的，我肯定，”海伦干脆地说，“他们在伦敦有朋友，钱多得买一班子律师都可以。”

她们三个人偶尔会遇到士兵队伍。他们大多不穿制服，只戴着缎带，或者在帽子上别着纸片以示所属。他们通常会虚张声势拦住这三个人，有时候会问他们要“过路费”。海伦每次都一声不吭地付了钱。

有时候他们会嘀咕说要没收她们的马充军，但海伦用她的乡绅做派大发雷霆之后，这种事都不了了之了。她的出身是她的武装、她的武器，直到现在都十分有用。言和不知道这招是否还足以应对议会军的军官或者乡绅。

海伦借给言和一个遮阳面罩，是那种女士们用来保护皮肤的。言和很高兴自己能藏在面罩后面，也很高兴海伦主动自信满满地应付了那些难缠的对话。

等她们到了一家旅馆过夜时，言和精疲力竭地倒在了床上，但她的睡眠仍断断续续的。她不断被惊醒，鼻子里都是熊的味道。

即便她睡觉的时候，也依然焦虑。

言和梦到她回到了原来在杨树那间楼上的小卧室。她还小，坐在一个女人的腿上，努力想读一份印有战争新闻的特刊。她必须读懂上面写了什么，但字母动来动去，每次故事都不一样。

那个女人什么都没说。言和觉得她应该知道那个女人是谁，但她没办法转过身去看她的脸。她只是看到那个女人伸出手，在门把手的污垢上面画了一个“M”。

言和确信这个“M”是所有事的关键，但她无法理解这是什么意思。她只是盯着这个字母，直到头脑里一片漆黑，进入了更深的睡眠。

第二天的下午，三个人在离法灵顿不远的地方拐下主路，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到了一栋孤零零的房子前。一个男子正在等她们，马车装满了木桶。他掀起一个桶的盖子让海伦检查里面。

“黄金在里面？”她问。

“我们积攒的每一分钱都在这里了，”他说，“三个好人的全部财富。如果别人知道了，我们会在监狱里伤心欲绝的。我们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了——告诉陛下，在他需要的时刻，我们响应了他的召唤！上帝保佑你们，安全抵达陛下身边！”

言和觉得嘴有些干涩。她以为海伦和佩格只是想要溜回牛津，把消息和艾普女爵的黄金带给国王，但不仅如此，她们明显是要把国王的赎金偷运穿过整支议会军队。木桶看起来十分显眼，言和想知道里面还有什么，但不敢显示出自己对计划所知甚少。

“不会搜查木桶吗？”她悄悄问佩格。

“不会的，孩子，”佩格回答，“这是上帝的旨意。”接着她又小声加了几句话，让言和觉得不那么放心了。“不管怎么说，陛下的需求是最重要的。国王情况危急——如果他给军队发不了工资，他就没有军队了。他必须拿到这些黄金……我们没法把这些都带在身上，这次不行。要知道，一个人身上藏不了多少黄金，再多膝盖就软了。上次我差点在哨兵的枪口前晕了过去。”

不过，没多久她们就教给言和怎样把艾普女爵的金币藏在束身衣的内衬、鞋、头发盘起的发辫和裙子下的兜里。

言和和两个同伴坐在马车里，感觉到心里有种奇异的兴奋。她也是团体中的一员了，虽然是在伪装之下。

“我们在离牛津十英里的时候最有可能被搜查。”海伦告诉她，“过去两个月，叛军都在派人找国王谈话，看有没有和解的可能性。谈判期间，他们约定叛军要离城十英里之外，而国王的军队也不能跳出这个圈子。但两方都没有算得太仔细，所以经常有冲突和袭击，但表面上双方还是遵循这个约定的。

“这意味着在这个圈子之外，会有等得不耐烦的议会军驻扎，他们设防、放哨，确保切断国王的供给。”

离牛津不远的时候，言和惊讶地注意到路上看起来有很多人，而且不全是士兵。有些人提着篮子兜售物品，有锅碗、面粉、阉鸡、香草之类的。

“赶集日，”佩格扭过头小声说，“正好，我们不是唯一要进城的人。”

“这些人都要进城吗？”言和问，“前面有议会军怎么办？他们不会拦住这些人吗？”

“才不会，军队不会拦住不让这些人去集市的！”佩格挤挤眼睛，“不然他们怎么知道牛津市里发生了什么？他们就是这样把间谍混进去的，数量可不少。而且如果当地人不能做生意，填不饱肚子的话，他们也不得安定。”

“别说话了，叽叽喳喳的，”海伦说，“前面有士兵。”

她们正穿过的村庄露出被战争摧残过的痕迹。田地被践踏得乱七八糟，狭窄的道路被拥挤不堪的交通踩踏得一片泥泞。到处都是士兵：站在门口，拖着慢腾腾的马，倚在窗户上抽着陶土烟管。在言和乡下人的眼睛里，他们看起来就像是一整支军队。接着，透过铁匠铺的烟雾，她看到了真正的军队。

远处的田地上挤满了破旧的帐篷。言和目瞪口呆地觉得一定有上千名士兵和马，田地里根本挤不下。

“你就盯着吧，”佩格注意到言和盯着路边的士兵，干巴巴地说，“你不盯着反而奇怪。”

言和记得自己在地图室看到的壁画，红蓝色鲜艳夺目，迷你的军队帐篷整齐地排列成队，就像从很高的地方看到的场景。相比之下，这个营地——灰扑扑的帆布，风尘仆仆的马匹，地上深深的车辙——真实得令人吃惊。混杂的气味如同交响乐——湿腐的木屑、火药、油和马粪味混在一起。惊奇的是这里的女人也不少，她们有的从锅里盛出食物，有的收集柴火，有些人还在给小婴儿哺乳。整个场面一片混乱，真实得有些残忍。

那些站在路中间的士兵没精打采的，身边脏兮兮的流浪狗在暑热之中躁动不安。他们的血是真实的，可能会喷溅在战场上；步枪里的子弹也是真实的，可能也会对准她飞过来。毕竟她现在是谁？一个冒险的人，一个女情报员，一个间谍。

“准备好你的文件，”海伦说，“把遮阳面具摘下来。记着，高级妓女也戴这种面具，如果他们以为我们是这种人，我们就别想走出这些帐篷了。”

她们慢慢走向那几个等待着的士兵。言和觉得胃里一阵反酸。士兵用手遮住太阳，眯着眼看她们靠近。两个士兵手里拿着步枪，金属反射着太阳光，懒洋洋地向她们发出威胁。

“你们要去哪儿？”一个士兵叫道。

“牛津。”海伦回答。她的自信令人吃惊。

士兵斜着眼看了看马车，又看回海伦和她的“仆人”。她们不可能是拿着货物进城的农民。

“对不起，女士，我们不能允许任何人给敌军提供供养。”

“看这个，”海伦拿出她的文件，“我有议会的允许。看——信里提到了这些木桶。”

第一个士兵看着文件眨了眨眼睛，然后传给了身边的士兵，言和有一丝同情他。文件又被迅速传给了个子最高的士兵，他明显是唯一识字的。

“那……你是洗衣女工？”

“洗衣仕女，”海伦镇定地纠正他，“专门服侍王室成员。”

“这些桶里都是香皂？”士兵看着她，神情里混合了敌意、怀疑和尊敬。海伦怎么看都像是个保皇党，士兵就差把这个想法说出口了，但她是一位衣着高贵的女士，还带着议会给的信。

“最上乘的卡斯蒂利亚橄榄皂，用纯度最高的蓟灰做成的。”海伦说着，“桶上能看见检验标记。”

“西班牙的鬼玩意儿，”士兵嘟囔道，“牛津没有香皂，没有洗衣工了？”

“当然有，”海伦接嘴，“但不适用陛下的衣服和品位。你觉得他能让丑老太婆拿羊油和碱液洗他的丝绸吗？”

我们完蛋了，言和心想，心里平静得有些怪异。我们打的幌子实在是疯了。议会给的信只可能是伪造的。士兵一定会发现，把他们的长官叫来，然后马车上的所有人都会被逮捕。她能清楚地感觉到太阳打在脸上，藏在衣服里的金币沉甸甸的，泥土发出被烤干的气味，头顶一只秃鹫在夏季的蓝天里孤零零地盘旋着。言和想知道间谍会被绞死还是枪毙。

士兵们正在交头接耳，偶尔瞟一眼马车上的三个女人。“搜身”两个字传到了言和的耳朵里。

“我？没门！”她听到一个人小声回答，“我才不去搜一个皇家洗衣妇的身！”

一个士兵清了清嗓子。

“我们要看一下桶里面，女士。”他说。

“当然。”海伦回答。

最年轻的士兵走了过来，把一个木桶从马车上滚了下来，小心地撬开桶盖。言和坐得比其他人离木桶都近，她闻到了橄榄油和烟灰的强烈气味。没错，木桶里装的都是奇形怪状、油腻腻、椭圆形的白色香皂，在热气中变得滑腻。年轻的士兵不情愿地弯下身子，龇牙咧嘴地用手搅了搅里面。

“快点！”另外一个士兵催促道。

“看起来是香皂，”他皱了皱鼻子，“和香皂一样臭。”

“这帮不到你的敌军吧？”佩格提醒他们，“还是说他们身上干净了，打仗会更厉害？”

这些士兵看了一眼他们身后排成长队的人群，又看了看这堆香皂桶。

“好吧，好吧，”那个识字的高个子的士兵嘟囔，“让他们过去吧。”

佩格吹了个口哨，扬了扬鞭子，温驯的马匹又开始前进了。

言和这才发现自己的心在狂跳。她深吸了一口气。天空蓝得像燃烧着一样，她手掌上都是指甲掐出的半月形痕迹。她莫名觉得欢欣鼓舞。

“你在哪儿搞到的信？”等她们一走到士兵听不见她们说话的地方，言和小声问道。

“议会，”海伦说，“噢，这可是真的。”

“他们因为你是洗衣妇给了你特许？”

“当然，那是国王。”海伦歪着头笑了笑，“上帝指定的。就算他们和国王作战，也依然怀有对国王的崇敬之情。反叛国王仅仅是叛国罪，让他浑身脏兮兮的可是亵渎神圣的重罪。”

“他们想打败陛下，让他听话，”佩格解释，“但不想让他臭气熏天。”

这个世界可真是荒诞不经。军队可以作战，民众可以死去，但双方都同意，国王的袜子必须洗干净。

言和发现，整个世界都天翻地覆，没人知道哪边是上哪边是下。规则可以被打破，但没人知道是哪些规则。如果你足够自信，你可以大摇大摆地走过去，假装自己知道新的规则，而别人也会相信你。

第22章

经过那几个议会军的士兵之后，她们沿着路进入了一片低矮开阔的谷地，路边是威特利的村庄。曾经有一座古老的石桥横架在泰晤士河闪闪发光的弯道处，而现在石桥有一部分已经被毁坏了，缺口的地方架起了临时吊桥。

把守这里的是牛津保皇党的军队，所以他们很快放下吊桥，让马车过去了。

“不久之前，这儿还是一个风光秀丽的村庄。”佩格自言自语道。

牛津附近的乡下看起来就好像世界末日后的景象。草原和田地被践踏毁坏了，地上是坑坑洼洼的马蹄印，好像《启示录》中的四骑士(注)来过一样。矮木丛其实就是一片被砍伐的树桩。仿佛到处都被洪水席卷过，水洼闪闪发光，像半月形的天空。

言和盯着前方，想看看城市的样子。但她只能看到一座平顶的灰色山峰在田地之上耸立着。靠近了她才发现那是用土垒起来的高大的防御墙，有一栋房子那么高，仿佛是受了伤的大地像野兽一样跳起来防御敌人。

土垒上方有一架大炮，炮口正对准敌军的营地。言和能看到土坡上有人在用铲子和木桶劳作。

“他们看起来不像士兵。”她小声说。那些男人和女人，什么年龄都有，甚至还有几个小孩。

“那是牛津的市民，自己动手防御这座城市。”海伦说。

“唉，不然就要交罚金，”佩格嘟囔，“如果我也面临同样的选择，可能也会拿把铲子上去。”

道路通过防御墙的一个狭窄的缺口，又过了一座宽大的桥，桥上有许多拱洞，横跨河的几条支流。他们路过一栋漂亮的沙金色的建筑时，佩格告诉她那是莫德林学院。最后，马车靠近了开着垛口的古老的灰墙。

城门口，一个士兵倒拿着海伦递过来的文件看了一眼，然后挥挥手让她们过去了。马车小心翼翼地驶近城门，然后……到牛津了。

在伦敦之后，这是言和去过的第一个城市。这里又美丽又恐怖，不用说她也立刻知道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道路宽阔整齐，房屋高大挺阔，但她被一种气味击中了，胃部一阵翻滚。她们经过的每一条道路几乎都有一条臭水沟，里面是腐烂的垃圾。她看见一条小巷里有一匹死马的尸体，翻着眼白，毛皮上都是苍蝇。不远处，孩子们拿着水壶从水洼里打水。

拥挤的街道上有太多疲惫不堪、瘦骨嶙峋的面孔。空气中有饥饿的影子，弥漫着绝望的气息。一切都毁损得像是野兽被剥了皮，和外面的田野一样。

然而美丽的东西却把一切变得更糟。言和惊愕地看着那些高大的建筑，精细的石柱雕得同蕾丝一样精细，教堂上的高塔优雅地耸立着。他们都高昂着头颅，但衣裙却深深浸染了腐臭的污秽。那种感觉像是看到一位宫女的美丽正在凋谢，她仍穿着华贵，却因为年龄或水痘而发了疯。

海伦在梅顿学院外面停下马车，并发出指令。随后木桶被卸下马车，言和看着学院金色的石砖和粗大的烟囱。

“有人给我们安排了住宿。”海伦说道。三个人跟着一个男人穿过几条街，推开一家白面包店的店门。店主是给上层人士烘焙白面包

的，很瘦但举止优雅，大概四十岁。他听到自己还要接待几个顾客的时候，似乎非常无奈。

海伦递给他几张纸，他挤出了一个空洞的笑容。

“那是什么？”言和小声问佩格。

“付款——战争一结束就能换成钱了，”佩格坚定地说，“然后这些国王忠诚的仆人就可以凭票拿到他们的欠款。”

言和开始明白为什么烘焙师看起来不高兴了，也知道为什么他商店的货架看起来空空的。这些票不过是国王凭空的许诺，恐怕挡不住门外的狼。

三个访客被带到一间狭小的房间，里面摆着一张破软床，窗户小到不能再小了。

“抱歉我们没有更好的房间了，”烘焙师疲惫地说，“都挤满了，已经有一位军官、一个做蜡烛的、一个铁匠的老婆，还有一个剧作家。太多人跑到牛津来避难了——你知道现在的情况。”

“你听说过一个叫本杰明·快克的医生吗？”言和问。

“没有，我没听过这名字，”烘焙师皱起了眉头，“但如果他医术不错的话，现在肯定很忙，有很多访客。你知道这里现在传开热病了吗？”

“热病？”言和的同伴互相看了一眼，吃惊又警惕。

“士兵从瑞丁外面的营地带回来的，”烘焙师说话时忍不住语气里的苦涩，“我妻子一直在熬汤药，但恐怕我们没钱了，因为肉蔻太贵，所以我们只收硬币。”肉蔻是一种稀有的香料，可以治疗病毒，对预防热病和其他疾病有奇效。

“我们办完事就走，”海伦语调轻快地说，“在这儿的时候，我们很愿意从您妻子这儿买点汤药。朱迪丝——我去宫廷的时候你跟上我，如果你那个医生名声不错，应该有人认识他。”

言和没办法只能答应了。她能用什么借口避开前往国王的临时宫廷？然而这一想法让她紧张。她不知道宫廷礼仪，更何况费尔莫特家族的人在那儿的概率非常大，不然就是去过格芮斯海的费尔莫特家族的朋友。她只能希望没有人会猜到一个厨房的用人穿着丝绸和丝绒出现在宫廷。

言和和海伦在房间里为前往"宫廷"做准备，至少看起来不要太寒酸。言和换上她的那套昂贵的衣服，把磨出茧的手藏在手套里。佩格从主人那里借来了卷发的夹子，用了一个小时，大费周折地给她的同伴卷头发，然后仔细地往她们脸上扑了粉，直到两个人因为疲惫看起来面如死灰。

连续两晚没睡好，言和觉得晕乎乎的，有些恶心。她累坏了，但头脑极为清醒。她不知道自己以后还能不能睡着。然而熊似乎已经累得趴下，陷入了沉睡。

言和猛地发现，自己是喜欢海伦和佩格的。如果她们发现自己一直在撒谎，可能会把她当作敌军的间谍交出去，但她怨不得她们。她们总是用幽默和常识应对危险，不吹牛不舞枪弄刀，事后也不夸耀自己。

佩格说她留在后面，给大家看东西。

"这城市大了去了，"她说，"就连最诚实的人有时候也忍不住干坏事。饥饿是魔鬼最好的朋友。"

"但我们给国王带了钱啊！"言和想着那些金子，"他不能用钱币付给人们，不要用那些纸票吗？"

佩格笑了一下，声音沮丧。"不会的——钱会立刻用来给军队发拖欠的工资！如果国王没有拿到钱——整个军队可能都会造反，把城市掀个底朝天了。相信我，对这里的人们来说，那才是最糟的情况。"

"给一个人一柄剑，一把枪，"海伦说，"再饿他几天，不管是谁看起来都会跟敌军一样。"

“不要这么悲观！”佩格沉静地说，“多亏了我们，陛下的军力现在还不至于土崩瓦解。据我所知，我们也许刚刚扭转了战争的局势呢！”

言和胃里一阵紧缩。她对战争双方都没有太多感情，但她却被深深地卷了进来。她想过逃离费尔莫特家族，到议会军旗下寻求庇护，但恐怕她没给自己留什么后路。如果议会军发现她效忠陛下给他偷运金块，恐怕是不会理解她的做法的。

*

“国王现在把宫廷设在基督教堂学院，”海伦带着言和穿过街道，“如果他没有出去打猎，我觉得他现在应该在宫廷里。”

如果他没有出去打猎。牛津被议会军队包围了，坐落在一片废墟之上，但国王当然会离开城市去打猎。当然了。

基督教堂学院几乎让言和忘记了呼吸。在她眼里，学院看起来和宫殿一样，雕着花纹的金棕色砖石就好像是上乘的烘焙点心。

守在门口的人再次检查了海伦的文件，接着放她们进来了。言和踏进大门，里面的景象让她看得入了迷。

外面的烟雾、恶臭和人群立刻被忘在了身后。从阴暗的入口往前，宽阔的庭院铺着草坪，衣着高贵的绅士们或坐或立，或者在弹奏乐器。毛色光亮的狗在草坪上懒洋洋地卧着，一对绅士似乎在打网球，在庭院的一边有几只动物在吃草。四周都有高大的金色墙壁守护着这一小片天堂。

这个地方有种不可思议的感觉，就好像查尔斯国王会魔法，把他整个宫殿都搬到了这座不幸的城市的正中心。

海伦跟朋友打着招呼，一边相互寒暄，一边用扇子轻轻挥走那些赞美的俏皮话。接着，一个神情殷切、长着胡子的男人把她拉到一边说话，留言和一个人等在那里，这让她觉得浑身不舒服。更糟糕的是，她几乎敢肯定，花园远处有两个男人正在看她。

其中一个人看起来非常眼熟，她注意到他袖口昂贵的蕾丝，这才认出他正是第十二夜对着艾普女爵低声下气道歉的那个人。

尽管言和穿着新衣服，但也许他也认出了她。也许每个人都注意到了她笨拙的步态，都能闻到三年以来，腌进她皮肤里的羊油和炉灰的味道。

接着，她看到他对着同伴说了什么，然后用指尖在下巴上划了一道。言和觉得阳光瞬间变冷了。原来是她下巴上的凹陷引起了他的注意，也许他还没有认出她，只是猜测她有费尔莫特家族的血统。

她本能地想藏在谈笑的人群后面，找个机会溜出学院。但现在逃跑还有什么用？已经有人注意到她了。即使她现在逃跑，那几个年轻人也会四处谈论说看到了费尔莫特家的一个年轻的女孩。

她没有藏起来，而是在那两个年轻人看过来的时候正好抬起了头。她与他们四目相接，她顿时愣住了，为他们明目张胆的注视吃了一惊。两个人施了夸张的鞠躬礼作为道歉，言和也用她认为高雅迷人的方式对他们笑了笑。很明显，她的微笑足够友好，两个人走上前来。

从远处看，他们还是那两只羽毛梳理整齐的孔雀，但走近了，言和能看到战争对他们的影响。两个人虽然脸上有粉，但他们看起来十分疲惫。他们的鞋没有那么光亮了，似乎用它们走动比擦拭它们的次数更多。

真奇怪，言和看着他们的脸想，四个月前他们看起来比我大多了，但现在看起来他们就像是孩子，还不到参战的年龄。

“我们吓到您了，”那个扔手绢的人说，“我们太无礼了，希望您用最严厉的方式责骂我们。请原谅我的冒失，我觉得我们在哪儿见过。”

“我不知道，”言和尽可能把口音隐去，“我想我可能见过你和我的一个堂兄在一起……”现在她几乎可以肯定他们没有认出她是格芮斯海的仆人。她现在在宫廷里，一定是有着正经血统的人。

扔手绢的人和他的同伴对视了一眼。“我想我知道您说的是哪个堂兄，他是我们的一个好朋友。他还好吗？”

“我……最近没有见到他。”言和小心措辞道。她听到他们欢快的语气有些吃惊，他们真的说赛蒙是一个“好朋友”吗？也许他们没听说他的背叛吧。

“噢，没有，”他和蔼地说，“我现在想起来了，他现在成了双面叛国贼，被他的家庭扔出去了，是吧？我们的男孩以后没肉吃了。”他对着言和眨眨眼，而言和只是惊讶地盯着他。“别担心，你看，我们就是开开玩笑。”

“哦，”言和虽然困惑，但还是努力笑了笑，“那……好。你……怎么知道的？”

“赛蒙在信里告诉我们的。”那个扔手绢的人俯身过来，像在告密一样，“不是只有你的堂兄这么做。我认识几个家里的小儿子在他们家人的安排下都‘变成了议会军’。如果叛军赢了，费尔莫特家族的财产被没收，议会会把财产交给赛蒙以示感激，这样财产就会留在家族了。这是费尔莫特的计划，对吧？”

言和愣了两秒才明白他的意思。这么看来，一些大家族在玩危险的游戏，这样如果“不该赢”的一方赢得了战争，他们祖先的地产也不会流到外人手中。一些显赫的家族这么做还可以理解，但她敢肯定赛蒙的叛逃是玩真的。费尔莫特勋爵的愤怒和震惊完全是真实的。

“他给你写信了？”有趣。“你给他回信了吗？”

“我们给他说点八卦，免得他无聊得昏死过去，”那个扔手绢的人说，“他说他现在被一群大眼睛的清教徒围住了——这群不苟言笑的人天天对着他祈祷，不让他有点乐子。”

蠢货，言和想，他们给敌军的长官发去宫廷的“八卦”，怪不得他要和这群蠢鹅保持联系！

有一瞬间她想戳破赛蒙的谎言，把真相告诉他的朋友。但如果她这样做的话会错失良机的。

“那你能帮我了！”她改口说，“我着急要联系我的堂兄。你能告诉我信是送到什么地方吗？”

“你家里没有自己联系他的方式吗？”他看起来很吃惊。

“我们有，但现在不行了……送信的人死了——”言和想说得模糊一些，“现在我们着急要联系他。家里有很多事情都交给他处理，而他是唯一知道这些细节的人。”

“如果你给我留个口信，我下一封信里可以帮你加几句。”他的眉头露出了一丝疑虑。

“抱歉——我没办法！这都是家里的私事……”言和犹豫了一下，决定亮出她的王牌。她小心翼翼地从口袋里掏出艾普女爵的戒指图章，给两个同伴看了看。“我是代表上面的人过来的。”

扔手绢的人顿时因为恐惧变得脸色苍白。他显然仍然十分畏惧艾普女爵。如果她是费尔莫特家族派来的女间谍也不足为奇。言和看到他的反应，不经意觉得有些兴奋。这借来的权力能冲昏人的头脑，能引起他人的恐惧让她觉得有些飘飘然。

“我不知道他在哪儿，”他匆忙说，“但他告诉我把收件人写成‘汉娜·维斯女士’，送到布里北部斧沃斯家的那个农场。我估计有人会从那里把信拿走。”

“您真善良，”言和一本正经地说，“我知道可以相信你不会告诉任何人的。”她正把戒指收起来时，有人拉了她一下。海伦又在她身边出现了。

“朱迪丝——陛下准备好见我们了。”

言和跳了起来，半天才明白海伦的话。陛下准备好见我们了。不是“我”，而是“我们”。她和英格兰的国王现在有个观众了。

海伦抓住她戴着手套的手，拉着她穿过院子，进入一扇敞开的门。她们踏进一片阴凉地，言和闻到了玫瑰水的味道，然后经过被刷得粉白的墙，木质的墙板是蜂蜜的深棕色。侍臣退到两边，让她们经过。言和走过去的时候闻到了他们身上的香水，有浓浓的肉蔻和麝香味。

尽头的房间陈设豪华，天花板高挑，窗户也很高大，墙上高挂着丝绸幔帐和盾形徽章。房间里站着几个人，最中间的高背椅子上坐着一个男人，正是英格兰、苏格兰与爱尔兰的国王查理一世。言和赶快低垂眼帘，她已经习惯在费尔莫特家族的人面前这样做了。如果国王看到她的眼睛，会看出她撒的谎吗？如果费尔莫特家族的人能做到，那肯定上帝指派的国王也可以吧？

“跪下。”海伦小声说。言和跟着她跪了下去。

等海伦开始描述她们的旅程，把文件和报告都送给皇家侍卫，言和这才敢从睫毛后面偷偷地打量国王。

正如费尔莫特勋爵告诉安东尼的那样，他是个矮个子。他的动作有种谨慎僵硬的感觉。他浑身上下都很僵硬，就好像因为世人知道他矮小而发怒一样。他的胡子很优雅，尖尖的，鞋上装饰着缎带。他脸色愁苦，脸上刻满皱纹，似乎常常犹豫不决。国王举手投足间都流露着紧张，也许他的高贵之下，还有愤怒伺机而动。

国王听完海伦的报告，点点头。

“告诉我的朋友，叛乱平息之后他们会立刻收到回款。叛军对我们进攻，就是对上帝本人进攻，叛军不会长久，失败是注定的事。让他们放心，我们自会记得谁是友人，谁是叛徒，又是谁在该伸援手的时候向后退缩。”令言和失望的是，国王随后转向自己，问道，“格雷女士，我知道你也有事情要报告？”

突然言和的脑子一片空白。国王习惯在称呼自己的时候说“我们”，这点太像费尔莫特了。但他看向自己的时候，她并没有觉得毛骨

悚然，也没觉得自己像一只水果一样被剥了皮。国王看不到她的灵魂深处。

她结结巴巴地将赛蒙叛变的事情叙述了一番，然后递上他的那封信。国王读了信，透过稀疏的胡子能看到他咬紧了牙齿。

“请帮我传达对费尔莫特勋爵的敬意，”他冷静地宣布，“但是要对他强调，必须要把特许状找回来。这事关我们的名誉，也事关费尔莫特的名誉。知道叛国贼赛蒙·费尔莫特去哪儿了吗？”

“还不知道，”海伦说，“但我们会找到他在宫廷的朋友，这样就知道谁在替他打掩护了。”

“带着我的祝福去吧，让其他人尽己之力帮助你们，”国王回答，“同时，我们会记住你们两个人今天对这个国家做出的贡献。”

他微微伸出一只手，让她们两个人轮流上前，轻触他的指尖。据说触摸国王的手能治好腮腺炎，然而他的手指感觉和常人一样，而且在热天微微有些潮湿。

言和有点晕头转向，但并不是因为敬畏面前的这个男人。历史像一条巨大但无形的狗，跟在国王的脚边，但并不受他召唤。也许国王会驯服这条狗，也许它会把他吃掉。

*

海伦想继续留在学院里，刚刚从全国各地赶来的人们带了最新的消息。她还急切地想去拜访一位占星师。

“人们说几个月前，鲁伯特王子看到这边的天上有火焰掉了下来，”她解释说，“然后一声巨响爆炸成了一颗火球。大家都觉得这是关于什么的征兆，但没有人知道里面的含义是什么。我想找个有学识的人把这个谜解开，以免它会影响战争。”她咧着嘴勉强笑了一下，“咱们生活的这是什么时代——连星星都掉下来了。”

无论如何，海伦找到了认识本杰明·快克医生的人。

“最近没有人见到他，”她说，“但我知道他几个星期前的住所。如果你运气好的话，还能在那儿找到他。他在四弗伊附近和一个蜡烛商人住在一起，就在公共长椅对面。”海伦在兜里掏了半天，拿出一个带塞的小瓶子。“你走之前喝一口女主人熬的汤药，别忘了，外面有热病！”

吃惊之余，言和听从了她的话。“汤药”尝起来是甜的，有烈酒、肉蔻和其他香料的味道。这一刻也让她感觉又苦又甜。一开始，海伦怀疑言和目的不纯，能力也不够，但现在安全到达之后，她似乎打定主意要当她的母亲。

“拿上这个，”她在言和手里放了一个细布袋子，“把它放在脸周围，能净化你呼吸的空气，不至于得病。”言和捏了捏袋子，袋子里面发出窸窣的响声。她把袋子举到鼻子下面，闻到了干花的香味。“城里到处都是恶臭，怪不得大家都生病了！”

四弗伊是个人声鼎沸的十字路口，到处都是来赶集的人。言和找到了蜡烛店，门口挂着黄白色的蜡烛。她走了进去，一个矮小的老妇人正耷拉着嘴角在扫地。

“我来找本杰明·快克大人，那位医生，”言和赶紧说，“他还住在这里吗？”

“差不多，”老妇人做了个表情，酸溜溜地说，“但时间不长了，我估计。如果你快点的话还能赶上，他住在阁楼上面。”

言和赶紧跑上吱吱呀呀的楼梯，又爬上通往阁楼的梯子。她往上走的时候，孩子们睁着大眼睛看着她。

阁楼很暗，到处都是灰尘，低矮的天花板倾斜着，只有一扇窗能透进来点光。刚开始言和以为屋里没人。她看见一个旅行箱，几本书捆在一起，放在一张脏兮兮乱糟糟的软床上。她第一反应是松了口气，医生还没走——他的东西都还在，他不可能不带行李就离开。

接着她意识到，床上乱糟糟的褶皱并不只是床单，一处堆叠的尖尖的地方原来是一张苍白的脸，面无血色，几乎是灰色的，刚好能看到长长的手抓着毯子。他的脸和手上都有淡紫色的斑点。他死了吗？没有，他的手还在微微颤动，喉结也在艰难地抽动着。

“本杰明·快克大人？”言和小声叫道。

“是谁在那儿？”他的声音很微弱，但略带怒气，“我的汤药……好了吗？在我见造物主之前，能拿到吗？”

“我很抱歉。”言和说。

“抱歉”这个词并不足以表达她的情绪，但她用尽全力才咽下她的遗憾和失望。言和千辛万苦到牛津来的努力白费了。她面前的这个男人快死了。他的指甲和一个溺水者的指甲一样青紫，眼睛周围的青色眼窝也深陷着。她为他感到抱歉，为自己抱歉，也为詹姆斯抱歉。

“你不是做蜡烛的女孩。”快克皱着眉头转过头，昏暗的眼睛对着言和。

“不是，”言和难过地说，“我的名字叫言和·莱特富特。”

“向你表示慰问。”医生声音模糊地说，他眯起眼睛，“你是个清教徒？你来我这儿想干吗？”

“我来请你帮助一个病人。”

“病人……对我的身体没好处。”

医生又咳嗽起来了。

“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言和问。她仍在四处寻找希望。

“应该……找个医生。”快克面如死灰，含混不清地说，接着又微弱地笑了两声，他有些喘不上气。“啊，不，我们这儿有个医生。我得了……热病。我见过很多病例……我清楚……什么都做不了。”他的目

光疲惫地从她身上移开，看起来困惑又恐惧。“你在哪儿呢？你走了吗？”

言和仍在门口踌躇。和暗室浑浊的空气相比，她装着干花的小布包显得可怜，一点防御作用都没有。她不知道热病是否能迅速从一个人传染到另一个人身上。何况她不到两天前刚洗了澡，毛孔可能还张开着，暴露在各种疾病之下。

然而她无法把医生独自留在那儿。她靠近了一点，直到医生四处搜寻的眼光又落到了她身上。她看到他凹陷的脸颊上有一丝释然的表情。

“我还在这儿，”言和站起来，从他的床边拿起一个木箱子，“这是你的医药箱吗？有什么东西我能递给你吗？”

“为了阻止这传染病……什么都做了，”她不确定医生是否听到她刚才的话了。“杀猫杀狗，炖煮啤酒，给病人巡诊……”他的眼睛似乎落在了一堆纸上，笑得咳嗽了起来。从远处，言和也能看到那些纸片，跟烘焙白面包的人收到的一样：是国王给的期票。“给我……付了不少钱。我死时也算是个富翁了，虽然那些只是许诺，也行吧。”

说了这么一大段话似乎把他累坏了。他咳嗽了好一阵子，整副骨架都在抖动。他的目光又落到了言和身上，眨了眨眼，好像看不清楚她一样。

“你是谁？”他沙哑地问，“你在这儿干吗？”

言和咽了咽口水。她不想用问题折磨一个将死之人，但还有好多生命等着被拯救。

“你救过一个声称被鬼魂附身的人，把鬼魂从他身体里赶走了。你是怎么做到的？”

“什么？我……”医生动了动手，他在打着什么手势，像是在扭动什么看不见的东西。“一个仪器……很难解释。”

“医生，”言和俯过身子，集中注意力让她的声音穿过他热病的浓雾，“我想救我哥哥。他脑袋里有五个鬼魂，如果那些鬼魂不出去，他会失去意识的。拜托了……那个仪器在哪儿？在这儿吗？有人会用吗？”

“不行……需要受过训练……”快克的一只手伸向床边的一堆东西。言和刚开始以为他在指那个仪器，接着意识到他只是在徒劳地摸索一本残破的小开本《圣经》。她捡起《圣经》，放在他胸口，他用手攥住。“你干吗现在问我……我马上就是……鬼魂了。”显然他每说一个字都很费力气。“我的研究……还有那么多希望和计划。”他又看了看那堆纸片，“最终……都是凭空的许诺。”他抓着《圣经》的双手在颤抖，言和发现他吓坏了。

一个鬼魂。言和突然有了主意，就好像一道太阳光照进来一样，她忽然哆嗦了一下。

“你能救我哥哥吗？”她突然说，“如果你没有病的话，你能治好他吗？”

“什么？”快克的眼睛模糊了，十分困惑。

言和咽了咽口水，鼓起勇气，瞄准了她计划的中心。这一想法让她觉得恶心，但詹姆斯情况危急，他的生命，甚至灵魂都危在旦夕。

“如果你答应救他的话，我能救你。”她说。

快克盯着她，喉咙里发出了轻微的响声。

“等你死后，在你灵魂飘走之前，我能留住它。”言和说，她的心脏剧烈地跳动着。“我能把你留在这个世界上。你将附在我的身体里，不管我去哪儿，你都是我的乘客。你仍然能看到东西，有感觉也能思考，只不过是通过我。我甚至偶尔可以让你通过我展现你的能力。”

“妖魔……不可能……”快克现在看她的眼神很警惕，但痛苦的眼里也有一丁点希望的光芒。

“这是可能的！”言和坚持说，“我之前这么做过！”

“那你……已经被附身了？”医生皱着眉头，话语里充满怀疑和迷信的恐惧。

“另一个鬼魂是个野家伙，但是它很诚实，”言和匆忙解释，马上后悔自己提到另一个乘客了，“它是我的朋友。”她觉得自己又残忍又可怜，但仍在坚持。“你能救我的哥哥吗？你会救他吗？”她都不知道自己想听到的是肯定还是否定的答案。

“你是魔鬼派来的？”快克的声音几乎小到听不到了。

“我是绝望派来的！”言和的精神终于垮了下来。她很久没有睡觉了，也很害怕。“你觉得我想要你余下的一生都待在我脑袋里？你以为这话是我轻易说出口的？”

长时间的停顿之中，医生的呼吸几乎停止了，他的眼皮跳动也十分微弱。好几次言和都以为他的生命已经停止了。

“上帝帮帮我。”这个将死之人小声说。一瞬间言和以为这是他在说“不”，但随后她看到了他的眼睛，发现这是肯定的答案。“上帝原谅我这么做！救救我……我会救你的哥哥。”

“上帝也帮帮我吧。”言和心想。她拉住他的手。他的呼吸正越变越弱，眼睛似乎能看穿言和。

“到时候不要害怕，”她轻柔地说，“找到我，靠近我的脸。我会让你进来的……但你必须慢慢进来，像客人那样。如果你横冲直撞的话，熊会把你撕碎的。”

长时间的沉默，一分一秒无情地流逝，成为过去。生命走向死亡的那一瞬间是那么安静，那么静止，大多数人可能都注意不到，但言和没有漏掉这一时刻，因为她是费尔莫特家族的人。她看到医生的嘴里有一小缕气体渗入空气，在痛苦之中开始扭曲。

它看起来就像是探者的灵魂从费尔莫特勋爵嘴里爬出来一样。但也许所有灵魂在没有躯体的时候，看起来都一样，不管它曾经寄住在华服还是麻布之下。

言和突然难以控制自己的恐惧，但她已经走了那么远，走得那么勇敢。她俯下身，强忍着不从病床污浊的空气里抽开身子，把脸靠近那个挣扎的鬼魂。

她哆嗦着深深吸了口气，感觉到医生冰冷的灵魂滑入她的口鼻，进入了她的喉咙。

---

1. 《启示录》第6章记载有四骑士，他们将瘟疫、战争、饥荒和死亡带给接受最终审判的人类。——译者注

第23章

言和的脑袋里发出了急剧刺耳的巨响，好像乌云在相互撞击一样。

有什么东西在猛冲她的后脑勺。言和盯着屋顶的房梁，看到蜘蛛网蒙上了厚厚的一层灰，她这才发现自己向后倒下了。她胸口发紧，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天啊！”她能听到医生在喊叫，声音感觉非常遥远，但近在咫尺。“上帝啊！这鬼东西是什么玩意儿？”

同时传来了熊低沉的吼叫声，那声音里带着困惑但有十足的威慑力。

“你们两个！”言和喘着气小声叫道，“冷静！里面的空间足够你们每个人的了！”她希望这是真的。

“这里面有个东西！”医生尖叫道，“连人都不算！这是个野兽！”

“我跟你说过了！”

“你说‘野家伙’，我以为你说的是个粗野的人！”快克高叫道，“一个粗俗的笨蛋！”

“不是——是动物！一只熊！”

“我现在看见了！”

言和挣扎着坐了起来，没有去检查医生的尸体。他的声音在自己的头里回响，这已经够混乱的了。她的头在旋转，她要拼尽全力忍住

才没有吐出来。

她抱住自己的头，同时想象着自己对熊伸出手，用手指抚摸它又黑又厚的皮毛。熊安静了一些，但仍然潜伏着暴风般危险的脾气。熊不相信这个医生，她知道。熊不喜欢他灵魂的气味。

言和听到楼下传来吱呀的脚步声，突然清醒了过来。

“女孩，你叫唤什么呢？”是那个蜡烛店的老妇人，“上面发生什么了？”

“一个字也不要提我死了！”医生赶紧说，“不然那只老猫会把你赶出去，把我的全部东西都偷走的。她要不是担心我会冲着她咳嗽，早就这么做了。”医生现在没有恶病缠身，听起来说话流利多了。

“不好意思！”言和对着下面喊，“我吓坏了……医生在说地狱之火……”

“喔，真是谢谢你了。这对我不朽的名誉帮助可大了。你编不出其他故事了？

“唉，算了。你去搜一搜我的口袋，把你能找到的东西都拿走。还有我的书——我的工具和钱包藏在床垫下面。”

“如果我抱一堆东西走出去，会被当作小偷吊死的！”言和凶他，“我尽可能把东西藏在我斗篷下面。你驱逐鬼魂的仪器在哪儿呢？”

“啊，那个升颅器。在我手术工具箱里面那个薄薄的黑色口袋里。我还需要我的书，它们可能对救你的哥哥有用。还有好些东西我不舍得留下——我上等的手套、我的靴子、我的烟斗……”

“我会拿上工具，还有你的钱包和几本书，”言和迅速说，“不要你的衣服。如果我传染上你的病死了，咱俩的灵魂就都没地方住了。而且，抱歉，我不抽烟。”

言和忍住恶心，把一只手伸到床垫下，努力不去看上面滚动着的医生的胳膊。她在床垫的角落处摸索了片刻，拿出了一个扁木匣和一个皮面笔记本，藏在了她裙子的兜里。他的钱包里只有几枚硬币，但她还是拿上了。她把书夹在胳膊下，这样就可以用斗篷遮住。言和又想了想，把纸片也拿走了。这也许是凭空许诺，但纸张本身也很值钱。

言和走下楼梯，路过那几个不说话的孩子和蜡烛匠的老婆。她几乎敢肯定自己看起来满脸愧疚。那个女人一脸不满地上下打量着她。

“还活着吗，他？”她带着些许厌恶问道。

“快不行了，我估计。”言和说。

“你自己看着也不太好。”那个女人眯着眼睛，怀疑地看看她，后退了一步。“你满头大汗的，像发烧了一样。你保持距离，赶紧从我房子里出去！”

言和很庆幸有这样的机会，赶快听从她的话，跑到了外面。

*

“估计喝一口朗姆酒是没戏了？”言和在大街上奔跑的时候医生说，“我觉得我需要喝一杯。”

“像我这样纯洁的年轻女孩会去喝酒？”言和讽刺地悄声回答。

“我可以从医学的角度向你推荐朗姆酒强身健体的好处。啊慈悲的上帝啊，这简直难以忍受。你走路不对称——这跑步的步伐——你真的需要这样摇晃吗？我都晕船了！你走路的姿势真可怕，我能感觉到你脊柱每一处弯曲的地方……

“如果你说话太多，”言和嘟囔道，“会把你自己累坏的。”熊这么长时间已经筋疲力尽了，言和希望医生也是如此。

言和到达住处，佩格很乐意把东西交给“朱迪丝”照看一会儿。言和独自一人松了口气，或者说是几乎“独自一人”。她瘫倒在床，脑袋

里嗡嗡作响。

医生又嚷嚷起来了，语气又惊恐又蛮横。

“你！你干吗呢！给我回来——我跟你说话呢！”

“和它嚷嚷没有用！”言和咬着牙说，“你只会激怒它，让它更加迷惑。它听不懂话，它是只熊！”

“我又不是白痴！”医生反驳，“我当然不会跟一只熊浪费口舌！我说的是另一个！”

言和晃了晃，她听明白医生的意思之后，伸出一只手撑住身子。

“什么？”她小声说，“什么另一个？”

“这里面还有个灵魂。除了你和我，还有第三个人的鬼魂。你是说你不知道？”

“你确定吗？”言和厉声说。

“就像我对这场战乱中的所有事一样确定！刚刚这儿有个人——从我身边逃跑了，溜开藏了起来——也不回应我。但她还在什么地方藏着！”

“她？”言和的声音沙哑了。

“对，是个女人，我很确定。烟雾一样，她受了伤，很凶，样子很害怕。”

言和双手捂着嘴，不由自主地发出了声响。她脑海里充满了之前拼命想要忘记的噩梦般的影像。凶恶的灵魂俯冲下来，一张再熟悉不过的脸，即便她试图把它撕碎，它仍在抓啊挠啊想要进入她的脑袋……

母亲。

这些年来，言和都努力不去想她。现在，回忆找到了她，拖着一长串模糊的阴影，还有痛苦、愧疚和迷失。

言和绝望之中仍希望整件事只是一场噩梦。她内心深处一直害怕她已经撕碎了母亲的灵魂，但她从来没想过，她的灵魂可能已经成功地占领了她的脑袋。

也许是的，也许一直以来母亲被毁坏的灵魂都在言和脑袋最黑暗的角落潜伏着……做什么呢？像虫子咬食木材一样，啃食她头脑中柔软的部分？带着仇恨，等待报仇的时机？

“她在哪儿？”言和惊慌之下问，“她在干什么？她长什么样子？”

“我不知道！”医生大叫，“我只瞥见一眼，我是用意念看见她的，不是眼睛。她现在不见了，不知道去哪儿了。”

言和觉得呼吸困难。她把手放在头上，努力想集中注意力。因为害怕，她的胸口觉得很紧，但也有着痛苦的渴望。她愚蠢、孤独的那一面却觉得，有一个疯了的、一心报仇的母亲总比没有母亲要好。

也许这是给言和的第二次机会，要她与母亲重修于好。即使母亲现在这样恐怖，言和也许也能安抚她，让她平静下来，就好像她曾经安抚熊，让熊平静下来一样。

“你出什么毛病了？”医生质问她。

“我可能知道她是谁。”言和承认道。

“是谁？”他问，“朋友还是敌人？”

“我不知道她现在在哪儿。”言和脱口而出，“她是我……我的母亲，但她走的时候并不愉快，而且……死亡有时候会改变一个人。”

然而，如果那个女灵魂真的是母亲，这三年以来她都悄无声息。她似乎并不打算“像吃蛋黄一样”吃掉言和的脑袋。有没有可能——哪怕只是一丁点可能——母亲的灵魂其实并不想伤害她？

言和想起自己在马厩醒来是因为突然有人在紧要关头掐了她一把，让她听见了女主人出卖她们的谈话，也许还阻止了熊吃掉马。她想起在最近的梦里，她坐在看不见的女人的腿上，看着她划出了一个“M”。母亲生前只会写这一个字母，“M”代表“玛格丽特”。

也许母亲是和她站在一边的。言和突然升起的希望比恐惧还令人痛苦。

“如果她是敌人怎么办？”医生尖锐的声音打断了她的思索，“你能怎么做？”

这一问题让言和猛然恢复了理智。她需要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尽管这一想法让她觉得恶心。

如果敌人已经在脑袋里面了能怎么办？她这才想起来她召唤医生正是为了这件事。如果他能把鬼魂从詹姆斯的身体里驱逐出来，也许在紧急状况下也能对她这么做。

言和把已故医生的东西摊在床上，仔细看了看。她略微颤抖地打开了那个装着“升颅器”的袋子。这个金属器械看起来很吓人，又尖又长的钻头固定在一个金属横梁上，上面有把手。

“小心这个东西。”医生说。

“怎么用它？”她问。

“你真的有胃口听这种事？嗯，这可是个精巧的东西。钻头要在病人的颅骨上开个口，梁状的东西支撑在他的头骨上，这样拧动螺丝的时候，钻头就会慢慢收回来，把颅骨凹陷的地方提升……”

“你要在病人头上开个洞？”言和大叫道。她又想起了詹姆斯，不确定哪件事更让她恐惧，是在他头上开个孔，还是这样做时还要面对一群怒气冲冲的鬼魂。

“当然了，不然你怎么缓解颅内压力？”

“那如果病人……不喜欢这个主意怎么办？”

“当然你得找几个年轻力壮的人把他按倒。可能还要往他耳朵里塞点棉花，有些病人不喜欢听到钻头钻骨头的声音。”

“没有别的办法了吗？”言和的忧虑在肚子里搅动。她可没有年轻力壮的人来帮她。“你没有办法从……远处用这个仪器吗？”

“从远处？当然不行。这是个手术器械，又不是魔杖！”

“你说用钻头把凹陷的地方提升起来是什么意思？”言和慢慢地问。片刻停顿，等医生再开口说话的时候，言和觉察到他有些抵触情绪。

“我知道你对我之前治疗病例的细节有所了解。有一个士兵受到一颗擦飞的子弹的冲击，但那个距离只是给他的头骨造成了凹陷。颅内的压力和积血造成他出现幻觉，举止异常，所以他一口咬定自己被鬼魂附身了。只要把凹陷的地方恢复，把积血的问题解决了，他就恢复正常了……”

“你跟我撒谎！”言和大惊失色，“你答应要救我哥哥！他身体里面有五个鬼魂！真的鬼魂，不是什么积血！你那钻头对这有什么用？”

“那……我怎么知道你形容的是字面意思？”

“我说要在你死后把你的灵魂收进来！”言和反驳道，“这怎么都能想到吧？”

“我当时几乎神志不清！发烧让我喘不过气，还深陷在死亡的恐惧里！”

言和想起医生死前那张恍惚的脸，不得不承认他说的有道理。这也许是出于误解，但即使是他故意骗了她，她能责备一个将死之人在绝望之中抓住最后一根稻草吗？

她仍然觉得头晕愤怒，但似乎恢复了理智。她一直拼命努力不让更多鬼魂进到自己脑袋里，却一时糊涂，心甘情愿地让一个鬼魂住了进来，而且什么用都没有。

“我当然会尽力的，”医生继续说，听起来仍有些紧张，“如果有办法能帮你的哥哥，你有我的帮助总比没有的胜算要大。我估计没有外科医生能找到比这更好的机会研究灵异现象了。”

“这把计划全都打乱了，”言和说，“我得想想。”不管发生什么，她得赶快离开牛津。如果费尔莫特家族的人派人来国王的宫廷，可能会听说一个下巴有凹陷的年轻女孩来过。可是她能去哪儿呢?

她可以朝西边深入保皇党的地盘，远离前线，也许可以去到威尔士的腹地。她在那儿的小村庄可能会避人耳目，但那将意味着放弃詹姆斯。鬼魂在他身体里待的时间越长，他自己的意志存活下来的可能性越小。即便医生也对驱逐鬼魂束手无策，她还是无法放弃詹姆斯。

她可以试着穿过前线，深入议会军的地界。费尔莫特可能不太情愿派人到那儿去找她，但如果叛军发现她曾经短暂偷运过金块，恐怕场面不会好看的。

她有什么亲戚能帮忙？舅父和舅母应该还在杨树，但他们已经把她给了别人，更何况，伦敦和牛津正针锋相对，各自抖擞精神准备迎接对方的进攻。两地之间的路恐怕全都是军队、路障、土垒和间谍。

言和不情愿地拣起了她一直回避的一个选项。她还有一个亲戚，既不是杨树教区的，也不属于费尔莫特的核心班子。

赛蒙。

他谋杀了安东尼先生，但安东尼先生本就是一个充满鬼魂的躯壳。言和憎恶赛蒙抛弃了他的朋友和军团，但他们两个人面临同样的敌人，也分享同样的秘密。敌人的敌人并不是朋友，但可能会是一个便利的盟友。

更重要的是，他是被当作费尔莫特的继承人抚养长大的，也许比她更熟悉费尔莫特家族的人的鬼魂，甚至可能知道是否有办法把鬼魂从詹姆斯身上赶走。

这可能会是场冒险。前面几个相信赛蒙的费尔莫特家族的人不是死了就是被附身了。但不久之前，赛蒙和詹姆斯还情同手足，言和只希望他们之间的友情不是装出来的。她还需要给他点好处，给他足够的理由不背叛自己。

“医生，”她终于说，“你知道离开牛津有什么好办法吗？我需要到布里去，然后向前进入议会控制的地区。”

“你怎么想做出这种事？那个地区受到两军夹击，而且穿越前线进入敌军控制的领地简直荒唐极了！我最近刚刚死过，我可不急着再享受一次这种经历。”

“快克医生，我必须去找一个人。”言和深吸了一口气，“而且我们待在牛津不安全。你听说过费尔莫特吗？”

“那个贵族庄园，什么好处都少不了他们，各个贵族阶层都有他们的人。我当然听过！”

“不仅如此！他们是空的，医生，他们的身体里可以容纳鬼魂，就像我接纳你一样。我是他们的后裔——我有他们的天赋——而且费尔莫特的人在打我的主意，邪恶的主意。我从他们那儿逃跑了，但他们会来找我的。”

“你这个耍花招的小恶魔！你之前可没告诉我这些！你来勾引我的灵魂的时候怎么不告诉我，我的灵魂有可能会困在一个逃兵、一个叛徒身体里，被英格兰最有势力的家族追赶！”

“根本没有时间！”

“很抱歉我情况恶化得太突然了！我死得这么快，真是欠考虑！你干吗从费尔莫特那儿逃跑？你从他们那儿偷东西了？告诉我，你——我们——不是怀了孕，在逃避什么丑闻吧？”

“不是！”言和凶道，“我是为了保命逃跑！他们要把我灌满鬼魂——费尔莫特的鬼魂——这样我自己的魂魄就没了着落，那我的命就

没了。”

片刻停顿。

“我拿不准你是不是在跟我说实话，”医生听起来更像是对这些事颇有兴趣，而不是觉得他受到了冒犯，“真有意思，我在你的脑袋里，但不完全知道你的想法。我估计你也不知道我的想法。我们互相还是挺神秘的。”

言和意识到这是真的。熊的思考没有语言，但她能感觉到它的情绪像飓风一样。她能在脑海里听到医生的声音，但他的想法和情绪却转瞬即逝，难以解读，就好像飞舞的蛾子偶然蹭过她的皮肤一样。

也许时间长了，魂灵之间会学着了解对方。费尔莫特家族的人的鬼魂有几生几世的时间磨合相处，这样他们共同行动的时候就能迅速流畅。也许最终其他人的想法会对他们显露无遗，也许他们每个人都藏有各自的秘密，不让其他人看到。

费尔莫特家族的人的鬼魂似乎还能搜查翻找他们寄主的记忆。显然医生现在还无法读取言和的记忆，但也许假以时日，他也能做到。

“咱们必须忘掉去布里的计划，”医生嘟囔说，“压根不要考虑去敌军的领地。咱们必须找个办法和费尔莫特家族的人和解，咱们惹不起这样的劲敌。”

“不行！”言和厉声说，“我和他们没得商量！而且这不是你能决定的事情！”

“简直荒谬。”医生小声说。有一阵子言和不知道他在和自己说话，还是在自言自语。“听好了，年轻人，我不可能把所有事都交给你做决定。不管你愿意与否，现在一共有四个魂灵在你的船上，我们只需一个长官。依我所见……我是唯一合适的人选。”

“什么？”言和大叫，“不行！这是我的身体！”

“我们现在都是居民，”医生坚持道，“你的年龄和性别决定了你不适合当领导，更别说你把我们都变成了逃亡者！其他伙伴一个是半疯妖魔，是个入侵者，另一个是只熊！我是这个马戏团唯一合适的领导者！”

“你胆子不小！”言和心中腾起了风暴般的愤怒。这次的愤怒不是熊的，而是她自己的。这把她吓得不轻，她的愤怒似乎无边无界。

“这种反应可不理智，我们必须理性对待这件事！”医生似乎也开始发脾气了。“你显然在关键时刻都冒冒失失的！你甚至不知道自己体内有几个魂灵！我愿意介入，你应该懂得感激！”

“你再说一个字，”言和深吸一口气，“我就把你赶出去！我可以做到的！我会的！”她并不确信自己能做到这点，但她说出这些话时感觉它是真的，她血液里还有熊的咆哮。“我从势力强大的费尔莫特家族跑了出来，离开了灶台，离开了家，离开了过去的一切，因为我不愿意做他们的傀儡。我一无所有，只有我自己。这身体可是我的，医生。我不会做费尔莫特家族的人的玩具，也不会做你的玩具。你跟我玩硬的，我就把你扔到门外面，看风像卷走一阵烟一样把你卷走。”

停顿了很长时间。她能感觉到医生的情绪变化，但她不知道是什么情绪，也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你很累了，”他慢慢说，“你累得和一块布一样，我没注意到。我们……这一天都够辛苦的了，我不应该在这个时间和你谈话。

“你说得没错，没有你就没有我。但如果你冷静下来想一想，你会发现你也需要我。你母亲的魂灵也许很危险，她肯定疯了，在你脑袋里到处游荡。你看不见她，因此你需要一个不只会号叫的助手，帮你留意她，看她在做什么。”

言和咬了咬嘴唇。她虽然不愿承认，但医生说的也有道理。

“如果你决意要执行你的计划，”他继续说，“那我们就看看有没有办法能活下来。布里在这儿的东北方向，直线距离也就十英里，但这

段路程至关重要。

“我们的军队在附近不少城镇和民宅都有驻守设防，保卫牛津附近的道路和桥梁安全——艾斯利普、伍德斯托克、歌德斯托、阿宾顿——但如果你从这儿往东到布里，你会脱离保护圈。布里有一栋大房子是保皇党控制的，感谢上帝，但那周围有很大一片农村地区都散落着议会军。

“如果你打算走路过去，不需要过桥，咱们就不会被拦住问问题了，但横穿过去很危险。这场战争似乎都是在装备区和路边打响的，灌木丛和牲口的石槽后面随时都可能有伏兵。”

言和不得不承认，这些信息都很有用。医生很傲慢，但绝不愚蠢。

“我得制订个计划，”言和同意，“我离开这里之前需要摸清方向……”她开始慢慢意识到，疲惫已经开始影响她的思考了。

“你的脑袋简直像灌了铅一样沉重！”医生嘟囔，“我估计你累得不轻。你上次好好睡觉是什么时候？”听起来这更像是医生的询问而不是责备。

“我们一路逃避议会军，穿过了几个城镇，”言和反驳道，“我有机会就眯一会儿。”

“看在老天的分儿上那你赶紧睡啊，小丫头！”医生喊了出来，但也是出于好心。“如果你现在不睡觉，不管你得不得热病，你很快就会生病的！那到时候咱们去哪儿？如果你执意要指挥这艘船，你不得为你的乘客承担责任吗？”

“我……”言和犹豫了。

她几乎不认识医生，也有一半肯定自己不喜欢他，但她不能永远不睡觉。不管她是否愿意，快克是对的。她需要一个盟友，而且她只有承认自己的困境，才能获得他的帮助。

“我……最近发现我会梦游，”她坦白说，“我很害怕睡觉。”

“是吗？”快克似乎在消化这句话。“另外有一只手在操纵你？也许是个熊掌？”

言和没有说话，他也没有再逼问她。但过了一会，她似乎听见了一声叹息。

“你睡觉的时候我来放哨，如果你开始梦游了，或者有人想干吗，我就把你叫醒。不管我对你做的决定有什么看法，你看起来是三个人里面不那么邪恶的一个。”

言和一想到能不被打扰，深沉地睡一觉，就觉得有些头昏了。她放倒了自己沉重的脑袋，闭上眼睛，黑暗几乎甜美得难以承受。

“你一定小心，医生，”她一边放松一边小声说，“熊不喜欢你，如果他觉得你想伤害我的话……恐怕会把你撕碎的。”

第24章

“朱迪丝？”

言和困难地睁开眼睛，眼皮像粘了胶一样，嘴里有酸腐的味道，喉咙也肿了，她想再闭上眼睛。

一个女人的脸在她上方晃动，昏暗的房间里看不清楚。现在是黄昏还是黎明？有一阵子言和不记得自己在哪儿，也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间。

“朱迪丝，你怎么了？脸灰得和土一样！”

海伦把一只手伸向言和的额头，但还没碰到她就缩回了手，看起来害怕又纠结。

“你眉毛上都是汗，”她说，“我跟你说把香囊放在脸边上的！”

“我没病！”言和坚持，努力想坐起来。她的胃里一阵痉挛，又倒下了。“我只是……很累。”她不可能这么快就病了，是吧？距离她上一次和快克说话还不到几个小时。

海伦什么都没说，只是后退坐到了一把椅子上，用一只手捂住口鼻。她的眼睛转动着，在思考。

“我今天晚上就要离开牛津，”她终于说，“佩格已经离开了，我必须向北去班伯里，赛蒙·费尔莫特最喜欢的老师住在那儿，他可能会知道赛蒙的消息。而且，据说议会军的兵力在调往城市，如果他们的迫击炮对准城市开火的话，我就被困在这儿了。我想过带上你和我一起。”

“我也要离开这儿！”言和快速说。

海伦摇摇头。

“你这个样子我没法带着你，”她说，“就算我们两个人都没生病，也够危险的了。我不能背着你，朱迪丝，而且这对你而言也很危险。”

“听我说，”医生说，“她说得没错，你现在不能动。你得了热病。”

“没有！”言和嘶声说，“我现在不可能病了！我不会生病的！”

“你没有选择。”

言和被巨大的恐惧抓住了。之前她的头脑饱受侵扰，而现在她的身体也从内部受到了攻击。她想起了本杰明·快克的病床，想起了他的魂灵从躯壳中飘离时的情景。

“我很抱歉，”海伦明显十分难过，“我会把剩下的药都留给你，还有一半香囊，但我不能留下来陪你。我必须把陛下的指令放在第一位。”

“别害怕，”医生说，“我在这儿，而且我了解这种疾病。你比我更年轻更强壮，咱们会扛过来的。”

“不能让别人知道你病了，”海伦像是对自己也像是对言和说，“他们在城外的草原港设置了隔离区域，如果有人把你发烧的事情上报，会有人把你从这儿拖走，那你活下来的机会就不多了。我会付钱给房东，让他给你做饭，不要声张。我估计为了一把硬币，他应该会愿意做更多。”

她一把拿起自己的东西，穿上斗篷。

“上帝保佑你。”她说。言和满脑子都是苦涩的话，但海伦已经尽了全力，而且她什么都不欠“朱迪丝”的。言和的目光落到了海伦脸上藏住水痘印的贴片上。那么，她和水痘有过生死搏斗，曾经和死神有

过照面了。她没法埋怨海伦想要逃离这个病房，逃离这座疫情肆虐的城市。

“也保佑你。”她说。

言和的眼睛又闭上了，只一小会儿，她再睁开眼的时候，海伦已经不见了。

*

“我不会死的。”言和满脑子都是这句话，她一遍一遍地想，“我不会死，我还不能死。我还没有做我要做的事，成为我想成为的人。现在不行，现在不行。”

过了一会儿她注意到脑袋里医生的声音，安静沉着，像是和小孩子说话一样。

门上响起了敲门声。“小孩，他们可能把食物放在外面了。你得现在起身去门边。我们得吃饭，是不是？”

她困难地起身，蹒跚地走到门边，心脏狂跳着。门外有一碗汤。言和想弯下腰，但她膝盖一软，笨拙地摔倒了。她费尽全力把汤弄进房间，关上了房门。

吃饭成了跑马拉松。她的头沉得必须靠在墙上，而且她总是觉得快要晕过去。

“再吃一勺，”医生坚持，“再一勺，来，现在，在这儿……我来用你的手。”于是言和让他控制了她的右手，把一勺汤喂到了她的嘴里，接着一勺又一勺。她感觉自己像个小孩子，想到这里，言和觉得想哭。

“好多了，”医生说，“现在你得吃药了。”在他的指导下，言和爬向他的医药包，从里面拿出了一个绿色的小玻璃瓶。“现在就喝一小口，之后再喝。”

药水让她的嘴里更黏了，房间旋转得更加剧烈。熊不喜欢这个气味。

“我不能待在这儿。”言和小声说，血液在她的耳朵和太阳穴下抽动。

“你没有选择，”医生说，“只有休息才能治好你的病。你必须睡觉，不然你会死的。”

言和可不想死。

她的时间观念融化了。门上又响起了敲门声，她不知道为什么，她才喝过汤。但医生说这是新的汤，她得再打开门，把新的汤喝掉。他们怎么又送来了？医生说因为是晚餐时间了，几个小时已经过去了。她喝了新的汤。没过一小会儿，她又得起身用夜壶。她在房间里拖着自己的身体，像是在拖一座山。

她的脸贴在地板的花纹上。她为什么要睡成这个姿势？咚、咚。新的汤又来了。医生现在用她的手喂她喝汤已经熟练多了。虽然她知道是谁、为什么在动她的手，但看见自己的胳膊那样移动她还是觉得很恐怖。

“你怎么不晕呢，医生？”她哑声问。

“我有一点，”他说，“但你和身体的联结比我强得多，身体的疾病对你影响更大。你的力量也是你的弱点。我的弱点也是我的力量。”

医生又提到了药。是的，又到了吃药的时间。拖啊，拖啊，把自己拖到他的药包旁边，拿起瓶子喝药。

她做起了发烧的梦。她发誓房间里还有其他人在低声谈话，但等她疲惫地眨眨眼，看向四周，却发现只有自己一人。

时间飞逝而过，几个小时一眨眼就过去了。窗外的天空是灰色的，接着又升起了太阳，接着又成了瘀青色，灯火渐暗，接着又有了深沉的黑暗佑护，接着整个循环又开始了。

言和觉得焦虑，但她想不起来是为什么。她需要想起什么事，需要去到什么地方，但这些都在发烧的浓雾中消散了。

*

低语，低语，低语。又来了。幻想的声音在言和脑子里对话，但这次声音不是幻想出来的。言和微微张开眼睛。门开着一条缝。透过缝隙能看到房东的脸，还有一个瘦削的女人，言和估计是他的妻子。

“我们不能一直把她藏在这儿给她喂饭！”女人小声说着用眼睛瞟言和，眼神里满是同情和绝望。

“那个红头发的女士给了我们几个月都没见过的硬币，让我们不要把她的事告诉任何人，直到她痊愈。”房东的声音很坚定，但他皱着眉头的表情显露出他并不坚决。

“但如果这个打听她的人真像他说的，是她的朋友，怎么办？让他把她带走吧！如果有人知道我们没有上报热病——”

“我跟你说了，没这回事！你看她——没有冷汗也没起疹子。”

“疹子之后才会起，你知道的！”他妻子叫道，“她三天几乎都没起床！”

“而她来城里还不到四天，”她丈夫尖锐地回答，“你见过热病发病这么快？”

“也许她带着热病来的！”妻子叹了口气，“你不应该把那位先生打发走。咱们得派个人去找他，跟他说实话。”老妇人低下头看了看言和，她的脸疲惫忧虑，但不乏善良。

门关上了。

言和使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床上背靠着墙坐了起来。她拼命把思维集中到一起。

三天了。她已经病了三天了。这……真糟。她现在想起来了。她根本不应该在这儿，这儿很危险。她已经引起了宫廷的注意。如果费尔莫特派人来找她，会有人记得看到她和海伦在一起，会有人记得海伦住在哪里的。

一个男人在找她。也许费尔莫特的人终于找到她了。

“冷静点。”医生小声说。

“我……”她咽了下口水，“我们……得离开这儿，就现在。”

“你知道你没法离开，你没有力气。”

“我必须离开！”言和的声音听起来很沙哑，但说话让她觉得有了力气，有了活力。“我得在那个男人回来之前离开……他是费尔莫特的人……”

“你平静下来，”医生说，“好好想想。咱们房东现在还没派人去找他。现在天黑了，如果你现在睡觉，也许烧就退了，然后我们……”

言和想站起来，但她又跌倒了。

“听我说，听着！”医生的声音听起来后悔又失望。“我明白你很慌张，但我作为一个医生告诉你，你不能——不可以——在现在这种状态下劳累身体。你得尊重身体的极限，你不知道你身体现在发生了什么，但我很清楚。”

“抱歉，快克医生。”言和小声说。她四肢着地爬到斗篷边，笨拙地把斗篷披在肩膀上。

“那……至少先喝点药，省得晚上着凉了。”

“不行，我……我喝完药总是睡觉。”言和的脚感觉就像铅块，但她还是穿上了鞋。

“苍天啊，你都站不起来！”

言和深深吸了口气，手攥着床尾的床板，保持平衡，猛地把自己拉起来……

然后她站起来了。

她摇摇晃晃地拿起她和医生的包，一步一步一瘸一拐地走向门边。她每走一步都要集中注意力把脚摆正，但她还是走到了门口，打开门，走到了黑漆漆的楼梯平台上。

“简直胡闹！”医生发火了，“停下！”他突然控制了她的手，紧紧抓住门把手不让她走。

言和生气地夺回了对身体的控制，但现在，她能听到自己脑袋里面的窃窃私语充满了危险的企图。这次她确定这不是出于自己的幻觉。

“你尽全力吧。”医生说。这次言和知道他不是在和自己说话。

正当言和走下楼梯时，她突然感觉到左脚开始背叛自己了。它听从了非己的意志，向后扭动。言和摔倒了。她从长长的楼梯滚落，发出巨响，楼梯尖锐的边缘伤到了她的腿和身体。

楼上楼下都传来混乱的声音。光脚的脚步声靠近，人们穿着睡衣，手里拿着蜡烛。

她在几双手的帮助下拼命站了起来。

“谢谢……我……我得离开这儿……”言和的声音又粗又哑。

“这么晚了？”言和能看到她身边模糊的脸上满是疑虑。

“女士，你还好吗？”

她跌跌撞撞地走过那几个人，打开前门。夜晚的冷空气让她倒抽了口气。

“哈，她在那儿！”街上传来了一声喊叫。太晚了，言和看到烘焙师的妻子匆匆忙忙地向这儿跑来，身边还跟着一个人，一个男人。

汹涌的恐惧从言和心中升腾起来。她知道那个身影是谁，熟悉得如同自己的名字和小时候听过的摇篮曲。他走进亮处，睁着冰冷的眼睛对她露出微笑。

詹姆斯。

第25章

言和惊恐地盯着他，爆发出求生的本能。她扑向一边，想躲开詹姆斯，但他以光速抓住了她的肩膀，把她拖了回来。

他的速度快得不可思议，那是属于长者的速度。

“好了，莫德——发生什么事了？”他仍在微笑，但微笑在他那张丑陋可亲的脸上显得格外恐怖。“你不认得我了吗？”

“放开我！”她在绝望之中转向面包师的妻子。“他不是我的朋友！”

“你刚才好像认识他。”那个女人皱着眉头，不解地说。

“她认识。”詹姆斯用一只胳膊用力挽住言和，把她紧紧拉到自己身边。“莫德，是我——詹姆斯！你的亲哥哥！”

“哦……现在我能看出来你们的相似之处了。”面包师的眉头舒展开来，言和看到其他面孔也同样露出释然的表情。

“他不是我哥哥！”言和想挣脱他的胳膊，另一只手打向詹姆斯的脸。“天啊，听我说！”

交头接耳的声音响了起来。几双手伸过来控制住言和的胳膊和肩膀，有人对她说着安抚的话。她被拖到客厅，按到了一把椅子里。

“好了，现在，宝贝。”面包师的妻子看起来仍有些不安。“你哥哥订购了一把椅子把你带到他的住处——你可以待在这儿等椅子过来，这儿暖和一点。”她看了一眼詹姆斯。“先生，别听她的病话。”她又小

声说，“她可能是因为发烧，所以说胡话。我敢肯定她过不了多久就又认识你了。”

“哦，她会的。”詹姆斯说。房间里只有一支蜡烛，烛光在言和的椅子旁边的桌子上摇晃着。詹姆斯映着烛光的脸上，表情像是在跳舞。

“听着，听我说！”言和仍然觉得眩晕无力，但她努力在椅子里坐直了。“他不是我的哥哥。你看他的眼睛，看他！他是个魔鬼。不要把我和他留在一起！”

面包师妻子的目光落到了詹姆斯的脸上，停留了一小会儿，接着她低垂目光，匆忙离开了房间。言和突然意识到，即便她成功地说服了女房东，也是徒劳。这个陌生的男人也许是个魔鬼，但她在这栋房子里是个麻烦的病人。

门在她身后关上了。哥哥和妹妹互相盯着对方。

“詹姆斯，”言和尽量语气平稳，“我们答应过永远不抛弃对方的，你不记得了吗？”

“他没有抛弃你，”长者说，“他只是终于记起了自己对这个家族应尽的责任。”

“是吗？你们得用多少人制服他，才能让他‘想起自己的责任’？”

“你是这样想的？”他脸上又露出了忍俊不禁的怪表情。“你以为那个男孩得和我们斗争？没有，他是自愿服从我们的。虽然他的毛病和瑕疵不少，但最后还是获得了救赎。”

“我不相信你。”言和小声说。

“你应该相信，”长者说，“我现在比你更了解他。”

言和想起了十二夜蛋糕里的那颗豆子，还有詹姆斯如何把他们逃跑的计划丢在一边，成了糊涂勋爵。爵位、权力和名声诱惑着詹姆

斯，这是从未发生在言和身上的。她甚至还知道詹姆斯相信自己足够强壮，能在一群鬼魂住客面前保住自我。

“詹姆斯，你个笨蛋。”她小声说。

“然而，你却抛弃了你应尽的责任，”长者继续说，“不用管你哥哥了，想想我们怎么办？你对我们的责任怎么办？谁帮你逃走的？谁把那个野兽放在你身体里面的？谁给你的那根绳子？”

言和意识到，原来真正让长者不解的是这些事。即便现在，这些鬼魂仍不相信她是靠自己逃跑的。她如果不是这么生气的话，可能会觉得这很好笑。

“你们都下地狱吧！”言和不管不顾，愤怒地大喊，“你还打算把我带回去，装上费尔莫特家族的人的鬼魂？你们都瞎眼了？还是蠢？我得了热病快死了！去吧，把他们都叫进来！咱们一块儿看我起疹子，一起化成脑浆，然后被裹尸布包起来！”

接着，言和的喉咙紧缩，她被另一个意识控制了。言和惊恐地感觉到舌头不经过自己的同意，在嘴里蠕动着。

“这个女孩搞错了。”她喉咙中发出一个声音，但不是她的，那声音在她喉咙中沙沙作响。“她没有染病。”

“啊，”詹姆斯露出满意的表情，“这就好了，夫人。”

言和窒息了。她惊慌地想夺回喉咙的控制权，但她喘不上气。是谁在通过她说话？那声音冰冷、平静，听起来不像是母亲，不像母亲含混不清的鬼魂，那个在噩梦中怒气冲冲地攻击言和的鬼魂。

“她只是鸦片中毒了，”那声音继续说，“那个野兽的力量也被药效削弱了，它的灵魂和这个女孩的联结过于紧密。这里面还有一个灵魂，一个才智平庸的医生，我们用的是他的药。”

叛徒！言和终于明白过来了。她没有病，只是被骗着一直给自己下药，她一直处于半模糊的意识状态中。快克医生！你这个骗子！我

应该让你老残的灵魂像唾沫一样淹没在死亡里。她感觉到他灰黄的鬼魂控制住她的胳膊，不让她挣扎逃跑。你这条毒蛇，她想，你个蠢货！

“那就别让她动了。”长者说道，一边打开快克医生的包，拿出那小瓶“药”，拔出塞子小心地闻了闻。“这次可不能冒险了。”

熊！言和在脑袋里呼唤。熊！但熊晕乎乎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它很生气，也能听到她，但不知道该往哪儿挥它的熊掌。

詹姆斯走过来，抓住她的下巴。她试图挣脱，但身体里的毒药和鬼魂都把她固定在椅子里动弹不得。她能感觉到医生和那个不知名的人的恶意，他们用尽全部意志力不让她动。瓶子送到了她唇边，她的嘴里被倒进了一大口药。她想把药吐出来，但只觉得嘴和喉咙违背她的意志，紧紧闭合，让她把药咽下去。

“很好，”詹姆斯的声音听起来冰冷而遥远，“她一旦不省人事，夫人，就把她赶出去。如果要给费尔莫特勋爵的班子留下足够空间的话，其他魂灵也必须全都清除出去。”

“什么？”快克医生在言和脑袋里喊叫，“我们说好的可不是这样，夫人！你答应我说费尔莫特家族的人会给我在他们中间留个位置的！你告诉他！告诉他！”言和的胳膊顿时觉得没那么沉重了。医生在慌乱之中，不再帮忙按住她了。

言和鼓起全部力气，踢倒了小桌子和上面的蜡烛。

她本来只是想让房间一片漆黑，但倾倒的蜡烛点燃了詹姆斯的斗篷。火焰燃起了流苏，饥饿地舔食着布料。詹姆斯喊了一句上个世纪骂人的话，拼命想把系在他喉咙处的斗篷拽下来。同时，言和从椅子中猛站起来，手脚并用地向门口跑去，边跑边吐出嘴里的毒药。

那个不知名的人正在攻击她的头脑，命令她的四肢不让她动，然而她现在还要对付那个医生。言和感到她们两个在愤怒之中无声地打斗着，她则抓起自己的东西跑到了走廊里。

言和费力地打开前门的门闩，推开门，一头冲到了街道上。她听到身后的房子里发出痛苦的喊叫声和咒骂声。长者古老可怖，但显然并不耐火。

言和开始奔跑。寒冷的空气迫使她昏沉的头脑清醒了一些。熊加入了她，它脾气暴躁，左摇右晃，但知道言和现在需要它的力量。她的脚步声在石子路上回响，很快身后又响起了另一个人的脚步声，比她快也比她敏捷得多。

她转过街角，不期然闯入了一片亮光之中。

“站住！”六七个穿着邋遢、带着武器的男人站在路中间，他们都系着破旧的腰带，长官高举着一只灯笼。他们估计是巡警。她想躲开他们，但一个人抓住了她的胳膊。“着什么急，女士？”

言和向身后看去，詹姆斯快速跑入了亮光下，眼睛里燃烧着怒火。他编个故事很快就能说服这些巡警——如果言和给他机会的话。

“你说过要把我藏起来的！”她冲着詹姆斯尖叫。詹姆斯显然愣住了。“你说过街道上很安全！现在他们把我抓住了！我不想去隔离区！”

在一片惊讶的沉默之中，言和知道巡警注意到了她脸色苍白油腻，浑身颤抖。那个抓着她胳膊的男人犹豫地放开了她，这群人和她保持一定的距离，把她包围了起来。

“你发烧了？”那个举着灯笼的人问她。

“不是我的错！”言和大哭，泪水毫不费力地涌出她的眼眶。“我不想死！”

詹姆斯的脸因为沮丧而扭曲了。那些鬼魂无疑正在他的身体里发怒。情况逐渐在他们手中失控了。

“她没病，”他快速说，“我妹妹有时候会出现幻觉。”

“这姑娘脸色和灰一样！”长官大叫，“她站都站不起来！抱歉，朋友——我不怨你想要保护你妹妹，但我们必须按规定行事。”他犹豫了一下，皱了皱眉头。“你一直在照顾她，是不是？恐怕你也和我们一起走比较好。”

“你知道我是谁吗？”詹姆斯发火了，“我有很多势力强大的朋友，你们都惹不起——”

“但我们有命令。”巡警反驳。

詹姆斯冷冰冰的眼睛扫过那六个警卫，若有所思。也许长者正在权衡应该杀掉哪个警卫。他们无疑能下得去手，但这样做是有后果的。

他转过身，跑入了黑暗里。一个巡警开始追他，但很快就放弃，转身回来了。

“抱歉，女士，”巡警说，“我们必须把你送到城外的隔离区。会有人在那儿照顾你的。”他的语气听起来却没有那么坚定。

“我真的希望，”医生小声说，“你这计划还有后半段。”

*

言和在他们的带领之下穿过牛津的街道，感觉就好像穿行在寒冷的地狱里。终于，快克的药效减弱了，但周围的景色本身就好像在梦中一样。

言和早就习惯格芮斯海了。她一直不动声色地反抗它，但这栋房子的沉默，那些高墙的冥思，还有风与风无止境的对话，都深入骨髓成了她的一部分。她甚至熟悉它的声音——她能分辨出每一个断裂和吱呀声、每一个遥远的声音。而在这儿，从远处传来的笑声、犬吠声、马蹄声都是陌生的，这让她觉得自己迷失了。

街道开始变暗了，但还没黑透，持火炬为大家照明的人还没出来。不时有一栋学院建筑映在紫色的天空之中。窗户上晃着烛光。

一次，护送她的人把她领到街边，给一排奇怪的列队让路。绅士们穿着上乘的衣服，领口有蛛网般细密的蕾丝，鞋上系着蝴蝶结，帽子上有鸵鸟毛，闪着光泽的卷发长过腰际，他们正表演舞步，跳过昏暗湿滑的街道，身边一群吹笛子弹吉他的乐师随之摇摆。而身后，一小群女士在嬉笑，像高级妓女一样戴着面具和帽子。

言和知道这些男人女人是真实的，但游行却带了某种幽灵般的色彩，就好像她有时候在墓地看到的那种雕刻，上面有骷髅在跳舞。即便宫廷深陷疫病和灾难，也决意要拿出宫廷的样子，荒诞而奢侈，大胆而美丽。

在城门口，巡警和士兵说了几句话。城门打开了，他们一队人走入了冷风之中，头顶的天空无边无际也无情。在昏暗的天光之中，连堡垒都显得更加庞大。

虽然空气寒冷，天空无情，但言和还是觉得松了口气。她意识到，牛津让她感觉受困，而她一生中有太多时间都被囚禁在城墙里了。

前方，宽阔的路延伸到河边，言和能看到桥的护栏上，灯笼发出柔和的光。她把头转向另一个方向，直直看向右侧黑暗的田野。她用力眨了眨眼，想调动出熊的夜视能力。

熊，我需要你的眼睛，我需要你的鼻子，我需要你夜间的机警和丛林里的生存智慧。

“我带你去隔离区，”巡警长官说，“你需要一只灯笼带路。”

“谢谢，”言和安静地说，“我不需要。”

巡警还没反应过来，言和已经从那一小圈光晕里跑入了黑暗之中，她的脚步击打着田地柔软的土块。巡警在她身后大喊了一阵子，但是没有追她。在一座迷失的城市，他们要如何追赶每一个迷失的灵魂？而迷失的灵魂还在迷失的路上越走越远。

第五部分：

无人之境

第26章

刚刚离开灯光，黑暗让人反应不过来。言和只能听到自己喘气的声音。她一只脚在草丛中扭了一下，差点跌倒，脊柱受到震荡，也差点咬到舌头。再踩空一步可能会扭到膝盖，但如果她略一迟疑，可能就会被抓住。她拼命往前跑，喘气声震耳欲聋。言和全心全意地信任熊。

而熊之前被人群、街道、毒药和人类的臭气搞得晕头转向，现在却意识到他们正在奔跑。这是它能懂得的事情。它想四肢着地，但是它发现言和不能那样奔跑。

透过熊的眼睛，夜并没有黑透。有些细节依稀可辨。黑色的夜空上有灰色的乌云。有车辙和沟壑，还有没完全修成堡垒的小土丘。远处，道路两边呈现出树丛的轮廓。

言和在土坡之间曲折前行，一直跑到了两边有树的路上。只有实在喘不上气才停下来休息一会儿。

“我觉得咱们把追赶的人甩掉了。”医生小声说。

“闭嘴，快克医生。”言和在脑子里反驳。秘密前行很重要，因此她不敢出声说话。幸运的是，医生似乎听见她了。

“你有权利生气，”他说，“我承认我判断失误了。”

“我说过，闭嘴。我需要集中注意力。”言和吞下她的恼怒，努力把精力集中在熊的嗅觉上。“相信我，这儿不只有我们。”

她估计士兵不会认真追赶她，一个染了病的女孩出了城就不是他们的责任了，何况他们在夜里能追上她的概率很小。但詹姆斯不会这么轻易就放弃的。她确定他跟着她和士兵穿过了街道，靠贿赂、恐吓或者关系就能买通看门的人。他很快就会来追她的。

“如果你想做点有用的事，医生，”言和阴沉地小声说，“那就盯着点儿‘夫人’。”医生和詹姆斯都是这样称呼那个不知名的鬼魂的，它曾控制过言和说话的能力。不管她是谁，她都是敌人，随时都可能出击。

言和小心翼翼地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的象牙装置。

“那是个双折日晷！”医生的语气听起来又钦佩又责备，“你怎么弄到这个东西的？”

言和懒得回答。费尔莫特勋爵一直对托马斯先生收藏的珍贵的导航装置不屑一顾，言和拿走这个东西几乎算不上是偷窃。

她早就弄明白了上面蚀刻的线条和数字的用途。这是个小型日晷，很方便携带在口袋里。盖子里面是个月晷，然而她现在对指南针更感兴趣。

“布里在东北方向，”她对自己说，然后把小盒子转过来，直到箭头划过“N”，停留在“NE”的方向(注)。

风向改变了，从她身后吹来。熊发出了深沉的吼声。风中有种气味，几乎是人的气味，几乎是詹姆斯的。

穿过煤黑的田野，言和瞥见了远处漆黑的河流，它像一条狭窄的蜿蜒的裂缝，几乎藏在了树木后面。她向河流走去，一直沿河走到了一处河堤有车辙的地方。那是一片浅滩，但即便借助熊的夜视能力，她也无法判断河水到底有多深。

一只独行的黑水鸡从树丛中蹿了出来，横穿水面留下了白色的泡沫，把她吓了一跳。言和听到身后的某个地方发出树枝断裂的一声脆

响，就好像有人开始行动了。

没有时间犹豫了，言和把裙子拉到膝盖，脱下鞋和袜子，从河岸爬了下去。冰冷的河泥在她脚下危险地滑动。她探进河水的第一步，冰冷的水就淹到了膝盖。渡水时，水流几乎要把她冲击得失去平衡，但她还是慌乱地爬上了对面又软又滑的河岸上。

她再次穿上袜子和鞋，然后小心翼翼地穿过灌木丛，继续前进。她无疑在泥里留下了脚印，如果追她的人是詹姆斯，那么他有着几个世纪推测敌人心理的经验，也追捕过各种各样的猎物。然而詹姆斯不像言和，他在黑暗中恐怕什么都看不到。

*

黑夜对言和最有利，于是她不停地向前走。她保持警觉想要觉察“夫人”的踪迹，但这个神秘的鬼魂似乎又沉入了深处。然而她能感觉到医生的魂灵在她脑海里一刻不停地盘旋。

“莱特富特小姐，”他终于说，“我们得谈一谈。”

“有必要吗？”言和十分苦涩地说，“你说什么我能相信你？”她曾经相信过医生沉静的声音，她顺从地喝下他的药，而他却把她骗到了费尔莫特的手里。

“我被蒙骗了，被背叛了。”

“你被背叛了？”言和大叫，“我接纳了你！我把你从死神手里救了回来！”

“你这么做有你自己的原因，不是因为同情我！”医生气呼呼地说。他又沉默了好一会儿，似乎后悔自己脾气失控了。“我们都行事仓促，不是吗？”

他的话有一定道理，但言和仍然很警觉。如果一个人很狡猾，真理在他手里也可以被用作毒药。

“你看不起我，”她无声地怒吼，“正如你看不起熊。我是个厨房的女仆，而它是戴着锁链跳舞的野兽。你何必在乎我们怎么想？我们什么都不算。你什么时候关心起我们做错的事情了？

“噢，现在你必须在乎了。熊和我虽然卑贱，但我们是你的审判者。医生，为你自己说点话吧，赢取我们对你的信任。”

“熊都不算——”医生开口了。

“你一个字都不许说它的坏话，”言和在脑袋里咆哮了一声警告他，“我信任它胜过信任所有人。”

“这动物是很忠诚，”医生安静地同意了，“这绝对没错，它为了你可以与世界为敌。

“我对你没有什么热血忠诚，我不想假装。我结盟反对你，以为这是我保全自己的最好方式，但我想错了。你信任我只是因为你需要一个盟友，你现在仍然需要。我没有理由再背叛你了。我们不需要喜欢对方才对彼此有用。

“选择权在你手上，你可以让熊把我撕碎，或者我们可以谈谈，结成一个对彼此有利的联盟。”

医生说的每个字都清晰、准确，激怒着言和。人类或早或晚都会背叛你的。她想知道如果全国上下的军队都互相残杀，灭掉了其他所有人，只剩下她和熊在空旷的田野和森林游荡会是什么样子。

这一想法让她感到平静，但很快这份平静又被悲伤取代，寒冷如清晨的露珠。

“说吧。”她不情愿地告诉医生。

“你脑袋里面有个敌人，”快克说，“你知道。一个狡猾的敌人，一位诡计多端的女士。我第一眼看见她的时候以为她疯了，但她没有。她只是残破了——受了伤，而且她很危险。”

言和脑袋的某个地方有什么东西愤怒地发出嘶声，作为警告。“闭嘴，医生，一个字都不许再说了……”

医生犹豫了一下，但又开口了，声音里有一丝害怕。

“她的名字叫作摩根，”他说，“摩根·费尔莫特女爵。”

那个鬼魂并不是母亲。言和的脑海里有一阵子只有这个念头。她已经知道了，但医生的话熄灭了她最后一点怀疑。言和心头释然了，但同时也感受到巨大的空虚和失落。

“她生前是个女间谍，一个情报员。”医生继续说，“过去三十年间，她一直是费尔莫特勋爵班子里的一个鬼魂。大约一周前，勋爵的班子想搬进你的身体的时候，派她先去——”

“打探。”言和说出声来。

那个鬼魂是个探员。言和终于明白了。她在教堂中溜进了言和的脑袋，熊把她打伤了，但没有摧毁她。当然是这样，当然。她一直满脑子想着母亲的灵魂前来报仇，才会看不到真相。

“这是她的任务之一，”医生说，“占据一个新的意志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因此探员通常先行，侦察住所，消灭威胁，给班子腾出地方。然而，女爵没想到你的头脑里有一只愤怒的熊的鬼魂把守着。她受伤很严重，所以就藏在你脑袋的角落里。”

“熊啊，”言和明白过来，心里后悔地想着，“你是知道的，你能闻到她的气味，你一直咆哮，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她在脑海里伸出一只手，抚摸熊的鼻子。它原来并没有对着言和吼叫，而是对着一个看不见的入侵者。

“从那以后，”快克解释道，“摩根女爵就一直试图打乱你出逃的计划，还给费尔莫特送信，当然是在你注意不到她的情况下。她只有在你不设防的时候行动，在你睡着的时候。”

“梦游！”言和嘴唇干涩。“这一直都是摩根造成的，不是熊。我在逃出格芮斯海的时候，在马车里睡着了。她一定敲了车顶，让车夫停下来，注意到我。”

“没错，”快克说，“每停一个地方，她就秘密留下记号和信息，方便费尔莫特家族的人追踪你。她甚至在费尔莫特家族的马车里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你在去牛津的路上。”

原来如此，这就是为什么言和发现自己深夜站在马厩的马车外面。她半天才反应过来摩根为什么掐了她的胳膊把她叫醒。摩根一定听到房东要给议会军送信，所以叫醒了言和，让她明白自己处境危险。毕竟，费尔莫特家族的人绝对不愿言和落入敌军的手中。

这也解释了梦里那个神秘的女人在门把手上刻下了一个“M”。也许言和沉睡的意识知道，她的身体正在向门边梦游，留下了一个记号让其他人看到。“M”是指摩根，不是玛格丽特。

“我死的那一晚，”快克医生继续说，“我答应你给你放哨，我这么做是出于好心。但你一睡着，摩根女爵就找到我，跟我提议说你其实是个疯子，一犯病就会把我杀死，而我……当时也听了她的话。她承诺说如果我帮费尔莫特家族的人抓住你，家族就会让我的灵魂加入他们，作为对我的奖励。

“我们要防止你在费尔莫特家族的人来之前出城，所以我用鸦片给你下了毒。你醒了我就告诉你说你昏沉是因为得了病，你需要按时不停地喝‘药’。

“我并不为此觉得骄傲。这是个阴招，有损我的身份。我只能说我是为了自己的生命而努力。”

言和怎么能对那么多线索视而不见？甚至她能轻松阅读的新本领也应该让她意识到自己其实在用别人的技能。

然而她却怀疑是熊。可怜的熊，那么忠诚、恼怒、困惑不解。

所有人都背叛了她，她干吗还指望别人呢？但不信任也会愚弄你，置你于危险之地，正如信任一样。

“你做好决定了吗？”医生小声问她。

言和步履沉重地走了一会儿，没有回答。头顶，稀疏的星星在朦胧的夜色中摇摇晃晃，每一颗都纯净、冷漠且孤独。

“你是个彻头彻尾的傻瓜，医生，”她默默地说，“一个笨蛋，一个骗子。我也是。从现在开始咱们要学聪明点，不然我们两个人就都迷失了。”

她听到他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松了口气。

“你还打算去布里，深入敌军的地盘吗？”医生过了一会儿问道。

“对，”她回答，“詹姆斯在追我们，我必须做出他意想不到的事，去他不好追踪的地方。咱们必须找到他无法收买的朋友。”

“仁慈的上帝啊——你不会想要加入敌军吧？”

言和犹豫了。有过医生的背叛，言和不想再和他说自己的计划了，更不用说还是在摩根耳边，她行踪不定，随时都张着耳朵。然而，如果她完全把快克蒙在鼓里的话，他们是无法结成真正的盟友的。

“我的堂兄赛蒙去投奔议会军了，”她解释说，“他是个狡猾的叛徒，一个凶手，因此费尔莫特家族的人应该以为我们会离他远远的。但如果我们能跟他结盟的话，赛蒙应该是我们活下来最大的胜算。”

言和没有说她余下的计划。

赛蒙从费尔莫特家族那里偷的特许状是他的王牌。如果特许状真的提到了长者不堪的秘密，那么将之公布于世将是一场可怕的灾难。费尔莫特家族的人可能会因为巫术罪被起诉，而国王也会因为保护他们而遭殃。它也许会改变战争的走向。

特许状在赛蒙手上，费尔莫特家族的人想要回来，国王也派海伦去寻回特许状，议会如果知道这东西的存在，恐怕会不惜一切代价把它拿到手的。不管是谁手里拿着特许状，都会手握实权。

言和觉得如果是她拿到的话，也不是件坏事。

---

1. 指南针中N即north，代表北，E即east，代表东，NE即东北方向。——编者注

第27章

在湿土地上行走的言和脚下直打滑。她盯着便携日晷上的指南针，努力找寻方位，虽然这意味着要爬过荆棘丛、蹚过河流、翻过土坡。

头顶现在升起了奶白色的月亮，月晷上模糊的阴影告诉言和，现在大概两三点钟了。几只鸟飞过夜空，发出疑问的音符。夜晚是言和的朋友，但是距离黎明只有几个小时了。

她估计体内大部分毒素已经排出去了，但她仍觉得疲累，晕乎乎的。她发现自从离开格芮斯海，自己还从未在没有毒药的干扰下连续地睡过好觉。有一阵子她几乎神情恍惚了起来，沉重的脚步开始下意识地移动，却被医生急切的呼唤叫醒了。

“莱特富特小姐！看看你的左手！”

言和猛地醒来，发现她的左手手指刚刚松开了什么柔软的东西。她停下来，立刻看到了她丢在地上的手绢。在暗色的大地上，白色的手绢十分显眼。她把手绢捡了起来。

“摩根女爵依然想给我们的朋友留点踪迹，”言和说，“她还扔别的东西了吗？”

“我想应该没有，”医生说，“我一直在注意她。”

“你要意识到这样做无济于事。”另一个声音说，像刀锋一样坚硬冰冷。和言和在牛津的时候，从喉咙中挤出来的是同一个声音，她知道这一定是摩根了。“你不可能永远与我作对。”

“我可以，”言和坚定地说，“我在知道你的存在之前就在和你作对，现在我不但知道了，而且我还有盟友。”

“你总要睡觉，你的注意力也会涣散，就连你的同谋也不可能总是看着我。我只需要你一瞬间的疏忽，就能控制你的双手，伤害你，或者让你说一些转眼就忘的话。

“我愿意的话，甚至可以绊倒你，砸烂你的脑袋。”

“也许吧，”言和说，“但我觉得你不会那么做的。费尔莫特勋爵可不愿意你把他的容器砸碎，是不是？如果我死了，你也会死。”

“如果不是我，你早就落到叛军手里了，”摩根说。她的声音说冷又算不上冷，言和好奇她是不是去世得过早。“你根本不知道我已经帮了你的大忙。你觉得如果不是我帮忙，你会有什么下场？”

“谁知道？”言和叛逆地耸耸肩，“也许议会军会抓住我，折磨我，直到我吐露出费尔莫特家族的秘密。你觉得如何，女爵？”

“我可以像修剪一棵树一样修理你的脑袋，”摩根提议，“你觉得如何？”

“熊不会让你那么做的。”言和忍住恐惧。

“那个恶心的动物，它是个畜生，不是朋友。”

“它比你强一百倍！”言和生气了，“你们这些人是什么时候认定只有你们才配拥有第二次机会的？你们的生命已经有了这么多权力和财富，你们拥有的机会是普通人做梦都想不到的！”

“你根本不知道我为了获得不朽付出过多大的努力！”摩根突然生气了，她的声音和刀片一样尖锐，“我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给这个家族做牛做马，让他们无法失去我。我没有自己的生活，死后的生命是我赚来的，这是我做的交易。”

“但你可没和我做交易，所以没什么用。”言和简短地说，“我来选择谁住在我脑袋里，如果你是我的敌人，这儿没有你的位置！”

言和闭上眼睛，试图在黑暗中找到摩根。她在哪儿呢？在那儿！有一瞬间，她的脑海中闪过了一个模糊的图像——一个尖脸的女人，眼睛在阴影中闪闪发光。

她试图用意念抓住她，但有什么东西溜走了，藏了起来，像老鼠尾巴一样滑过她的身体。言和跟着那闪烁不定的踪迹寻了过去……

接着她感觉到脑袋一震，像有人在她脸上扇了一巴掌一样。

她突然觉得恐惧，觉得悲伤，她感到自己被浑浊不堪的记忆的白光炙烤着。她忆起了黑暗、尖叫和脚下的石子，还有血迹像墨水一样从两只睁开的眼睛里流下来。

抽搐停止了，言和发现自己双膝跪地，大口喘着气。

“发生什么了？”医生问。

“我想抓住摩根。”言和努力站了起来，记忆的冲击让她摇摇晃晃，她收起手绢。“她怎么在我眼前藏起来的？她去哪儿了？““我不敢确定，”快克医生坦白，“但你的记忆似乎有一块地方是封闭起来的。我估计她藏在那儿。”

*

几个小时之后，言和发现地势开始缓缓上升，目之所及再看不到灌木和矮树丛了。

“我觉得我知道咱们在哪儿，”医生说，“除非我搞错了，否则布里的城镇应该就在这座山顶。”

“那咱们一定要小心，”言和说，“咱们得绕过城镇，找到北边的一座农场。”

“换个方向，”医生提议，“往北一点，我估计咱们就快到城北了。”

天刚刚泛白，多亏了熊敏锐的嗅觉，言和捕捉到了炊烟的气息。她调整路线，走了一小会儿，看到了农场。附近有几座低矮的建筑，房顶潮湿，墙壁灰白，背朝一片围场，里面有几只羽毛稀疏的瘦鸡在啄着黑色腐烂的菜叶，寻找食物。一只公鸡骄傲地站在一个被打翻的巨大的木桶上面。

现在到访有些太早了，但言和等不到黎明时分。她在门上一顿拍打，令她惊讶的是门迅速打开了。一个老人打开一条门缝，伸出脑袋。言和能看到他用脚抵着门，好像他觉得言和随时会闯进去一样。

“你想干吗？”他的眼睛很亮，但充满戒备，手臂因为常年劳作十分壮实。

“我在找斧沃斯农场——”

“你在这儿找不到他们，”老人粗暴地说，“这以前是他们的地方，但他们几天前离开了。这儿的麻烦太大。”

“你知道我能在哪儿找到他们吗？”言和问。

“试试班伯里。”门在她面前摔上了。她敲了又敲，但没有回应。

“嗯，”医生的声音很警觉，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摩根女爵说……他在撒谎。”

言和清楚地记得长者有能看出人撒谎的能力。当然，摩根的话并不可信，她也许在给她设套，但摩根可能也有自己的理由，她想让言和找到赛蒙，这个狡猾的长者可能仍然希望把赛蒙的所在地透露给其他费尔莫特家族的人。

言和后退了几步，打量着这栋房子和花园。

“我觉得她说的是真的，”言和过了一会儿承认道，“如果斧沃斯的人逃走了，他们却把鸡和工具，还有几捆木柴都留下了。那边有个木桶，他们本可以用它来搬运重物，干吗把它留在这里呢？”

空气一瞬间变冷了，言和觉得灰色的天空似乎更加阴沉，潮湿的空气也像是有危险埋伏在其中。风中有什么信号，像是打断酒瓶的瓶颈时发出的声音，只不过言和觉得自己恐怕是那个酒瓶瓶颈。她不自觉地后退了一步，用双手捂住耳朵。

“怎么了？”医生问。

“有什么东西……”言和内心挣扎，她努力想听，但又努力不去听那个声音。风中微弱的声音似乎有了形状。她仔细听的时候，声音摇晃着变成了哀号，变成了一个词。

地狱……地狱……地狱……

“那里有个鬼魂！”言和急忙说，“咱们得赶紧走！”

正当她转身，向来时的路迈开脚步时，突然有什么看不见的东西撞到了她的身上。她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像湿乎乎的翅膀一样拼命拍打着她的头。惊恐之下，言和挥舞着胳膊想要保护自己，她向花园里后退了几步。

鸡全跑了。言和脚跟碰到了木桶，等她低头看的时候，吓呆了。

藏尸体的人明显费了心思，把尸体像婴儿一样蜷了起来，用翻倒的木桶掩盖住了大部分，然后用树叶的堆肥和青苔盖住了其余伸出来的部分。言和透过树枝和树叶，能清楚地看到一只成年人的手，死者的年龄不算大，但手上长满了茧。

鬼魂的声音变得更大了，言和听清了另一个重复的单词。

救命……救命……救命……

“啊，你这个可怜东西，”她难过地嘟囔着，“现在没人能帮你了。”

“喂！”那个老人靠近了，手里举着一只钢叉，威胁地挥舞着。“你在那儿干吗？如果你想偷东西，那可太晚了——我们穷得只剩下骨头！”

“没有！”言和盯着钢叉的尖齿，不知道她脚下尸体胸前的孔洞是不是被钢叉刺的。“我正准备走！”

老人看了一眼她脚下的木桶，又看了看言和的脸，表情变得扭曲了。

“你哪儿都别想去，”他喊道，“安！快过来！”

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跑进了院子，一看到这局面，就抓起了墙壁钩子上挂着的大镰刀。她跟那个老人一样，脸上饱经沧桑，糅合了太多绝望、愤怒和恐惧。

女人的左袖子和裙子前面有明显的红色印迹。

“是鲜血。”医生突然开口说。

“我猜到了。”言和回答，后退了几步。

她被困住了。如果她转身横穿花园，就必须从后面的木篱笆处夺路而逃，如果她想跑到路上，就必须躲开那个老人和女人的武器。不管怎么说，她知道自己太累了，跑不动了。

“听我说，”医生说，“木桶下面的尸体几乎都青紫了，但那血迹是新鲜的，不是死人的。”

言和眉头舒展了，她重新看了一眼那个女人。

“你受伤了，”她说，“不然就是屋子里面有人受伤了。”老人和那个女人互相对看了一眼。

救命……救命……救命……

“让我看看，”言和冲动之下说，“我能帮忙。我原先的主人是个外科医生，他教了我一些东西，我有工具，可以给你看！”

很长一阵停顿之后，那个叫安的女人放下了她的镰刀。

“那你跟我来吧。”

“快克医生，”言和心想，“我希望你真的像他们说的那么厉害。”

“那……咱们是打算帮这几个凶手？”当他们靠近门口的时候，医生说，“不打算一到门口就跑？”

“不。”言和回答。

她很清楚，自己太累了跑不动，而且她严重怀疑医生和熊一晚上也累坏了。而且，她感觉如果自己逃跑的话，可能会再次面对那个鬼魂。她怀疑这个鬼魂有什么企图。

棚屋里又小又黑，家徒四壁。血腥味扑面而来，让言和想起在格芮斯海杀兔子和山鹌的日子。然而血腥气之下还有肉体腐烂的味道。

气味的源头显而易见。一个和安年纪相仿的男人躺在炉火的余烬旁边，身上裹着毯子。他面色苍白，脸上泛着油腻，左肩被人用撕开的布料胡乱缠了起来，上面布满深红色的血迹，有些地方被浸染得发黑。

“首先得把那绷带换掉。”医生说，“这儿非常脏乱，我能闻出来。找个人去煮点干净的布。依上帝之言，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把这屋子整个煮两遍都不为过。”

“你什么时候受的伤？”言和问。

“两天前。”病人的眼睛很警觉，因为发烧有些泛红。

“两天了，我敢说伤口没有被好好清理。”医生说，“怪不得会感染，咱们得看一眼。”

言和伸手去碰绷带，但是病人躲开了，他的眼里满是怀疑。

“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言和字斟句酌，慢慢地说，“保皇党和议会军开了火，开始相互残杀，用你的房间打掩护。他们在后面留了一具尸体，并且有人在黑暗中不小心伤了你。我说得没错吧？”

房子的三个主人互相对视了一眼。

“事情确实如此。”病人坚定地回答。房子里的冲突气氛似乎缓和下来了。言和打开绷带，腐烂的气味充满整个屋子。她拼命忍住不让自己呕吐出来。伤口是很长的一条口子，边缘已经红肿。

“他的肉在腐烂。”安还在边上。

“啊，”医生说，“这是剑伤。那个木桶下面的年轻人肯定是个军人，死之前他们估计搏斗了一番。伤口还没生蛆，但是有坏疽，咱们得把它切除，把伤口刮一下……”

言和听了医生的吩咐，把脸转向病人的家人。

“如果有干净的布就煮一些过来，”她说，“再给我一些盐和醋。”

“当然了，”医生沉思道，“如果咱们能尝一下病人的尿液，会对治疗很有帮助的。”

“拿我的舌头，不行！”言和坚决地说。她是有底线的。

她小心翼翼地从包里拿出快克的工具箱，努力控制住手不要颤抖。她咬着嘴唇，试图让医生接管她的手。

他之前控制过她的手，在她昏沉的时候喂过她吃饭，但这次她十分清醒，因此事情变得难办多了。言和看着双手不经自己控制拨弄着药匣，生出了一丝恐惧。医生看起来也一样紧张。

“你的手太小了，”他嘟囔着，“太笨拙。我戴着这副手套……怎么能切得准呢？”

言和的手拿起了一个小刀片，刀片滑落了，她又捡了起来。她的手指从未这样颤抖过。手里的金属冰冷而怪异。

她看着自己的手小心地靠近伤口，用刀尖轻轻拨开伤口边缘。她觉得反胃，可她又离伤口这么近。工具那么尖锐，切入的角度又不对，皮肤又这么脆弱。她管不住自己，夺回控制权，缩回了手。工具翻转之下捅到了伤口的边缘，病人痛苦地发出嘶声。

“天哪，你到底想不想让我做这件事！如果你跟我作对，你自己来控制你的手，咱们可能会把这个人害死的！你得相信我！”

“抱歉。”言和出声说道。虽然房间很冷，但她能感觉到脖子后面流下了汗水。

她慢慢地长吐了三口气，让医生接管了她的手。

言和看着的时候，假装这双手是别人的。这样有点效果。有人正在向她展示如何做手术，她得目不转睛地观察每个步骤，虽然胃里在翻滚。尽管如此，她仍然需要咬紧牙关才能看着褪色的肉被剜下来，看着镊子夹出伤口中的碎布片，那估计是病人的袖子。

“他又开始出血了。”安紧张地说。

“这样是正常的，”言和模仿她脑袋里的声音说，“血液能帮着冲洗伤口。”她定了定神，准备用盐和醋清洗伤口。“很抱歉……这可能会很疼。”

接下来的两分钟，病人发出了惨烈的尖叫。结束的时候，言和在想，外科手术医生都不会呕吐吗？等伤口终于被包上了干净的布片，言和觉得累坏了，浑身都在抖。老人给她端来了一碗粥，但等她有胃口已经是几分钟以后的事了。

之后，安给她安排了一张床，言和接受了。她估计直到病人有所好转，证明自己的帮助有用，他们是不会让她走的。如果她必须被关在这儿，她觉得自己最好睡一觉。

医生平静地说：“尽管我们尽力了，他还是可能会没命。我很擅长我的本职工作，但我的工作很难，用剑伤人却很容易。人是很脆弱的东西，伤害远比修理要容易得多。自从这次战争开始，我接手的大部分病人都死了。

“士兵一般都清楚医生能做的事情很少，但我估计这些人可没这么善解人意。莱特富特小姐，如果这个男人命归西天了，你可得想个办

法逃走。”

但熊想的是其他事。它累了，现在是睡觉的时间。这个想法里面有着野兽的纯粹和美好。等睡意席卷言和的时候，她觉得自己像沉入了温暖的黑色毛皮里。

*

几个小时之后，言和醒了，她的头脑很久没有如此清晰。模糊微弱的阳光从打开的门缝溜了进来。

安给她端来了粥和一点面包，还带来了好消息。病人仍然很虚弱，但脉搏没有之前跳得那么“狂乱”了，烧也退了。

“那些工具，”安说，“我估计是外科医生死了，留给你的。”她的语气模糊，掩盖着故意没有问出口的问题。

“没错，”言和看着她的眼睛说，“事情确实如此。”

等她到了客厅，见到了那家人，气氛已经没有那么敌对了。正如她所猜，他们就是斧沃斯一家，正是她要找的人。

“我需要你的帮助，”她解释说，“我知道有人往这里送信——给汉娜·维斯女士的信。你知道信离开这里之后，被送去哪里了吗？”

他们又犹豫着互相对视了一眼，老人做出了回答。

“我们跟你说吧，反正再不用传送那些信件了，等我儿子好一点能上路了，我们马上就离开。信件送到哪里本不应该告诉我们，但送信的人好喝两杯。”他模仿着送信人喝酒的样子。“有一栋叫白合楼的房子，他会把信送到那里。”

“你知道在哪儿吗？”言和赶紧问。

老人摇了摇头。

“没关系，”言和快速说，“谢谢你告诉我这个地方，我会找到的。”

“我们想给你路上带点吃的，”安说，“但我们自己的食物也不够了。士兵把我们的厨房都洗劫一空了。”

“哪方士兵？”言和问。

“谁知道，我敢说两边都有吧。两边区别都不大。”安从一个隔板下面拿出了一个布包，在桌上打开来。“但是你可以从这里面挑一挑，如果有你想要的东西的话。”

言和看了一眼，知道这布包里的东西应该都是那个死去的士兵的。有一本被翻得破旧了的祈祷书，书页里夹着几封信，还有一双结实的靴子，一把刚刚擦拭过的剑。

“那双靴子对我们有点用，”老人承认，“但剩下的可能就要被埋起来了，我们也不敢卖，免得招来麻烦。你想要什么就拿吧。”

言和翻了翻那本祈祷书，书名叫作《虔诚之道》。里面有些画线的部分，空白处还涂着天使的简笔画。封面压了一枝花，言和想象这个年轻的士兵第一次离开家乡，摘了一枝原来没见过的花保存了下来。花下面写着一个名字：优生·泰勒。

“‘优生’是什么荒唐的名字？”医生不依不饶，“和你的名字一样糟糕。看看这些啰唆的祈祷！我估计这个死人是个清教徒。”

不知道为什么，言和一想到这本曾经受到爱戴的书将要在泥土里腐烂，就觉得难以忍受。她正准备把这本书放进自己的口袋，里面的信掉了出来。

信上是同样幼稚而生硬的笔迹，落款是“爱你的妹妹，慈善”。从信封上不同的地址判断，年轻的优生·泰勒被派驻去过不同的地方。最后一封信上的地址吸引了言和的目光：白金汉郡，白合楼。

*

言和走出房子，在路上停了下来。她仍然能听到风中的声音。

“那个农民活下来了，”她小声说，“你可以停下了。”

“你干吗呢？”医生问，“如果那是士兵的鬼魂，我们刚刚救了谋杀他的人！”

“如果他想帮自己的话，早就像多数鬼魂一样，入侵我的脑袋了，”言和沉默地告诉医生，“但他没有，他跟一只受伤的鸟一样挣扎。他不想让我离开这里，想让我帮他们。”

风停了，但是那个细语的声音还在继续，轻触言和的头。

活……了？我不是……凶手？

“不，你不是，”言和柔声说，“你只是害怕下地狱，是不是？”她惊讶的是这个鬼魂没有躯壳，但仍然有着完整的心智。

起风了，风又乱糟糟地退去。

我会……下地狱。那沉郁的声音似乎十分确信。不被拯救……但农民活了……活了……这很……这很好……

“你为什么觉得自己要下地狱？”言和问。

……擅离职守……

言和几乎能尝到风中苦涩的羞耻的味道。

我太饿……想偷只鸡……农民拿镰刀警告我……我抽出剑砍了他。用我的剑砍了他。我疯了……我讨厌他……我饿疯了。我是个……懦夫，贼，犯了愤怒之罪……

“我跟你说他是个清教徒。”快克医生说。

言和觉得医生说得没错。这个鬼魂说话的方式让她想起了杨树的学徒。她在想那些男孩里有多少都报名参了军，他们满腔热情，口袋里装着用旧的圣经。这个优生·泰勒听起来和他们一样年轻、一样激烈，但现在这些激烈的情绪都转而针对他自己了。她想起了他生了茧的双手，不知道他拿起剑之前，扔掉的是锄头还是镰刀。

他是个逃兵，明显蠢到家了，因为一只鸡丢了性命，但他脆弱的灵魂维持了两天没有消散，正是因为他决意要救那个杀他的人。即便他自己的灵魂迷失且不可挽救，他还是这样做了。

……一个贼，一个懦夫……

声音更加破碎，模糊，痛苦。尽管天色已暗，言和仍然能够勉强看到他烟雾般的形状开始痛苦地扭曲起来。他正在攻击自己，把自己的灵魂撕成碎片。

“有趣。”医生评价道，显然他也看着同样的景象。

“停下，”言和小声说，“优生·泰勒……拜托，快停下！”如果没人管这个鬼魂，他可能会把自己折磨疯、撕成碎片的。

“哦拜托，别这样。”医生似乎觉察到了她的想法。

“听着，优生！”言和凶道，勒令这个饱受折磨的鬼魂注意她，“如果你有第二次机会，你觉得怎么样？”

我……没有……

“我有！”言和改变了招数，“我正在逃避一个邪恶的人，他会威胁到我的灵魂。我要找一个叫白合楼的地方，你能帮我吗？”

第28章

言和跋涉着穿过一里又一里地，无视快克医生怒不可遏的咆哮。

“你想什么呢？”他逼问她，“你为什么要弄进来一名敌军？我们这帮人还不够四分五裂吗？”

“泰勒先生知道去白合楼的路，”言和为自己辩护道，“况且，我们可能需要一个懂得兵术的人。”

“据我所知，他也可能想划破咱们的喉咙，”医生嘟囔道，“他什么时候能停止发出那地狱一样的噪声？”

在农场的时候，言和跟优生解释了她的“天赋”，他似乎明白她的意思了。他的灵魂镇定了下来，不再自我撕扯。然而距离她吸入他的灵魂已经一个小时了，他一直没有说话。接着他开始拼命大声祈祷，一直如此，连言和想跟他说话的时候也没停下来。

言和不愿承认，但她开始觉得医生也许是对的。也许带走优生的灵魂这个做法匆忙且愚蠢，但言和受不了看着他毁灭自己。

“他也许需要一些时间适应。”她告诉医生。

“他没时间了！”快克生气了，“我们马上就要进入白金汉郡的边境，需要他来指路！”

言和边走边看着太阳升到顶点，又随着下午的流逝开始下降。自从她离开斧沃斯农场，就一刻不停地赶路，不敢停歇。詹姆斯一定正在什么地方寻找她。

言和知道自己正在横穿无人之境，两边可能都会有军队游荡。她俯身贴着灌木丛前行，希望远处不会有人看到她。如果有士兵在这种地方碰到她独自一人赶路，可能会起疑心逮捕她，更糟的是，他们的处境也许很危险。

她马上就要进入议会军的领地了。如果她真的被抓住搜身，艾普女爵的戒指，还有国王给的期票都会证明她是保皇党。在一个灌木丛里，她有些不情愿地停了下来，把东西埋在了一棵桤木下面。

正当她准备跨出灌木丛进入草原的时候，她的脑袋里响起了急促的低语声。

“回去！”

她条件反射地躲回了树篱的阴影里，藏在高高的荨麻丛后面。她这才发现祈祷声停止了，低语声是优生发出来的。她向草原张望，看到树篱后面有一处耀眼的闪光。

“小型望远镜。”优生低声说。

言和一动不动，过了大概有一个世纪那么漫长的时间，两个肩膀上扛着火枪的男人从树篱的缺口穿过，走了过去。她一直待在原地，直到确认他们消失不见。

“谢谢你，泰勒先生。”她边说边小心地再次上路了。

“习惯而已。”那回答没带什么好脾气，但至少他没有继续祈祷了。

“泰勒先生。”言和又柔声试着叫他一次。

“怎么了，巫婆？”死去的士兵恼了。他听起来很沮丧，略带挑衅。

言和在惊愕中退缩了，所有想好的安慰他的话都消失不见了。

“我不是巫婆！”她抗议道，“我告诉过你我是谁！我告诉过你费尔莫特家族的事情！”

“我知道你说了什么，”优生说，他的声音颤抖但很坚定，“你很聪明，我很虚弱。你告诉我国王站在巫婆这一边，我能帮你打败他们。我告诉自己说这是上帝的旨意，但你用了费尔莫特的巫术。你把魂灵附在自己身上，还有一只野兽听你指挥。我才是那个跟巫婆做交易的人……而我还让你收走了我的灵魂！”

“如果我是巫婆，”言和回答，“我还费这劲收你的灵魂干吗？你都肯定你的灵魂注定要下地狱了，我干吗不把你留在那儿，等审判日再来找你？”

“你想让我带你去白合楼。”优生立即说，“你也许想在那儿伤害我的同胞。据我所知，你可能会给他们下毒下咒。我背叛过我的兄弟们一次了，我抛弃了他们，我不会再次背叛他们的。”

他听起来害怕极了，但意志坚定。也许他已经做好准备，只等言和向他投掷恶毒的咒语，然后一口吞下他的灵魂。言和闭上眼睛，愤愤地叹了口气。

“如果我是巫婆，”她说，“我干吗不飞过这几英里，省得把脚走得流血？我干吗不变成一只野兔躲避那些士兵，反而蹲在荨麻丛后面？我何不派小魔鬼现在就拿来山鹬派和一大杯啤酒？我倒希望我是个巫婆！

“但我不是。我不会魔法，只是继承了我不愿意要的祸害。我有血有肉——现在满身瘀青，骨头都快散架了。我邪恶的主人只有费尔莫特家族，而我却没日没夜地从他们身边逃走。”

“我的确想相信你，”年轻的士兵说，他的声音听起来不那么凶了。“如果费尔莫特家族的人真的是巫师，如果你真的是他们的敌人……咱们就告诉所有人！”

“我没有证据！”言和大叫，“他们会说我是疯女人，是个巫婆，就像你一样！”

“但如果我们能让所有人看清楚真相，”他感叹道，“可能会扭转战争的形势！”

言和犹豫了，她知道接下来自己要说的话会把事情变得更糟。然而，撒谎远非开始一段关系的好办法。

“抱歉，泰勒先生，”她告诉他说，“我一点都不在乎谁赢得这场战争。”

她的脑袋里立刻变得混乱。

“胆子不小！”医生大声说，“竟然把陛下和那些议会军的叛徒相提并论——”

“你怎么能这么说？”优生的声音听起来一样愤怒，“你怎么能不在乎人民的安全和自由？”

“啊，别嚷嚷了，清教徒！”快克医生打断他，“你和你的同类只会把我们带到毫无乐趣的世界，那里没有欢乐没有美，更没有神秘高尚的东西能扬升我们的灵魂！”

“而你宁愿看到国王成为血腥的暴君，把所有持异见的人的脑袋都砍下来！”士兵回答，“这算什么‘欢乐’，算什么‘美’？”

“你哪来的胆子，你这个卑鄙的穷鬼——”

“多亏咱俩都死了，先生！不然我——”

“别在我脑袋里面叫喊！”言和大声喊道，附近几只鸟受惊飞走了。“我不在乎。我为什么要在乎？没有人告诉过我我为什么要为国王牺牲，为什么要爱戴议会军胜过我自己的躯壳！我想活下去！我更同情所有想活下去的人！”

沉默了很长时间。

“我想，我也不能怨你，”优生终于开口说，“我也想救自己的命来着。”他不自然地笑了笑，“原谅我，我没有权利因为我活得失败，就要求你去冒付出生命的危险。你是个年轻的女孩，我应该让你免受伤害。”

充满悔意的优生比充满怀疑、怒气冲冲的优生更难对付。言和给了他第二次机会，她能给他带来什么救赎吗?

“那你的计划是什么？”他平静地问，“你为什么想去白合楼？”

“那儿有我要找的一个人，”她解释说，“一个背信弃义的家伙，但他可能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对付费尔莫特家族的人。”

“然后呢？”他问，“然后你要做什么？如果战争对你不重要，什么对你是重要的？”

这个简单粗暴的问题让言和站不稳脚跟。她想要什么？她发现自己不知道。这么长时间以来，她脑子里都是她不想要什么。她不想被铁链拴住，不想被关起来，不想被古老的魂灵挤满身体。她不想活在对长者的畏惧之下。但她想要什么?

“我想救我的哥哥，”她慢慢说，“他身体里都是费尔莫特家族的人的鬼魂。我想把那些鬼魂赶出去，让他自由，这样我就能给他一巴掌，骂他是个蠢货，还有……”

她的脑海被回忆占据了。杰考的鬼魂在尖叫，托马斯先生脸上露出恐惧，詹姆斯的眼睛后面都是死去的东西，还有冷冰冰的长者，眼睛像蛇一样，对他们有着剥夺他人生命的权利那么确信。

她心里有一个愿望，那愿望像一座黑黢黢的山一样压着她，让人望而生畏，不可估量，但她终于正视了这个愿望。

“还有，”她大声说，“我想打败费尔莫特家族的人。”

“这听起来还值得费点功夫。”优生的声音第一次听起来有了笑意。

*

有了优生当向导，路好走多了。没有他不停地祈祷，旅途也更加令人愉快。言和向他解释了一些自己的过去，而优生也慢慢向她敞开了自己的过去。他出生在诺维奇，是个桶匠的儿子，在他父亲的商店里长大。他在当地一个小学学会了识字，开始教他的妹妹。

接着战争爆发了，他第一时间参了军。

“我没有疑虑，”他说，“我怎么可能留在家里敲打木桶呢？而战争正在把这个世界敲打成新的形状。这场战争是为了国家的精神而战！我想尽我的一份力！这对我来说就像饿了要吃东西，渴了要喝水一样自然……”

他把话题扯远了。即便他的话语里满是热忱，里面也有一丝感伤。

影子渐渐拉长了，言和已经走了十五英里，优生确定他们已经到了白金汉郡。她累坏了，脚也磨出了水疱，腿和受伤的地方也很疼，而且她饿了。过去几天她已经吃完了葛特丽管事给她的食物，斧沃斯一家给她的粥也很稀薄。

熊也饿了，这是它很熟悉的感受。言和能感觉到它的焦躁不安，一有风吹草动，它就兴致盎然。

言和发现自己不由自主地站住了，她正在抬头看附近的一棵树。树上有一个黑色的东西，看起来像是鸟巢。言和能感觉到熊正想着鸟蛋里面流淌出的汁液，还有咬碎雏鸟的声音。但换个角度，她发现那根本不是鸟巢，只是一堆树枝而已。她发现自己的嘴张开了，牙齿正咬住树刚萌发出的柔嫩的叶子。

“熊！”言和吐出嘴里的树叶告诉它，“我不能吃这些！”

但熊现在不可驯服。它伸出言和的手抓住一截腐烂的树枝，把它折断，露出碎裂的横截面。言和发现自己正在舔食那上面来回奔忙的

蚂蚁，舌尖上的蚂蚁尝起来就像是胡椒的味道。

优生尖叫了一声，明显震惊且警惕。要想说服优生，言和并不是困在女性身体里的魔鬼，展露兽性恐怕不是最好的方式。

言和叹了口气，坐在附近溪流的岸边，脱下鞋袜。

“没有魔鬼的蹄子。”她干巴巴地指给优生看，然后把脚放进水里，让冰冷的水来麻木水疱带来的疼痛。“而且我也不会在水流中消失。”

流水中闪过一个黑影，吸引了言和的注意。几乎在瞬间那条小鱼就消失了，但明显熊也注意到了。言和开始流口水，她也不知道这是出于她的饥饿，还是熊的饥饿。

她发现自己又开始跑动了，等她回过神来，她已经一只脚踩在水里，湿了裙边。

“停下！”但如果熊能抓住一条鱼的话，她真的想要阻止它吗？“再等一下。”她可不想湿了衣服，因为如果她没有办法把衣服烤干，晚上要睡在谷仓里的话，她会被冻死的。她小心翼翼地把裙子提起来，掖好，系在腰线以下的位置。

接着，她让熊带着自己走到溪流里，冰冷的流水冲刷着她，脚下长满水草的石头滑溜溜的。刚开始冰水还令人惬意，但很快就刺得她的皮肤生疼。她一想到自己的时间不多，后面还有人追赶，思维就停不下来。然而熊的耐心却稳得像一座山。过了一会儿，言和被它警觉的平静感染了。冰冷的水带来的痛苦变得像蓝天一样平常，她的思维也不再慌乱。

那里！言和用不属于自己的反应速度将一只手插到水里，捞出了一条棕色的肥鲈鱼。鲈鱼从空中飞了出去，落在了岸边，不停地扭动挣扎，想跳回水里。

言和发现自己跳出水，四肢着地趴在地上，一只手按住鱼头，牙齿咬住了活鱼的鱼身。

“待在那儿别动！”突然响起了一声喊叫。言和抬起头，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男人抽出剑指着她。他刚刚从树丛的入口处走了过来，似乎他看到言和跟言和看到他一样惊讶。他的外套外面系着条破旧的腰带，言和估计他一定是个士兵，但那腰带上都是土，言和猜不出他是哪边的士兵。

言和知道自己给人的印象。她牙齿中间的鱼还在抽动着，鱼尾几乎拍到了她的眼睛。虽然鱼的汁水让她想把鱼一口吞下，但她还是小心地把鱼从嘴里拿了出来，放下裙子，遮住自己的双腿。

“你找见什么了？”一个年长的士兵从树林里走了出来。他长着宽大的鼻子，右眼上方有一道正在愈合的伤口。

“她身上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年轻人说，恐惧的目光始终没有从言和身上移开。“她刚刚衣服脱了一半，跟一只野兽一样跳来跳去！她用牙齿咬着一条活鱼，像动物一样咀嚼——”

“你饿急了也会这么做！”言和快速还嘴道。

年长的士兵皱了皱眉头。

“你从哪儿来？”他问。两个士兵口音一样，言和估计自己的口音暴露了她是个陌生人。

“斯特拉福郡。”言和赶快说。她希望这地方足够远，能解释她的口音问题，但也近到她足以走到这里。

“离这儿有段路程，”年长的士兵说，阴沉的脸上布满怀疑，“你为什么离开家？”

言和满心希望对话没有进行到这个地步。她盯着两个男人，努力想猜他们效忠于哪支军队。她编的谎言可能会让一方满意，却会让另一方怒不可遏。

“我认识那个人！”优生小声说，“那个年轻的——叫威廉·霍尔。他跟我在一个兵团。”

那么他们是议会军了，言和随即编了故事。

“我的继父把我赶出家门了，”她卷起袖子，露出胳膊上的瘀青，“他一心效忠国王，我不是，所以他打了我，告诉我说如果我回家他就把我杀了。”

那个男人的眼睛里短暂地闪过一丝同情，但很快又被怀疑代替了。

“你是有多害怕他，一路逃过了整个城镇。”他说。

“我没想走这么远！”言和让自己的声音透露出一丝疲惫和绝望，“我想找份工作，我一路都在打听——”

“工作？”年长的士兵现在声音像铁一样，充满敌意，“你觉得我们都是傻子？这个谷地到处都是作战的士兵！谁来这儿找工作？”

“告诉他们说上帝给了你神示，让你来白合楼！”优生着急地说。

“什么？”言和感到困惑不解，她不出声地问。

“有一个长官在寻找占星者和预言家！”他匆忙告诉她，“他把这些人安置在白合楼里，像打胜仗的母鸡一样。”

“我的确是在找工作……但是万能的天父给我以神示，让我必须去一个地方，”言和努力不让脸颊发烫，“一栋叫白合楼的房子。”

两个士兵都僵住了，互相看了一眼。

“你在神示中看到什么了？”年长的人问。

“一栋红砖的房子，”言和重复优生的话说，“在一座山上，很高，四周都是林地。”

“一个间谍也能这么描述。”那个年轻人低声说。然而，正当两个士兵交头接耳时，言和在听她脑袋里优生急切的话语。

“我在神示中看到了你，威廉·霍尔。”她说。

那个年轻人吓得跳了起来，几乎丢了自己的靴子。

“两个月前，”她说，“你和另外两个士兵在一个村庄的教堂里。那是一座邪恶的教堂，里面都是恶俗的魔鬼的装饰……所以你晚上去那儿尽可能砸毁那里所有的东西。你砸断了圣坛的围栏，砸破了彩绘天窗，破坏了长椅上的雕刻。

“接着，你的一个朋友拿下了十字架和上面的雕像，把它扔在石板上摔碎了。”

威廉·霍尔明显畏缩了。年长的士兵却纹丝不动，甚至露出有些赞许的表情。

“你们都停下来，看着耶稣碎裂的脸，”言和接着说，“你们都很害怕……但没有人承认。你们都变得更加猖狂，更起劲地砸东西，想要超过对方，这样就不用看地板上那双碎裂的眼睛。”

威廉现在盯着她，脸上挂着迷信的恐惧，像是被催眠了一样。

“你一个人把马牵了进来，让它喝洗礼盆里的水，证明你不害怕。你们都看着马用白色的大嘴舔水喝，都在大笑。但是教堂里的回音让笑声听起来像是一群魔鬼在嘲笑你们——于是你逃跑了。”

年长的人疑虑地看了看他的同伴。威廉·霍尔咽了咽口水，点点头。

“是在克兰顿，”他声音微弱，“我们都吓坏了，有一个人——那个砸十字架的——后来彻底变了。他内心崩溃了，他……一个星期以后就消失了。”他又看了看言和，睁大的眼睛里满是恐惧和怀疑。“你怎么知道那笑声听起来是什么样？”

“可以了，”年长的人坚定地说，“你执行了上帝的旨意，不要再想这件事了。”他用手背推开他同伴的剑柄。剑不再颤抖地指向言和。“把剑收起来吧，威廉。”

他又转向言和。

“女士，整理一下你的衣着，跟我们来。”

言和站起来，整理了她的裙子，等她穿上鞋袜后，牙齿这才开始打架。

“谢谢。”她在脑袋里说。

“希望我没把事情弄得更糟。”优生听起来和威廉一样害怕，“我只有这一个办法。”

空气中紧绷的气氛似乎消失了，但言和知道她刚刚提升了自己的筹码。她本来打算悄悄靠近白合楼，可能在那里观察一阵子，看能否看到赛蒙。她可没打算径直走进前门，冒险和赛蒙撞个对脸。

一方面，看起来她像是被护送到白合楼的，而另一方面，她想掩人耳目的计划也彻底泡汤了。

第六部分：

白合楼

第29章

年长的士兵是库尔特中士。另外还有六个人正站在路上等他们。兵团步伐轻快，他们微微照顾言和疲软的双腿，并没有像包围囚徒一样包围她。

他们并不多注意言和。于是她吃完了那条生鱼，继续在脑袋里和他们那位死去的同志交谈。

“你为什么逃走？”她突然问。教堂的故事引起了她的兴趣，她似乎能确定那个“失踪”的士兵是谁了。

“我是个懦夫。”优生不自觉地回答，然后陷入了沉默。“我不知道，”他终于坦白，叹了口气，“在教堂砸毁耶稣的圣像之后，我一直忘不了那张破碎的脸盯着我的样子。那双眼睛那么明亮、空洞、悲伤……我感觉那双眼睛为我而难过。一个星期之后，我杀了第一个敌人。而我站在他上方向下看时，他死去的眼睛里也是同样的神情。

“在那之后，我的脑海里出现了幻觉，觉得我见到的敌人都是破碎的脸，他们的眼神都为我而难过。我不知道为什么，但这样的想法让我睡不着觉，双手一直抖。有一天我溜了出去，就走远了……”

言和没什么好说的。她开始怀疑把优生带回昔日的战友身边，可能并非什么好主意。

跋涉了几英里之后，他们选了一条小道，蜿蜒地爬上了覆盖着树林的山坡，经过庄严的门房建筑，终于到了山顶的一座大房子前。白合楼是一栋方形的红砖庄园，有格芮斯海一半那么大。楼前的草坪一定曾经被人修剪得很整齐，是林荫散步的好去处，而如今却杂草疯

长，被六七匹士兵的马踩得乱七八糟。几座祖先的半身像的头已经裂开，歪倒在草坪上，看样子像是被枪打碎的。

不管这栋房子曾经是什么模样，如今已经成了军事壁垒。这里的所有人看起来都是士兵，而非仆从。言和曾经在格芮斯海做过仆人，而如今走入这栋大房子，却发现到处乱糟糟的，还有被破坏的痕迹，这让言和觉得十分刺眼。

大门背面的橡木板上钉着几张纸，有几张是鼓吹军事胜利的新闻报纸，还有一些宣誓宗教热忱的规定。壁炉已经有一阵子没有清扫了，楼梯上都是人们踩踏的泥泞。一把雕刻精致的椅子被劈开用作木柴，一口老木箱敞开着，锁被破坏了。很明显，正直的品性里并不排除抢劫。

然而，言和还没有看到赛蒙的踪影。她如果跟他撞个正着可怎么办？她是否能向他发出信号，求他不要揭露自己的身份？他凭什么要怕她呢？

中士走到一边，和一群人开始热烈地小声谈话，偶尔向言和所在的方向扬扬头。她吸引了众多害怕又好奇的眼光上下打量着她。言和感觉自己的脸红成了甜菜根。

一个身穿被洗得发白的衣服的女人，看着言和的目光格外灼热。她脸上布满皱纹，让言和想起被雨水划过的窗户。她看起来和葛特丽管事一个年纪。

“这是伊莲娜夫人。”优生小声说，语气就好像要骂人一样。

“那是谁？”言和问。

“她是将军最宠幸的先知，”他说，“她在这儿结了不少仇敌，我以为她早就走了呢。她到处欠债，跟人吵架，有时候还会告诉别人说他们注定会死，人们听见了当然不由着她讲。”

“她说中过吗？”言和避开她的目光问，“人们会按她说的死去吗？”

“会，”优生勉强承认道，“通常都会。”

言和的脉搏加速了。她假装自己是个先知就已经够糟的了，更何况在一个真的预言家面前。这位女士将如何对待一个邋里邋遢、即将成为自己对手的年轻人？

“她很骄傲吗？”她突然问。

“骄傲？”优生有点惊讶，“是的，她——”

言和没有等他说完，而是壮着胆子靠近了那一小群人，在伊莲娜夫人面前深深地行了个大礼。

“夫人！”她满怀敬意地说，“我在神示中看到了您，在世界之上，一束圣光照亮了您，佑护您！您手中还拿着一本书，散发着光芒！”

库尔特愣住了，但是伊莲娜夫人的脸上绽放出兴高采烈的笑容。言和估计这下自己被先知同行谴责的概率要小多了。如果伊莲娜夫人四处树敌，而有一个人把她当作女王，她恐怕不会踢走这个人的。

言和被领进屋内，跟其他几个高军衔的长官说话。伊莲娜夫人紧紧地挽着她的胳膊。

言和很庆幸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被刨根问底的时候，她身边还有一个同伴。

三位长官并不粗鲁，他们像对待一头意外出现的狮子一样，对她又怀疑又尊敬。但他们毫不留情，一旦她的话有丝毫不连贯之处，他们就坚定地揪住不放。

她是谁？她从哪儿来？她家人是谁？她解释说她的名字叫忍耐·多，是木匠乔纳斯的女儿。她编造出了自己有一位患病的母亲，一个年幼的妹妹，还有她住在荒地边上一个没名的小村庄。很快他们就会

在核查之后发现她在说谎，但至少现在，言和觉得他们还不会派人这么快去到斯特拉福郡。

还有一个长官问了她许多难缠的宗教问题。她是否过着道德的生活？是否熟悉《圣经》和祈祷书？言和又累又困，好几次都回答得磕磕绊绊，给出的回答在格芮斯海是对的，但在杨树却说不过去。但她在优生小声地帮助之下，还是蒙混过关了。

接着，言和心脏狂跳，开始描述她看到的“神示”。房间里鸦雀无声，只有一支笔沙沙地记下了她说的每一个字。

“我看到国王坐在一个巨大的王座上，但是他的个子太小了，”她希望自己的语气里带着不祥的征兆，“他身后有一条大狗，但是他看不见。他头上飞着六只猫头鹰，它们的翅膀像死亡一样黑。他扔食物给猫头鹰，但猫头鹰抓住了他的影子，像抓着卷轴一样飞走了。”

她不敢看伊莲娜夫人，害怕这位预言家的表情凝聚起怀疑和轻蔑，但没有人打断她。

“继续说，”一个长官说，“你还看见什么了？”

言和胆子大了些，又编造了许多夸张的梦。她的疲劳反而让事情好办多了，反正所有事情都和梦境一样。

“我看见天空中有火焰掉了下来，燃烧了人们的心脏。人们四处奔跑，火焰跳到所有他们碰见的人心里，直到所有人都着了火……”

言和后来不得不承认她还挺享受编故事的。她感觉自己在士兵眼里逐渐变了样，不再是那个浑身泥泞、衣衫褴褛的流浪者。成为先知让一切都变了样，你身上的瘀青说明你是个殉道者，你破烂的衣服则说明你在荒原上游荡已久。

她走进房间时，上帝像袍子一样披在她身上。

“跟我们说说神示的含义。”最终最年长的那位长官开口说。

言和脸色发白，突然意识到自己在做的事情后果严重。她声称上帝在通过自己说话，如果这些人发现她在撒谎，会怎么处理像她这样亵渎上帝的人？而如果他们真的相信了她，也许她的“神示”会影响他们的作战计划。她的一句无心之言，有可能会让士兵在战场上前进，甚至牺牲。

一群优生和詹姆斯会因为她的话而死去。这是巨大的权力，纯粹的权力，但是她并不想要。

“我不知道，”她有些生硬地说，“我……来这儿是因为我知道伊莲娜夫人是唯一一位能解读神示的人。”

伊莲娜夫人欣然开始解读这些话，这让言和松了一口气。言和浑身发抖地坐在那里，嘴唇发干，而那位年长的先知在狂喜之下，开始口若悬河。

最终，那群长官似乎满意了，放言和离开。她和伊莲娜夫人一起离开房间，心里暗自掂量自己闯了多大的祸，却在门外被中士库尔特拦住了。

“你在神示中看到白合楼的时候，看到这里住着的人了吗？”他小声地问道，“看到一位白头发的年轻勋爵了吗？”

言和摇了摇头，但她的好奇心被点燃了。他的描述听起来很像赛蒙。

“如果你在神示中看到类似的景象，如果他看起来在做不好的事情，请告诉我。”中士和伊莲娜夫人交换了下眼神，伊莲娜点了点头。

“他指的是谁，夫人？”中士走了之后言和问道。

“年轻的费尔莫特勋爵。”伊莲娜夫人用不小的声音回答。

果然是费尔莫特勋爵！即便言和不再是费尔莫特家族的一员了，言和还是暗暗为他偷用这个头衔大为恼火。不过话说回来，就议会方

面考虑，也许他才是正牌的勋爵。毕竟他已经背叛了家族余下的人，正打算抢占他们的地产。

“这位勋爵现在在白合楼吗？”言和尽量用漫不经心的语气问道。

“不在——他在给将军办事，明天晚上才回来。如果他们采纳我的意见，就不应该让他回来！”

“你不相信他？”言和问。

“我不相信！”预言家夸张地说，“库尔特中士也不相信他。费尔莫特勋爵声称他加入了我们这一边，但我们仍然觉得他是国王的一个爪牙。中士时不时会搜查他的口袋和行李，寻找他背叛的证据。

“要知道，我已经破解了名字之谜。费尔莫特勋爵的名字可以重新排列成为‘尔莫非爵特逊’！有这种名字的人当然不能相信！”

言和努力摆出一副严肃尊敬的表情，一直等到伊莲娜夫人离开。

“那个女人，”快克医生说，“彻底疯了。”

“希望如此。”优生沉郁地说。

“怎么了？”言和有些惊讶。

“她说世界末日马上就到了。”他回答。

*

那天晚上，言和认定没有什么比火光、热汤和干床垫更奢侈的东西了，虽然她只能睡在伊莲娜夫人床脚的一张草席上。她使尽全力才阻止了熊把汤碗舔干净。

“这个赛蒙明天回来以后你打算怎么办？”灯光熄灭，言和准备入睡的时候，医生问她，“你打算做什么，不让他一看见你就把你揭穿？”

这是个好问题，言和知道她需要私下和赛蒙谈一谈，但是要依照她的安排。他需要足够充分的理由才会听她说话，她不觉得以亲戚的名义，或者打动他的良心会对此事有什么帮助。她需要能凌驾在他之上的权力。

她需要把特许状找出来。他会不会把它带在身上了？她觉得不可能。伊莲娜夫人说，库尔特中士常常搜查赛蒙的行李和口袋，赛蒙不可能傻到冒险把一张有国王印章的纸带在身上。

那他把特许状藏到哪儿了？他肯定会把它藏在伸手可得的地方，这样匆忙之中方便带走。如果她运气够好，特许状应该藏在白合楼的什么地方。只要她能在他回来之前找到，那她将拥有她所需要的权力。

第30章

第二天，言和开始仔细地寻找特许状。

她醒来时，发现人们给她找来了简单又体面的干净衣服。既然大家都觉得她是伊莲娜夫人眼前的红人、她的跟班，言和决定演好这个角色。她跑到厨房，去给她的新“管事”做早餐。她在厨房和厨师聊天，还结识了一只瘦骨嶙峋、颜色像蜂蜜的猫，每个人都管它叫“威特金”。

这里的厨房比格芮斯海的厨房小了些，而且热得要命。言和很快认定，如果她是赛蒙的话，是不会把特许状藏在厨房的，那枚珍贵的蜡封可能会融化。

没有人阻止这个年轻的先知在房子里闲逛。她估计士兵们有点害怕她，但他们也很好奇，如果她做了奇怪的事情会引起他们的注意。如果她看起来在找东西，他们可能会以为她是间谍。

她在二层找到了赛蒙的房间。他蓝色的外套和旅行箱上的徽章她是不会认错的。他的床比其他人都好一些，也有自己的私人空间。附近没有人，于是言和冒险快速搜查了一遍他的房间。丝毫没有特许状的踪影，这一点也不奇怪。赛蒙太聪明了，不可能把特许状放在明显的位置，而她恐怕也不是第一个搜查这个房间的人。

事实上，她很快就发现房间大部分地方都被搜查、毁损、折腾得底朝天了。有的地方的木板被劈开，以便检查后面有没有藏东西的空间，床垫也被划开了。几乎每一层楼都扔着家具的残骸。

“这栋房子冒犯了你们的祖先还是怎么了？”言和问一个正在擦靴子的年轻列兵，他显然正觉得无聊，因此乐于跟她聊天。

“它把我们都耍了。”他坦白道。他向身后瞟了一眼，确定没有人看到他正在和一个先知说闲话，然后示意她走过来，推开了最近的一扇门。门后放着一张豪华的四柱床，几乎所有精细的蕾丝幔帐都被扯了下来。“你看见那边藏着的那扇门了吗？”言和的确在对面墙上辨认出了一扇门的形状，门和它周围的墙上一样挂着棕色的布。右手边的布已经被撕开了，露出下面淡色的木板，但明显曾经整扇门都被藏在布下面，伪装成墙的样子。

年轻的士兵穿过房间，拽了一下小金属环，把门拉开。“这儿有一间密室，看见没？”门后面的小房间里只简单放了一个床垫、一个水缸和一把椅子。

“战争爆发以后，德·威纳西一家选择站在国王那一边，”他解释说，“所有我们附近的人——军队还有当地的兵团——都选择站在了议会这一边。所以我们一伙儿人来到白合楼，准备逮捕住在这里的一位骑士。他妻子把房子交了出来，发誓说他已经离开了，还欢迎我们做她的客人。

“结果她丈夫就藏在密室里。她给我们的晚餐都下了药，那天晚上她丈夫蹑手蹑脚地出来，就从睡在这间房的那些士兵旁边走了过去，然后两个人带着所有能带的珠宝逃走了。

“所以我们就想，如果这栋房子有这么一个意想不到的设计，说不定还有更多隐藏的东西呢。也许他们带不走的宝贝就藏在什么地方。我们都拿不到工资，何不就地取财？如果这样做意味着毁掉叛徒的房子，那再好不过了。”

谈话被一个走过来的年长士兵打断了，他不满地看了列兵一眼。言和走开了，尽可能摆出一副全知全能的傲慢神态。

她在其他地方找见几块松动的搁板，但搁板下面什么都没有。上面新鲜的木屑表明，这些士兵曾经满怀希望地撬起搁板，指望发现能够储物的地方。

早晨过后，言和在绝望之中绞尽脑汁。她在格芮斯海的时候非常擅长藏东西，如果是她的话，会把特许状藏在哪儿呢?

一定在室内。即便特许状被仔细包起来，在户外也太容易被弄湿了。在烟囱里面？不可能，那里和厨房一样太热了。洗衣房和冰窖太潮了，况且，赛蒙是一位男爵，他恐怕会躲开那些仆人来来往往的地方，因为他并不熟悉这些人，不知道他们隔多久会检查、使用、清洗所有东西。

重要的是，藏特许状的地方必须要躲开整个军队的士兵，而他们都一心寻找赃物，把这栋房子拆得七零八碎。特许状不可能藏在容易被打开的地方，这样就会被看到，被偷走。

“都过中午了，”医生嘟囔，“赛蒙·费尔莫特随时都可能回来。”

“我知道。”士兵们都成群结队去吃饭了，大部分房间很快就会走空，言和知道这可能是她找到特许状最后的机会了。

会不会和其他文件一起藏在显眼的位置？不可能，那枚昂贵的漆印太引人注目了，很可能会有人拿起来看。除非……

言和又溜进了客厅。大门背面钉着的文件在微风中摇晃飞舞。聪明人可能会把特许状藏在这些海报下面。但等言和把文件拨开，却没有特许状的踪影。兴奋得意之情立刻变成了沮丧。她有一阵子觉得很难过，赛蒙竟然没有利用这么好的藏纳之地。

他没有把他的树藏在文件的森林里，那藏到哪里去了?

一定是在没人会想到去检查的地方。但如果他们已经检查过了呢？如果他们觉得这个地方已经没有任何秘密了呢?

言和匆忙检查了一遍——打开的箱子下面没有夹层。那密室呢？她匆忙跑回主卧，拉动金属环，打开隐藏门。没有，门后的密室已经被仔细搜查过了。连床垫被都划开，填充物被拽了出来。

灵感像一只猫一样，悄悄地爬进了言和的心里。她扭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正扶着的门。这扇门上曾经作为伪装的棕色布料，现在已经被剥去了一半。

所有人看这扇门的时候，只看到门后藏着一间密室，他们永远不会想到这扇门也藏有自己的秘密。

言和小心翼翼地把手伸进木门和棕色的布料中间，向下方探寻着。随后，她的指尖触碰到了羊皮纸。

*

不到半个小时之后，她从一扇高窗望向庭院，看到一个男子正在下马。即便离得这么远，她一眼也能认出他来。赛蒙·费尔莫特回到白合楼了。

言和心脏狂跳，她跑回他的房间，努力不被其他人看到。她刚刚在门后藏好，门就被打开了。

一个男子进入房间，停下脚步，正准备松开一只马靴。昏暗的灯光下，他的头发像饱经风吹雨打的麦穗一样，变成了苍老的灰色，但即使这样也不会有错的。言和关上他身后的门，赛蒙猛地转身，一只手条件反射地伸向剑鞘。

“我是来和你说话的！”言和厉声说，举起空空的两只手。

赛蒙愣住了，他盯着言和，剑的一半已经被抽出了剑鞘。

“厨房的言和。”他语气平淡，似乎完全不敢相信。

“如果你杀了我，你就再也见不到你宝贵的特许状了！”言和匆忙之下脱口而出。

“什么？”赛蒙的脸上瞬间失去了血色。

“我在隐藏门里找到它，把它拿走了。我是唯一一个知道它在哪儿的人，赛蒙主人。”

他皱着眉头，缓缓抽出剑，指向她。

“你是谁？”他慢慢地问，“你不可能是言和。”

“我是，”言和语气坚定地告诉他，“如果你害怕的是这个，费尔莫特家族的人还没有入侵我的身体。但他们试过不止一次。我可是要谢谢你。”她的身体里也不完全没有费尔莫特家族的人，但现在就提到摩根似乎并不合适。“我从格芮斯海逃走了，只有这样才能阻止他们把鬼魂灌到我身体里。”

“詹姆斯呢？”赛蒙小心地打量着房间，“他也在这儿吗？让我跟他说话。”

“不在，我自己来的。这我也得感谢你。”

“自己来的？”赛蒙似乎吃了一惊，一时间缓不过来。“你这个小蠢货！你竟然溜进敌军的壁垒，这里到处都是我的朋友，他们全副武装，你竟然说你从我这儿偷了东西。告诉我特许状在哪儿，不然我就划开你的血管，把你当间谍交出去。”

“你敢吗？”言和心跳加剧，“如果我把特许状的事情告诉你的新朋友，他们会怎么想？你不可能已经给他们看过了，不然费尔莫特家族的人用巫术的故事早就见报了。而且他们也不真是你的朋友，对吧？很多人都觉得你是保皇党的间谍。想想看，他们如果发现你藏着一封信，上面还有国王的印章，会怎么说？”

赛蒙的神情暗淡下来。言和发现赛蒙非常、非常的愤怒，她感觉赛蒙尽管丢了特许状，还是会把她交出去的。接着他的嘴角微微牵动，慢慢地把剑插回了剑鞘。

言和发现她的血液里正流窜着激动，正如她偷运黄金时一样。

“你在这儿干吗？”赛蒙眯住眼睛，打量着她，“干吗来找我？”

“除了你，还有谁跟我有同样的敌人，并且了解他们是谁？还有谁能相信我？”言和轻轻笑了笑，那笑中带着苦涩。“我连詹姆斯都失去了。”

“发生什么了？”赛蒙立刻问，“他死了？”

“他还活着，但彻底变了。”言和咬着舌头，强忍住心里的愤怒和苦涩之情，“你对安东尼先生动了刀子，让那些鬼魂没了去处……而詹姆斯对它们而言唾手可得。”

赛蒙听到消息之后，眉毛挑了起来，但言和不确定他是震惊、悔恨，还是听到这个消息一时没反应过来。

“他应该跑的。”他不动声色地说。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那么容易抛弃他们的战友，”言和阴沉地说，接着她提醒自己是来建立同盟的，“别担心，我不是来复仇的。也许我应该复仇，但我宁愿先活下来。我们不需要喜欢对方才对彼此有用。”言和意识到她原封不动复述了快克医生的话。

“那你想要什么？”赛蒙的语气几乎像是在商量，但言和知道他还余怒未消。“这是勒索吗？”

“不，我宁愿当你是朋友，赛蒙主人，但你对朋友并不友善忠实。我拿特许状是为了防止你背叛我。

“我需要一个盟友，一个藏身的地方。但最重要的是，我需要了解费尔莫特家族和他们的鬼魂。你被当作继承人培养长大，肯定比我更了解。你一定有办法能让我们在他们面前保护自己，打败他们。”

“我是要打败他们，”赛蒙干巴巴地说，“但我要借议会军之手这么做。”

“这不够！”言和急切地说，“我需要知道怎么把已经在身体里面的鬼魂赶出去。我要救詹姆斯。”

“救詹姆斯？”这位费尔莫特的年轻人摇摇头，“太晚了。如果他已经继位，就没救了。”

“他继承了五个鬼魂，不是七个，”言和反驳，“你把安东尼先生留给死神以后，他丢了两个鬼魂。詹姆斯也许还没有被彻底毁灭。”

“他机会很小。”赛蒙回答，似乎若有所思。

“但这难道不值得赌一把吗？”言和只能希望赛蒙对詹姆斯仍存有些许感情。“他从童年起就是你的玩伴——你们一起长大。他相信你，一直对你忠心耿耿，甚至帮你从费尔莫特那里偷东西！”

“我一直很喜欢他的陪伴。”赛蒙用一种慎重平缓的语调说。她想起了他父亲继承家族魂灵那晚，赛蒙有着同样不动声色的语调。“我跟他说话的时候，总能假装世界是单纯的，就好像脱下铠甲一样。”他叹了口气，又摇了摇头。“他应该在我弃军的时候也这么做。我并不是他的监护人。”

言和吞下愤怒，决心换个策略。这位年轻的贵族不再用剑指着她了，但如果她能说服他自己对他有用，而不仅仅是带来危险，恐怕那才是明智的。

“那跟我说说鬼魂，赛蒙主人，让我试试去救他。作为回报，我可以做你的朋友。我在这里的名字叫忍耐·多，是上帝的预言家。连伊莲娜夫人也为我担保。如果你所谓的朋友在你背后密谋，对你有危险，我可以给你提醒。我甚至可以在‘神示’中看到你‘为正义而战’。”

赛蒙的嘴角慢慢露出了难以置信的微笑。

“你身体里也许没有长者的鬼魂，”他说，“但你变了。我从未想过你会这么心狠手辣！”

言和仔细地看了看赛蒙。她从来都不熟悉他，而现在，她觉得自己似乎正在划开他冰冷难懂的面具。明显，赛蒙也觉得她难以理解。

“我没有变，”她说，“你一直都不认识我。你们都不曾认识我。”言和意识到，恐怕连她都不曾认识自己。

第31章

赛蒙从床后面翻出一瓶朗姆酒，还有两只杯子，一只是木质的，一只是雕花金属的。

“如果外面的人知道我有这个，肯定都像鹅一样抻着脖子发脾气了，”他漫不经心地说，“他们都疯了，只知道祈祷。我每次说脏话的时候，他们都跟当妈的一样发脾气！让耶稣杀了我得了，如果你不喝酒不骂人，参军还有什么乐子？当然，中士知道我带了酒过来，但他不能惩罚我，除非他先承认他经常搜查我的房间。”

他往两只杯子里各倒了一点朗姆酒，然后把木质酒杯递给了言和。言和怀疑这个木杯子代表着赛蒙给出的结盟条件——赛蒙是主人，而不是同伴。言和接过来，犹豫了一下，喝了一小口。现在似乎还是满足他的骄傲比较好。

“我十岁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自己的命运，”赛蒙盯着杯子底说，“我被带到教堂墙上的家谱前面，被告知说总有一天，我会亲自认识这些德高望重的祖先。我将成为‘一条新开的河道’，承载来自过去的一条‘巨河’。

“从那时起，他们对我的训练就开始了。家族继承人必须练习收缩头脑和灵魂，这样才能为我们未来的宾客腾出位置。探员定期会来检查我们。”他盯着马靴尖说，“有时候他们……会重置我们的内部结构。相比于最后关头劈开一块空间，如果长期坚持这项工作，结果明显更令人满意，就像修剪园艺树林一样。”

“他们重置了你的灵魂？”言和惊呆了，“那不会改变你吗？”

“我怎么知道？”赛蒙耸耸肩说，“我又不知道如果不是这样，我会成为什么样子的人。”

“他们还教给你什么了？”言和开始觉得相比之下，自己在厨房做牛做马的那三年，还算是好过的了。即便是为了爵位和财富，十年以来定期接受脑袋的修剪，听起来代价也太高昂了。

“他们可没有教给我如何反抗祖先的魂灵！恰恰相反，他们教给我如何屈服。”他苦涩地咧了一下嘴角。“他们向我脑海里反复灌输思想，说我的命运不仅是我的责任，而且也是我的光辉荣耀。毕竟，如果没有了这条古老灵魂的‘巨河’，我还算什么？一条泥沟而已。

“但我注意到了一些事情。慢慢地我明白了长者为什么需要我们。”

“魂灵如果没有寄主就会融化消失。”言和立即接话。

“没错，”赛蒙同意道，“我们的身体保护长者不被风吹跑，但不止如此。正常的魂灵说话、移动、做事越多，也会消耗越大，你发现了吗？”

言和点点头。她记得熊对着从前折磨它的人发动攻击时，灵魂也在从它身上剥离。

“一个生者体内的魂灵也会消耗自己，但他们可以更新自我。力量从生者传递给魂灵。他们像是槲寄生的枝干，从树上汲取力量。我们不只是他们的庇护所，还是他们的食物。”

这一想法让言和打了个寒战，但这在她看来能说得通。她自己身上的客人有时候活跃，有时候休眠。他们给了言和她没有的力量和技能，但现在回想起来，自己事后总是感到筋疲力尽。

“你见过继承的过程吗？”赛蒙突然问。

言和畏缩了。她摇摇头，不想承认她见过十二夜发生的事。

“我见过。”赛蒙说。有一阵子，他脸上完全没有任何表情。

“我的父亲，”他停顿了一下说，“是我的英雄，我的老师，我这一生的榜样。”

“我很喜欢托马斯先生。”言和说，声音十分轻柔。赛蒙目光失焦地看了她一眼，仿佛没听明白。言和意识到她的喜好厌恶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你不了解他，”他轻蔑地说，“他对其他人可以欢快和善，但对我严厉苛责，因为我们的对话很重要。我害怕他，也敬仰他，总想让他高兴。你不懂一个勋爵和他的继承人之间的联结。同享这一命运不仅意味着血脉的联结。爵位是一项神圣的托付，一种看护的责任——爵位的财产和头衔对我们，和我们对它一样重要，必须把它传承下去，不受玷污。”有一阵子赛蒙听起来不太像他自己。言和能想象托马斯先生说出这些话时的样子。

“他总是鞭策我把所有事情都做到最好，最终他向我坦白了原因。并不是所有费尔莫特家族的灵魂都会被保存，只有那些被认定对家庭有最高价值的灵魂才会被留下。

“因此我知道，等长者找到我的那一天，我的价值也会被掂量权衡。这是我自己的审判日。如果他们赞许我，我可以和长者一起永生，如果不是那样，我的身体将被他们夺走，我的灵魂也会被碾碎。我可以失去所有，也可以赢得所有，因此我倾尽全力想要讨好他们。

“然后，我父亲的‘审判日’到来了。我的父亲。我知道他为这个家族出了多少力，他又是多么博学、多么忠诚……”赛蒙摇了摇头，脸上的平静丝毫不符合他正在讲述的话题。“可这些都没用。他被征召过去，他们把他的灵魂碾碎了。我就站在那里看着这一切发生。”

言和听着这些话，不知该作何感想。赛蒙的故事太沉重了，她甚至有些怜悯他。然而他在汉尔顿战役中的表现却对别人没有丝毫怜悯。即便现在，他的表现也并不一致。

“你想听我描述吗？”他突然问，语气冷淡得刺耳。“我就坐在前排。”

言和慢慢地点点头。她看到了大部分，但赛蒙坐得更近。赛蒙又把他的酒杯续满了。

“探员先从我祖父的身体里出来，”他说，“我看到她从我父亲嘴里溜了进去。其他人一个接一个跟上。我估计我父亲直到最后都在挣扎……但于事无补。”

言和什么都没说。她想起了托马斯先生脸上的痛苦，同情之心让她觉得难受极了。

“你想听点有意思的吗？”赛蒙用他冷淡的口吻接着说，“魂灵不完全相同。探员看起来更小，但是更健康、更完整。其他魂灵更大，但是……他们已经皱缩变形了。你知道如果两只苹果从一根枝条上发芽，相隔太近，会都变得畸形吧？”

这倒是有点意思，医生在言和脑袋里不作声地说。

“她为什么更小？”言和感兴趣地问。

“她必须比其他魂灵都更常出入躯壳，”赛蒙马上回答，“所以我敢说，她时不时会失去一部分灵魂。”

言和之前从未考虑过这件事。被“打探”实在令人不悦，她一直想的是探员的危险。

“但也许这也可以解释她为什么看起来不一样，”赛蒙接着说，“探员在身体之外需要学会保存自己，但是其他长者不需要。也许住在躯壳里允许他们能够……变软。”

“你对探员有什么了解？”言和不知道鬼鬼祟祟的摩根是否也在听。

“摩根·费尔莫特女爵，”赛蒙接口说，“按照长者的标准，她就是个步兵。她是第三位加入长者队伍的女性，但她不是我们的血亲，她

只是嫁给了费尔莫特家族的人。她也是那些灵魂里面最年轻的一位，死的时候才三十岁。你干吗问这个？”

“我只是好奇长者们是怎么选他们的探员的，”言和温顺地说，“他们抽签吗？”

“我敢打包票这活儿是由地位最低的魂灵来做的，”赛蒙说，“有谁愿意干这个？时间长了探员的魂灵会被耗尽的。”

“如果长者的魂灵这么软，他们怎么碾碎生者的魂灵？”言和问，“为什么托马斯先生不能在他们面前坚持下去？”

“我不确定。长者有数量和经验的优势，而且他们从不会被怀疑干扰。长者也许残忍恐怖，但他们对自己非常确信。他们信仰的是自己。”

“确信，”医生在言和脑袋里说，“啊，对了，有可能。”

“我知道费尔莫特家族的人有可能会留下我的灵魂，”赛蒙安静地说，“他们赞许我，但他们的喜好是自私的，靠不住。我摸不准他们，而且即便他们把我保存下来，我也可能会成为他们的探员。于是我开始发展我自己的关系和计划。”

“为什么长者从不怀疑你呢？”言和问，“他们能看出来有人在撒谎，或者在隐藏什么。他们从不注意我，因为我不值得他们注意——但你是他们的继承人！你密谋了好几年，他们却从不怀疑。你用刀子捅了安东尼先生的肋下，但他们却没有料到。为什么？”

“长者不能读心，虽然他们乐于让我们误解他们可以那样做，”赛蒙说，“他们很老，如此而已。人的脸和行为都有规律可循，他们只是有更长的时间去找到这些规律。所有人的情感都会从细小的地方流露出来——闪烁的眼睛，含混的声音，抖动的双手。”

“那你怎么做到让他们不读取你的情感？”言和问。

“噢，那很简单，”赛蒙说，“我随时能强制我自己没有任何情感。我练这一招已经很多年了。这没有人们以为的那么难。”

言和慢慢地点点头，试图维持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生者通常不会令她毛骨悚然，但赛蒙是个例外。她忍不住怀疑他‘内部结构的重置’是否已经对他造成了什么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言和。

“赛蒙主人，”她说，“你对安东尼先生捅刀子的时候……是怎么避免被他的魂灵附身的？”

他脸上又浮现出了一个微笑。言和怀疑他并不喜欢自己，但自己明显足够聪明，能够引起他的兴趣。

“你也不是愚蠢透顶，是吧？”他说，“你说得没错，有两个魂灵从他的身体里跳了出来，他们正是想这样做。其中一个在我还没来得及采取行动之前已经进来了，”赛蒙看着言和惊骇的表情笑了出来，“别晕倒，这身体里现在只有一个灵魂，是我的。”

“那你的确知道怎么能打败费尔莫特家族的人的灵魂！”言和又燃起了希望。

“某种程度上是这样的。”赛蒙把剩下的朗姆酒倒空了。“时间久了，我找到了保护自己的方式。魂灵成了我的研究兴趣，我和科学家差不多。你真的想知道我是怎么把那个魂灵驱逐出去的？”

言和点点头。

“那也许我明天可以展示给你看，到时候会有……一场猎捕。猎捕一旦开始，你要跟紧我。”

“勋爵，”言和小心地问，“你直接跟我解释是不是更简单？”

“不行，”赛蒙说，他似乎正在私下里享受着什么玩笑，“我宁愿不给你做铺垫。我想看看你注意到了什么，看你到时候怎么处理。就当这是我对你的考验吧。”

言和努力想摆脱她的忧虑。让她没想到的是，他们之间似乎形成了某种同盟。她学到了不少东西，而救詹姆斯也不完全是没有希望的。

然而，在谈话开始时，她感受到权力带来的那种兴奋已经消失不见了。不管发生什么，似乎都不在她的掌控之中了。

*

“他是个可恶的恶棍，”医生后来说，“但是他很聪明。”

言和担心别人发现她失踪了，于是结束了和赛蒙的谈话。她怀疑如果有人发现她在卧室和一个男人喝酒，会损害她作为一名神圣先知的名誉。她退到一个隔间里，独自回想他们刚才的对话。

“我觉得他应该没有注意到你们，”言和在心里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摩根女爵似乎是自我隐藏的高手，”快克评论道，“你的熊正在休眠——以防你没注意到。那个清教徒和我觉得当时最好保持低调，尽可能保持不动，不要出声。”

“那你和泰勒先生现在说话了？”言和忍不住露出了微笑。

“能不说就尽量不说，”医生闷闷不乐地回答，“泰勒相信他会下地狱，我也这么觉得，所以这是我们唯一能达成共识的地方。但是，昨天晚上你睡觉的时候，出于实用考虑，我们达成了某种共识。

“你打算把我们的事情告诉赛蒙·费尔莫特吗？特别是有一个愤怒的费尔莫特间谍听到了你和他的全部对话，你打算告诉他吗？”

“不，”言和坚定地回答，“他也许做一个盟友是有用的，但我不相信他。如果信任他的话，我很快就会发现自己深陷虎穴狼洞的。”

“那咱们干吗过来？”医生问。

“因为我没有狼虎能救詹姆斯啊。”言和叹了一口气回答。

“说到狼虎，摩根女爵似乎仍然不动声色，”医生评论道，“但是她有所行动是迟早的事。”

“你说得对，”言和安静地回答，“但有一点对咱们有利，间谍摩根是个傻瓜。”

“这位女士可能还在听咱们说话呢。”医生谨慎地说。

“我希望她在听！”言和回答，“只有傻瓜才会拼命回到一群邪恶的老魔鬼中间服侍他们，而即便她没了命，这群灰胡子也根本不在乎！如果他们决定让赛蒙加入班子怎么办？他们为了给他让出位置，会把谁推出去？”

如果摩根在听，她也没有回答。

“不管怎么说，”医生继续说，似乎在努力抑制自己的兴奋之情，“我觉得你的新盟友关于一件重要的事说得没错。他的说法能解释我注意到的一件奇怪的事。”

“只要你闭上眼睛，我们这些乘客就陷入一片漆黑。我刚开始以为这是因为我们需要用你的眼睛看世界。但如果你的熊通过你的眼睛看东西——你人类的眼睛——它为什么能像野兽一样在黑暗中看到东西？”

“所以说魂灵神秘且不正常，不按上帝的规则出牌。”言和回答，声音带着不解而且有点不耐烦。“有些事情你无法解释，还不如问女巫为什么能飞。”

“哎呀拜托！”医生火了，“我们的存在有可能是噩梦一场，但还是有规则可循的。我觉得赛蒙·费尔莫特说出了真相。关键是要有期望，要相信。

“我觉得魂灵不用生者的眼睛也能看到东西。但是我们习惯用以前的身体了。你的熊觉得它只能透过你的眼睛看世界，但它还相信它依然有夜视的能力。

“如果我说得没错，这能解释为什么这个世界上的魂灵并不多。死去的魂灵只有有了期望，才会变成魂灵。”

“熊从来都没有过期望！”言和皱着眉头陷入了沉思。“但是……它死的时候非常愤怒。事实上，我都不确定它是否注意到自己已经死了。”

“所以它的灵魂活了下来，”医生说，他的声音听起来有几分得意。“有些在绝望和怀疑之中去世的人，他们以为自己的灵魂会消失，就像你的清教徒朋友。但还有那些优越的费尔莫特家族的人，他们死的时候相信自己的魂灵会找到一个新家……”

“而你，”言和觉得自己的心沉了下去，充满愧疚，“你期望会变成魂灵，因为我这么告诉过你。”

“别提那个了，”医生轻快地说，但语气坚定，“费尔莫特的魂灵几个世纪都活了下来，对着他们宿主的灵魂宣布胜利，因为他们完全相信自己有权利也有能力这么做。他们的力量来源于他们蛮不讲理的确信和傲慢。

“如果你想要削弱他们的灵魂，就要找个方法粉碎他们的这种确信。毁灭他们的信仰，让他们开始怀疑。”

第32章

第二天早上，赛蒙完全无视言和，但他这样做也合理，最好没人怀疑他们之间有什么联系，省得被人注意到他们俩的下巴上都有淡淡的凹痕。

然而，这却意味着她摸不清赛蒙说的“猎捕”是什么意思。实际上，白合楼似乎正在为聚会做准备。

舞厅被清扫过，窗户也被擦干净，桌椅都摆了出来供聚会使用。白锡盘上摆出了小食——牛舌、小牛肉、山鹌派、面包、奶酪，这和格芮斯海奢侈的宴会相比不值一提，但食物足够精致，说明将要有贵宾来访。

“发生什么了？”言和问一个列兵，他正在往舞厅的蜡烛架上插蜡烛，这一奢侈的举动说明将要发生什么重要的事。

“婚礼，多小姐，”他礼貌地回答，“将军的侄子要迎娶一位议会成员的女儿。他们今天下午来——还有他们的家人和朋友。”

“这地方应该装饰一下，”医生遗憾地评价道，“房椽光秃秃的，房间里也没有鲜花装饰。”

“婚礼是上帝的事情，”优生一板一眼地说，“上帝不在乎有没有丝绸缎带。”

言和听到优生的声音很高兴，他已经很久没有出声了，言和猜不透他在自己曾经抛弃的队友身边，心里是什么感受，她担心他会再次把自己撕碎。

最先到来的客人是三个穿着黑衣服、面色严峻的男人。令言和惊讶的是，他们只冷漠地对中士和其他长官潦草地点了点头，随即就和赛蒙站到一边，聊得火热。

后来，赛蒙一直保持着他惯有的那副高傲的派头，但言和从中觉察出了他的一丝兴奋。过了一会儿他拽了拽她的袖子。

“记住，猎捕一开始，就跟紧我。”

“猎捕什么时候开始？”她问，“在婚礼之后吗？我如果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没法找借口加入你们！”

他不出声地笑了笑。

“这场婚礼就是一场猎捕，”他小声说，“这家人原本想几个月之后，回到将军的房产再举行婚礼……但是在这儿举行婚礼能让他们邀请到一些客人，让他们无法拒绝。这儿——”他用手指了指门那边宽敞的舞厅——“是一个陷阱。”

“陷阱？”

“有一个客人是国王的秘密间谍，”赛蒙津津有味地解释道，“我们现在拿到了证据，但不幸的是这个间谍属于绅士阶层，如果我们直接敲门去逮捕他，他的家人可能想把他雪藏起来。所以我们把间谍引诱到这里，远离他的仆人和后援。”

这段对话让言和心里觉得不是滋味。和赛蒙结盟意味着她暂时被钉到了议会军的桅杆上，但她为陛下秘密服务的短短几天，却让她对毫无戒备的间谍生发了同情之心，尽管她并不情愿。

午餐过后，潮湿的水汽变成了浓重的雾，抹去了草坪和建筑的细节。中士派了更多人到路上把客人引进房子，到了下午，婚礼的宴客都到齐了。

将军是个方下巴的男人，胡子修剪得很整齐。他的侄子更年轻，更瘦削，胡子剃得很干净，但除此之外和他长得一模一样。年轻的新

娘紧张地露出笑容，由她健谈的母亲领了进来。然而言和几乎没注意到他们。

她的注意力被一对衣着考究的夫妻吸引了，他们骑着同一匹马，女人坐在男人后面。这位绅士先下马，伸出手帮他的妻子，但他表现出的礼仪更像是在敷衍，而不是在表达爱意。

妻子的帽子下露出的红色头发十分显眼，她的长脸上贴着黑色的丝绸贴片。是“海伦”，那个皇家间谍，偷运金块的冒险家。

言和在海伦看到她之前聪明地躲到了角落里。从藏身之处，言和看到海伦的丈夫热情地和将军握了握手，两个人似乎是好朋友。

海伦在这儿干吗呢？言和有一阵子怀疑海伦会不会一直都是议会的支持者，作为双面间谍潜入了皇军的间谍系统。但似乎不太可能，议会军的间谍不可能给国王偷运这么多金块。

不，海伦的真实身份更可能是国王的间谍，只在日常生活中装作议会支持者而已。赛蒙告诉过言和，他有证据证明一个皇家间谍的真实身份，这个间谍是位乡绅，有自己的房产……听起来和海伦类似。

言和的心沉了下去。她和海伦的情谊是她自己用谎言编织的骗局，但她喜欢这个年长的女人。

言和现在该怎么办？最安全理性的选择是躲开海伦的视线。如果海伦不知道她昔日的同志现在正在白合楼，即便被抓住了，她也不会背叛言和。然而言和放弃了这一选项。

她还能做什么？即便她疯了，想去提醒海伦，可是她该怎么做呢？到处都有人看着海伦，她根本没有机会在没人注意的时候跟她悄声说话。国王的间谍之间也许有互相报警的办法，但言和并不了解。

接着言和意识到，其他人也许可以。她找了个僻静的角落，以便自己集中注意力，然后她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

“摩根女爵，”她在心里想，“我需要你帮忙。我想告诉海伦她正身陷陷阱，有什么办法能让我提醒她吗？”

“你疯了？”医生质问她，“如果那个女人活着从这儿出去，她会看见你和赛蒙的！话会传到费尔莫特家族的人那里！”

“我觉得我是疯了！”言和回答，“我知道海伦不会为了我放弃她身上的任务……但在紧要关头，她也会为我冒生命危险的。我又不是打算给她准备一匹马，或者拿枪保护她，我只是想给她一个反抗的机会。”

一片沉默。

“摩根，”言和又试了一次，“你也许执意要做我的敌人，但海伦从未伤害过你，她是你的同志。你之前也是间谍，是不是？你活着的时候？你还记得自己像她一样的日子吗？”

片刻停顿之后，言和从脑海深处的黑暗角落，听到了那熟悉又尖锐的声音。

“找一张你能递给她但不引人注意的纸，”摩根说，“你从艾普女爵那里偷的那个瓶子装的是洋蓟汁，可以书写隐形字。”

言和匆忙跑到入口处，拿了几张门上钉着的宗教规章，然后又跑回了她的房间。她把一支笔伸进洋蓟汁里，像蘸墨水一样，然后在规章的空白处写了一行字。

婚礼是个陷阱，能逃赶快逃。

果然，洋蓟汁只洇湿了纸，干了以后不留任何痕迹。

“她怎么读？”言和问。

“字会在烛光之下显形，”女间谍说，“用指甲掐一下纸角，这样她就知道上面有秘信了。”

*

言和紧张得双手直抖，她带着一沓宗教规章走进舞厅，开始给大家分发。几个人奇怪地看了看她，但只有几个人。预言家行为古怪，带有宗教的迷信，这是人们预料之中的事。

大多数宾客都坐在窗边的座椅上，背朝着窗外白色的雾气。海伦正坐在新娘和另一位女士中间，似乎轻易就掌控了谈话的局面。她的同伴用扇子挡住自己，咯咯直笑，看样子海伦的笑话不太文雅。

言和在窗边的座位停了下来，匆忙行了个礼，姿势僵硬，然后把传单塞到每一位女士不情愿的手中。海伦的视线瞟到了言和的脸。

一瞬间，这个红头发女人认出了言和，她的眼睛里闪烁着震惊。但那表情转瞬即逝，只有言和看到了。下一秒，海伦又因为新娘说出的什么话而仰头大笑，好像言和完全不存在一样。

言和向前走去，又发出去几张传单，一个红脸的绅士与她调笑，言和心不在焉地敷衍了过去。她观察到海伦轻松地找了个借口，离开了她的同伴，走出了房间。

过了一小会儿，海伦回来了，脸上的微笑似乎很僵硬。那个红脸的绅士像熟人一样和她打了个招呼，向她投去欢快的赞美，试图说服她站到一边，听他读诗，但海伦不理睬他，快速走到她丈夫身边。言和走过她身边，听到一小段他们的低声谈话。

“我肚子不舒服，”海伦小声说，“觉得很难受。亲爱的……我想我该回家去。”

“你能不能别给我丢脸，就这一次？”她丈夫没好气地说，“如果你能骑马，就能待在这儿社交。而且如果你把马带走了，我怎么回家？”

那几个表情严峻的黑衣男子进了房间，他们身上有什么地方和这里欢乐的气氛格格不入，就好像死神坐在户外野餐的人中间一样。他们和赛蒙交换了眼神，点了点头。海伦也注意到了他们，脸变得煞白。

没有时间了。三个黑衣男子不作声，他们礼貌地穿过房间，向海伦和她的丈夫所在的方向……

走了过去。他们走到那个红脸的男子面前停了下来，就是那个和言和调笑的男子。

“先生，”一个人说，“希望您跟我们到边上来，不要让这里的人扫兴。”

他盯着他们，张开嘴，似乎想反抗或是装作无辜。接着他又闭上了嘴，缓缓地吐出一口长长的气。他向身边的客人露出歉意的微笑，客人现在都迷惑又好奇地看着他，那些眼光中也有害怕和怀疑。

暴露的间谍沉重地站了起来，一口喝干了酒杯里的酒，接着把酒杯扔到了最近一个敌人的脸上，然后出其不意地向门口快速跑去。他冲过来的时候，言和赶快躲开了。

“把大门关上！”她听到有人喊道。接着响起了撞击的声音。“他从窗户出去了——在门前的草坪上！”

房间里所有的军人都冲出了舞厅，大部分仆人和客人都跟在后面。前门打开了，所有人都挤了出去。透过浓雾，言和刚好看到远处一个人影向树丛跑去。她看到人影停了一下，又弯弯曲曲地换了个方向。藏在树影中的人都跳了出来，在他后面追赶。设置陷阱的人明显安排了伏兵，以防万一。

言和向后瞟了一眼，大部分婚礼的宾客都挤在房门口。海伦一脸震惊害怕。

黑衣男子的首领和他身边的赛蒙一同走着，不时地擦拭他前额上被酒杯划破的伤口。

“你说得没错，”他对赛蒙说，“他确实想逃跑，我以为他会有点尊严。”

“我没觉得。”赛蒙说。黑衣男子往前走的时候，赛蒙看到了言和，咧嘴笑了笑。

“猎捕愉快，”他小声说，“跟紧我。”

混乱的人群冲进浓雾，很快就四散开来。雾中响起了各种呼唤。

“在那儿！我看见他了！站住！”

“别让他逃到树林里头！”

接着响起了两声尖厉的噼啪声，像树枝在风暴中断裂的声音。

“那个叛徒倒地了——叫外科医生来！”

赛蒙听闻迅速跑了过去，言和匆忙跟在他身后，顾不得嘴里干涩。两个人俯着身，第三个人躺在他们脚边。一个拿着皮包的男子从房子里跑了出来，穿过草坪，跪在躺倒的人身边。言和猜想他一定是外科医生了。

“你能救他吗？”一个长官说，“我还有问题要问他！”

“有个天才近距离在他脑袋上开了个洞！”外科医生回答，“我甚至需要一个勺子来收集他的脑浆！”

言和能闻到火药味，它并不像厨房和篝火传来的烟火那样甜，而是有一种苦涩的金属味。有一阵子她怀疑地狱之火闻起来正是这种味道。

“需要一副担架！”一个士兵大叫道。还有一个士兵从口袋里掏出《圣经》，正努力把眼睛凑近，让视线穿过浓雾，大声读出其中的一页。

赛蒙靠近尸体，跪在旁边，这让言和想起一只猫蹲在老鼠洞边上。赛蒙突然僵住了，如同猫看到老鼠的尾巴在阴影中摆动一样。言和也看到了，尸体上方有朦胧的卷须，非雾非烟。

当然，这是一个虚弱的魂灵。它觉察到了赛蒙体内的庇护所，正摇摇晃晃地飘向他的脸。

只有言和站得够近，能看到赛蒙的微笑。魂灵靠近之后，他突然露出牙齿，深吸一口气发出嘶声，就好像要把整个灵魂吸进他的肺叶。他的眼里闪烁着猎捕者的兴奋。

魂灵退却了，在困惑之中挣扎着，接着言和看到它奔过草坪。魂灵路过时，草叶被微微压倒。一个小树丛像被触碰到一样微微抖动，叶子上面簌簌掉下露珠，几乎不可察觉，只有言和和赛蒙注意到了，其他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尸体上。

赛蒙敏捷地站了起来，跟了上去。言和在后面紧跟着。赛蒙的追踪路线呈之字形，言和估计间谍的魂灵也一定在穿梭中试图甩掉追踪它的人，就像这个男人生前做的那样。赛蒙正冲向树林边界。也许这个魂灵仍抱有生前最后的希望，觉得如果它到达林地就安全了。

言和跟着她的亲戚进入树林，欧洲蕨抽打着她的膝盖。雾气掩盖下，树干时不时突然出现在她眼前，逼迫她躲闪。她依然能看到前方赛蒙浅色的头发和深色的外套，在树干之中来回穿梭。

言和爬过一棵死树，跌跌撞撞地进入了一小片开阔地，发现赛蒙正跪在地上，两只手紧紧抓着枯叶，眼睛紧闭着。

赛蒙听到言和靠近的声音，他睁开眼睛，咧开嘴笑了，样子十分满意。

“我抓到他了。”他说。

他的脸刹那之间抽搐了片刻，似乎有人透过他的眼睛，在恐惧绝望之中向外看。接着他又恢复了猎捕者的笑容，再次成为赛蒙。

“你做了什么？”她问，惊骇之下她忘记了礼貌。

“我抓到了一个叛徒。”赛蒙说。言和怀疑他很享受看到自己的反应。

“间谍的鬼魂在你身体里？”言和又看到了一阵抽搐。“为什么？你为什么这样做？”

“啊，你看，我在议会军里的‘新朋友’十分严苛。他们一直要我提供更多反对保皇党的信息，如果我想要继承我的财产，就必须让他们高兴。问题是，我已经把知道的全都告诉了他们，他们想让我当间谍，去挖出更多有用信息，但那意味着我要押上我的性命。于是我找到了一个更好的办法获取信息。你胆小吗？”

言和慢慢摇了摇头。

“很好，我可不想你晕倒了，分散我审讯的注意力。咱们看看他是否准备好说话了。”他垂下目光，再张口说话的时候，似乎不是对着言和。

“好了，我的朋友。你何不交代给我你的同谋是谁，卸下你灵魂的重负？然后你可以告诉我你把文件藏在哪儿，帮我解读几个密码……”

停顿之后，赛蒙咂了咂嘴，笑出了声。

“他惊慌失措，问我他在哪儿，为什么这么黑。他们通常都会这样，但等我一点一点地喝掉它们的灵魂，他们就变得有用多了，至少会有用一会儿，直到他们的心智瓦解。”

“你什么意思？”言和的声音哑了。

“我告诉过你，我研究过鬼魂，我还告诉你说体内的鬼魂能够汲取我们的力量，但我发现了更有趣的事情。如果我们比鬼魂更强大，事情也可以反过来。如果一个人拥有我的天赋——我们的天赋，就可以从孤鬼里汲取力量，像燃料一样把它烧尽。

“这需要许多的练习。我从能找到的最虚弱最无力的鬼魂开始，从那以后，我开始纳入更加强壮的鬼魂，这样我就能变得更强壮。多亏我这么做了，不然谁知道安东尼先生受伤的长者鬼魂会把我怎么样！

“你听明白没？你知道上帝是如何设计我们的吗？我们并不是等待河流的水渠，也不是要顺从地喂养槲寄生的树干。我们是猎捕者，厨房的言和。我们是狩猎者。如果你对我有用，我会把技巧教给你的。”

赛蒙看向了别处。从他的微笑判断他又把注意力转向了他的猎物。他的脸传来一阵又一阵痉挛。每次转瞬即逝的表情都更加痛苦，更加恐慌。

言和说过自己胆子并不小。她给无数的动物剥过皮。但即便是给那个男人切除坏疽，她的胃里也没有如此作呕过。

她并没有仔细思考过邪恶是什么。当然，一些罪恶能把你送下地狱，她也没少听过这些罪恶被陈列出来。她不愿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在自己和自己在乎的人身上。但这些邪恶的事情也是世界运行的方式之一。善良是奢侈的，而上帝也不给她时间。

但令她惊讶的是，她的直觉却有自己的看法。她的直觉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不可承受的罪恶，而她现在正在目睹它的发生。

在她灵魂深处，她能听到熊在怒吼咆哮。它知道痛苦和折磨的滋味。

“停下，”言和大声说，“放那个鬼魂走。”她觉得很热，从头到脚都在抖。熊的喘息声传到了她的耳朵里。

赛蒙略带轻蔑地看了她一眼。“不要让我失望。我刚开始觉得你有点用。也别让我分心，我的叛徒朋友马上就坚持不住了……”

赛蒙的视线再次离开她之后，言和抓起了一截树枝，向他挥去。当她手臂挥舞到一半的时候，言和感觉到熊的愤怒给了她更多力量。树枝击中了赛蒙脖子后面，他向前翻倒了。言和似乎看见一缕饱受摧残的影子从赛蒙身上离去。囚徒逃走了，消散在空中。

言和在咆哮。她的视线一片漆黑。她想再次攻击赛蒙，但不行，如果她这么做会杀死他的。

她扔下树枝，向后退去。他已经站起来了，手伸向他的剑。

“你这个可恶的女孩！”

言和转身就跑。

她冲出雾气朦胧的树丛，身后紧跟着赛蒙窸窣踩踏的脚步声。他的剑随时都可能插进她的后背。

树林不期然地消失了，言和跑过灌木丛，跑过草地。前方的视野笼罩着黑黢黢的长方形。她发现自己又回到了白合楼前面的草坪。

三个人正匆忙穿过草坪向她走来。言和靠近的时候，看到了他们身上的黑衣服，这才意识到他们就是抓捕间谍的那三个人。

“抓住她！”赛蒙在她身后叫道，“她是他们中的一员！她是费尔莫特的女巫！”

三个男人立刻分散开来，堵住她的去路。她想从他们身边冲过去，但是最高的那个人伸出了手臂。言和都没看到他飞舞的拳头，只是感觉到拳头击中她下巴时那股令人目眩的冲击。她感受到剧烈的疼痛，然后陷入了黑暗。

第33章

等言和再次恢复意识，有一阵子她只能感觉到下巴上的疼痛，疼得像一个橙红色的大太阳在那里跳动。恢复全身的知觉可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她的头很疼，感到恶心想吐。她睁开眼睛，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张床垫上，在一间类似书房的窄室里。

她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试图打开门。门被锁上了，窗户也被封住了。言和心头涌上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恐惧，她又被囚禁起来了。

“大家都还好吗？”她无声地问道，突然开始为她这些麻烦的乘客担惊受怕。

“应该是，”医生佯装镇定地说，“那……我们大费周章终于找到了赛蒙·费尔莫特，你觉得真的有必要用木头打他？”

“那个人活该被打，”优生动了感情，“不能用整棵树打他真是太遗憾了。”

言和虽然身陷囹圄，下巴又疼，但她还是笑了出来。她发现她也能感受到熊无边无际的温暖，这令她松了口气。

“摩根呢？你还在吗？”没有回应，但这也不足为奇。“咱们在哪儿呢？”言和改口问。

“我不知道，”优生回答，“自从那个家伙打了咱们的下巴，我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我以为你们能在我睡觉的时候移动我的身体，睁开我的眼睛呢？”言和小心翼翼地站了起来，下巴上的瘀青很疼。

“正常睡觉的时候，是可以，”医生说，“然而当你真的昏迷，我们压根动不了你的身体。这个发现挺有意思，但现在可不方便。”

言和爬到了床上，努力透过小窗户向外看去。她能看到树，还有树后面白合楼的烟囱。她估计自己被关在门房里了。

门突然开了，她吓了一跳，一个仆人走了进来。

“你得跟我走。”他说。

他把她领出窄室，进入一间空荡荡的小房间。那个打言和的黑衣男子坐在一张书桌后面的椅子上，赛蒙靠着墙，还是一副冷漠的面孔。

黑衣男子大概三十岁，发际线已经开始后退了。他眼神犀利，但眨眼很用力。言和怀疑他经常在蜡烛边上读书。

“重要的事情我们都已经知道了，”他说着从文件上方抬起头，“剩下的只要你供认不讳，查漏补缺，告诉我们还有谁和你一起蹚了这浑水。”他靠在椅背上，看着她，“你现在还有时间说服我们你是被其他人带上歧途的。你年轻，又没上过学，很容易被魔鬼耍的花招骗了。”

言和想起赛蒙喊的话，顿时脸红了。

女巫。

“什么魔鬼的花招？”也许言和能继续假装自己是一个担惊受怕的小女孩，“你为什么要打我？你是谁？我为什么在这儿？”

“你为什么来白合楼？”审讯的人不理睬她的问题。

“我是来找伊莲娜夫人的。”她反驳说。

“我这儿有一份士兵威廉·霍尔的笔录。”审讯者翻动着他的文件，“他说他有一天意外遇见了你。你当时几乎裸体，四肢着地跳跃着，像野兽一样咆哮，用牙齿撕咬一条活鱼。”

“我把裙子提起来去溪流里洗脚，运气很好，从水里捞出来一条鱼。我正四肢着地防止鱼跳回水里！”这比预想的情况更糟，她的敌人明显已经从周围搜罗到了证词。

“他还说你从他脑袋里截取了一段记忆，借此戏弄他。你知道他心里的感受，脑海里的幻想，这都不应该在你的能力范围内。”

“我在神示中看到的！”

“并不是所有的图像都来自万能的主。有些是虚弱的头脑出现的幻觉……有些是魔鬼送来的谎言。”

言和的心沉了下去。似乎预言家和女巫之间只有一线之隔。

“我还听说你对付动物很有一套，”审讯者继续说，“在白合楼有一只叫威特金的黄猫。人们说这只猫抓挠所有人，对他们吐口水，但它见了你不到五分钟，就磨蹭着你的脸好像要和你说话一样。”

“我给了它一点吃的，”言和说，“这是一只猫，你给它一块培根皮就能换来它的爱！”她简直不敢相信，动物对她的陪伴现在竟然成了说明她是女巫的证据，这可真像个笑话。

“你让它吮吸你的耳朵了吗？”他问，依旧是沉静、严厉的口吻。

“什么？”

“女巫会给魔鬼和幽灵哺乳，有时候她们的乳头会长在奇怪的地方。一个女人曾被一只长着男人面孔的老鼠找上门来，他从她耳廓上的乳头喝奶。”

他终于说出了这个词——“女巫”。言和能感觉到自己起了鸡皮疙瘩。

“没有，”她尽量用嗤之以鼻的口吻说，“没有猫从我的耳朵喝过奶。你被什么人的谎言误导了。”

“是吗？”他冷冰冰地问，“我们亲耳听到了，你体内的魔鬼在树林里咆哮。”

那他们都听到言和在雾气缭绕的林地里发出熊的怒吼了。他们已经确信她不是正常的生灵。审讯者只是递给她绳子，让她说谎，把自己吊死。

他的目光很严厉，他的眼睛因为睡眠不足而微微泛红，但言和在其中看到了一丝光亮。他并不英俊，个子不高，胆子也不大——正常情况下他并不引人注目。但现在并不寻常，人们必须注意他，他在做上帝的工作。

熊又困又累，但还醒着。它能闻到这个黑衣男子身上散发出上等香皂的气味，也散发着他人的痛苦的气味。他闻起来就像小柯罗。

“我们知道你想杀死费尔莫特勋爵，”黑衣男子说，“他跟我们说过了。现在是你跟我们讲讲费尔莫特家族的时候了。”

赛蒙仍然镇静地在一旁旁观。他像猫一样似笑非笑，但即使是猫，它的残忍也是有限度的，而人没有。言和看到他，一股愤怒油然而生。

“费尔莫特家族的人都是魔鬼，”言和动了情感，“我是从他们那里逃走的。我来找费尔莫特勋爵，因为我以为他能带给我安全。但他比所有费尔莫特家族的人更过分！我喊叫是因为害怕他！”

“我知道他试图从你身体里驱魔。”黑衣男子说。

“驱魔？”言和并不知道这个词。

“把魔鬼驱逐回地狱。主赐给他以天赋，他能驱逐魔鬼，永远平息那些不安分的灵魂——”

主赐给他……真是太荒唐了。“你们这些蠢货！他在牵着你们的鼻子走！他根本没有平息鬼魂！他吃掉了鬼魂，我亲眼看见他那么做了，所以我才尖叫的！”

“你应该对他心怀感恩，”黑衣男子严厉地说，“他觉得他可以拯救你。”他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什么，然后叹了口气，看着赛蒙。“你说得没错，这人恶毒而且巧舌如簧。如果一个女人是个女巫，那么她通常也是个爱狡辩的骗子。你确定能把她带回上帝身边吗？”

“给我点时间跟她相处，”赛蒙庄严地说，“我试试能不能把魔鬼从她身体里驱逐出去。”

“不！”言和说，“不要把我和他留在一起！听我说！他会吃鬼魂！他吃人的灵魂！”

但他们不听她的，又把她带回了那个小房间。赛蒙跟在后边，让守卫等在外面。

“你要小心费尔莫特的女巫，”赛蒙告诉他，“如果她开始下咒，我能保护我自己，但是保护不了你。”一旦和言和单独在一起，赛蒙便露出了笑容。

“你应该谢谢我，”他说，“如果没有我为你说话，这些人可能会用强硬的方法，强迫你改邪归正。”他笑了，“我们来谈谈条件。你告诉我特许状藏在哪儿，我就告诉咱们的审讯者，说我已经把恶魔从你的身体里驱逐出去了。

“接着他们会和你坐下来聊聊，这样你就可以坦白一切。他们已经对格芮斯海发生的事情有了不少幻想。你告诉他们费尔莫特家族的人都是巫师，乘着蛋壳和迫击炮在郊外飞行；告诉他们这家人逼你在山坡上和魔鬼嬉戏；告诉他们葛特丽管事教给了你如何配制毒药和药水，而厨房的狗用两只腿走路，很听你的话。

“你看，我现在陷入了两难境地。我跟他们讲了讲格芮斯海的习俗，以换取他们的兴趣和保护。但除非我把特许状给他们看，不然我没有证据，但是这样我就没有能拿来威胁我家人的东西了。但是你，还有你的口供，完全可以用作证据。”

“我不会做证的，”言和说，“我也不会告诉你特许状在哪儿的。如果我告诉了你，你就没有理由让我活着了。所以我还是不说话了，赛蒙主人。”

言和称他为“赛蒙主人”似乎比拒绝了他的条件还刺痛他。

“你身体里有个鬼魂，是不是？”赛蒙眯起眼睛，“是一个疯子。我听见它咆哮了。我估计你没办法消耗它，也没法把它踢出来，是不是？如果你通过了我的考验，我可能还会帮你。

“那些人以为你被鬼魂附身了，他们想得没错。如果他们开始折磨你的话，迟早会证实这一点的。”

“这些人想证明费尔莫特家族的人都是巫师，”赛蒙走了以后优生说，“你干吗不给他们做证？干吗不告诉他们在哪儿能找到特许状？我们为什么还要对他们撒谎？你说过你想打败费尔莫特家族。”

“没错，但我想活着看到费尔莫特家族被打败，”言和慢慢揉着她瘀青的下巴回答说，“而且我只有活着才能救詹姆斯！如果我把特许状给了他们，他们很快就会发现我有费尔莫特的天赋。那时候他们会怎么想我？我从未跟魔鬼签过什么契约，耳朵里也没有乳头……但我的确在跟魂灵交谈，不是吗？你自己也这么说。熊的确像幽灵一样到处跟着我，我也的确有被魂灵附身。

“而且如果我把赛蒙宝贵的特许状给了他们，他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给我定罪。你觉得我还能呼吸到新鲜空气吗？”

“不行，”医生严肃地说，“他们不吊死你、欢呼庆祝挽救了你的灵魂，就算是我们的幸运了。”

“我现在就只有特许状这么一点筹码，”言和苦涩地说，“而且这也够微弱的了。”

“这些都是好人。”优生仍在坚持。

“是吗？”言和反唇相讥。“他们的长官看起来挺享受用权力控制别人的。我以前见过这种表情，而且熊也不喜欢他身上的味道。”

“你相信熊的判断？”优生很严肃地问。

“是的，”言和想了一会儿回答，“我正学着听它的话。它是个野家伙——有很多东西它理解不了，但出事儿的时候它都知道。”

“那我们就不要相信这些人了。”优生格外坚定，他展现出来的态度令人惊讶。

“我们还能做什么？熊能帮我们打出去吗？”医生充满希望地问。

“没那么简单，”言和说，“我不能像放狗一样，把它放出去。它和我都很愤怒的时候……很难有力量能拦住我们。但我们不能直接把门打穿，也挡不住飞过来的子弹。树林里有很多士兵，他们现在都知道我因为巫术被捕了。”

“那你偷运金子的朋友海伦可能也听说了，”医生说，“她会是你的盟友吗？”

“也许吧。”言和回答。她怀疑那个红脸的间谍可能是海伦在皇家军的秘密联系人。如果没有言和的警告，海伦也许会和他到一边说话，那样的话她也会被当作怀疑对象的。那个年长的女人也许会心怀感激。“但我们没有办法向她寻求帮助。”

“是这样吗？”

“噢，”言和默默地说，“我错了。有办法能联系上海伦。一个危险的办法。”

“听起来我不太喜欢。”医生说。

“我也不喜欢。”言和小声说，但她找不到别的办法了。“我需要和摩根说话。”

“这能有什么帮助？”快克医生叫道。

“摩根女爵！”言和尽可能大声地在心里默念。“我需要和你说话。我知道我以前追赶过你，但这一次我不会了，拜托，我不会伤害你的。”

没有任何回应。

“我觉得女爵不相信我们，”医生说，“她宁愿凭自己的意志出现和消失，这样我们就没法追踪她了。现在我估计她正躲在老巢里呢。”

言和想起来，在她试图“跟踪”摩根的时候，她曾经被洪水般的情感淹没，曾经侵扰她头脑的那些摧残她的记忆也震慑过她。

“你跟我说她藏在我脑袋里被封闭的地方，”她沉默地说，“我觉得我知道那是在哪儿了。这些年来，我记忆中有一个章节是我不能正视——不愿正视的。

“如果那是她的老巢……那我知道在哪儿能找到她。”

第34章

言和闭着眼睛躺在小床上，听着自己呼吸的声音。为了自我安慰，她想象自己正躺在一只巨大的熊肚子上，比白合楼和格芮斯海的房间都要大，熊的皮毛比夏天的草地还要深，它呼吸的起伏像帆船一样摇晃着。

但她不能永远待在那儿。她需要去到脑海里的一些地方，回忆起一些事情。她需要勇敢进入一个深渊，去面对一个敌人。

“你可以在这儿等我，”言和告诉熊，“我很快就回来。我需要一个人面对这些事情。”

但熊并不明白。它要和她一起走，当然是这样。过了一会儿，言和意识到自己才是犯傻的那个人。再没有“独自”这种事了。

因此，当言和深吸一口气，开始回忆杨树的时候，她脑海里的那个小女孩旁边还跟着一只熊。她让自己浸没到画面里。这是记忆，是想象，有着梦一般生动的力量。

过了这么久，杨树还在那里，充斥着喧嚣和臭气。造船厂的叮当声震耳欲聋，杨树在风中摆动，肥沃的绿沼泽地上，棕色和白色的奶牛正在吃草。一切都如此鲜活，甚至有烟气蜇着她的眼睛，让她流出了眼泪。回忆就像收进衣匣里的衣服一样不会褪色，衣服的颜色依旧鲜亮。

而且……她发现杨树其实很小，比伦敦和牛津要小得多。只有一条路两边拥簇着几栋房子，就好像根茎旁边的草籽一样。

她在想象中走在去伦敦的那条路上，正如三年前一样。没有人向十二岁的言和投来第二眼，似乎也没有人注意到她身边的那只熊。落日无边，天空正暗下来。每走一步，空气都变得更加浑浊，更加压抑，但言和需要找一个人。

熊还在她身边。她能伸出手触碰到它的皮毛，虽然她耳朵里还充斥着愤怒的人群的叫喊声。她跑的时候，熊也跟着跑起来，四肢着地。

他们现在被挤在学徒的人群里。黑暗像发了疯，她脑海里充斥着尖叫，以及什么东西被子弹刺穿的声音。大人高大的身影在恐慌之中四散奔逃，把言和挤得东倒西歪，挡住了她的视线。言和到处张望，绝望之中想要找到一张脸。

她在哪儿？她在哪儿？她在哪儿？

那里，在那儿。

母亲。

她面部的每一个细节都很清晰，她的头发像女巫一样蓬乱，从帽子下面露了出来。她深深的眼窝里有星星和谜语。玛格丽特。

一根不经意间挥舞的木棒正冲着她的额头砸过来……

但言和和熊可以阻止这一切！他们现在在这里，可以拦住那根木棒！熊掌挡开了木棒。

而现在，附近一只啤酒瓶被砸碎了，碎片向玛格丽特的脸飞了过去……

言和想象中的自己慌忙伸出胳膊保护母亲，但有人手中的锄头飞了出去，锄刃直冲玛格丽特而去。一块石头从墙壁上弹开，也朝她飞了过来。混乱之中，一颗子弹不依不饶地向她的太阳穴发射过来……

母亲尖叫了一声。

她就站在言和面前，脸色苍白，半边脸都被血流覆盖了。她盯着言和，面如死灰，表情扭曲。

“离我远点儿！”她尖叫着，使出全力抽打着言和的脸，“走开！走开！”她用巨人般的力气推搡着她的女儿。

言和向后跌入了另一片黑暗里。她落在洋蓟丛里，正盯着天上的星星。她在一片荒草丛生的开阔地，周围都是在风中窃窃私语的杂草。她坐了起来，看到不远处低矮的矩形土坡。那是母亲的坟墓，就在杨树沼泽地的边缘。

熊现在是一只小崽子，张开软软的口鼻，发出沮丧的声音。它曾在这片沼泽地中死去，它认了出来。言和把它抱在胳膊里，它又冷又怕，浑身颤抖。

在开阔地后面的芦苇荡里，有一个女人朦胧的身影。她一动不动，但微风轻轻吹动着她松散狂乱的头发。

“妈。”言和倒吸了口气。

“你真是要了我的命，”低语声从风中、芦苇荡，还有溪流鬼祟的汩汩声中传来，“你真是要了我的命。”

“抱歉，妈！”这些话变成了啜泣声，“抱歉我们吵架了！抱歉我逃走了！”

那个女人的身影没有动，但突然变得近了许多，言和依然看不清她的脸，她听了言和的话后依然不为所动。“要了我的命”，孤寂的沼泽地低声说，“要了我的命”。

“我想救你！”言和眼睛里涌上了泪水，“我试过！但你把我推开了……有个男人把我带走了……”

“要了我的命”。起风了，女人的头发飘拂着。她突然站在了开阔地的边缘，沉默而凶险。她的面孔仍然在阴影中模糊着。

很快这个身影就会向她俯冲过来，言和就会看到它可怕的烟雾状的脸，听到它在耳朵边发出含糊的声音，抓挠着她的脑袋。但言和内心充满痛苦和渴望，这些感受胜过了她的恐惧。

“为什么我没办法救你？”言和冲着那身影喊道。她又想起了自己刚刚离开的地方，想起她试图挡开那给母亲致命的一击，却无济于事。“为什么一定要发生？为什么我无法阻止？”

其实她心里已经知道答案了。

“只是运气不好，对不对？”她小声说，泪水顺着她的脸庞流下，“我什么都做不了。”

熊在她的臂弯里，带给她沉重和温暖。她低下头保护熊，感觉到熊硬硬的皮毛扎到了她的脸颊。

“你为什么要把我推走，妈？”言和痛苦地问，“我本来可以帮你的！我本来可以带你回家！”她害怕母亲最后对她厌恶至极，甚至不愿接受她的帮助。

但最终，言和终于明白了。

“噢，妈，”她说，“你是害怕，你是在为我害怕。

“你不讨厌我。你知道你快不行了，害怕你的鬼魂会来找我！你想保护我，你一直、一直都想保护我。”

终于，言和觉得她开始明白她的母亲了。她神秘且从不屈服，一直抚养言和长大。玛格丽特一直都不可动摇。没有如此顽固的意志，是逃不脱费尔莫特家族的人的。

但她一直很爱言和。她为了言和反抗费尔莫特家族的人，为了言和离开了那栋房子和壁炉，为了言和拼命工作。她对言和的爱带着一种残忍的纯粹，如同母鸟把雏鸟推出鸟巢，试探它未成形的翅膀。她为了女儿做了她认为最正确的事。她是对的，也是错的，但她永远都不会道歉。

“你爱我。”言和几乎说不出话来。

夜晚似乎用很长很长的时间舒了口气。之后，风吹的芦苇荡似乎不再有声音，沼泽地只是又黑又冷，不再咄咄逼人地令人痛苦了。开阔地的边缘仍然站着一个女人的身影，但言和能看清楚那是谁，而不是另一个人。

“你好，摩根女爵。”她说着，朝摩根慢慢走了过去。熊现在变大了，也重了许多，言和不得不把它放下来。

摩根的身影是模糊的烟雾状，散发着银色的光芒，但言和走近，能看清楚她那张狭窄而精明的脸，一双眼睛有着厚重的双眼皮，眉毛高挑，小嘴略向上翘着。她身上没有明显的伤口，但看起来微微有些倾斜，就好像一张略微弯曲的纸片一样。很明显，她还没有从跟熊的那场交锋中痊愈。

“这的确是不错的藏身之地，”言和评价道，“你知道我无法面对我母亲的死亡。即便我已经被你、被熊和其他人附身，可能最困扰我的还是我母亲的灵魂。而她自始至终都没有成为鬼魂，是不是？”

摩根叹了口气。

“可能没有，”她的语气听起来百无聊赖，“我当然不认为她的鬼魂一路从兰贝斯宫或者沼泽地找回了你的房间，只为攻击你。那确实只是一场噩梦，你这个蠢女孩。”

摩根疲惫地摇了摇头。

“我当然不会错过这个壁垒，”她继续说，“但问题是，住在别人的回忆里时间长了，会感觉那像是自己的记忆，而距离关心他们只有一步之遥。”

乌云拨开，月亮露出来，月光跳跃在摩根银色的眼睛里，在她镶着珍珠的皱领和手上的戒指上闪闪发光。

“闲话少说，”她突然说，“你也许找到了我的一个藏身之处，但这场战役远没有结束。我还有许多其他地方可以躲藏。人总是不熟悉他们自己的大脑，而你的盲点也和常人一样多。”

“那你干吗在这儿等我？”言和问，“你干吗不跑去下一个藏身之地？我觉得你在虚张声势。你受伤了，独自一人，而我还有朋友在找你。”

“我想独自跟你说话，”摩根说，“要求你无条件向我投降。让我和抓咱们的人说话，我可以保证为咱们协商到一笔赎金。只要我找对的人说话，会要来一个数目，费尔莫特家族的人会缴纳赎金，把咱们安全带回去。”

“不。”言和说。

“那你来这儿干吗？啊……我知道了。”摩根看了一眼熊。熊现在看起来更像一只熊的大小了。“你带你的熊来了结我。”

“不。我来请你加入我这一边。”

“什么？你真是走投无路了，满脑子幻想。我为什么要加入你反对我的家人？”

“因为你劳碌了一生，只为给他们服务，可他们视你贱若尘土。即便现在，他们依然视你贱若尘土。探员必须为长者承担所有他们厌恶承担的风险，是不是？你必须溜出身体，侦察情况，修理继承人的头脑，即使这样做会让你的魂灵消损。这一定是一种折磨，而他们让你做了一遍又一遍。你为他们付出了这么多，却依然无足轻重。而这永远不会改变。

“你真的喜欢那些长者吗？你喜欢过他们吗？因为如果答案是不的话，跟一群自私傲慢又冷血的癞蛤蟆挤在一个脑袋里，在我听起来可不像是永生，听起来像是地狱。”

“你凭什么觉得我和他们有所不同？”摩根问。

“我不确定你不一样，”言和说，“但你帮我给海伦提了醒。也许你这样做只是为了让海伦活下来，去报告说她见到了我和赛蒙，但也许你看到你的间谍同行陷入危险，想要保护她。

“而且……你知道这一切。”言和挥了挥手，指向坟墓、沼泽地，还有黑暗中的杨树。“你知道我所有的秘密和痛苦。你本来可以用这些来折磨我，削弱我的力量，打碎我的心，但你没有。

“你是个无情的女妖，摩根，但你聪明勇敢。而且你知道为了赢得一个东西需要付出的代价，这让你胜过其他长者。我不想摧毁你，我想跟你学习，并且了解关于你的事情。我不会对你投降，但如果你和我共事的话，这里有你的位置。”

“你这么说只是因为你想从我这儿获得东西。”

“我确实想要你的帮助，没错。但我说的是真的。摩根，你活了两辈子了，你能知道人们什么时候在撒谎。而且你就待在我的脑子里，你知道我在说真话。相信你是有风险的，要你背叛我也很容易。但即使你这么做了，恐怕也不会让我的现状更糟糕。”

“费尔莫特家族的人总是会赢到最后。”摩根说。她烟雾状的身影呈现出一阵闪电般的痉挛。“我只有效忠他们，不然就会失去所有。我们生活的世界就是如此。”

“但如果这个世界要终结了呢？”言和问，“变化正在发生，不是吗？所有事情都上下颠倒，每个人都能感觉得到。如果明天这个世界在一把火中烧尽，你会庆幸你直到最后都是费尔莫特家族的忠仆吗？还是说你宁愿反抗，押上一切赌注，用尽所有你的聪明才智对付他们，哪怕就这一次？”

摩根有一张聪明的脸，但并不快乐。

“我不做承诺，”她说，“但你可以告诉我你的计划是什么。”

第35章

赛蒙说得没错，那些当她是女巫的捕手现在没心情对她和善了。小窗户被罩上了一个麻布袋，只露出一小束稀薄的光线，床垫也被拿走了。

言和被单独关在这里。正当她在想自己是不是被遗忘了，门上响起了三声震耳欲聋的叩击声。她吓得跳了起来，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敲门。然而奇怪的是，却没有人开门，脚步声又远去了。

不久之后，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了。大约一小时后，又再次发生。怪异的敲门声成了她唯一的钟表。没有光线，人很容易失去时间概念。

没有食物和水。熊饿坏了，变得焦躁不安，言和也没办法阻止它来回踱步。

夜晚吞噬了狭窄的牢房，猫头鹰的叫声依稀可闻，拂动着凉爽的空气。言和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坐了下来，试图睡觉。然而她一次又一次地被敲门声惊醒。每次她都在黑暗中迷惑不解地醒来，直到熊的夜视能力发挥作用告诉她身处何处。

接着，门在一声巨响中被打开了。房间里都是灯笼，逼得言和直眨眼。她被拽了起来，拖进了小房间。黑衣男子不作声地等候着她。

他有问题问她。费尔莫特家族的人对敌军下过咒语吗？他们能不能穿过石墙？他们是不是往身上涂上一种药膏就能飞行？她飞过吗？

他给她看了图片，都是女巫恶灵的木雕。问她在格芮斯海见过这些东西吗？那些图片上画着跳动的黑兔子，长着女人鬼脸的鱼，奶牛的尾巴像蛇一样盘曲着，和婴儿一样大的长着猪鬃的青蛙正被人用勺子喂进鲜血。

“不，”她说，“不。”与此同时，熊一直在她的脑袋里躁动着，怒气冲冲，想站直身子，击碎这些人的脑袋。“不。”她说，穿黑衣的人们以为她在和他们说话。

现在不行，熊。

她又被带回了小房间，留在了黑暗之中。敲门声来了又来，她知道这是要剥夺她的睡眠和意志。口渴比饥饿更难以忍受。她头疼欲裂，嘴像黏住了一样。

破碎的不眠之夜过去，鸟鸣声告诉言和现在一定是早晨了。赛蒙来探访她了。

赛蒙看到她可怜地瑟缩在房间的一角，明显十分满意。他故作姿态地掏出一条手绢，捂住口鼻，挡住房间里污浊的空气。

“我以为你准备好说话了，但你显然很享受现在的休息。也许我该走了，几天之后再回来……”

“不！”言和用她能发出的最悲哀、最刺耳的声音喊道，“别走！我告诉你！我告诉你藏在哪儿了……”

“嘘！”赛蒙迅速把门锁了起来，“小点声！”接着，正如言和所期望的那样，他穿过房间，好和她低声谈话。

在最后一刻，赛蒙看到言和绷紧了身子，他还没反应过来，言和就跳了起来。熊闻到了赛蒙的气味。赛蒙闻起来正是投石和锁链、血腥和残忍的味道。

言和让咆哮声从身体里爆发出来，她知道那声音会响彻树林。她对准赛蒙的脸出击，他向后退去，头撞到了墙上，又慢腾腾地滑了下

来。

言和抓住赛蒙的领子，几乎担心自己把他的脖子弄断了。接着她记起了自己的计划。

“现在，摩根！”

她的身子战栗了片刻，就好像一片黏湿的纱布被从她耳朵里扯了出去一样。烟雾般盘曲的身影正顺着她的胳膊滑向赛蒙的脸。

她能听到门外含混的喊叫声，还有人试图破门而入传来的巨响。摩根的魂灵到了赛蒙的嘴边，被他吸了进去，半秒之后，门被撞破。

来人把赛蒙从言和手里抢了过去，拖出了房间，但是他们很聪明，没有立刻想要制服言和。等到四个人来齐了，他们才敢进入房间。他们往她头上扔了一条毯子，用绳子捆住了她。

过了一会儿，他们觉得言和冷静一些了，于是带她去见他们的长官。她一直被捆着，因为他们一心迷信邪恶的力量。

“你没有给我太多选择。”黑衣男人说。

“你可以放我走。”言和突然大胆地说，“我只是想一个人待着。你放我走，我保证不伤害任何人。”

“你很清楚我不能这么做，”他回答，“你这么大的力量只可能来源于邪恶的势力，只会带来邪恶。我们必须拯救你，也拯救其他人不被你伤害。

“你手上有伤，”他凑近身子说，“是厨具造成的烫伤。手上一寸皮肤即使被烫伤一秒，都会很疼！想象一下，你的手被按在沸水壶上烫十秒，而不是一秒。想象整整一分钟给你带来的剧痛，而你无法缩回你的手，只能眼睁睁看着皮肤被烧黑。

“想象你身体的每一寸都被烧灼，这样的痛苦会持续一个星期，一年，一生，一百万次轮回。想象除此之外还有上千种折磨，永远、永远不会结束，而当你知道你要承受这一切之后是多么绝望。想象你本

可以选择真正的快乐，你却用它换来了永恒的恐怖，而你又会多么悲伤。

“这……就是地狱。”

言和感觉到自己胳膊上布满了鸡皮疙瘩。这个男人身上有什么地方让她想起了杨树的牧师。他的信念如刀锋一般锋利，但只会伤到别人，而不是自己。

“如果我把你的手放在蜡烛的火焰上，”他接着说，“让你尝尝如果你不弃绝邪恶，将要受到的苦难的滋味，也许也是一种慈善。宁可让你失去一只手，也胜过让你失去灵魂。”

“《圣经》说凭着果子就可以认出树来，”言和语气尖锐地回答，“如果你烧掉我的手，我应该对你有什么看法？”

“有时候，受难是最大的赐福，”这个“女巫捕手”镇定地说，“小孩子从棍棒下和从书里学到的一样多。生活的苦难教育我们，净化我们。”

“愿上帝尽可能地赐福于你。”言和小声说，但声音太低，他听不到。

“你可以被拯救，你知道吗？”他接着说，“你不愿再次获得洁净和自由吗？你不愿你的灵魂再次歌唱吗？”

言和沉默了很久，假装在仔细考虑他的话，然后开始失声抽泣，希望那看起来像是真的。

“我愿意，”她哀怨道，“如果可能的话！我身体里面是有一个魔鬼——这是真的——但这不是我招来的！我觉得是费尔莫特的人让魔鬼来侵扰我！”

“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我……”言和垂下目光，结结巴巴地说，“我逃跑的时候从他们那儿偷了东西。他们把一卷羊皮纸看得比金子还贵重，所以我就把

它带走了，想卖掉它。但等我看到里面的内容，却吓坏了——都是花体字，写的是这个家族的人和魂灵的交易什么的。上面还有国王的签字，还有一枚蜡封，跟果子一样大。”

“你确定？”审讯者的脸上突然面无血色。他的眼睛流露出高兴但恐慌的神情，就好像有人想钓鳟鱼，却钓上来一条鲸鱼，现在需要把鲸鱼拖上岸一样。“有国王的签名？这东西现在在哪儿？”

“我把它交给了一个朋友，让她帮我保存。”言和轻快地撒谎道。

“在哪儿？”

“牛津郡——离布里不远。”

他的脸耷拉了下来。言和再清楚不过了，布里处于两军交火的危险地带。但她能看出来，他在权衡风险，看是否值得赌一把。这可是能把国王和女巫联系起来的文件！

“她的房子在哪儿？”他问，“我们怎么能找到？”

“噢，她不会交给任何人的，只给我，”言和快速说，“我告诉过她，任何来找这封文件的人，不管长什么样，都有可能是费尔莫特家族派来的间谍。”

“那你必须跟我们来，”他严肃地说，“就当这是你忏悔的开始，是你悔改的表现。不能浪费时间了，费尔莫特家族的人可能也在找这封文件，谁知道他们的小恶魔会用什么办法帮他们寻找！一旦费尔莫特勋爵能骑马，我们今天马上就走。”

*

几个小时之后，言和穿上了暖和的衣服，站在了太阳底下，阳光格外耀眼。人是多么奇怪的动物啊，她想，我们能这么快地适应一切。也许连地狱都能适应。

令她沮丧的是，她得知自己必须和赛蒙骑一匹马。赛蒙看起来也不情愿。他下巴上有一块乌云般的黑青，但那瘀青看起来正在消散，

而非加剧。也许饮食中加入魂灵会让他愈合得更快吧。

言和被扶上马，侧身坐在赛蒙前面，手脚都被绑了起来。他们明显不愿冒险。言和的审讯者和他的两个同事各骑一匹马。

“我们多大程度上能依靠摩根？”医生问。

“我让她告诉费尔莫特家族的人说我将会被带回布里，”言和默默地回答他，“我估计不管她是否决定要背叛我们，都会这么做的。”如果幸运的话，现在这个狡猾的女间谍已经在赛蒙睡觉的时候写了一封密信，把信放到海伦能找到的地方了。

言和手里没有好牌，现在她只能寄希望于打乱其他人手上的牌了。混乱总比绝望要强。

“不管你心里在盘算什么，都没有用。”赛蒙说出的话生硬地刺进言和的思绪。“很快你就会意识到，你需要我做你的朋友。如果你能把特许状给我，我就赦免你。但如果特许状落到了别人手中，我发誓，我保证你会被当作女巫吊死在山楂树上。然后我会来追索你的鬼魂，一次一片，用整整一周剥落你的心智，直到你只剩一声呜咽。然后我会永远把它留下来，像我墙上挂着的打猎战利品一样，用来恐吓其他鬼魂。”

言和什么都没说，尽可能在马背上坐直。灵魂被赛蒙慢慢地消化掉——这听起来比烈火熊熊的油锅更像是地狱。

第七部分：

世界尽头

第36章

在漫长的旅途中，言和被暴露在人群的视线里，她被绳子捆住的手脚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她紧张地出了汗，汗水滴进眼睛、淌下脖子，而她却没法擦掉。在她前面，赛蒙戴着手套的手抓着缰绳，马脖子在上下晃动着。

然而很快，行路让她感到困倦。熊想要睡觉，言和就由它去了。她现在什么都做不了，而且一会儿还需要保持头脑清醒。她任由眼皮耷拉下来，把待在马上的任务交给了她的敌人。

言和再次醒来时，是在一个河边的小村庄，缓坡上挤满了军队、马匹和帐篷。她的审讯者正在和几个士兵交谈。

“我们可以给你几个人，但马不行，”一个长官说，“我们的麻烦够多了。休战协议像荡妇的裙子一样，破绽百出。国王说要和平，但有聪明人说他不过是想把我们吊着，直到他的王后募集更多军队，把我们打成碎片。国王的承诺连屁都不如。”

四个士兵加入了他们。两个扛着火枪，带着子弹袋，上面挂着装枪药的木瓶子。言和被扶下了马，松开了脚上的绳子，被告知从这以后的路要靠步行了。

这一小队人紧靠着灌木丛行进。一个人走在最前面。言和估计他们是想避开其他人的视线。

终于她瞥见了斧沃斯一家人的房子。鸡都不见了，这也许意味着这家人离开了，她松了口气。木桶也不见了，连同木桶下面可怜的遗骸。

“这就是我朋友的房子。”言和说。

“看起来挺安静，”审讯者看着棚屋，似乎在权衡要怎么做，“过来——咱们去门口，你可以跟你朋友说话。”

“像这样？”言和举起她被绑住的手腕，“她能看出来我被囚禁了！”

他明显很不情愿地松开了她的手腕。两个人走到门口，审讯者敲了敲门。正如言和所料，没有回应。

又敲了几次之后，他破开门，身后跟着两名士兵进入了房间。几分钟之后他们又出来了。

“这房子是空的。”他说。

“那她一定出去了，”言和快速说，“如果咱们等等，她会回来的。”

他抓住言和的胳膊拖进了房间。

“会吗？”他问，“在我看来这房子已经被遗弃了。”

小棚屋已经搬空了。所有能带走的家具都不见了。餐具、烛台、壁炉边上的木柴和引火柴也都不见了踪影。连言和的病人之前躺着的那把椅子都没了。

“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了！”她看着审讯者，脸上是早已准备好的无辜又困惑的表情。“我朋友说她会在这儿等我的！”

“她把特许状藏在房子里，还是带走了？”他逼问道。

“我怎么知道？”言和回嘴道。

“把房子搜查一遍，”审讯者对着士兵下了命令，“一个人到窗边，再来一个人到那边的树上放哨。”士兵掀起地板，凿破墙壁，把棍子伸进烟囱的烟道里探寻。“别忘了房椽和屋顶！”

言和待在门口，望着田野的方向，留意着周围的动静。身后传来东西被砸碎的声音，时不时还有咒骂声。审讯者怒气冲冲地要求士兵注意他们的“脏舌头”，但他本人听起来和他们一样暴躁。言和意识到，表面之下，空中到处都是怒气。她已经习惯呼吸这样的空气了。

“他们很快就会发现你跟他们撒谎了，”赛蒙对着言和的耳朵说，“他们要是知道你浪费了他们的时间，该作何反应？给我一个他们不在庭院里枪毙你的理由。”

他说得没错，言和所剩的时间不多了。

田野上空一只盘旋的红隼吸引了她的注意。红隼在一丛灌木上方倾下身，扑腾着翅膀，言和想象着那下面藏着什么小动物。接着，红隼没有直接俯冲下去，而是压低身子，加速向远处飞去，好像它的猎物突然逃跑了一样。同时，言和看见两只小鸟从同一片灌木丛中飞起，向相反的方向逃去。

“那边有什么东西。”她压低声音说。

“什么？”赛蒙语调中带着怀疑，“你说什么？”

背后传来了怒气冲冲的脚步声，言和被翻转过来，面对着审讯官。

“小姐，我们把这个房子扒了皮——”

“那边有什么东西，”言和又说了一遍，这次声音大了一些，“在远处的灌木丛下面，靠近合欢子的地方。”

“别理这个狡猾的小东西，”赛蒙轻蔑地说，“她又在撒谎。”

“你看见什么了？”审讯官皱了皱眉头。

“没有，”言和说，“但鸟看见了。有什么东西吓到它们了。”她看到他的谨慎掺杂了许多怀疑和不耐烦。

“准备好火枪，”他对同伴说，“点燃火柴！”

一个士兵忙着摆弄枪，准备引火石。点火绳引燃了之后，他把它递给了准备就绪的火枪手。注

“我看到了！”躲在树里的人喊道，“在那儿，榆树旁边——”

砰的一声，接着一声重击，有人从树上掉了下来，脑袋后面被开了一个大口子，身边滚落下一块巨石。

“是从房子后面来的！”有人叫道。接着又有人吼，“在那儿！”

火枪手的射击传来了爆裂的巨响，屋里到处都是烟。然而就在射击之前，熊闻到了其他的味道。一种熟悉的气味，就在上面……

“房顶！”言和只来得及喊这么一句。一半人听到了她的呼喊，抬起头来；另一半人没听到，错过了他们的机会。长者詹姆斯的身体穿透破烂的房顶，落到屋子正中间，抽出了剑。

他和蛇一样快，和隼一样猛。他一个箭步用剑刺穿了那个还未射击的火枪手，划破了另一个士兵的喉咙，捅到了一个黑衣男子的脸。三个人都倒下了，微弱的鬼魂从身体中摇晃着渗了出来，消散在空中。

但言和的警告声破坏了詹姆斯的完美进攻。审讯者身子后倾，剑本来会刺瞎他的双目，而现在只是碰掉了他的帽子。他另外一个同事惊险地躲开了，一名幸存的火枪手扔掉了他装了一半的火药管，向后跳去，把火枪当作棍子用。与此同时，赛蒙迅速跑到言和后面，一只胳膊越过她的肩膀，近距离对詹姆斯开了一枪。

扣动扳机的时候，詹姆斯正好躲向一边。子弹错过他，击碎了他身边的砖墙，但他大吼一声，紧紧捂着右眼处被火药灼伤的皮肤。手枪里的火药让他暂时失明，错失了关键的一瞬。火枪手用枪托击中了他的脸，他滚落到了地板上。

“杀了他！”赛蒙喊道，后退了一步。

“不！”言和大叫。孤注一掷。她恳求地看向审讯者。“让他活下来，他的人才会投降！而且……我认识他！他不是巫师，他只是被魔鬼附身了，和我一样！他需要费尔莫特勋爵为他驱逐魔鬼！”

“别听她的！”赛蒙怒吼道。

“费尔莫特勋爵！”审讯者没了耐心，大声说，“给这个囚徒驱魔！”

赛蒙带着纯粹的憎恶瞟了言和一眼。他收起枪，拿出短匕首，慢慢靠近地上的囚徒，手里的匕首一直指向詹姆斯。他小心翼翼地蹲了下来，一只手放在囚徒的肩膀上。

接着，令他和所有人吃惊的是，他的右手突然奇怪地抽搐了一下，把匕首扔到了房间的另一边。

长者詹姆斯迅速抓住赛蒙的肩膀，防止他脱身，然后让下巴松弛下来，张大了嘴。他发出了断断续续的咆哮，只有言和看到烟雾状的鬼魂从詹姆斯的喉咙里冲向了赛蒙的脸。

赛蒙吃了一惊，倒吸了一口气，而魂灵在此时进入了他的眼睛、耳朵、鼻孔和嘴。接着，他那面具一样的脸，惊恐无助地在一阵阵痉挛中抽搐着。

言和无声地退到了一堵墙边，汗毛倒竖。在身陷困境、瞎了一只眼的私生子，还有训练有素、手里有剑的继承人之间，这些鬼魂抓住了黄金时间，选择了后者。言和一直希望如此，但看到这一场景仍然让她反胃。

詹姆斯松开了赛蒙，向后倒去，看起来十分惊愕。赛蒙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蹒跚地穿过房间，胳膊抽动着。

“勋爵？”审讯官一只手在兜里摸索着，言和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寻找《圣经》。“勋爵……你还好吗？”

赛蒙弯下腰捡起他的匕首，然后直起身子，左摇右晃地站不稳。审讯官伸出手去扶他。就在此时赛蒙用惊人的力量把匕首插入了审讯官的肚子。

他用不可思议的速度抽出匕首，敏捷地从侧面劈开了余下那位火枪手的脖子。最后一名士兵刚尖叫了一声，就一命呜呼了。

外面响起了踢踏的脚步声，前门猛地打开了。白头柯罗冲了进来，身边跟着一位带着费尔莫特军标的年轻士兵。两个人都立刻用武器瞄准了赛蒙。

“把武器收起来！”赛蒙体内的长者发火了，“你看不出来我是谁……”

一声巨响过后，他僵直了身子，仿佛在侧耳聆听。他的前额上突然出现了一个黑色的圆洞。言和能闻到火药味，和地狱之火的金属气味一模一样。

“哦，我知道你是谁，”年轻的保皇党士兵说，“你这个舔癞蛤蟆的卖国贼。”他的手枪还环绕着一圈烟雾。赛蒙倒在了地上，脸上仍然是聚精会神的表情。

“你这个蠢货！”白头柯罗叫道，“我们应该活捉赛蒙主人！”

“即使是被吊死我也不后悔，”年轻士兵动情地说，“就是因为他，我弟弟死在了那场战役里。”其他士兵在他身后聚拢，看了一眼现场，把枪对准了言和。

“你伤得厉害吗，勋爵？”白头柯罗在詹姆斯旁边俯下身子。

詹姆斯昏沉疲惫地看了一眼言和。是的，他终于是詹姆斯了，真正的詹姆斯。言和看到他的手向自己伸过来，她着急地微微摇了摇头，想让他明白。他脸上的表情反应了过来，言和松了口气。

詹姆斯昏沉地瞟了一眼白头柯罗，摇了摇头。

“只是被火药灼伤了，没有其他事。”他声音沙哑，“稍有不便而已。”他模仿长者的声音与长者的原声并不完全相同，但足够相似，“简而言之……一只眼走了运。”

“勋爵，我扶你进马车，”白头柯罗说着把詹姆斯的一只胳膊搭上自己的肩膀。他扶着詹姆斯站起来，向门边走去，然后回过头说，“把那女孩带上。”

只有言和注意到了赛蒙的尸体。白头柯罗的手下都没有这一天赋，他们都没有听到魂灵微弱的呼救，像是手指在抓脑袋一样。他们也没有看到鬼魂像脏水一样旋转着离开了赛蒙的身体。

言和被押着向门口走去，却把这一切看得一清二楚。这些鬼魂都飘了起来，缠绕着，扭曲着，像烟雾一样散入了空气当中。他们正是母亲训练言和抵御的“狼”。很快，他们会觉察到言和，还有她身体里的庇护所。很快他们就会来找她。

但没有找到摩根她不能离开。

最近的两个鬼魂正在打斗，互相撕扯下对方雾状的条缕。大一些的鬼魂已经严重受伤，可能是被赛蒙捕猎者的心智所伤。小一些的鬼魂看起来和其他鬼魂不太一样，行动更加敏捷。

摩根。

言和装作绊倒的样子，跌落在地上。言和坚定了自己的意志，伸出一只胳膊，手指几乎触碰到了摩根的魂灵。魂灵退出了打斗，敏捷地向上缠绕住她的胳膊。言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吸入摩根的魂灵，努力克制住身体的颤抖。

士兵把言和拽起来，拖出房间，其他鬼魂冲着她的头飞奔而来。她一瞬间看到一张模糊变形的面孔。接着令她恐惧的是，光线瞬间消失了，这个魂灵试图进入她的眼睛。

但这个魂灵惊慌之中已经七零八落了。它没有准备好面对言和的防御，她在墓地的那些日子，练就的防御能力已经坚不可摧。更重要的是，它没有准备好面对熊。等言和再次恢复视力，她的侵略者魂灵的碎片已经像黑色的蛛丝一样飘浮在空中了。

“你受伤了吗？”言和快速问，试图在脑海中感受摩根的存在。押送言和的人正匆忙带着她追赶白头柯罗和詹姆斯。

“稍有不便而已，”摩根嘲讽似的回答，还是那熟悉又尖锐的声音。“很久都没有人问我这个问题了。”

言和回过头，焦虑地看了一眼棚屋，担心有更多魂灵追赶过来。

“它们会来找咱们，但它们都受伤了，”摩根低声说，“而且它们失去了探员。”

“如果咱们赶快，”白头柯罗正在说，“能在敌军的支援到来之前赶回格芮斯海，在黑暗中抄出包围圈。运气好的话，费尔莫特勋爵还活着——我们还有时间把女孩送到他身边！”

詹姆斯和言和短暂地交换了恐慌的眼神，但他们能怎么办?

“带路吧。”詹姆斯沙哑地说。

在言和无数的计划、争斗和逃跑之后，毕竟又要回到格芮斯海了。有一阵子，她觉得格芮斯海像是在等待它的时机，看着自己挣扎，然后才像一只懒猫伸出长长的爪子一样，把她按在地上，如同按住一只受伤的鸟。

---

1. 老式的火枪需要先用火引燃点火绳，再用点火绳引燃火药，进行发射。——译者注

第37章

言和直到被关到了费尔莫特的车厢里，和詹姆斯坐在一起，她这才敢开口说话。

“有人在听我们说话吗？”她小声说。

“我觉得没有，”詹姆斯轻声回话，“车夫听不见咱们的谈话，其他人都在马上。”

“我不是这个意思。”言和看着他的眼睛，挑起眉毛说。

詹姆斯过了一会儿才明白她的意思。他看起来很懊丧，摇了摇头。

“里面就我一个。”他说。

“那我看看你的眼睛。”言和说。詹姆斯把脸凑过来，言和注意到他脸颊上被烧灼的痕迹，眼球也痛苦地泛了红。

“我看不清楚东西，”詹姆斯咕哝道，不过他的沉静值得赞赏，“所有东西都很模糊……”

言和跟医生无声地交谈了一阵子。

“你的眼睛会愈合的，”她说，“一两天就会好。我的一个朋友说他之前见过这样的情况，他说如果咱们清洗伤口，再包扎起来，几个星期以后，你就不会看起来像个麻风病人了。”

“朋友？”詹姆斯惊愕之下挑起了眉毛，“言和——你做了什么？”

“我？我该问你做了什么？”言和忍不住用力打了他的胳膊一拳，“你利用我把特许状藏了起来！然后你没带我就跑了！我在市场上等了几个世纪！我以为你被抓起来吊死了！”

“我一直想着要回来！但事情变化得太快了。赛蒙说他有个计划，他要用特许状威胁费尔莫特整个家族，早点获取他们的财产。他要建立自己的庄园，没有继承人，也没有鬼魂，然后把咱们带过去和他会合，而且他说只要我们有了那个特许状，就不会有人找他的麻烦。”

“你应该告诉我！”

“他让我保证守口如瓶，”詹姆斯只是说，“我不能言而无信。”

“当你一头栽到一群费尔莫特的鬼魂里面时，就打破了对我的承诺！”言和用力掐了他一把，就好像他们还都是孩子一样。她的沮丧之中却带着怒气冲冲的快乐。

“我很抱歉！”詹姆斯嘶声说，似乎是真心的，“如果我能收回我的行为，我会的！如果你那天也在那儿，你就明白了。我看见安东尼先生躺在地上血流不止，他示意我过去，那一刻……感觉像是天意！好像我的诞生星辰在那一刻召唤我，而我有机会能变得……伟大。

“而且那确实是很伟大的事，言和！你不知道我继承费尔莫特家族的人的灵魂后能做的事。我脑海里有不同的语言，我突然掌握了许多剑术，宫廷上的事情像织布机上的布一样，清楚地呈现在我眼前。我可以下达命令让别人做事，让别人给我开门，所有事都变得可能——”

“还有穿过两个半郡的路程，追赶你自己的妹妹。”言和尖锐地打断了他。

詹姆斯伸出一只胳膊，紧紧搂住言和的肩膀，在她的头顶上亲了一下。

“我知道，”他对着她的帽子咕哝道，“我是糊涂勋爵。我以为我还能做我自己，改变所有事，但我只是个傀儡。我是蛋糕中的豆子，这

是你说的，是不是？我丢掉了我的自由，换来当勋爵的游戏。”

他叹了口气。

“我很……可怜他，”他有些不好意思地承认道，“安东尼先生。他是个魔鬼，但是他躺在那儿，躺在自己的血泊之中，他看起来吓坏了，就像所有垂死之人一样。我很难拒绝他。我知道，这理由很愚蠢。”

“是的，”言和想起来她自己在优生的鬼魂四散之时，也忍不住对他伸出援手。“理由是很蠢，但不是最坏的理由。”

她也伸出手抱住了詹姆斯，叹了口气。

“等我们到格芮斯海以后，你还有一场扮演勋爵的游戏，”她屏住呼吸说，“你得努力扮演糊涂勋爵，但要演好，不然我们就都没命了。”

“那你呢？”詹姆斯皱着眉头，担心地看着她的脸。“你对你自己做什么了，言和？”

“别担心，”言和捏了捏他的手，在脑海中寻找着合适的词语，“我被附身并没有违反我的意愿。我只是交了几个新朋友。”

“那你身体里面有鬼魂？”詹姆斯似乎难以接受这个说法。

“詹姆斯，”该轮到言和承认她的背叛了，“自从你认识我以来，我一直都被鬼魂附身了。我带了一个鬼魂来到了格芮斯海，但是没有人猜到。我本应该告诉你的。我想告诉你，但你说得没错，我有时候是很懦弱的。信任比疼痛更让我害怕。

“它是我的朋友，我在战场上的兄弟，我们难分彼此。我想让你了解它，这样你也会了解我。我给你讲讲它的样子。”

*

在漫长疲倦的旅程当中，马车时不时停下来更换马匹，但行程始终没有中断。偶尔，外面传来质询声和模糊不清的低语声，有时候是交换暗号的声音，有时候是掏出硬币和文件的声音，有时候是枪声。

言和不可避免地看到郊外的景色变换回来了。浓绿的草地变成了荒原，小羊羔跟着黑脸的山羊穿过荆豆丛，走在小路上。一切都熟悉得让她发疼。这些景象和色彩像熟悉的镣铐一样，锁定在言和的脑海里。

日落之后，护送队在一小片矮树林里停了下来。车夫和一个士兵留下看马和马车。白头柯罗、言和还有詹姆斯继续步行，身边还有另外五名士兵护送，他们都戴着费尔莫特的军标。言和认出了他们中的一个人，是隔壁村子的，她肯定从他那里买过汤匙。但战争重塑了所有人。他们现在穿着新的制服，有新的角色要扮演。

白头柯罗给詹姆斯找来了一个眼罩。谢天谢地，没有人指望詹姆斯在受伤而且半盲的情况下指挥军团，否则其他人很快就会发现，他已经无法运用长者的智谋了。

他们远远看到了格芮斯海。显眼的塔楼映着余晖最后的紫色，露出剪影。然而，格芮斯海并不孤单。

在它周围的黑暗之中，原先的平地消失了，一座东倒西歪的城镇似乎拔地而起，出现了成群暗褐色的帆布帐篷，帐篷中间篝火的余烬闪着火光。营地呈月牙状，弯着手臂拥住格芮斯海。然而营地没有完全包围这座古老的建筑，在最近的帐篷和古老的灰墙之间，仍有一处宽大的缺口。

那么是真的了，格芮斯海被包围了。

一名士兵进入前方的黑暗处探路，不久便回来了。

“我们在寡妇塔上的守卫看到咱们灯笼发出的信号，回复了信号，”他说，“他们知道咱们到了，马上就会准备好把咱们从突袭门放进去。”

“如果敌军看到了塔楼上的信号，就会知道家里在向黑暗中的人打信号，”白头柯罗说，“他们会留意我们的。大家必须保持死一样的安静。他们在帐篷外面也有巡逻兵，离篝火很远，所以他们的视线已经适应了黑暗。”

他们小心翼翼地沿着营地外圈的黑暗爬行，跟在白头柯罗后面。他们几乎一头撞上了一群敌军的火枪手，但多亏枪手身上子弹带的轻微响声，还有火柴发出的星点光芒，让他们及时发现了。

言和想过抓住詹姆斯的手，跑去找这些陌生人投降。这可以帮她躲开格芮斯海，但似乎这也是招来子弹的好方法。

最后，一群人终于走出了月牙形营地的尖端，现在距离他们和远处的墙之间，只有一片黑漆漆的凹凸不平的土地。言和能看到几级台阶上面，黑暗之中一小扇拱形突袭门的轮廓。

“跑，”白头柯罗说，“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停下。”

他们冲向拱门时，营地方向传来了几声叫喊。响起了一声枪响，但子弹迷失在黑暗里。言和和其他人到了拱门，这才敢回头看。营地的方向跑来了几个黑色的人影，但上方塔楼开始投石，人影便受阻了。

吊门匆忙抬到了一半，言和和其他人就迅速躲了进去，进入里面没有灯光的短通道。吊门在身后“咣”的一声关上，小柯罗提着一只灯笼出现了。

“欢迎回来，勋爵，”他说，“您和莫德小姐来得不能再及时了。”

*

“勋爵情况急转直下，跟石头在水里下沉一样，”小柯罗说着，匆忙带着来人前去教堂，“他熬不过今天晚上，恐怕这个钟头都熬不过去了。”

言和再一次被赶到费尔莫特勋爵身边，好让鬼魂进入她的身体。

“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言和无声地告诉她隐形的伙伴，“我不知道詹姆斯有没有计划。白头柯罗可能会把我们绑住，灌进来费尔莫特家族的人的鬼魂。我们可能得打一仗。”

“至少我们互相打架练就的本领没有浪费。”快克医生说。

“只要咱们能让敌人比原来更惨，”优生简短地说，“那今天就算好日子。”

熊没有出声，言和能感觉到它在自己脑海里，给自己力量。

摩根也没有出声。言和意识到，这场战争可能再次给了这个女间谍转换立场，加入她原来班子的机会。“如果发生了，就发生吧，”言和告诉自己，“在那之前，我相信她。”

在路上，小柯罗还快速报告了敌军包围的情况。

军队在外面已经一个星期了。包围的兵力只有三支大枪——两架迫击炮用来投掷巨石和燃烧的手榴弹，还有一架重炮的射程相对远一些。老塔楼被炮轰了几次，有几座角楼现在也被打出了缺口。但是到目前为止，格芮斯海厚厚的围墙轻而易举就避免了严重的损失。

“当然，他们反复要求咱们投降，”小柯罗说，“按惯例——所有女人、孩子和市民都可以离开，但投降的条件需要协商。当然，艾普女爵每次都拒绝了。”

艾普女爵在格芮斯海，这真是坏消息。言和本来希望这栋房子里没有长者。

“艾普女爵现在怎么样？”詹姆斯谨慎地问。明显他也在担心同样的事。

“噢，她还在养伤。”小柯罗冷冷地看了言和一眼。“除非必须，她一直待在床上。”

“其他家庭成员呢？”詹姆斯问。

“麦玛杜克先生正打算带军队来突破包围——但他们能不能在敌军支持之前到来，就是上帝说了算了，”小柯罗说，“大主教在北方，收拢人心。艾兰先生还在伦敦，在法庭上抗议扣押的事。”

言和之前听说过这些势力庞大的家族成员。谢天谢地，他们似乎都在别的地方奔忙。

言和听了小柯罗的叙述，微微松了口气。如果艾普女爵仍然在卧室，而其他长者都不在的话，也许詹姆斯不会遇见什么人，发现他身体里没有鬼魂。

“我们在地窖里储备了火药，还有两个月的食物供给，水井里也有足够多的水。”小柯罗比以往更瘦，也没那么精神了。“塔楼由当地受过训练的军队把守，这些人也是我们所有猎捕者中最好的投手。只要叛军靠近围墙，我们就向他们投石，浇热油。

“叛军派了地雷兵，从他们的营地向西墙的方向，挖一条地道，可能是想在咱们的墙根埋伏地雷，但在麦玛杜克先生带援兵回来之前，他们肯定挖不过来。格芮斯海以前被包围过，这些墙不会倒的，他们这行为和向山里扔樱桃差不多。”

言和又一次感觉到这幢古老的房子的重量，像碾碎一枝花一样碾压着她的思想和意志。她真的以为这个地方会因为自己而失去威力吗?

教堂的门被打开了。在那把巨大的椅子里面，费尔莫特勋爵就好像从未离开过一样，正在等待莫德。

言和忍不住注意到，费尔莫特勋爵旁边的那把椅子，现在配上了金属的镣铐，用来固定坐着的人的手腕和脚腕。这家人明显不再愿意相信绳子和木头了。

“艾普女爵要求咱们一回来就告诉她。”白头柯罗说着，匆忙鞠了个躬，走远了。詹姆斯和言和互换了惊恐的眼神，但是找不到什么借口能拦住柯罗。

老柯罗正在教堂，围着费尔莫特勋爵团团转。勋爵看起来格外瘦削苍白，光着脚踩在一对死鸽子上面，周围是一摊鸽子的鲜血。这是一个古法子，只有在死亡将近、束手无策的时候，才会用这个办法来吸附体内的疾病。

他们进来的时候，老管家抬起头看到詹姆斯和言和，感到如释重负，几乎要流出泪来。

“勋爵！啊，勋爵，你把她带来了！我这就去拿药！”

“不必！”詹姆斯用长者尖锐的声音大叫道，教堂回响着这句话。“不必拿药。把这女孩固定在椅子上。”

“但……”老管家犹豫了，和他儿子互看了一眼，“这女孩里面有个魔鬼！上次她——”

“你听见我说的话了吗？”詹姆斯的语气咄咄逼人。

忙乱之中他们照做了。言和被拖过来，推到了椅子里。冰冷的镣铐扣在她的手腕和脚腕上，让言和在恐惧之中打了个寒战，但她克制住了内心的慌乱。

“现在出去！”詹姆斯一把夺过小柯罗手中的钥匙，命令道，“全都出去！”

两个柯罗惊愕地看着他，神情沮丧。言和在小柯罗眼里似乎看到了一丝怀疑。

“现在！”詹姆斯怒吼道。

柯罗们满脸惊愕和疑虑，离开了房间，把士兵也带走了。詹姆斯迅速锁上了教堂大门，跑过来解开了言和身上的镣铐，手因为太着急而颤抖着。

“柯罗们知道出了什么问题，”他压低声音说，“他们不能对长者说不，可是等艾普女爵过来，他们会告诉她的，但大门能把他们挡上一阵子。”

“詹姆斯，”言和等镣铐松开了，小声说，“咱们不能待在这儿！费尔莫特勋爵随时都可能会没命！”

言和看到她哥哥脸上表情的变化明白他反应过来了。如果勋爵死了，七个古老的亡命之徒将被释放……会看到两个容器跟他们困在一个房间里。言和有魂灵朋友保护她，至少能试着驱逐这些寄宿者，然而她哥哥却没有。

詹姆斯嘟囔了一句不适合在教堂讲的话。

“见了鬼，我们要怎么办啊？”

第38章

兄妹两人盯着老人松弛的脸，老人的目光中满是怒气和敌意。

“咱们得离开这儿。”言和说。

玫瑰花窗太小了。言和拼命四处张望，来了灵感。

“詹姆斯，有出路的！”言和指着教堂后面挑高的陈列室。“后面有一扇门，有一条走廊通往这家人的卧室！你能爬上去，放下来什么东西帮我上去吗？”她记得他们第一次见面时，詹姆斯曾敏捷地爬上过塔楼。

“我不能丢下你和他在一起！”詹姆斯指着快要没命的勋爵。

“如果你再被鬼魂附体，”言和尖锐地说，“你会转而针对我的。你得为了我的安全远离他。”

“以后每次争论，你都要用‘你那次被附身’获胜，是吧？”詹姆斯嘟囔着爬上了一口石棺，然后一只脚小心地踩在墙上突出来的大理石上。大理石在重压之下断裂，摔在地板上发出了一声巨响。

教堂外面传来了混乱的声音。显然继承灵魂的过程通常不需要破坏财产。言和听到老柯罗高喊着询问，接着又大声地不停敲门。

詹姆斯咒骂了一句，仍然吊在墙上。

言和的目光落回到大椅子里躺坐的人形身上。看到托马斯先生和蔼的面孔因病重变得如此苍白，她还是觉得难过。

“抱歉，托马斯先生，”她小声说，即便知道他只是个躯壳，“我很喜欢您。很抱歉没让您死在床上，抱歉把您像这样留在这里。我知道您是为了家族死去的……但我得制止他们，永远。”

她意识到他脸上有什么东西变了。光亮熄灭了。第一缕鬼魂像烟雾一样从他嘴角渗出来的时候，言和已经开始后退了。

“詹姆斯！”她大喊，“他们来了！”

她哥哥刚刚爬上栏杆进入陈列室。他从黑墙上拽下来装饰用的幔帐，把一头系在栏杆上，另一头扔了下去。

“爬上来！”

言和跑过去，抓住幔帐开始攀爬，脚踩在墙上几处不稳的地方。她身后的空气里开始密布着低语声。

言和正危险地踩在一处狭窄的壁架上，有什么阴影似的东西冲着她的头俯冲过来了。她感觉它像灰蛾一样搔弄着她的耳朵，想要进来。她的左脚滑空了，只有手抓着幔帐才不至于让自己掉下去。

“让我来爬！”优生着急地嘶声说。

他说得没错。言和不可能同时又攀爬又搏斗。她把自己的手脚给了优生，准备好应战。

她不知道正在进入自己身体的长者是谁。当他们的头脑摩擦接触时，她看到了记忆的片段——成千支弓箭遮蔽了天空，如同雷雨云一样，火烧的轮船，下跪的主教，像教堂那么大的图书馆。他不容置疑的信念像战斗的公羊一样击中了言和，有一瞬间，言和的意志动摇了。

她这是干吗呢，想要抗拒自己的命运？她怎么可以让几个世纪的记忆就此丢失？这就好像要砍伐一棵千年的古树一样。

但这棵树的根茎会杀人，她是出于自卫才扼杀过去的。

“抱歉，”言和告诉长者的鬼魂，“不管你的魂灵下一步要去哪儿，希望你能被仁慈对待，但我给不了你想要的东西。”

言和用意志对着正在进攻的鬼魂出击了，她感觉到医生的意志也加入了自己。熊的怒火像壁炉一样燃烧。但这个鬼魂并不是一缕轻烟，它势力强大，也很狡猾。言和感觉到它正伸进自己防御的薄弱处。

摩根选择了自己的立场。她突然从藏身之处冲了出来，出现在那位长者的边上，把她的力量和长者融合在一起。言和感觉到长者认出了她，欢欣雀跃——很快又变成了恐慌，女间谍已经把他撕成两半了。

“这招，”摩根说着，长者尖叫的碎片融化了，“只能用一次。”

言和爬到了栏杆上，詹姆斯把她拉进了陈列室。他们匆忙打开门，沿着走廊飞跑，身后传来微弱的音乐般的摩擦声。更多魂灵离开了费尔莫特勋爵，开始追赶他们了。兄妹两个人跑过一条又一条黑暗的长廊，然后躲进地图室，喘着气。

“咱们得想想！”詹姆斯用手指关节抵住太阳穴，呼出一口气。“咱们逃不出格芮斯海。到处都有人把守，都锁着。但如果咱们跑的时间够长，这些没主的鬼魂会消散的。这样，即使被抓住了，至少也不会被鬼魂附身！”

“还是可能会没命，”言和指出，“咱们让费尔莫特勋爵的鬼魂消散成了空气！你觉得费尔莫特家族的人会原谅我们？”

“他们需要咱们当备用，而且只有你才知道特许状被藏在哪儿，记得吗？”詹姆斯反驳道，“至少咱们还有讲条件的机会。他们现在需要盟友，咱们也是。外面那支军队对我们所有人都是个威胁。不管他们愿意与否……我们站在同一边。”

“不行，詹姆斯！”言和焦急地说，“我们跟他们不在同一个立场上！”

“那你的计划是什么？”

言和铁了心。

“我们做那些地雷兵想做的事，”她说，“在外墙上开个洞，强迫格芮斯海投降。”

有好几秒，詹姆斯难以置信地看着她，眼里都是恐惧。

“不！”他终于嘶声叫了出来，“那是叛国罪！这不光是背叛费尔莫特家族，而且是背叛国王！”

“我不在乎！”言和反驳道，“我只在乎这个国家活着的人！”

她深吸两口气，努力说出她的想法。

“也许麦玛杜克先生会出现，冲破包围圈，”她说，“但是议会军需要这个郡，他们只会派更多军队过来。”

“那又怎样？”詹姆斯说，“你看到我们的墙有多厚了！”无疑是骄傲的语气，言和注意到他说了“我们”。

“接着会有更大的包围圈，”她回答说，“时间更长。格芮斯海里的食物会被吃完，人们会开始吃狗，吃老鼠，吃马。外面的军队把附近村子的食物都搜刮了，不然他们会饿死。冬天来了，所有人都会挨饿。树会被砍光，人们会因为木柴而打架。然后人们会染上热病死去。

“现在敌军愿意让格芮斯海投降，这样所有人都能活着出去。但如果我们不投降，所有的女人、孩子和老人怎么办？最终墙还是会被推倒的。”

“那……会很麻烦。”詹姆斯皱着眉头承认。他不愿意具体说。

“费尔莫特家族的人是不会投降的，”言和说，“他们连国王都不在乎！他们为了保住格芮斯海会牺牲所有人，因为格芮斯海是他们的心脏，詹姆斯！我想直击他们的心脏。”

*

兄妹俩发现最近的楼梯口无人把手，松了口气。他们尽可能快速无声地下了楼梯。厨房附近的走道一片安静。在一捆木柴旁边，他们在储备的燃料里，发现几个木桶可以利用。

“你确定这能爆炸吗？”詹姆斯一边小声问，一边把木桶小心翼翼地滚出了房间。

“我看过地雷兵做准备，”优生告诉言和，“没有什么技巧。最难的部分是尽可能靠近墙边，但不被敌军打中。”

言和确定地点点头。

“没有问题。”她告诉詹姆斯。

“我还是不习惯，”詹姆斯说，“你在和我说话时停下来，听那些我听不到的声音。”

他们把木桶滚到酒窖里，放在西墙的墙根边上。

言和听从了优生的建议，把木桶侧面的塞子拔出来，往里面塞入一小节引线。

“咱们需要在上面摞点东西，”她重复着优生的话说，“土，石头，任何重物都可以。”他们把其他木桶都放在这个桶周围，然后爬回厨房，去找能摞的东西。

再次回到厨房令她感觉很奇怪，她原来正是整日待在这里，把手磨出了茧。狗跑来围住言和，就好像她从未离开过一样。熊很警觉，觉得厨房在它不在的时候，闻起来味道不同了。熊想用肩膀蹭蹭桌子，直到让它沾上自己的气味。

“现在不行，熊。”

詹姆斯和言和把沉重的铁锅、袋装的粮食和桶装的盐从储肉间里抬了出去，全都堆在小木桶上，直到木桶几乎被埋了起来，只留出了

一根引线。

言和手颤抖着点燃了引火索，火线发出红光。

格芮斯海必须坍塌，言和只有这么一个办法击垮费尔莫特家族的人的无比的自信。格芮斯海用石头砌成了他们的傲慢，这是他们几个世纪以来的证据。它告诉他们，他们是不朽的。

“咱们现在离开这儿！”詹姆斯小声说。两个人匆忙跑上地窖的楼梯，接着他们注意到顶上站着的六七个人，停了下来。

白头柯罗和小柯罗举着剑，身边站着三名格芮斯海的男仆，现在都全副武装。在他们身后，艾普女爵金属般苍白的面孔像一轮毒月亮一样，闪闪发光。

他们是怎么找到我们的？言和奇怪。她这才想起熊的焦虑。厨房，尤其是桌子，闻起来有些不同——略有恐惧。

当然。言和走了之后，格芮斯海又在厨房雇了一个男孩或者女孩，晚上看守炉火。因此在入侵者闯入厨房讨论火药的时候，有个小孩战战兢兢地躺在桌子下面，然后抓住机会溜出去，把事情汇报给了他们……

“抱歉，熊。我忘记听你的了。”

詹姆斯丝毫没有犹豫。他立刻直起身子，傲慢地扬起下巴。

“这是闹什么？”他蛮横地说，恼怒的口气像极了长者。

“您不介意的话……请您跟我们来……”小柯罗说，语气听起来卑微但又强硬。

“这剑是什么意思？”詹姆斯向他们怒目而视，“你竟敢对着费尔莫特勋爵亮刀子！”他手指着言和说。

“这不是费尔莫特勋爵。”艾普女爵冷冰冰地说。

“你信任我说话吗？”摩根问。

“是的。”言和快速回答。

这不是第一次她感觉到摩根掌控了她的喉咙和声音，但这次至少经过了她的允许，她没有窒息的感觉。

“格莱梅尔·柯罗，”摩根尖厉的声音从言和嘴里传了出来，“如果你连你自己的勋爵都认不出来，那我给你父亲让你上学的钱都白费了。难道你二十岁生日上我给你的建议也白费了吗？”

言和能感觉到自己的肢体动作也改变了。她的姿势变得更为伛偻，像欧巴迪亚一样。她的神态也变了，眉毛挑了起来，嘴用不同的方式动着，一切都难以言说地怪异。

“这是勋爵！”小柯罗放下了剑叫道。

“还有你，梅尔斯·柯罗，”摩根通过言和说道，“你忘记我那天在格拉登灯塔为你的人格做担保了吗？”

白头柯罗举起了剑，但是又停下了，眼睛盯着那只转烤杆的小狗。小狗跑下楼梯，到了言和脚下。言和想都没想，伸出一只脚用脚趾挠着小狗的下巴。这是她的习惯，但不是勋爵的。白头柯罗盯着她，目光被犹豫和怀疑模糊了。

“抓住他们！”艾普女爵叫道。

“不！”小柯罗跑到詹姆斯和言和面前，挡住他们。“抱歉，艾普女爵，”他声音颤抖地说，“我从未想过要违反您的命令，但我首先要忠于费尔莫特勋爵。”

“防御楼梯口！”詹姆斯喊道。其他两个人也站在了小柯罗身边。白头柯罗仍然没动。艾普女爵身边的一个男人试图击落小柯罗手中的剑，一场狭路相逢的遭遇战立刻爆发了。刀锋交接，在墙上击出了火星。

詹姆斯趁乱抓住言和的手，跑回了地窖楼梯下面。他们只能后退到这里，藏在了木桶中间。

“咱们还有多长时间？”詹姆斯小声问道，言和知道他想的是正在燃烧的导火线。

“我不知道，”言和回答，“几分钟，估计。”他们本来想等爆炸的时候远离地窖。当然，现在还有时间熄灭导火线，但之后等待他们的是什么？战败被捕?

“我不知道这爆炸的威力会有多大，”优生说，“也许会把咱们都炸飞，但炸就让它炸吧。”

“我受够这鬼地方了，我同意。”医生似乎惊讶于自己说出了这句话。

摩根安静又严肃地笑了。

“烧吧。”她说。

“咱们把格芮斯海炸倒吧。”言和说。

“啊，那好，”詹姆斯窃笑道，“往魔鬼之眼吐唾沫，死得其所！”

楼梯上方武器撞击的声音安静了，艾普女爵的声音正在给出命令。她明显靠武器或是意志，赢得了小柯罗和他的盟友。

“他们来找咱们了。”詹姆斯说。

“让他们来，”言和说道，“火药爆炸的时候，人越多越热闹。”她熄灭了手里的灯笼，地窖陷入一片漆黑里。

她从詹姆斯圆睁的眼睛，知道他什么都看不见。

“相信我们。”她小声说。

“能听见吗？”艾普女爵对着楼梯下面叫道，“上来投降吧，不然我们就放狗下去！”

兄妹两人都紧张起来了。格芮斯海的狗可能再一次跳到他们身上，但现在他们没有荒原可以奔跑了，现在他们是瓮中之鳖。

但两个人都没有说话，也没有投降。

几秒钟过去了，言和听到楼梯上传来爪子的轻微声响，狗像锯木头一样粗重地喘气声，还有它们松弛的下巴晃动发出的声音。

言和认得它们的气味。高大的獒犬有巨大的下巴和致命的咬合力；狼犬修长的肌腱正迫不及待要追捕大型猎物；灵缇犬敏捷凶狠，如同陆地上的猎鹰；寻血犬闻得到她的恐惧，像酒一样。

她感受得到它们加速流动的血液和猎捕的饥饿。爪子靠近了他们藏身的地方。黑暗中响起了一声低沉的吼叫，接着地窖回响起刺耳的犬吠声。

“嘘！”言和从藏身之处站了起来，虽然她心脏狂跳，皮肤因害怕被咬而麻痒。“尼禄——星辰——捕手——卡利班！你们认得我！”

她能看到黑暗之中它们淡色的轮廓。接着一只巨型的身影靠近了她。湿鼻子拱进了她的手，舌头舔着她的手掌。

它们熟悉她的气味。她是给肉汁的人。她是它们中的一员，也许吧。而且她也是一只野兽，也有骇人的脾气。

“你们最终还是要上来。”艾普女爵叫道。

“为什么？”詹姆斯咬牙切齿喊道，“我们在下面，有酒有朋友，欢快得很，不如唱几支歌。”

“或者我们可以坚持到明天，等你的敌军占领格芮斯海。”言和附和道。

“别荒唐了，”艾普女爵发火了，“必要的话，我们能顶住包围圈，一直到战争结束！我们的储备和弹药足够坚持整整两个月。”

言和大声笑了出来。“你觉得战争两个月就结束了？”

“王后已经带回来国王需要的钱、武器和军队，”艾普女爵高声说，“伦敦很快就会失去士气，叛军已经坚持不住了。”她冷冰冰的自

信如同大理石纪念碑。

“他们没有！”言和大叫，“伦敦那边凶猛得很，夫人。伦敦吵吵嚷嚷，臭得和疯人院一样，但它有着战车的意志。我不管你有多古老、多聪明，但如果你说这场战争快结束了，那你就是瞎了。”

“放肆！”艾普女爵听起来被激怒了，但言和觉得她还捕捉到了别的什么。

“我今天看到两位长者失去了性命。”言和大声说。震惊之中沉默像一摊血一样。“安东尼先生的鬼魂附在了赛蒙身上，被你们的一个士兵杀了。而那些鬼魂——那些无所不知的聪明的鬼魂——却没料到这会发生。你看，他们完全都没注意到那名士兵。他们不在乎他在汉尔顿山失去了弟弟，而接着士兵就在他们脑袋上打了个洞。

“你们错失了很多东西，重要的东西，因为外面有很多你们不曾注意的人。而现在说这些对你们都太迟了。这跟你们打过的其他战役都不一样。这次几个世纪的聪明也帮不了你们。旧世界快要结束了，这是全新的开始，艾普女爵。”

“够了！”艾普女爵怒斥，“你耗尽了我们的耐心。”

人们小心翼翼地走下台阶，两个人拿着的蜡烛照亮了他们的脸。在他们后面，艾普女爵手持两把邪恶的尖刀，走了下来。

詹姆斯小心地举起一只小木桶，把它抬到肩膀的位置，向一个拿蜡烛的人砸了过去。木桶砸到了他的手，蜡烛飞到墙上，熄灭了。另一个人转过身想看发生了什么，但他的动作太快，蜡烛也熄灭了。到处都是惊愕和混乱。

“有什么东西跳过来了！”

“蜡烛熄灭之前我看见了什么东西！红光从十几只眼睛里反射出来！我……不觉得那都是狗。”

“黑暗里面有什么东西！我能听见它在叫！”

“如果你能听见，”艾普女爵喘着气说，“你就知道它在哪儿！”

但嚎叫的东西还在动。言和放松下来，变成了熊。她四肢着地，觉得十分松快。她的鼻子是它的，她的眼睛也是它的。言和让喉咙震动，发出深沉又吓人的咆哮。

熊不是我必须哄的孩子，也不是我必须拴在铁链上的暴徒。我不用害怕它，不用为它感到羞耻。它就是我。不管我们是什么，我们就是我们。

第一个人被拳头打翻在地，第二个人向言和的方向捅了一剑，却被獒犬和灵缇犬向后扑倒在地。第三个人想跑上台阶到有光亮的地方，但是被打飞到了一堆木桶里面。

“我找到男孩了！”白头柯罗突然喊道。传来了扭打声。

言和向声音的方向跳了过去，但突然她的侧脸被修长有力的手指抓住，头发也被扯住了。

“杂种！”艾普女爵硬邦邦的声音传到言和的耳朵里。“白眼狼！”一个魂灵跳了出来，像斧子一样劈开了言和的防御，言和发出了一声尖叫。她冷不防被吓了一跳，根本没有时间准备。

言和之前被鬼魂袭击过，但那些鬼魂是想要在她体内安家。这次却不一样。这是一场轰炸，艾普女爵不在乎她是死是活。言和转而回击，感觉到她的秘密盟友也在奋力回击。

“我们所有人，最后都学会了共同作战。”即便她感觉到脑袋的外壳正在痛苦地裂开，想到这里，却有种哀伤的欢欣之情。同时，她能感觉到长者的沮丧。言和处于下风，但比预想的失败要慢得多。

接着言和感觉到了恐惧，但不是她自己的。艾普女爵大理石般的灵魂上出现了怀疑的裂缝。

“女爵，”白头柯罗叫道，声音无比焦虑，“那儿有什么东西。一个红星在闪光，看起来像点燃的火柴……”

对言和头脑的攻击骤停，她的身子被扔到了一边。

“蠢货！”艾普女爵喊道，“那是火药！”言和看到老妇人像黑暗中奔跑的灵缇犬一样，冲向火线闪闪发光的深红色的火星……

而那闪亮的红点也是世界坍塌的原点。

爆炸声震耳欲聋，冲击力打倒了言和，就像一只手无心之中推倒了纸牌一样。热浪短暂来袭，身边似乎掉落了许多东西。空气里都是浓烟和粉尘。她坐起来，咳嗽不止，正好看到一大块墙和天花板摔了下来，碎裂成块。

缺口外面，露出了目瞪口呆的灰色天空。詹姆斯跌跌撞撞地跑到她身边，扶她起来。不远处，白头柯罗浑身是灰，失神地坐着。如果还有艾普女爵的踪影，那一定是被埋在了砖墙下面。

詹姆斯张着嘴在说什么。言和的耳朵里嗡嗡作响，他的声音像鬼魂一样遥远，但她似乎明白了他的意思。她和詹姆斯匆匆走过地窖的楼梯，小心地跨过不省人事的小柯罗，盯着墙上刚刚出现的裂隙。

裂隙刚好够两个年轻人钻过去，落到外面的草地上。狗在后面跟着，这对它们来说做起来甚至更容易。

第39章

几个小时之后的下午，言和和詹姆斯停在山顶的小树林旁边休息。这里在远古时期是一个山顶堡垒，但现在只是个形状奇怪的小山坡，可以俯瞰附近的田野。

两个人身上都布满伤痕，筋疲力尽，他们终于感觉到累了。詹姆斯之前被当作五个鬼魂的宿主，自己的灵魂被挤到了自己身体的角落里，现在仍然在恢复当中。言和一直和长者的魂灵做斗争，受了伤，而且有些难过。他们的回忆覆上了一层灰，就像被烧毁的飞蛾的灰烬。而现在，他们目之所及都被染上了这样的色调。

兄妹两个人身上都有不少瘀青，皮肤像彩虹一样什么颜色都有。而且，言和因为抱着那只转烤杆的小狗，胳膊酸疼。它的小短腿让它比其他狗更容易累。

“那是什么？”詹姆斯说。

远处，他们两个人看到高空中飘着一缕棕灰色的烟。烟太浓了，不可能是从烟囱或者营地篝火里传出来的，颜色不像是柴烟，现在也不是一年之中烧树桩的时候。

言和拿出便携日晷，看着指南针。她费力地回忆着自己曾努力拼凑起来的地图，但她心中已经知道烟火从何而来了。

“格芮斯海。”詹姆斯小声说，他震惊地呆住了。言和知道自己脸上也是相同的表情。

固若金汤的格芮斯海，永恒矗立的格芮斯海，过去几个世纪的历史就像藤壶注一样附着在它身上。格芮斯海是世界之流中永不变动的岩石，是他们的监狱，他们的敌人，他们的收容所，他们的家。

格芮斯海在燃烧。

“世界末日要来了吗？”詹姆斯声音沙哑。

言和走过去，用伤痕累累的胳膊紧紧地抱住他。

“是的。”她说。

“我们怎么办？”

“我们上路，”她说，“找食物填饱肚子，找地方睡觉。明天也是一样。我们要活下来。”

有时候世界是会崩塌的，这对言和已经不是新鲜事了。在暴乱的那天晚上，在母亲去世的时候，她就知道了。那时她的世界轰然倒塌。

一只狗冲着树林狂吠。言和跳了起来，但是她看到了灌木丛中慢悠悠的小身影。这是一只獾，正在若无其事地挪动，好像战争不存在一样。

言和入迷地看着它。她想起来自己在格芮斯海的那本动物书上，学到过关于獾的知识。獾，也叫狗獾，它一侧的腿比另一侧长，好在斜坡上奔跑……

但它们并不是这样的。獾漫步到日光下，她看得很清楚，它所有的腿都一样粗壮，一样短。

也许古老的真理都不再真了吧。这可以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有自己的规则。在这里，獾并不向一侧倾斜，鹈鹕也不用自己的鲜血哺育后代，蛤蟆的头上没有珍贵的宝石，熊崽一生下来就已经是大熊了。

在这个世界，城堡可以燃烧，国王可能会死，所有规则都可以被打破。

“我们要活下来，”她又说了一遍，语气更加坚定。“把这个软塌塌的新世界舔成形。如果我们不这么做，其他人也会这么做的。”

过了很久，他们才在一张新闻报纸上，读到了格芮斯海倒塌的全部故事。

深夜的那场爆炸，被归咎于火药储备过于靠近围墙。黎明时分，格芮斯海的城垛上挂了一匹白布，表示愿意协商。一个叫柯罗的男人出来，商量投降事宜。

包围圈的总指挥让所有市民都离开了，甚至还允许他们带了一些粮食和财产。在和平时期，他也算是个好人，而包围时间相对较短，他的斗志还没有被磨损成为憎恶。

占领格芮斯海的议会军还没来得及抢劫这里的储备，就被告知麦玛杜克先生带领的皇家军队，距离这里已经不到一天的路程了。

包围圈的指挥官处境艰难，但他迅速做了决定。不如将这幢房子付之一炬，让它永远无法使用，这也要强过等国王的军队把这里用作阵地，虽然这阵地已经破损了。

报道称，当麦玛杜克先生看到他祖先的房子在火焰中燃烧时，“心都碎了”。他拒绝穿防火服，像一个疯子一样带领骑兵冲锋陷阵。事后，两方都高度赞扬了他的英勇。但话说回来，赞美逝者总比生者要容易多了。

*

并不是所有战役都会见报，也并非所有战役都有长官锐利的远见，有全副武装的军队和主线部队参与。几个月过去了，和平还未来临。有时候会爆发一场巨大的战役，人们传言这会决定事态将倒向哪一边，但不知为何却没有。

人是奇怪又善于适应的动物，最终能习惯任何事，即便是那些不能忍受的。假以时日，难以想象的事也会变成常态。

一个森林村庄的居民看到他们的访客会包扎伤口，都很高兴。他们刚被一队系着腰带的武装分子袭击，枪炮齐下。最后，村民们躲到了教堂里，往那群陌生人身上扔石头，直到他们屡次纵火未遂，离开了。没有人知道他们是领薪资的正规军，是强盗，还是一伙抢劫犯。

村民只能用食宿报答言和和詹姆斯，外加给狗的骨头，但这已经很不错了。大部分时间都是詹姆斯在说话。他即便是流浪者，也十分讨人喜欢。

“我每次想起之前这能给我带来多少收入，”快克医生嘀咕道，言和的一个病人刚刚出了门，头上包扎了一条干净的绷带。不过，这些天医生已经不怎么抱怨这些事了，也许有钱的雇主没有贫困的平民懂得感恩吧。“我就感伤得不行。”

“应该是理智，不是感伤，”言和一边洗手一边告诉他，“我们需要找个地方住几天。”

“你帮这些人的理由很充分，”医生说，“你的理由总是很充分。

“我跟你讲过我战前认识的一个外科医生吗？他是颗新星，比其他医生的客源都要好。但有一天，一个孩子在他刀下去世了——他最好朋友的女儿。在那之后，他就没救了。他突然变得无法拒绝任何人。他到处奔忙，所有的病例都接，即便病人付不起钱他也接，而且他每次解释自己的行为时都理由充分。但他从未承认他其实是想救所有人，来缓解自己没有救活那个女孩的伤痛。”

“他最后得到平静了吗？”言和问，她很清楚医生在暗示什么。

“谁知道？就我所知，他还活着。也许有一天他能找到平静吧。但与此同时，这个蠢人救了不少性命。”

“你今天还想写吗？”言和问。

“如果咱们能找到时间和纸的话。”

言和一有机会就去换纸。纸总是很贵，通常一面都已经写了字，但这样医生就能写下他关于战地手术的新发现和新理论了。

言和在格芮斯海坍塌不久之后，也写了两封信。第一封是写给诺维奇的慈善·泰勒，送回她哥哥的祈祷书，告知他去世的消息。信中说，他想和自己的堂兄和解，结束他们之间的嫌隙，他全心全意地爱他的妹妹。信中还说，优生帮助摧毁了皇军的壁垒，结束了一场可能会牺牲很多人的包围战。信里没有提到这是在他死后发生的。

优生很快就会消失的，她知道。他现在沉静多了。但有一天，她会醒来，发现她的脑海里留了一片空白，就好像掉了一颗牙一样。

“我尽力打磨了我的灵魂，”他最近说过，“如果我待得再久，只会磨损我的灵魂。”

第二封信是在摩根的帮助下写的。信是给海伦的，是一封关于孩子感染麻疹的冗长的官文。然而背面，却用洋蓟汁写了另一封加密的信。

海伦：

你现在应该听说了很多关于我的奇怪的事情，但真相更为奇怪。我们见面的时候，我并不是在为费尔莫特家族的人服务，但我也没有供职于你的敌人。我想证明，我是你的朋友。

你在寻找的特许状现在在白合楼。赛蒙·费尔莫特把它藏在了主卧室的那扇秘密门的内衬里。我把特许状移走了，但是我藏的位置离原处不远，就在同一个内衬下面，但是用一枚钉子固定在了靠上的角落里。我告诉他我藏在了别处，料想他会把手伸到底部，看是不是还在他原来放的地方，但是他确实发现特许状不见了。我估计他不会把门剩下的地方也搜查一遍，只会在房子其他地方拼命搜寻。人们总是习惯在别处寻找，但很少搜寻近处。

如果上帝有意，我们还会再见面的。如果再见，希望我们仍是朋友。

曾经的朱迪丝

言和记得那个抓女巫的人听说特许状的时候，眼里放光的样子。如果国王的间谍拿到特许状，把它秘密销毁可能会更好。她无法把世界上抓捕女巫的人都消灭掉，但也没必要给他们造势。就她所见的冰山一角而言，这些人贪婪得很。

而且，她想象着海伦跟她丈夫客套相待的画面，身为议会军的丈夫却并不知道海伦的真实身份，而海伦手套里藏着言和的密信，晚上溜出去为国王冒险从事间谍活动。想到这里，言和忍俊不禁。

“我还想写下我对鬼魂的研究，”医生评论道，“如果咱们这样做，不会被当作异端烧死的话。

“我有时候觉得，你家人是不是陷入了一个巨大的错误。我见的鬼魂越多，越不敢确信我们现在的灵魂和以前的一样。就我所知，也许我们真正的灵魂已经高高兴兴地回归造物主，把我们留在了身后。我有时候觉得我们这些鬼魂是……记忆、回声、印象而已。哦，我们可以思考，可以感觉，可以后悔过去，畏惧未来，但我们真的是我们以为的人吗？”

“这有什么区别吗？”言和一直觉得，她的这些魂灵同盟就是她的朋友，现在让她考虑他们是不是其他东西，已经太晚了。

“我不知道，”快克医生说，“一想到我有可能只是一大捆思想、感情和回忆，被其他人的心智赋予生命，这对我的虚荣心是致命的一击。但话说回来，书也是如此。我的笔在哪儿？”

言和让他用自己的手写东西。她不止一次好奇，医生在来生有所了结之后，会不会也有一天离开。

不过熊不会。熊永远不会和她分开的。

她找不到任何过渡地带，表明在这里她是她，而熊是熊。在那一次他们的魂灵笨拙地相拥之后，恐怕就永远不可救药地缠绕在了一起。不管发生什么，她去哪里，熊都一直会在那里陪着她。不论是谁认识她、喜欢她、爱她，都必须要接受熊。

知道自己现在就是熊，言和甚至开始喜爱自己了。

*

在她死后的许多天，汉娜都十分困惑。

她因为爱和绝望来到了前线，爱和绝望一样多。汤姆说他必须和伯爵的军队一起行军，这样也没错。但如果他留她一个人，带着未出生的孩子，她要怎么赚钱吃饭？她又应该去哪儿呢？所以她打包东西，加入了战争，虽然她的腹部已经开始隆起了。

不止汉娜一个人。军队运输行李的火车里坐满了其他女人——妻子、情人还有其他各种人——做饭、哺乳、跑腿，都加入了进来。汉娜喜欢她们，至少喜欢她们当中的许多人。行军路上十分泥泞，但她很年轻，而且有时候，这场冒险带着一种节日般刺激的感觉。她美妙的歌喉总是受到教堂的赞扬，而现在在篝火旁边，那歌声听起来更为美妙。

但后来，一辆装载着火药的车厢爆炸了，汤姆在其中丧生。爆炸的余波让她摔倒了，她陷入痉挛，失去了孩子。后来，没有汤姆，她也不想回自己的镇子了。她现在没了家，能去哪儿呢？没了汤姆军队的工资，她怎么吃饭呢？

另外一个女人悄悄告诉她，如果她打扮成男人的样子，愿意去最危险的地方放哨，那她也可以“参军”，拿一个士兵的工资。营地里还有几个人这么做了，长官对此也不闻不问。

所以汉娜成了哈罗德。她个子太小，没法做排头兵，所以她接受了前往火线的任务，加入了步兵的行列。

在战役中，步兵的防线被攻破，陷入一片混乱。她听到了叫喊声，敌人正在袭击行李车。她跑到营地后方，透过火药的浓雾和混乱，看到马背上的男人正在驱赶营地的女人，用剑砍她们。她用枪打了一个士兵，用剑伤到了另一个，却被人从身后砍了一剑，那一剑结束了她的事业和生命。

“不！”她在死去的时候想，“不！不！这太早了，这不公平，我刚刚开始了新的人生，我做得很好！”

接下来的几天，她脑海中只有这一个想法。她陷入了黑暗之中，这片黑暗很温暖，有些怪异，而且她觉得不只有自己一个人待在这片黑暗里。

时不时有人想和她说话。这是一个年轻男子的声音，刚开始她以为这是汤姆，想引领她去天堂，但这听起来不像他的声音，口音也不对。

终于，她恢复了视力。当她看到头顶的蓝天时，她觉得如此释然，几乎想哭。然而，她发现自己哭不出来。她似乎在走路，但她无法控制她的身体。她低下头，发现这根本不是自己的身体。这仍然是男装，但现在自己确实是个男人。

“你能看见吗？”那个坚持不懈的声音问道，那声音听起来有些警觉，“你能听到我吗？我叫詹姆斯。”

“发生什么了？”她问，“我在哪儿？”

“你很安全，”他回答道，“嗯……事实上你已经死了，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很安全。言和——你能跟她说话吗？我不习惯这样。”

这个人——汉娜正在用他的眼睛——转过身看向他的同伴，一个比汉娜年轻几岁的女孩。她像市场上常见的女孩一样，穿着暗淡的羊毛衫，戴着棉布帽子，但她眼睛里有种严肃的表情，仿佛她已经看过汉娜整个人生是如何度过的了。

汉娜在她脸上看到两个淡淡的水痘疤痕，那疤痕如此微小，就好像雨点一样。这让她想起汤姆脸上，几乎在同一个地方也有两个很大的雀斑，于是汉娜把这当作吉兆。绝望之中，任何她能找到的兆头都可以是吉兆。

“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不需要留下来，”那个叫言和的女孩说，“但是你可以和我们一起走，想走多久都可以。我们相信，应该给那些不常有机会的人，再一次机会。

“你是我们的朋友，汉娜。你到家了。”

---

1. 藤壶（Barnacle），附着在硬物（岩石、船底等）表面的一种有坚硬外壳的海洋生物。——译者注